于中丞遺書

後學張朝墉題面

日記

DS
796.C.9
.Y7
v.12

1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悚齋遺書日記卷七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月壬寅元旦壬戌寅時最吉率家人拜　天地　祖宗度歲是日風日頗清

初五日

朱子上孝宗書云察此一念之發果天理耶則擴而充之此充字若但由小及大由始徹終尚有姑待且或出位惟充此一念滋味推之念念皆要得如此滋味最隨時有受用夜醒思此甚快

初六日

自恃爲無私心矣遂輕易應事便不當理事過方覺顏子

猶是心麤況吾輩乎甚矣即物窮理之要

芍舫說界限二字最好得義以制事意其言曰離合悲歡喜怒哀樂皆有界限意味方可久

二十二日

復鄧太守季垂僚屬往來手書漸化隔膜入親眞此最是好氣機足見推誠之感正要趁此進步相戒以已往之失相勉以未至之善務使言能無隱事必可行久之所屬牧令中漸多有循聲幾人便成效睹矣今日滔滔皆是其甚者麻木不仁次則將就對付所謂情意相通者不過俗節應酬周密有事則取其與我好者揄揚保全而已惟上爲

德下為民無與焉前此在任時深嫉吏治之汙而莫得其要領今閑住無事得少體驗乃始知之只由上下不能以誠心相接故無復眞能以吏治相切劘者更無他說也

思聖人樂以忘憂從發憤忘食來人惟日日求進修自有無限樂趣不學便老而衰只爲無進修意便無生趣進修不必如少年刻苦隨其力之所能可也要在此意不忘

與我好者爲好人此病常人犯者甚多只爲不爲顯官其惡不顯然亦終究不得責善規過之友到急時全無可靠也

近有以古人不能廢之著作刻數種爲叢書將已作附入

其中以求併傳此最依草附木之巧者殊可戒也三條同日補記

二十六寄藹人信

二十七日

不要問人待我如何只問我待人如何我誠到十分人必不能九分我誠只一分人亦斷不能二分也

一磁便醒即是好材質諺云喫百箇豆子不嫌豆性味此語最有味所謂衡於慮困於心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而不喻者矣

二月二十日

爲文亦言之一端人爲文惟恐失之往往屢易於言則反

不知謹能常以爲文之心愼言庶寡咎乎二月二十後補記二十日寄十一弟信少石甥信季垂信

戒兒矜心而已不免何也二十二日書寄玉如兄信畢記

朋友有通財之義然朋友有贈當審其時以朋友之錢濟急需則於心爲安以朋友之錢爲積蓄則於理不順

芍航將別愛我至深言多可記如曰小兒有過失且勿面責先以古人言之相近者爲反覆切身講說以覲其心動否又曰雖有難事若豫加防備亦可平平過去得意時一涉放縱旋卽有不如意至矣一日間亦每如此又曰若用心於正經事思索得條理好雖勞心亦養又謂篤兒不謹

不從容二失不是全不加意只是不熟忘了語皆可味又曰今日學外洋技藝莫若消納在機器局不露迹象又曰將來刀矛俱有用不可廢又曰令鄉間小兒擲石演準爲戲亦大有益於守城寨語皆有用

芍航誠而不迫和而不阿恭而有節量寛識達定能處患難無一毫兒女戚楚情態仍全是忠奮濟時心腸蓋由志定故能如此可以勵懦振頽二十四日補記

二十六日

送芍航至南關河干遣雋兒伴送至襄臨别一痛幾不能一語回寓接藹信速送往

二十八日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以聖賢而用困勉功夫如制不能制之欲受不能受之遇處不能處之事防不能防之患方是後世必如光武之日間談笑夜枕被皆溼武侯之清心寡欲智慮日益精明德性日益堅定庶足當之

三月初三日

寄兩弟信

初四日

接藹人信

初八日

接陸申甫信

初十日

復閱夏伯定中興策疏云前日萬無可戰之勢而必欲戰今日萬無可和之理而必欲和顛倒錯亂天下大計一誤再誤甘為安南高麗之續又曰即位以來言路壅塞佞諛鴟張災祥見於上而不知怨毒積於下而不聞訓致今日之禍可謂大聲疾呼痛哭流涕以道之矣當時僅見此言

四月初五日

孚婿奉母同來

初八日

聘女

二十七日

婿偕女返襄陽早送出南門渡河路旁桃實蕡然其樹蓊鬱可愛麥將告熟遣篤兒送一日程

二十八日

聞清弼調蘭陽都統心甚悵結函詢之復函云春仲自陳蒞任以來措施俱不得當非不竭盡心力無如限於才能值此時艱以庸碌當重任必至上誤國事下誤民生似此樸忠自責以視妄自矜張欺炫　朝廷惟恐不固者相去何啻天淵當時會有幾人而顧聽其去何也清弼此數語眞可佩服

孚婿云松岩延公殉節時先隨守東直門官兵百餘赴門禦守中途聞城陷返家將豫備毒藥一鍋雜以巴豆信石呼家人飲之渠夫婦先飲凡夫飲者婦必共之又恐不死以積物與家丁合聚火焚闔門共十餘人延公係開缺閒居不以是外避自解眞有烈丈夫風不愧也

五月初八日

接忠婿信知女於三月初五日舉子

初九日

寄兩弟信一寄京一寄山西接文叔平信

十三日

又寄八弟信寄忠婿信

一物一太極思此語最好用所謂其次致曲不但卽物察理可隨事盡理矣

大學格物物字出於大雅詩有物有則如此看最諦當

中庸只是教人戒懼謹獨自然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吾等不要求未發只要求敬無時不敬未發在其中矣程子言敬不言靜中庸之本旨然也

胡敬菴來函寄來標孟二冊新安汪有光號謙子所評程抑齋請安撫代奏稿修德條引

聖祖庭訓格言朕自登極今六十年偶遇地震水旱必深自儆省故災變卽時消滅大凡天

變災異不必驚惶失措惟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爲福典學條引　格言云讀書以明理爲要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又引　云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故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引語皆關切要言至簡易卻可見　聖祖讀書心得末引朱子語眞正復讐決不在撫劍抵掌之間亦當五月十五日補記

程措大體俱是尚有少發闡處如推本聖學當云必聖學能明乃能辨洋學之益不致受洋學之誤如飭保護教堂

此本　朝廷屢行之政當云不在臨時強過吾民在平時多用好州縣則民心信服喻之易從如復讐不在抵掌當云卻不是忘恥相安在所存無時非復讐之心所籌無事非復讐之政

鄧觀應盛世危言錄金眉生我戰則克論有曰普國之君今年八十外矣其幼年即為法人所辱含垢忍恥者幾何時卧薪嘗膽者幾何時任賢任能睦隣結援又幾何時至國脈強而民氣振日耳曼各國則皆推尊之澳大利亞則已摧敗之然尚未肯與法人爭迨法人強令王子不許為西班牙之主具異其詞而曲允之至萬不得已橫逆屢加

通國之人皆裂眥攘臂而不與共天日夫然後陳師而出其深謀遠算強忍陰騺恤民以仁使民以義能令其國之人皆樂爲之死待至數十年後而果於一發此中國古人中勾踐田單所不能爲者今之學洋人者何不學此等處記者揄揚雖不無太過要其能含垢忍恥使民樂爲之效命則非虛語

十七日

寄芍航信

復佑之婿云不問事之難易差之肥瘠惟有盡心辦事最爲得之凡事不必有心討好但求盡職分所當爲則難辦自有難辦的好處正不必易者能見長難者遂見絀也至

於已之沾潤如何更所不計如此則一心爲公何往不宜由鄂傳來有人覆張南皮信首列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大抵援孟子放桀伐紂臣視君如冦讐兩章以成其說而原臣之末至謂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篇中極詆死節者之非前後非一語言雖出之梨洲未敢爲是也桀紂之當伐後世未嘗無之如秦之暴綱目予楚漢起兵隋煬之亂賊綱目書唐高祖起兵然必桀紂乃可如是孟子不云乎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然則伊尹周公不能不以太甲成王爲君非伊尹周公可知矣君非桀紂則當皆

以伊周之所以事太甲成王者事之又可知矣孟子不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至寇讐云云乃孟子爲齊宣王有爲之言故註引楊氏語君子豈自處其薄乎此意可味也梨洲既以孟子之言爲聖人之言則所謂未有義而後其君效死而民弗去則民親其上死其長獨非孟子之言乎豈可欲成其說而以有爲之言爲聖人而其餘遂一概忘卻耶吾觀持是論者不出此兩章與得乎邱民爲天子一節孟子當戰國思出民水火故意重在民然邱民節第曰諸侯危社稷變置未及天子也諸侯本有黜陟慶讓與天子不同天子爲天下主故曰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且是援梨洲之說以飾民權平等之言者固力主公羊自謂本乎春秋者也孟子之論春秋曰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之爲是說者公然欲率天下爲亂賊而自承認不諱此本不足以惑人吾獨惜梨洲之輕於立言而使亂賊者爲之據使梨洲料其至是應亦自悔其言之失也吾故曰重民以勉其君梨洲得孟子意者也忘君以縱其臣梨洲未得孟子意者也援梨洲者不足惑人而梨洲足惑人故不可不辨至復書與原書云孰爲得失茲不具論

二十六日

復程雨亭信　鄧季垂信　寄孚婿信

復季垂七令而得四賢宰非老棣積誠端表不及此若陳若湯亦可造若得日久觀摩當有進步則襄皆循吏矣跂予望之螣蟲抱樹而斃此善政之明驗天道福善愛人感應毫髮不爽可信可畏更願益加策勵培植更必積久彌彰到年穀豐成民氣和洽則人心固結此即國家異日宏濟之根本即今日圖報之實際若人人如此處處如此則濟矣至分之所不及力之所不到則俟諸其人或就能爲者隨宜籌處可耳　又來函不磷不緇語太重此等語萬不可輕於比擬致此心不安不第不可施之鄙人也　是

日燈後接第姪信四弟於三月十二日以瘟病逝先十日

亡一媳後四十七日又亡銘姪弟妻於八日後殉不料家

禍之迭至一至於此通夕悲痛不能成寐

二十八日

四弟持家儉約遇事鎮定遠過於我甲午余赴軍營以眷

屬依　弟於神池上年京師亂八弟往依於高平皆累

弟一人家鄉不得歸寄家異地所恃遙遙與弟相依弟亡

吾愈孤矣

六月初十日

孚婿遣人送信與物來

十一日

復孚婿信

十二日

篤兒由省回

十六日

為孫女傳東定字於延錫之次子錫瓚

十九日

復延錫之信鍾小舫信　前三日李克新信二月二十八日由吉林發

讀季路問事鬼神章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但要無愧於死

何以無愧於死惟無愧於生無愧於生有二一在平時求無愧怍夙夜興寐無忝於所生是也在臨時審度義之所在苟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爲安則舍生以取義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是也蓋生苟可愧死正所以求無愧於生如是則人之用力只在無愧二字程子謂夫子乃所以深告之是極

讀師冕章固相師之道也一句指點道字活現儀禮相工弟子所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不能有加焉此其所以爲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識與不識則存乎其人耳惟聖人盡得自然此所以爲聖人也

感物而動性之欲欲本生於性若物至化物則欲之流矣至是則欲之所樂性之所拂欲之所苦性之所安也荀卿以爲刼以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以爲有所刼則是但所刼者乃欲也非性也故制欲所以適性縱欲者不旋踵而愧怍窒慾者不移時而泰然可見知此則誰肯樂以取拂而不苦以求安乎荀卿以欲爲性故曰性惡王氏但言其性分之欲而不明其流極之欲亦未盡　今日世道淪喪極矣中國不思制欲而亦不敢顯恣其欲故進退失據外國能制其小欲而實以逞其大欲故爲之有成然無據者尙顧畏於理義之名有成者則悍然無復忌憚矣今之學

洋人者不能制欲如故而益之以悍然逞欲無忌憚之心可必其一無所成而其失更不止進退無據之可憂也噫將伊於胡底哉讀儀禮記此

自反爲修己之實功無一時可離得如事得時當求其所以得而加勉一不自反則放放則悔吝從之事失時當求其所以失而圖改一不自反則怨尤怨尤則其失加甚焉卽如一人之身苟爲分之所統勢之所及雖僕隸之末皆視己爲感召如其人有不善雖不出於我細察之皆我隱微不善之氣有足致之者當深咎己之不足而懲艾之勿謂與我無關也　聖祖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

爲福之言不但存心宜然事理實實如此吾深信之責人則仄迫煩擾責己則從容淨簡　居敬窮理集義三者缺一不可　但看體之充也一句可見氣只是血氣之氣善養之則浩然耳　二十一日補

二十二日

元妙觀率家人爲四弟銘姪望祭

二十六日

値盛暑盛寒與常時不同者皆要有敬天的意思

二十七日

寄芍航陸婿各信

二十九日

問無論人之雅俗淺深在我能不失其誠敬否須隨時以此自察

七月初一日

接八弟信知弟五月二十五日始到京

初四日

寄信八弟　鍾崙信

初六日

寄藹人信

清明時多昏濁時少則當思終食無違章以求接續昏濁

時多偶露清明則當思牛山夜氣章以自保愛無再牿亡今日之害其始皆由人人務名而不務實故悍然者敢於大肆詬病而一切埽蕩之向使務實決不至此外國治法儘低只爲務實故强勝中國欲救今日之弊其惟務實乎又要有恥不知恥則振奮不起廉恥只在飲食男女辭受取與之間

初七日

但自省一日內心下如何氣象如何便可卜一日休咎

非至親老戚不可輕引人入卧室亦不可輕入人卧室偶爲問病或登拜暫入亦須速出勿久留此足覘人之品

語篤見祖護舊習只有未見得此習所以必當速去之理須就本心感悟與見聞有發明處貼實向理上理會令有所見方濟事

初十日

常人畏威而懷罪世俗以禍福喻人使爲善亦好但有內外之分不可不知如發於此心之惻隱者內也出之求福免禍之心者外也求此心圓慊者內也爲一善而令人道好者外也從自己身上刻厲推去者內也曰某是善舉而姑爲之與身心不相關涉者外也推此之類不可悉言此其本末輕重眞僞之別不可同日而語譬如養身服參芪

荅朮魚肉保養非不有益一心放縱則補培無功矣猶之爲善不本於身心所事雖多一念滔天則形神俱沮矣

十三日

上蔡說道理便揚揚的終去一矜字未淨此非小病賢者且如此吾宜恁底力戒　志定則姦聲亂色不能入寒暑不能侵

日間所値有所繁難而起躁心不哭的孩兒誰都會抱

功夫如撐上水船人自氣禀物欲相雜後全恃逆力由逆力得者方有滋味有把柄曰克治曰堅忍曰猛省皆是此法凡遇喫力時便放倒者皆不由甘苦中來而根不牢固

者也

二十二日

每到教兒子難言處便思起　先二叔父當日教訓委曲

之苦衷今　叔父歿三十三年而四弟亡值是日思之而

痛

八月初四日

接三女信　忠婿信　申甫親家信

初五日

接第兒信

初七日

一事有失百身莫贖惟事親爲甚自　先母棄養兩弟繼逝吾以悔思名吾堂志莫贖也忽忽今十六年矣往不可追而吾　母築墓一事復未遂思之夙夜痛心早起因述往事不孝之失徧告家人以彰吾罪并賦訟悔七首嗟嗟小子猶不亟圖不將貽異日之復悔以重予戾乎詩另記　中元後三日補

初八日

日間所値大小事要思聖賢處此是如何己能似否一舉念要問聖賢曾有此模樣否

五弟侍　先君疾不解衣帶者三閱月時値盛暑爇炕到

困疲極促卧於寢席旁盈尺之間以少憇聞聲即起能使

親忘其苦而心安之是月値予散館親心盼報急因作假報人以求一誤 六弟嘗 先母喪病已篤猶力疾嘗辦不假人由是不起 七弟性光明吾嘗於其盛氣時折之無不聽從平生見能受盡言者惟弟近之（是日六弟忌日因并思兩弟記此）

十三日

倭文端公至孝爲翰林時其太夫人好聽大鼓書公遂習彈詞晚間說與太夫人聽 邊潤翁尙書女適張幼樵而

亡幼樵續李合肥女合肥手自揀珍物爲禮必求認親公始終堅卻可謂不隨某向公問云人言已爲貪吏然否公對曰此事但當自審若已實不貪雖言何病其人默然可謂婉而能厲

二十六日

必能通曉兵事者方爲牧令廉勤其次也必能杜絕漢奸者方辦洋稅習洋例通洋情其次也如此持定十年庶人才氣機可轉

李文清公語門生有言學者先要斬斷利根此言甚要有一毫貪戀意便愧斯語今察之猶未盡也

三十日

官例登仕版者不准有嗜好今日果能將此例切實奉行但不令仕不必刻繩數年亦可挽回風氣緣人人有求上進之心不肯自絕微賤人可知效法庶易動也

九月初一日

程雨亭鹽運兩次書來以五百金相餽贈因貸其百金餘璧還

初二日

性偏難克處到底剗除不去更說更學上蔡眞可師也

初五日

以責人之心責己而道乃修以愛己之心愛人而德乃備以衆人望人而天下乃可治中庸之道一大學之道也

十五日

心爲物執著時移一事以窮理最好

十八日

朱子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詩神心洞元鑑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如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輈

仁術詩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

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兩詩盡責巳愛人之要謹錄出以時諷誦以資警發十九日錄

二十三日

又錄困學詩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朱子自謂不及困學吾當何如

天理之公極力擴充總覺不誠人欲之私極力懲遏總有不捨人欲熟而天理生爲君子難爲小人易眞可懼之甚

也
克己乃有私改過方生悔矯枉始招嗔糾愆斯知畏踽涼非中行要以志節美無若鄉愿人闇然斯世媚

十月十一日

寄胡敬菴書仔細檢點來誠意一關最難不形於日間則形於夢寐只是性偏難克處爲害耳

一日早起連賦二詩自訟云克治宜奚似贖茲夢裏愆邪心糾夙夜妄念禁滔天平旦幾希近牿亡旦晝捐人禽爭此界愼勿墮冰淵　邪心罔念悉蠲除方得眞誠見故吾惟有性偏難克處及今緊切下功夫

以質證吾意監察吾意妻孥僕隸皆嚴師明神也

十一月

橫逆之來動火之事平心緩思儘多處置之好法若偶一不平雖處之未大背理必未得其至也前儒謂殷之頑民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周則開諭化導不忍輕殺必使之革心從化久而不厭其難夫坑之誅之未盡背理也然以視周之拳拳忠厚可啻天淵由是言之一向不平緩而失之者多矣因讀通鑑有感往事記此

十三日

夜夢見　先母有二姊在側痛哭而醒

周宣王中興武功輔臣之力爲多共和行政二十餘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彌縫之功已不可及及宣王立元年伐玁狁二年征荆蠻伐淮夷王自親將若吉甫山甫召虎方叔以及程伯休父諸將皆素爲儲備者蓋共和親賢而委任之久矣不然安得如是取懷而予也故夏少康殷武丁雖由賢輔猶不似周宣之得力於諸臣輔臣之關人國家其重如此此事豈第人君之責哉

申伯周宣中興碩輔且累世國戚不再傳而遂搆幽王犬戎之禍何其子孫之悖也且能禍周而不能禦楚其無能已極矣由於只顧甥舅之私情不識大義故陷於亂賊而

不自知旋入春秋而申亦不久而亡究何益哉
國語史伯對鄭伯友之言前編謂有所附會亶然大抵左氏據春秋之所見增益之其論虢鄶容有之至論晉齊秦楚恐未能如此燭照數計如曰晉可以大啟而於三家分晉何不預言曰秦齊爲姜嬴之雋將興而於戰國兩國時勢亦無所及可見
同一事也以富貴利達欺君罔上之心出之則皆捷徑皆墦間以忠君愛國復仇雪恥之心推出則處處皆吾薪膽事事皆爲干櫓顧存心何如耳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不信然四條讀通鑑記

人人父母生子望子之心皆無異於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人能知此則自然生愛敬求無忝但愧不能如文周耳才之所不逮力之所不能人皆有之獨不可使有惡於志人果有養隨所發自不同吾少官京官時以吉林加額請按臨事求倭文端言未畢文端欣然曰此好事吾當促薦藕舲成之日巳夕無多言吾卽往余方出文端卽命駕無一毫勢分之見但據理行惟文端爲然

李忠節天分儘高魄力儘大死生之際無絲毫拕泥帶水尤不可及

言物行恆整齊嚴肅久之方眞釀成家室和平氣象故雍

肅二字最可味輕假以辭色便易入於嘻嘻愼之哉

自古中興之美無不由武功者皆非一日之積

人有喜呂新吾開拓者余應曰新吾與　本朝陳文恭皆有道學之用然文恭從學得者多新吾由才得者多故文恭語語可守可行新吾尙有奇崛處

十九日

凡心到至誠無僞氣到純一不雜道之眞源見焉卽天地之生人物與人物之生生可見

朱子註大學格物曰窮其理註六言章好學曰明其理聖人言六個好學正是格物註腳良知家何得武斷哉致知

知字乃是通貫全體與偏言之知不同聖人明言好知不好學正說著良知家以行爲知以知爲學之失

學爲已有則樂何謂已有不待求索隨處與斯理相會便爲已有

物之所感事之所値如何得不思惟思不過則使勿侵入於邪以漸習艮止之義　行其庭不見其人其不見非無物也順物應物應畢便已如無物焉耳此非克復以後不能是大賢以上境界

二十二日

喜怒不由理而由己便駸駸乎流爲小人難事易說

今之爲人師者但耳食人當尊師之說以爲當然而於師之所以令人可尊人之所以尊師之故則懵然不思至其教人子弟也且無論性情道德之要卽授人讀書字句往往誤點音義往往誤讀全不爲破說字義學生恣其玩耍自己任便曠工甚且書不會質會不能講胡講欺哄東家以自矜張頤使學生以爲分內曰吾師也吾師也自便焉宜也其尤劣者稍有一知半解以束修不滿欲居奇而不以告人若此之師方且遠之棄之之不皇尚何尊事之可言此而不反師道將廢非細事也

二十四日庚辰冬至

思朱子冬至讀誠意章詩口占自警一寸心光我自知迷途亟返是吾師袪邪莫憚重陰沍害正須防片念癡闗鍵閉時嚴鎖鑰根荄發處厚培滋寂然未感非終寂端賴寂中慎所持

艮其背不獲其身廓然大公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物來順應也玩思不出位一語是教人慎思知止與大學定靜意同程傳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卻兼說到涵養本原上去二十七接念見信

十二月十五日

昔有謂男女衽席之間此際有人欲而無天理此言最足

陷溺人心繫辭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而父子由是親兄弟由是愛親戚骨肉由是相睦相聯萬世嗣續由是永此事至重而情至眞是以居室之道情欲之感雖聖哲無異於凡庸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焉此道之所以爲庸也然樂勝則流此情易流於過而無不及故聖人閑之以禮義重之以婚姻非其道不相接焉非其時不相交焉不拂情之所同要不使情之或濫所以永萬世之傳而防萬世之瀆故人道賴以不絕此道之所以至庸而至中也皆天理也若無天理至於今日人道將同於牛

馬矣乃心安乎
管子贖罪備器械之可用制重罪犀甲一戟輕罪鞼盾一戟小罪讁金美金鑄劍戟惡金鑄鉏夷斤欘鉏通鑑二條
二十日
感冒連日家祭令篤兒代行禮
客有謂其家祭穀向定以五簋三葷肉雞魚二素白菜時蔬貧富皆不踰此數勒碑守之故至今無失其意期於易備不廢亦好但每見人家祭祀苟簡菜至不可食北方似此最多似莫若富者願加增者聽人家年節召客自豢動至錯珍盈前而獨儉於奉先恐傷孝子慈孫之意也補記除夕二條

悚齋日記卷八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正月甲寅初一日丁巳是夜無風頗安靜丑時吉又辰時吉

初四日

固是卽事卽學然易囿域於俗務俗見要時思聖賢心中孜孜是何等事　急迫處要寬緩頹放處又要提振方得

偶至人塾中塾師案頭置感應篇云以導弟子夫福善禍淫迪吉從逆本理之當然但必以是爲教則有報而爲善將不報而遂不爲善有報而始不爲惡將不報而遂無惡不作矣乎差處只在此

二月

殷太戊祥桑之異修德三日而桑穀枯並未言及行何政令此等修飭是從腔子裏舉向來心身性情中所有惡慝痛滌而一新之故天人感召如此之速足見天人一氣之相關可爲祗畏胡氏謂鄭不復火禆竈之言非妄特以子產當國能以德消變之驗亙然不可謂無災變但人事卻能已災確是如此

朱子謂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不易所守此是緊要處又曰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竊謂此等意思平日雖小不善有如探湯蒙穢故臨時不由不如此

强制非克己扳去病根方是克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讀原憲章註記此

舉念要思與天地神明相對

氣不用事時便與理近

禮記雖雜出於漢儒其傳聖賢論喪禮之辨及許多節次皆有關儀禮之蘊且補所未備學庸而外此爲最要小子必不可不讀非是襲其事在有以動其孝愛之心耳今之殯殮皆非古當師其意可耳

至眞至愛至備至私無一毫靳惜者惟父母之於子爲然安得不愛父母天也安得不敬

此番變亂不能爲國家禦大敵雪深恥人人在無所逃罪之中在外除如李忠節之死雖無濟於事而心則無憾此外無論忍氣吞聲與夫媚敵求全若使爲京官恐同一苟免耳貴陽樵信云例以主辱臣死忍辱偷生兩無所免徒以　兩宮西幸覥顏自解耳此言甚允噫豈獨京官然哉外國譏中國不學非是譏其不讀外國之書譏其不讀中國書耳外人購去中國書數萬卷其重中國書可見今學術誠壞但當督之使眞讀中國之書而又令知兵事爲要以識義理通兵畧者爲上選則人自向進數年之後必有知兵之士中國有兵則人皆可爲我用無兵則他學雖能

亦不得施展不為　國家用徒為人役耳

朱雲錦田賦畧

論者謂法之近古莫若唐之租庸調其法以丁為本租者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以八十畝為口分丁歲輸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棉二兩如以布則加五之一麻三觔三曰庸用人之力每丁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調租皆免並不過五十日正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也其簡而易明便而易行者則又推明之一條鞭法總括一邑之賦役量地計丁丁

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數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萬曆間張江陵當國力行之其後因兵革之事疊加九釐　國朝順治十四年頒賦役全書錢粮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康熙五十二年　詔嗣後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造冊奏聞其征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四年以各色丁糧均入各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

例輸將乾隆三年又將另徵匠價攤入地糧之內與各色丁糧同
由是地丁匠價統歸一則眞所謂一條鞭矣
按洪武時編魚鱗冊州縣隨粮定區區設粮長四人量度
田畝方圓次以字號分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狀如魚鱗又
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
爲四柱式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
法定焉又役法里甲除當復者論丁多少編次先後曰鼠
尾冊此冊今未之見河南額田明萬歷時九十五萬餘頃　國初
仍舊嘉慶十五年新修賦役全書共一百七萬四千八百
五頃九十三畝除荒豁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頃九

附錄河東鹽法內敘鹽品云九有之鹽品類甚夥大約生於天而成於人陰爲體而陽爲用故有煮海而成者薊遼山東兩淮廣南閩浙是也有挹水於井法同煮海者西蜀滇黔之鹽是也有挹水沃土或值雨過白土刮淋漉煮而成者河北營井之鹽是也有崖砠嵬巍雨滋日暵積如繁霜取即充食者階成蘭鳳之鹽是也更有龍成剛鹵形似蒺藜其下有鹽累碁而生如異物志所云巴東朐䏰井在北崖鹽水自凝中突邊鋪如陶宏景所云傘子鹽者再有木鹽依樹蓬鹽依草獨此解鹽曬取畧與廟灣花鳥池之法同

關塞形勝略

古言地理之學者通典數言盡之曰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所知要害者在關塞形勝而已周禮夏官之職有司險爲掌九州之圖以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而其阨塞之宜阻者卒無得通管子凡兵至必先審知地圖侵軼之險溢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城困殖之地形出入相錯之所然後舉錯不失夫邊境之備於要塞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則謹之以限其出入於凡鳥獸往

來之徑樵採攀躋之區亦無敢不致其謹此胥固圉之要書也宜詳攷往古世代分合攻取利鈍又宜將邊境隘塞孰爲通行孰爲間道孰有屯堠孰宜修塞爲圖說俾守土者平時得以講求昔晉司空裴秀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平險之異也六者作圖之法備矣惜其書不傳後唐賈耽作華夷圖亦稱於世嘗謂地理之學百聞不如一見又云十說不如一圖愚意有方面之任者可飭沿邊

及腹地有山險州縣各勘明本境某山周同約幾里高約若干丈與傍近山或聯或斷距州縣治若干某水出某山流接某縣山內通行之路凡自某縣某堡入境至某縣某地出境有無兵營分防官司又有樵路若干條可爲至某處捷徑或古設有某關今有無某地再註明四至八到並爲說挨縣呈送再繪爲總圖統爲之說則一省之形勢瞭然矣

附節錄汴洛二都說云方輿紀要云守關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洛陽也自古及今洛陽之患由於關中者什之七由於河北者什之九秦以關中并韓魏漢以關中定

三河符秦以關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關中亡高齊謂關中不足以制洛陽之命乎元魏之禍爾朱榮自河北來爾朱兆自河北來高歡自河北來安史以河北倡亂而洛陽兩見破陷存勗發憤太原而朱梁卒爲夷滅謂河北不足制洛陽之命乎此言洛陽不可孤立必先得關中或河北洛陽乃可據而有故漢高先定關中乃保成皐光武先定河北乃事洛陽欲守洛陽者未有無關中河北之固而可以獨存此其大勢也其或以洛陽定關中則必與關中爭崤函之險春秋晉敗秦師於崤崤屬晉也漢赤眉自三輔引而東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

崤屬漢也洛陽西有崤險再西而守函谷之險則關中失其險矣唐李光弼不守洛陽而守河陽河陽洛陽北關也守河陽以制河北而河北失其險矣善守險者制人而不制於人是又方輿紀要所未及者也大約洛陽之險可用以進取而不可守以待弊可以制一面之騷動而不可以支四方之攻圍或守之而不足以當天下之爭而爭之即以制天下之命毋謂四面受敵遂置洛陽險要於不講也按水經注崤有三崤元和志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峻阜絕澗西崤純是石坂此二崤皆在秦關東漢關西又有崤底關在永甯縣西北即崤谷之底也一曰崤坂函谷關有秦漢之別秦關在今靈寶縣漢武帝元鼎三年作函谷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河陽在孟津有三城一在河北

岸一在河南岸一在中渾中渾如今河中洪之漲灘隨水長落不沒以上皆原說又一書云中渾　後始沒因其不沒有地肺之名

田渠說略

嘗聞農桑要訣有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廢水田制者由人人力苟盡則地利可興旨哉其言也然江淮之間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溪堰水蕩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灌田數十畝至民間買賣田地先問塘之有無大小且歲時修葺固之使無渫鑿之使有歸田間似有棄地而實地無餘利矣惟西北高亢之地多置水利於不講雨潦之年但受水害而

已其實如關西之鄭國白公六輔關外之嚴熊龍首諸渠
何嘗不以灌溉稱沃壤　又云然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
始昔西門豹鑿漳渠邑民苦之豹曰當令百歲後父老子
孫思我耳然又苦經畫者之泥古而強爲而不知順水之
性夫苟通其性而熟其法則山泉可用平地之泉亦可用
大川可用積潦亦可用明徐伯繼西北水議云制水之法
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此卽周禮稻人
蓄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遺意也　又曰然宋熙
甯間興復水利銳意輕聽蘇東坡有謂廢陂古堰有建說
者不量其事之能否無不妄與興修劉原父有開泊以瀉

粱山濼之水可得八百里田之稻則浮議亦不可妄採矣當事者宜檄下郡邑飭將境內有無川澤及建渠引灌係用何水與某郡縣連接某渠灌田若干頃畝埧長閘頭若何分日用水並治內有無古堰堪以興復有無源泉可以挹注繪圖詳說使觀者於宜修宜創之故瞭如指掌問不無小補也

又載明河內令袁公應泰建廣濟渠卽古枋口袁公令河內相渡水勢鑿石山爲洞置閘可啟閉引水出洞口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其自著廣濟渠申詳條款詳著用水護堰諸法見省志藝文

胡敬菴云激水疑係水低地高杜其流使上行告子激而行之之意又攷前漢書溝洫志爲石隄激使東注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說文半遮也

愚謂激使高者用水之法激去其水者治水之法

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雜糅正負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錄禮經綱目九章算術）

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趣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聽明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

用也（白虎通）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儒林傳稱其詳明精核）

李二曲先生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不受孟子宗法正自無害

明史稿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黃宗羲（見黃宗羲傳宗羲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

顧亭林曰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

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　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筆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按子臣弟友以有恥言恥不盡分也恥未能也其意可思矣

陸道威世儀曰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按嘉隆謂嘉靖隆慶也　又曰今所當學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

張考夫履祥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取於人而禮讓

興世道可復古矣

病當世名講學者騁口辯沽虛譽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　幼孤貧受論孟於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祇兩家無父兒也

萬斯同有廟制圖考四卷（王鴻緒明史稿實出斯同手）其言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

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故云

王予中懋竑謂邵子止有先天方圖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圖共伏羲八卦次序圖八卦方位圖六十四卦方位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六橫圖朱子所作非出於邵氏　又卦變圖非朱子之書家禮亦後人依託　又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齊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齊在湣王十三四年距宣王歿更二十五六年

馬驌御驌鄒平人繹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與袁樞紀事本末均特創一體

錢飲光澄之桐城人田間詩集十二卷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尤詳

沈冠雲彤吳江人周官祿田考三卷其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鄭注賈疏後爲特出辨歐陽公官多田少之說也

朱長孺鶴齡吳江人曰元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誖也其愚亦甚矣

劉直齋源淥安邱人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同傳昌樂周士宏濰縣姜國霖昌樂閻循觀字懷庭　又濰縣劉以貴梁鴻翥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字公復循樂問國霖曰讀何書曰論語終身不盡也

邵與桐晉涵餘姚人曰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

江慎修論春秋軍制曰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叅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三軍作二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

籍使之歸軍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徵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徵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

不爲兵也

按此言兵農分之證據其要在農民治田供稅鄉田有兵賦無田稅惟兵賦芻茭糗糧亦甚煩在平時但供校閱蒐狩則可春秋之世出兵動至自春徂冬爲士者既有徵役之苦又有供給之費更有耕稼廢時之慮不應士民獨苦農民獨逸果如此古制必有處置詳盡均勞逸津貼之法惜軼不可攷先生亦未之及也

古法歲陰與太陽不同淮南天文訓攝提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者歲陰非太歲也東漢後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

以太初元年爲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悖矣錢曉徵大昕嘉定人著有養新錄史謂精博過於日知錄

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西人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詫爲六經所未有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彌少彌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　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機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酉以周髀

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穆辰者非也

自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勾股之法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平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甚捷霞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

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戴東原傳震休甯人東原之學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以上三條皆關測算其以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亦援据甚備不及錄

陳文恭答朱曉園書曰台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倫常風俗或足以彰幽微而明公道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自不失爲入告嘉謨且存此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日來深悔不薦夏伯定讀此自訟三月初八日

三辰失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伯定疏中引語傳云初十日

後漢陳龜語

郎顗曰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顗東漢順帝時徵士二十九年二月

李固有言諺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

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軌度錯違後漢爰延語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仝上亦延語

力求猛敵不如淸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皇甫規語

司馬溫公曰至於僞飾以邀譽釣名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斯乃華士之流尚

何聘召之有哉

盧植少事馬融融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未嘗轉瞬融敬之

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言元人感召從未有如此言之深至者

孔斌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傳曰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謂季孫行父仲孫蔑也儉之效如此

郭有道見孟敏破甑不顧知其有分決此意甚好以上看通鑑記

宋均字叔庠河內太守常以爲吏能宏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按此深嫉酷吏之不可爲而謂貪污無所害則過矣然意自可味均官於永平時

陳琳謂何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二條閱南陽縣新志皆出後漢書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

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三萬人此註言都鄙法及出田賦治洫澮與田稅入王數甚詳

商鞅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强

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爲篤論公孫述始鑄鐵錢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杜氏云

唐全盛時計歲恆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武睿謀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欲人之安也在於

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輸

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時有清議尙能勸俗

荀悅曰昔文帝十三年詔除人田租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强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也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以口數占

田爲之立限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

魏故事遣將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借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此魏似係北魏）

魏徵曰事嫂載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

癸卯立冬後三日壬寅

日記者何偶有所見有所警書之以備遺忘資省察耳非爲文也自四月一日爲孫重熙講蘧伯玉寡過章夜思中

庸相在節固默誦抑戒全詩覺有所悚警數月以來每昧此章因感賦廿韻哲人亦云遥英賢古所遺於衛得兩人至今輝泉淇年老學益勵不云歲暮遲一存寡過章一載大雅詩伯玉五十化四十九非知衛公年九十作詩日警撕蘧豈有集歷而乃愼所持其過人不見默自勘盈虧武豈眞老誖而乃善得師屋漏相常在曰神之格思蓋懍皇降衷不容毫髮私故戰戰兢兢復抑抑威儀不以昭冥殊不爲幽獨欺古賢何其明惟吾何其癡古人道德躬糾切乃如斯愚蒙憒無識乃自惕歲時歲時不我與晦朔駛如馳不學便老衰枉自生嗟咨轔轔過闕聲蓁竹何猗猗景

仰發三歎千載此龜著

朱子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學不日進則日退想見古人孶孶不已之意按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先是十三年伯玉値衞獻公之難從近關出時已爲大夫然則使人於孔子當在　聖人返魯之後年已八九十矣

二十三日

程子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可見只是下學人事到達時猶是這人事但意味有別然到意味別時人事雖猶是而氣象亦復不同觀程子說讀論語得一兩句喜與手舞足蹈可見

德謂義理之得於己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此知字深惟曾子之唯庶足當之故記於詔子貢之後夫子殆有意啟子路也

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上達程子此言是教人用功緊要處學者正不可遠視上達達天理亦煞有淺深後來諸賢皆有達處然與聖人上達恐自不同即一人之上達前後亦當有別但隨時於下學上精其義則同此則可知者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同是下學上事不可作上達看此義甚精忘其自出姑記於此

二十四日

義利邪正固當判決即事正矣其所見公私大小仍相去

天淵而意味之廣狹勞逸舒迫亦逈然不同焉知賢才節註語最可味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施舍己責振廢滯薄賦斂宥罪戾禁淫慝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復覇用人而外尤恃乎此

有物必有則程朱釋大學格物實本於此此經聖人指出來安得有差諸儒妄自立異

二十六日

予患不寐一夜思隨象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當息而不息便是違天則自是卧中常繹此義

知有物有則乃知朱子補傳卽物而窮其理之確實精密知此方知萬物各具一太極方知無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方可因物付物性卽理也知此則卽知此性盡性之功更不待他求也

向以涵養省察截然分動靜致判決不得力自敬菴批吾甲午日記有和平從容是臨事時涵養熟思審處是臨事時窮理之語頗得卽事卽物之意然猶未盡合撰之妙蓋以涵養之心窮理有差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得則俱得失則俱失由是而推之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未發謂中已發謂和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知行內

外動靜無往而非交相爲助眞有無限受用存養尤是本原功夫窮理庸有止歇涵養更無間斷心惟無時而不得所養乃爲善學

則天則也樂天者非樂夫仰觀之天也視如其則視天視也聽如其則聽天聽也足履手持安往而不如是踐形者隨在見天故可樂焉能及此然何可不知此義

十一月初七日

中庸註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只此兩句首尾體段分限了瀻分明毫無滲漏知此方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爲實事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方能

常存敬畏能常存敬畏方能存天理之本然此等註意令
功夫次第周備切實眞覺引人入勝
中庸註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孟子註則曰惻隱
羞惡是非辭讓情也仁義禮智性也言性情同而所以爲
性情者不同何也蓋孟子是於陷溺後直指其本心言之
欲人省識其天良故教人擴充中庸是就秉賦中兼雜乎
人心者言之要人謹防乎人欲故教人省察言情必兼此
二者乃備其實亦非有二哀之中便有惻隱之意怒之中
便有羞惡之意只爭中節與否耳果能道心爲主而人心
退聽安往而非本心之發存養省察之功至可充至天地

位萬物育不言擴充而擴充孰大於是中庸實包得孟子而功夫尤覺平實程子謂孟子才高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吾謂曾子子思亦然即前節註遏人欲於將萌與後節註吾之氣順云云及序中義理形氣一段可知此情字與孟子分別處

敬爲聖賢徹始徹終之學論語言敬多矣而言敬之極致無如子路問君子章故註曰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幾於無可形容熟味此與中庸首末章可識敬字之大功夫之要先儒大居敬與程子主一之意蓋出於此

初八日

言主敬者莫要於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言而主一之要莫

密於未發言未發之精者莫精於季明問程子答如此段
者竊嘗反覆以心驗之程子所辨者未發而言功夫皆在
已發蓋已發之功夫可循而未發之功夫難狀如言爲人
君止於仁艮其止止其所者言當止於所事當然之理如
坐當止於如尸立當止於如齊皆是此言已發之主一也
猶恐未盡又繼之曰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何謂付物萬
物皆備何所不有當應之事以當應之理應之事過即已
斯付物矣不如此無論二三非一即是心向好事應所不
當應亦不得謂之付物且不第此也應所當應之物未了
卻中間又値當應之事物卻置而不應或應而不誠心仍

滯於前此所應之物所謂身在此而心在彼仍非付物也不能付物則出來出來便不一矣示人已發之功至此可謂至矣至言未發既曰既思卽是已發又曰見聞之理在始得既曰既有知覺卻是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至於言功夫惟曰能敬則知此而總歸之於習能專一且曰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夫思慮應事皆已發也蓋未發難爲形狀故教人用力於已發之專一久而習焉而未發之專一將自知而自得之耳蓋人果能日間思慮應事皆主一於所當然之理習以爲常斷無無事時而復紛擾雜亂者未發之主一可由是而馴致焉非不言未發功夫其

功夫祇在此耳而其大要尤在只平日涵養便是一言大凡人心不得其養皆由於不一若時時事事專一不忙迫不紛擾安得不養至此不但示人未發之旨並教人以主一之奧凡主一而拘促難久不能養其心者皆主一未得其道也向來第知未發爲本原截然於靜中求摸索準擬迄無得力今畧見及此記以備警覽云書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節後

初九日

無事時玩味向來已得之理卻好

識得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值無事時雖寂然無

所事事卻覺有此意味在久久如此或與未發漸近
向以虞書惟一與周子無欲看主一謂主一爲主於理固
是主於理然卽竟以主理爲主一仍似是而非主一自是
主一如靜時自有靜中當主之一譬若人家主人雖値無
事主人不外出整頓精神在這裏自能照顧一家惟心亦
然雖値無事此心在腔子裏不外出主持在此自能照顧
一切靜中之一當是如此至於存天理之本然乃主一之
功所至到非謂是爲主一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氣字卽指一身之氣而言並未說到
義理之氣卽體之充也句可見人未有血氣尙不能養而

可與言義理者論語三戒章則直明言血氣聖賢道理是何等平實（向聞傳虛谷云　仁廟以持志七字爲養身之法誠有如是惟未見語所自出）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便有當下修飾知物各付物便有現成事業然非居敬窮理之功深不能得此簡易旋得而旋失之

就境遇上擺脫就性情上克治仍不濟事惟得一悅心之義理玩味之則不覺解釋融消矣

思索義理無如淸晨與日間從容時晚間只可玩味已得之理

夜氣之存否全視旦晝之所爲此可悟養未發之意（此條立冬）

後記初十日補

十三日

識得涵養一部論語自學而章以下句句是涵養

吾誰欺欺天乎凡無實而有名不行而徒言者皆欺天之

類也

人膚有時瞞過天不可欺

朱子謂爲南容蘧伯玉之愚易爲甯武子王允之愚難可

見朱子之心無時不從患難上鍛鍊無時而忘國家之急

庚子盡節諸臣嘗以此爲定論

甲辰三月初四日

曾文正順性命之理論係朝考應制之作條理分明已如此想見前輩讀書根柢惟以時出不窮泛應曲當爲立已命以立萬物之命似從易道變化各正性命變換說來殊覺未融

從容間定雜念不待驅除而自消釋事物來前自有分曉此心正之驗也

初六日

理之不得不然者雖事非甚美天地亦無以易之如生人之以欲殺人之以殘是也於以見聖人輔相裁成之功大不有聖人天地亦幾乎息矣

世謂諸葛公以申韓法治蜀及讀蜀志見手書申韓管子六韜之事而不及六經已可疑昨見張南軒與朱子辨論本傳不載之故始覺帖然（此文見忠武志六卷）古人之先得我心如此茲讀杜氏通典其論食貨以太公管仲李悝商鞅蘇綽高熲並列謂為六賢他書所未曾見六人之相去霄壤不待智者而知杜氏特取一時利國云然耳夫聖賢不言功利而未嘗不有自然之功利小人只計功利而亦有功利之可見然其為功利似同而來路迥判歸宿亦殊蓋一務為養人一務為殺人故太公治周過歷而商鞅禍秦二世而亡且慘也其他所報亦各稱其所為豈能同日語哉

初八日

物來順應最難稍涉粗急心爲物累雖所應無差亦非復從容之致矣

書悚齋遺書後

吾友于翁厚編錄其先中丞次棠先生遺書既成就商莘林於吳門俾任參校之役人事悤悤經年不克蕆事客冬告歸吉林斗室蕭然發篋披讀既竟喟然曰吾吉僻處東北山川雄奇代生英哲但以武功著稱文學則稍遜進而求之名臣大儒幾邈不可得清同光間大難削平文風丕振先生適奮迹其間豈山川靈秀所鍾抑有時而變邪先生官翰林直言敢諫後膺監司撫部且以公忠仁明聞迨拳匪亂定朝廷變法自強是非利害淆惑一世先生獨深憂遠慮以正人心辦學術懇切入告惜當時聽其言而不

用用其言而不竟馴至政秕國蹙憂患侵尋先生竟賫志以沒國家亦因而俶擾此豈造物篤生是人之意哉然其修身立命經世大略流覽遺編舉世推重方苞氏所謂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大臣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覯儻先生之謂歟晚年德益進學益邃於省身克己之學主敬存誠之旨無不渙然怡然所以開示後學者能發前賢所未發翼道之功尤偉莘林居同趾生同時又忝葭莩之末而以先生蚤歲逵宦莫由親炙歲甲午以鄉舉入都始獲請業而先生適被命出都戒行有日矣所欲聞於先生者卒鮮今讀先生遺書見其析理精賅而不晦建議

宏遠而宜時精神之流露於文字間者且足發其蒙而砭其愚宋明義理之書豈得專美於前乎玆所校者奏議十卷日記八卷而以南陽商學偶存一卷附焉先生持身用世之大者略具其他詩古文詞篤厚方謀續編不贅民國十二年一月門下士王莘林謹書

題于樾亭先生集後

學脈傳心久文正清獻爲有清一代大儒先生終身宗法之清端體道微于公成龍諡清端澄明揩垢淨先生修省工深晚年渣滓淨盡調古賞音稀先生懸駁答稽韓貞所之故前後不忘十年荆楚霑時雨任荆南道二載設荆南書院躬訓士子撫鄂亦二載楚人上說求實惠嵩陽弔落暉先生罷豫撫歿於南陽因葬焉神歸河嶽去私淑仰

業未及親炙竊
乾徽自比於私淑

南通縣張樹棠謹題

于中丞遺書　後學張朝墉題面　日記

一

11

悚齋遺書日記卷六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月建庚寅元旦戊辰客臘十六日立春是日雨水卯初刻率同寅詣　萬壽宮拜牌復詣　聖廟行香與同官約在署團拜免賀年接某日罪已詔旨當時時思必如何方能稍盡臣子之心

正月初五日

朱子答汪師論兩蘇云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崇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數語斷盡兩蘇之學此條與下條皆出讀朱隨筆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乃言

存之者皆指心而言
須常想日月至焉者至之時是何意味亦求仁之方
閱隨筆記答張敬夫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
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
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見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
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
天命之秉彜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
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
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
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

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愚按此書註云庚辰冬〻而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書固朱子定論也竊謂先生以年月攷之決此爲定論固是卽以語意讀之明白曉暢直截分明亦諸說之所未備前十月三十所記日記一段得此參看更豁然矣

十五日

晚電局傳松鶴齡中丞調此鈌自己仍調補湖北之信次早始得知

十九日

開印自辰刻起巨風霾甚晝晦色紅黑咫尺不辨屋內皆
上燈直至四點鐘微雨繼之以雪乃徐徐解人皆驚懼土
人云光緒三四年間曾有此象然不至如是之甚

二月初一日丁酉

祭文廟

初九日乙巳

又大風晦霾較前尤甚亦自辰初起至申始少息竟未得
雨廿天內兩次災象如此天之警我深矣能無懼哉藩台
謂當入告甚是即具摺奏之

十一日

仲丁赴游梁書院祭　孟子祠是日爲篤兒納妾李氏寄
藹人信

陸清獻公學術辨中篇云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按先生此段言心性最分明故憶而謹錄之

十四日
又大風晦微遜於前而風猛加甚
十六日
接電奉　旨調廣西
十七日
具摺謝　賞頭品頂戴　恩
二十一日
八弟携姪女來
二十六日
陸天池來見得知都中近日情形

二十八日

接見調缺傳鈔奉　旨係十六日接藹人信

三月初一日丁卯

初二日

赴柳園口閱看御舟到河神廟行禮是日發謝調缺　恩
摺

初六日

電知初三日奉　旨開缺另候　簡用　自初五日起連
日步禱　城隍　嶽瀆　禹王　關帝　太白廟　龍神
祠　風雲雷雨廟亢旱仍前焦急殊甚

十三日

晚閱紅報知松鶴齡中丞初十日由西安起身屈指交卸有期得卸仔肩益感　天恩矜全

夜卧思此出將七年吾以重債負累良友　潤民尚書情同手足玉如方伯道義相期皆古人之誼　月卿刺史慷爽重義非今世所能　堯山將軍敬重我　先世因推愛及鄙人亦豪傑之舉今　潤公　堯公　月君俱亡惟玉兄獨存撫念高誼因口占二絶債台一累到於今一半歸還一半沈負友負心同一負毋甯負友友原心　三友云亡一友存四君高誼薄秋雲人言莫欠來生債我願來

生交更親
入德自克己始克己自能聽逆耳之言始
十四日
自柝城取水來率屬至城隍廟跪迎　洪貞一主事嘉與
來晤
十六日
自邯鄲請　鐵牌至辰刻率同官出北門迎候復至　太
白廟行禮夏伯定主事震武來晤旋送來手函並此次在
行在奏稿
十七日

自是日起赴　太白廟步禱

十八日

得探報聞娘子關固關方友升劉光才兩總戎戰事甚慰

十餘月以來第一消息也　是日密雨甚微

十九日

太白廟行禮回雨

二十日雨

二十一日午後漸止縣報雨四寸

二十四日

與八弟別弟仍返開平因憶唐人有詩云獨憐一雁飛南

渡卻羨雙溪解北流兩弟在北而吾將南行去家逾遠不覺兄弟相持對泣

二十五日

閱夏伯定靈峯存稿其致某公書有云不能喫苦耐勞爲吏必貪爲將必敗爲紳必害地方亦觀人之要又答徐季和侍郎書論開經筵養　皇子建宗藩議科舉皆見其大此書可見伯定之所存命僕鈔之又云以人才兵事爲今日首務甚當

二十七日

辰刻出曹門迎新撫松鶴齡中丞率屬請

聖安　奏云臣某等跪請
皇太后聖安
皇上聖安　答云
皇太后聖躬安
皇上聖躬安　其儀階旁率屬立待使者至轉面北向
跪奏答禮畢相見揖
四月初一日丙申巳刻交卸寄藹人信
初二日
起程鶴齡中丞率僚屬候送於南門外官廳作別四十里
宿朱仙鎮到此來送者爲馮叔蕙觀察光元周左麾同知

鉞曾裕九太守培祺怡鶴亭直牧齡陳介堂大令正源章
升振大令世恩周大令應昌王繹儒大令恩紱武職吳副
戎清泰文佐領㷫劉守備正朝李千總正廷此外莊巡捕
守正蕭慈航徐香亭孔玉亭諸人是夜大雨

初三日仍雨未行

凡有所受於人即度其情誼可受亦務受其少辭其多且
厚者既無盡人歡亦所以戒貪心也

初四日行九十里宿朱曲

初五日

行八十里宿許州州署朱仙同知葉世椿尉氏令鄒邦瑞

淯川令吳文坦長葛令王錫晉許直牧廖溥明葉吳見餘俱謝之

尉氏漸見麥許界更茂可望有收轎中有感口占云平平大路抑何寬田上縱橫徑曲盤行者不知耕者苦何無當作己田看只爲行人未問耕芃芃苗麥不關情如何輟耒纔登道便向田中踏著行爲勸農家方便人田旁有路墊修頻齎風不在此須計讓畔庶令俗漸醇 鑾輿有日渡黃河萬騎千車從者過縱是蠲租能抵賦 聖心應恐累民多

初六日

八十五里宿襄城　孔令緐潔寶豐洪令之霖見　襄南
門臨汝水聚客舟數十水通周口故然是日過潁水水不
甚大想巢由遺跡
初七日行六十里宿葉縣書院
初八日六十里宿寶安驛葉令余鉞見
初九日
六十里宿裕州署署甚寬敞整潔又加於襄城他省縣署
鮮似此州牧王鼎徵見
初十日
六十里宿博望園門額曰楂客肇封蓋附會之也

十一日

日夕至南陽傅竹農太守代租房於城東南隅距南門里許卽寓焉房二十餘間雖稍仄隘頗潔淨

十四日敬蓮岑旋里

二十六日

接豫撫松公來牘奉　旨著賞假三箇月二十三日馨山來探望情意眞摯可感

二十八日

偕馨山蘭谷赴城西元妙觀爲此間第一淸雅留連竟日

五月初一日甲午

王蘭谷偕馨山赴漢口是日松中丞來信知前摺俱奉
旨有單抄寄
初二日
徐壽茲開復奉　允一件始得到因專咨故遲昨晚念此
事竟不寐且深咎蘭谷諸人性躁又發
初四日
寄四八弟信　日來教孫重熙講禮記屬對頗知裁取甚喜
敬菴善導也
初五日
與孫五哥敬菴蓮甫午間小酌同是離鄉人藉以慰遣耳

初六日

今日科舉一事最難著手若大段變動必至驚擾人心不變又不濟事不求所以徐變又必同歸於弊然學校不正天下斷難言治愚意莫若於每科會試後將取中進士令如朱子所謂分易詩書爲一類云云專習三年如本朝掌故歷代史事各國兵法公法條約皆是無論所習何務總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首要庶常分部知縣皆仍舊知縣歸吏部暫不分省期滿後令掌院堂官出具心術品行端潔考語再各註所能重加考試中格則優用之教習部堂考語不實不公或敗檢嚴定處分暗寓選舉之義大抵天下聰明才力之士皆不出科舉之中即有未經科舉而爲

佳士者千百中不護一二近日知向正學與稍有識力人大半早年科第功名心已償故能專力如諸老先生倭文端李文清皆是如此故吾謂莫如就已成進士者陶鎔之也究竟此項人皆讀過四書五經不至大端走作與棄經書專習時務者不同且學校之變尤在幼習如此數科後主司不患無人此項人既以此顯達有用自然以此各訓其子弟漸及鄉里久之自成風氣風氣既開人知小學之重則義學庶乎易立如余前摺所云而根本漸植矣原段零出次序不貫故另寫塗之敬菴云

初八日

偕敬菴及篤兒熙哥赴元妙觀值荷花初開留連竟日道士藹雲有舊句貪看靑山懶下亭云迄無對稱者余以不張明月時臨水爲屬對大家一笑

初十日

連日爲媳女女孫講小學五種遺規少許似亦少解其意昨日林學台孫掌院先後來皆勸令著意義學及課諸生小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教人將自己箇心修治得好以後方有長進學問全是爲這箇語類一段云若修身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修身先收放心體察平昔

用心是爲己爲人此段說得最好且莫道求放心只要拿
定主意讀書爲學全是爲修理自己這箇人更不爲別的
便得
求己錄引　朱子語最多大抵爲宛轉成他底意思以和
爲是然其論學校一段云若不求根本之病徒於皮毛修
治無論試策論試經解試性理試時務試天算其流於虛
僞可以決其必同又云一鄉一邑皆設學立師一以聖賢
實事爲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及入孝出弟愛衆親仁治
國平天下之道說根本處卻極是又一段引　朱子語云
古人不戰不和之間有硬相守底道理註內卻云宋室靡

爛之餘欲不戰不和而硬相守恐亦不能緣不和卽戰間不容髮殊未明朱子語意故又引勾踐返國一節爲駁辯不知朱子所謂不戰不和之間正是勾踐之意蓋雖極意屈和而此心無一日忘戰故云不和然雖日日圖戰實不遽戰故云不戰不然豈是一言和而遂甘心臣妾方謂不兩可耶

讀書有得最難能有所揀擇亦不易譬如讀一種書能於全書中揀出一兩段或於一段中揀出數語皆非有所見則不能又如同是此書經人選揀出便覺瞥眼自已看時便模糊

十一日清弼信來須復

求己錄載嘉慶二十年英布八國合從破法脅償兵費六千萬鎊（計銀二垓四京兩）復以十五萬人食於法者五年公私如法詎知方及三年償金畢清仍為强國同治九年布法之役法費軍資三百七十兆鎊（十四垓八京）償費二百兆鎊（八垓即八萬萬兩）乃敗後未十年又復稱雄財力只有此數曰三年曰未十年俱未免說得太快今人說外國事往往夸大過實如此又云意國用嘉富洱侯而强德用畢士麻克而興此御是德本是意故有德意志之名今為兩國須攷

閱安侍御與夏伯定書近聞俄國中已議建文廟改從先

代衣冠自其近貴始此卻可畏書云士會在秦巫臣教吳
張元吳昊誰實驅之可謂言之浩歎
十三日
敬菴記吾語云有心得余深愧此二字
告敬菴以中有主細思何以有主此心能自作自主便有
主
變法事極宜慎重思今日凡百全是壞在欺蔽二字似莫
若自內及外自上及下一切事全行揭開做明某事有幾
多層折費幾多花用凡干係利者尤要不但不作罪過可留者留
當去者去先成一箇光明白地無所用其掩蓋敷飾然後

知集註取義之精確無遺爲理所莫能外其病只在不信不爲

十九日

學莫要於盡性然究說箇性每易疑於談元說妙無處摸索近看來惟程子性卽理也一句最現成最實在最好用朱子又說箇卽物窮理示學者至矣盡矣一物有一理應事接物都在面前窮理便是知性窮此理而知之卽循此理而行之便是盡性始而窮一物之理而行之便是知性盡性之一端積久隨事隨物皆窮其理而行踐之便是知性盡性之究竟到豁然貫通便是知性盡性之全體如此

用工理無往而不有卽性無往而不具實實在在舉凡明季頓悟良知認心爲性諸障不煩駁辨而自無何等爽捷貼實只就日用間眞知實踐思此極覺快活

二十日

日昨閱讀朱隨筆答張敬夫問目內論盡心知性一段喜其甚合鄙意亟加玩味原文曰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牿於形氣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葢不離乎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

再講辦法庶辦一件是一件庶有箇入手處不然無論何法恐是欺上加欺蔽上增蔽可慮實甚此事體大未敢輕言吾熟思不得入頭處故妄擬及此

十四日

閱傳來　諭旨屠梅君以五品京堂起用甚喜用在政務處尤當前此諸人不如也今日變法事非用第一等人不可能持之得當者即能了今日之事

閱豫乘識小錄係永清朱君雲錦作此人潤公嘗言及在覇州吳河督劉幕中金門稱爲著作才者　國朝經世文編選其文數首是書簡而有要如田賦鹽法關塞田渠諸

論皆可存另編抄錄各省能照此裒一帙洵爲政之助作者閱者皆不難

十六日

昔人貽子以經吾謂經書而外莫若貽以良友其父執中果有三數端人正士其子孫賢者可教誨以成德不才者足規警不至爲非卽甚愚騃者亦必受其保全而可免於禍此必不爽倭文端語及門以讀書取友眞至到之言昏愚之人猶可漸漸開發惟一種似聰明而非聰明底人無治藎其聰明足以拒諫飾非善言無能入是眞下愚不移程子曰其質非必昏且愚也然考其歸則誠愚也今始

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又論存心養性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牿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耳又論妖壽不貳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里通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

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愚按此朱子所解與集註大不同其爲未定之論無疑明季諸儒多主此爲說自以爲獨得其亦未嘗深攷也讀至稼書先生按與集註大不同之語急繙出集註對看果處處不同此論快捷集註平實此論活動集註艱難後註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尤言之深切朱子豈故以艱難功夫示人而不樂其直捷蓋功夫不如此必流爲一切頓悟捷獲之失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不覺爽然大失一向偶有

所見皆係捕風捉影將就牽扯誤一不自知眞可懼之甚也爲之悚然者久之因錄其全文並自書其緣末而以悚名齋時寓目以知警云

功夫有鐵板次第斷一不可討便宜集註之言是也學問只有這箇事但若失卻次第即偶有是處必無板板著實功夫斷一不可靠且生他病向非讀陸先生大不同之語此篇與集註均滑口讀過安知集註之精與此篇之爲未定論也且以集註爲艱迂無可喜而樂此書之簡易甚矣學之難也陸先生眞啟迪我矣

二十一日

聞省中來人說清弼到任一切不許河工支應各官懍懍此時非有大氣力人不能辦得事昨復清弼信云必有挽積習以濟艱難者如此看來定必做得一兩件事

答南軒與集註不同者有數則盡心功夫全在窮理此書只畧畧提一句便放下一也窮理是格致之事此書卻牽入克私二也盡心知性雖此章全是照現成的說而功夫究在知性上用力此篇言盡心成效而略知性實功反似工夫全在盡心三也存心養性只著敬以存之一句亦非如集註不舍不害確實用力說得容易四也到末段存此而已云云又似存養無可著力功夫要領全在盡心一節

五也又不僅後註所指之易滋弊矣

二十二日

朱子答南軒志於仁曰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涵養又一書云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所學有用力處陸先生云念臺刪此段爲中和說三謂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鈍根工夫欲飾已見巧仰朱子

謹按此二段皆足與盡心論相發明故先生類輯之竊謂鈍根以外更無功夫學者惟當學朱子　又一書係論未發不及全錄

二十三日

昨夜心中勞擾不眠愈見以前錯處　湖北撫端午樵中丞方來拜聞端言　兩宮意見又如前和局賠款三十年二千六百萬回鑾後諸事全無把握全權李仍主聯俄亦無把握甚爲可憂

整肅中須有寬裕雍容之意方得迫切逼仄乃是强制非存也

朱子答張敬夫一條云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日前讀此頗省程子所謂善觀者於已發之際觀之乃是功夫見處不是效驗見處譬如主人常常在家有

客來不煩措辦必能事事現成若客來向外邊現呼主人
同家縱勉强酬應必多忙迫錯亂蓋惟常宰故中節非中
節時始求宰補記
安得日間常有所見偶有見著處卽頻頻就此涵泳久或
意味有別從前日記除性卽理也一段無可留者不能踐
履都是妄語
二十四日
爲人而强求己所未知非有心於欺而欺卽伏之
思力之所不能下稍至於紛擾勞耗最傷心氣且無論所
知未卽是卽此已不成氣象何學之可言叔平嘗以此戒

我
心存在勿忘勿助之間不曾走作亦不曾喫力晚間偶得
此意覺得尋常酬應皆從容有味事過卽已不復黏挂能
常常由此擴充庶漸有用力處

二十五日
赴元妙觀荷花盛開清暉舍人藹雲道士舊有自詠貪看
青山懶下亭之句無屬對工者余爲拈不孤明月時臨水
爲聯卽書以贈幷集荷花送香氣松月生夜涼書之又書
程子動箴作字後聽道士彈琴
一有要人道好之心便入徇外爲人境界不能靜定冥間

不容髮

昨熙孫讀大傳爲之講說大意　聖人制禮之精尤在喪祭祭禮精在宗法所以聯天下之人心而使之莫外喪禮精在制服如服有六其三曰名此等處非聖人如何敢下筆無憑無據憑空想出許多條目及說出來統攝多少事情天下後世俱離他不得茍違此便寸步不能行非聖人天理爛熟如何能體會到此六者之中此名字揀得尤難有子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其不信然近世教人讀禮卻刪卻喪禮不讀眞不成讀書矣

二十六日

隨筆於朱子語每錄一段或按云爲某事者不可不知此法或云爲某事者不可不戒似此甚多亦窮理集義之捷方也

隨筆錄呂伯恭論淵源錄明道云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又云伊川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絶小人之說又曰然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常人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甚矣又答劉子澄云明道嘗爲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謂青

苗可且放過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又云明道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學者只當以伊川為法則庶乎寡過矣又云君子所以貴窮理先生按云善學明道者伊川也又因言中之為道不但當隨事隨時而異又當隨人氣質而異以上皆節錄謹按朱子反復辨論雖說兩先生道同總教人以謹嚴為法此等處乃處世之大節目故書此以為準的陸先生又加以氣質一語又見人貴自審竊謂近世人才皆被習壞伊川變化人才之意濟之以寬卻似有用若律已則斷斷不可蹈畫虎之譏所謂恐拯溺之意太多不以存不親授之防也亦朱子語

讀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不禁有所感今世學者子弟只因父兄誘之以利祿全被一官字壞盡將使矯其弊者必致以不屑為官為高為學從政都成兩橛古人何嘗不以官歆動學者入學方初即重曰官始但其所歆動之者乃君臣契合之歡善道諮諏之雅與夫克勤職事之榮宵雅之三人人皆讀而不省其意似莫如就先儒賢文字檢出幾篇以副雅詩之意使人知異日國家倚賴之重天下仰望之隆患所以立之宜刻刻不忘則正患其不歆動也

二十七日

教然後知困　午後孫佩南來談　夜雨仍不足

隨筆錄答張敬夫論中庸說云學者須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言者豈能如是慤實胡敬菴日記有不從經書入斷不能成理學又教小孫兼攷注疏甚得此意可愛

又答張敬夫有云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　按必如此方能克私克到底

又答鄭景望論范忠宣救蔡新州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

按必如此方能窮理窮到底敬菴曰此是觀人不當言窮理

二十八日

日記不過日間偶有所見書之於紙以資朋友講說異日印證是非昔朱子於中和一說與張敬夫三易其說乃爲定論常人之見出一言而便以爲定烏乎可

張子曰利用安身求利吾外以安吾內求字最好用未到得不習無不利正當改過徙義以求即於安不然不是不安必安非所安矣

隨筆錄答陸子靜老氏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又知至二字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

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先生謂此等語眞攧撲不破　又答呂伯恭云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先生謂仁字有此二樣　按此等處經陸先生擇出言之愈覺分明

日前記制禮一段有云無憑無據憑空想出許多條目語太突兀不如敬菴所云初看服術亦何關於名爲得其意

六月朔日乙未自二十七日至是連日雨深透可喜又盼晴

初二日晴

初三日

閱大全朱子賀陳丞相書有云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　又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按前數語乃諸葛公集思廣益之意後三語純是孟子氣象不敢以爲不足言仁義者孟子與梁惠齊宣因所好而導以王政是也不敢鄙其民者孟子中孝悌謹庠序修忠信是也不敢薄其士大夫者孟子語畢戰告然友告蚳鼃語距

心是也此意至大看敬菴送鄧季垂文吾友氣魄志趣有近是處

與王龜齡書云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稱道如此令人企想王公之爲人

隨筆錄答許順之云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怳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先生按此則孔子所謂心亦卽孟子所云仁義之良心而非空指知覺之心也晩邨謂孔子是

指心之爲物與孟子指仁義之良者不同恐未是　讀此方識得此節心字然則吾輩思慮雜起無論是與不是皆在舍則亡之之候只有操之而已程子此語實此章叅出以上補記連日

初四日

與王龜齡書又云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　讀此可想見朱子平日之所自任按篇中引中庸尊德性節以溫故知新與敦厚崇禮分存致與集註不同

攷朱子代劉共父序梅溪文集云及來守建康則公歿

幾十年共父行狀淳熙二年除建康安撫使九年共父卒十六年始序中庸章句朱子年六十則與王書蓋中年未定之論也温故敦厚分存亦是古解朱子此等處甚多如柏舟之詩集傳以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注孟子又依古注云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此有二義或者中庸章句未成定本或者對大人先生言不肯自用其說存謙謹之意 受業胡元吉謹註

初六日入伏日雨

初七日雨夜未眠今夜始安寢

隨時隨處有以致其潛養未發之功潛字最可玩味

說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要人操則存蓋操則人心退聽便未發爲中已發中節舍則雖有道心未泯旋即消亡便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則聖人之心亦舍則亡乎曰亦是如是聖人正惟恐其亡是以常存而不舍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操則存舍則亡之義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非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證乎惟精惟一乃聖人操存之法也朱子敬齋箴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亦是此意以上補記前兩日

人心虛靈不於此則於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當如此看到舍則亡不惟出入無時滅天理而窮人欲矣然操之即存本心之良又

未嘗不在也前條謂舍亡時出入無時未是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此義固未易見然不略識得大意功夫不成片段都是强捏合强湊泊耳識得時則必有事焉矣

偶覺天理隨處充滿張子天體物而不遺極親切自不由得不敬然此一時之見也正要亟加涵泳踐履隨時隨地隨人即事即學方是下學道正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上聖人無語不示人一向奈何遺下闚高舍近求遠乎

此條須合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條爲一段意方詳盡程子講川流章曰有天德乃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講

易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意皆如是朱子注子夏門人小子章外註引程子五條論此最爲明備受業胡元吉謹註

初十日

接高平初一日來信黎明大雨　偕敬菴帶孫赴元妙觀

十二日

攷南陽以淯水爲經流在府城東三里名曰白河今人皆稱白河不知淯水之名其源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溪洱灌湍水留山黃渠栗鴉泗潦刁等水與泌水合流至襄陽入漢江留山據豫乘小識縣志所無有四堰曰上石岩曰馬渡港曰

蟯蝦曰河堰〔一名沙堰〕皆漢召信臣所置東漢杜詩晉杜預增廣之溉田六千餘頃或云灌田至四萬頃今四堰皆無存閱縣城圖支流入者上惟鴉河　子河下惟潦河餘皆不見冬春淺不容舟夏雨大則泛濫沒民田有害而無利又小河大河波水聚寶〔上三堰明縣程遜重修聚寶明知府陳正倫修復〕馬渡〔明唐府修築〕今亦俱廢故合南陽縣一屬不見稻田除上石一堰因河深渠高水不能上愚意且先當尋明時故址設法興復或未必無可因利志謂昔稱陸海今皆堙廢牧民者曷嘗不欲興復無如民難慮始皆稱不便蓋怨辭也自水利不修古人惠政遺蹟無存載之志中者猶紛多其名僅資談

柄可惜也已
傳電駐俄使楊電樞廷謂俄非要東三省不可並云南省
督撫不知北方情形夫情形庸未盡知然以三省與俄京
都即在彼掌握且俄要三省則英日德必各有所要此則
所可知者
又泉水堰縣西南塚頭水自地出上接潦河明趙買修
上諭奉
懿旨出洋華子弟在外洋大書院肄業者由各使臣攷試
等第咨送政務處簡派大臣考取賜以進士舉人貢生各
科末傳月日

十四日

三夜眠俱甚濃服薏仁利溼之效

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非是教人於灑埽應對上求益精亦不是要人執著灑埽應對便求上達天德程子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一言最可味灑埽應對有灑埽應對當盡之理當灑埽應對心卽專一於灑埽應對是心與理習也推之凡事皆然心習於灑埽應對非可貴也心一於理則可貴也

必勿忘勿助方是主一胡敬齋曰要忘便忘不下要睡便睡不著此助之失也

無適之謂一此語最善形容念念無適卽是勿忘自無所用助

胸中不可有一物要須有所涵泳玩味然强求一理來涵泳又不得

南陽與敬菴商學偶存

余國秀問答一條敬字之意雖細恐生以心觀心之病似當答曰能由已時不得謂非心存正好以此心隨動隨靜察其是非卽事窮理若再問此是理是氣是又多一心矣朱子答語並無所失大段如答潘子善虛著此心自然主宰分明同意不適援孟子存心養性似將後截工夫提前

說說得太快耳稼書先生謂是舊說不此之辨似有未盡

　問朱子與石子重書細看仍是未定之論所引胡文定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尤近良知家言且

　謂聖人不是言心之病舍則亡安得謂爲非病

神明不測乃心之本然固不得謂之爲病然不善用之則病生矣故聖人說箇舍則亡正是教人好好操存以全心之本體非謂亡非心病此心應有舍時也聖人之心雖百起百滅只是順理之當然故只可謂之感而遂通不可謂爲出入無時然非聖人不能如此若常人之心烏可一時不操而聽其出入耶如此看如何

只可謂爲眞妄邪正不可謂爲心病仍是朱子說得圓穩此心原有人心道心之别但看道心爲主人心退聽命兩句自見雖上哲不能無人心也昨說不可謂亡非心病殊未愜

若說是心病不但有昧於心之妙用且恐人將疾視此心朱子說箇心之全體正以見此心之神明不測雖眞妄邪正有此許多般數然仁義之心操之則卽我而在又以見心之神明不測雖操之卽在然不此則彼不可恃仁義之固有可以一時不操而自存也如此則人當敬事此心而不敢懈而亦不至有束縛强制之苦

不曰具衆理而應萬事無以見心德虛靈不昧之全不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無以見心體神明不測之妙虛靈不昧者功在於去私故重在明明有次第大學格致誠正是也神明不測者功在於防失故重在操操貫始終程子云敬以直内是也要之遏人欲而存天理其義一也治心者須兼此二者言心者亦須兼此二者乃備操存章如看成心病聖人之心宜無病倘書何必有精一之訓大學何以必曰正心孟子何以曰存心養心求放心心體人人如此正惟如此所以才要人用功可見心本有不正有不存有放時也

須體驗體用始終眞妄邪正八字在此節如何著落吉元未達曰能存能亡有出有入神明也體也兩則字無時莫知不測也用也其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是言心本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其終有存而無亡有入而無出則是學之已成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理常存而人心聽命焉

息生長也不息則不能生常息則常生日夜之所息是言常人只此一時之息學者則當不然朱子曰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最得息字要妙他書惟程子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最好此功夫不須大段著

力譬如主人翁在家優游靜養不必躬親庶事而精神卻要周照惟恐疏虞先儒言畧綽提撕使有醒覺者是也潛養未發工夫正要實體潛養二字是如何如孟子言息易言君子自强不息何也人心固自有息時要知息時之不息知息時之不息乃知隨時隨處皆有未發其要只在愼獨息時之愼獨不令舍之則亡是已

外注延平先生之言卽孟子之意教人謹旦晝所爲因夜氣以省平旦也是從夜氣前說內註朱子之言是欲人常存此夜氣使旦晝常如平旦也是從夜氣後說西山箴是欲人養夜氣以爲旦晝所爲之地是專就夜氣上說三者

皆有功夫在而朱子之言尤示人時時操存之意吾因此有省於潛養未發之旨由朱子之言推之必如何方能神清氣定惟有隨時隨處皆用其功如吾人在此說話便說話不說話在此默坐便涵養不說話時默坐便涵養推之應事思索義理不思索不應事時皆然如此則雖頃刻間隨時隨處皆有潛養工夫矣無如言之易行之難也

艮是動中求靜復是靜中方動故皆不得謂未發未發乃至靜涵動實未動也故朱子以坤卦當之艮止之止是止住之止非止息之止是見理不見欲之謂非有靜而無動

之謂頗似大學敬止之意然當其靜止時亦與涵養意相近工夫未嘗不同要之界限固自分明

附閱敬菴敬敷書院商學偶存

商學云聖人論勇爲天德而勇之一字最切於行道勇字不宜呆看勇本乾道也而無坤柔以養之則雖健而不能久故沉潛則克以剛高明則克以柔方有成功答曰此條所論正剛則必折齒敝舌存意但所論是血氣之勇若義理之勇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萬古不磨請熟玩孟子動心章及對齊王好勇之說

答語引孟子理甚正大極有關繫惟語意有未備原條似

指乾元用九之意而言似不可徑目爲血氣之勇如文王之柔順文明夫子所云危行言遜默足以容皆是似當答以但當以義理爲主而後乃能進退存亡而不失所守若有意用柔必至涉於趨避之私即有鑑於剛則必折齒敝舌存幸而成事亦老氏之所謂勇非聖賢之大勇矣

商學云薛文清公云英氣害事能渾含不露圭角爲妙然觀公不謝三楊長揖王振節操固自凜然非必一一渾含也答曰文清公不謝三楊長揖王振即孟子不與右師言之意非此不足以見文清身分觀禍至不避義感蒼頭尤不可及吳康齋跋石亭族譜一稱門下士爲

千古羞湛甘泉爲嚴分宜作序論者譏其老而不死凡此等類可作前車

答以吳康齋湛甘泉兩事最足發人深省文清惟能不露圭角所以能不計利害正所謂義理之勇

人皆知人之氣體形狀食息服御知覺運動有異於禽獸以爲可恃此誠異也而不知所以異者乃不在此相去原自無多只幾希之間耳幾希者何只爲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四端五倫人全而物不全人能充其至而物不能充其至而最靈者得五行之秀所爭只在此人若不能刻刻保守失而去之一事不保則一事失一念不保則一念失雖氣體形狀

食息服御知覺運動猶是人將以禽獸目之矣異乎不異乎此孟子所以兢兢告人存之也可無懼哉前在皖曾以此試諸生言之皆不親切昨閱敬菴商學又論及之因復記此敬菴云向見陳白沙有論此一段云人與禽獸飲食男女兩事並無分別若不衣冠人亦一禽獸耳說得尤警切

附敬菴劄記

朱子或問云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何嘗不指本體示人亦不諱言覺字此朱子之學所以無弊也今言王學者專言知覺意似覺後則無餘事言朱學者遂不敢言覺

久之又讀書存心分爲二事此眞能透漸擴充者所以
罕覯也夫功夫在覺之先而功夫之眞積全在覺之後
或問下節所云啟其明之之端致其明之之實是矣竊
思覺有數端或因讀書時內省或因講論時觸發或因
靜坐時呈露或因困苦時興起或因震懼時感動或因
愧悔時反已皆覺也過此遂無致力之地所謂介然之
頃也
此條所引或問云云卽大學註中本體之明有未嘗息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之意鄙意向亦如此看似此說覺字尤
分明

七月十九日續假鄧季垂與錫河督松撫院書來謂宜迎
鑾遂定意力疾恭迎有謂謁　駕時宜進如意元妙觀姚
道士舊蓄方竹如意贈我進呈如意旋柄處刻
純廟御製詩云文心德裕賦禪意皎然詩尚有天然節全
無側出枝羅公術終幻僧紹賜眞宜獨喜清談處如逢君
子時末書乾隆　御題四字有章字端楷刻亦極工因恭
依韵以紀其事兼寄姚道士筇節原宜禮萊猗自有詩巧
成如意製勝於連理枝況復　天章炳允呈　聖覽宜
助茲一柄獻祝如全盛時

示子婦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丈夫來便須立起若宴然高坐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稱夫有定禮如相公官人之類不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褻矣凡授餐奉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饑進食此婦不易之職分也媳婦不唯自已要盡孝尤要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故媳婦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已身俾夫之孝行倍篤於往時乃見媳婦之賢若丈夫於公姑小有違言便當代爲謝罪曰此由媳婦不賢致使吾夫不順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請公姑息怒今後當勸丈夫改過矣 右唐翼修必讀書

兄弟爭財其父遺不盡不止妻妾爭寵其夫命不死不休即不識義理亦當知利害男女遠別不止翁婦嫂叔爲然姊夫小姨妻弟之妻世俗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右史搢臣願體集

辛丑秋日 悚齋老人錄示於南陽寄寓之室

此 先君集古語訓子婦詞也原屬四幅茲敬裝爲冊

嗚呼 先君棄養十有三年矣即亡室物故亦已五載覩茲手澤百感齊來亡室性剛而好勝結髮以來二十五載其對翰篤 幸不至大失順從之義者皆 庭訓有素也嗟嗟小子已作阿翁矣所願吾子之婦守此 祖

誡永世勿忘則　先人九原之靈庶其慰焉

丙辰孟冬　不肖男翰篤謹誌

附錄宋鐵梅跋原冊語

悚齋老人于樾亭爲吾鄉先正學問道德鄉人奉爲山斗當其敭歷中外小濂方壯年遠客未及親炙其光迨前歲塞上歸來　公已於十餘年前早返道山仰首前儀望塵不及今年四月　公之哲嗣筠厚兄持　公手書家訓一冊囑爲題識敬讀一過訓誡殷勤用意深遠具見先輩典型允足爲後人法守書法亦謹嚴竦峭介特不羣願筠厚世世寶藏永以爲訓

丁巳四月六日鄉後學宋小濂拜手謹識

二十五日

要從古人功夫上體行不要向古人言語形迹上摹仿仔細檢點來念慮不一只是徇外爲人四字爲病今既察見所以打不過處何自而來惟有恪遵朱子訓深懲痛改徇外爲人千歧百出事非一端名心爲甚好勝心次之見好心又次之非到顏子無施伐充養不貳遷諸力打退這箇不盡必如顏子方到意誠

察見一病卽刻刻就此病上痛除不少假借尋得一條路卽件件在此路上行踐不涉二三做十數入日再看徒多

無益也

見古人病痛有類我者便欲以此自解何不照古人勇猛處自策其所不能是謂無志

病根潛伏積久竊發强制於日用之間不能不形見於夢寐之際可以自驗矣

程子見獵心喜終不復獵吾之舊習似獵而甚於獵者衆矣只有拿定不復獵再講漸去隔日瘧根看來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固非極至亦初下手要緊功夫且無高論

日間惟有以約失之者鮮是切近把握

屋漏嚴境也人恃爲人所不見而自恣爲便大錯大錯日

間不善猶或出於無心屋漏恣肆必有積稔之惡終必延蔓日間猶或有所忌憚屋漏乃必極甚之惡不可補救是以君子愼之而懍之以天也

非是僅保異於禽獸之廉恥遂足盡存之之事也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看四君子是何等分量須充極其至到打不退時將大於此重於此難於此者舉起一看小小者眞不足一眄亦朱子移此心以窮理之一端

獨立不懼最可味人要常作無推無挽無助無持時想此心當如何亦程子所謂要熟須從這裏過也

思欲將禮經喪禮精處輯爲一冊凡衣服廟制禮節名數

古今異宜勢難强行悉不錄其動於孝子慈孫不容已之心貧富皆具所謂三代相同百世不易者乃揭而出之爲數無多令人易曉今世人家習禮者鮮大抵子孫皆遵其先世之所行以爲準有此一冊有心者庶可讀之於平日自身作則庶以爲自已子孫循行之式亦厚風俗挽人心之要連日閱孫所讀書因而記此吾　雙親棄養時恨憾不可一二數矣

張楊園曰就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

況敢旁掺而遠騖乎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物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此語切中余病豈惟讀書推之事事皆然苟不主一隨在皆有暴氣化物之失余當書之座右

高忠憲學術雖前人論其不能無偏乃讀其所著困學記於自已病痛不肯絲毫放過每除一病用某項功夫念念不捨動期以少則專致數月多則數年自註其某年始實信某語云此等勇猛眞切豈人所及眞可爲法

曹眞予云（未詳何時人）主靜非靜地靜時之謂必應時習存動中習定終日紛紜酬酢而凝然者不動則我常御物物不撓我竊謂言習存習定固已然莫若言主一蓋非平時有涵養主一之功到應時動中强爲凝定少間仍爲事物所亂且恐有攜一物以自隨之見惟主一則無往不在主宰分明乃能常存常定應時動時再加一番省察庶乎可已

程子曰善觀者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意可味

張楊園曰世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隳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又曰無事則讀書默坐則思索事至則泛應又曰學問者將

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累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此段句句有用惟嚴威儼恪固不足盡敬余向亦如此看究不如程子動容貌整思慮言之周備讀書思理應事三項固要尙少卻無間見時一層先生之言存心全在事物上用力或者不言此恐其蹈虛也 八月初四初五補記六月十五至七月二十前

一者何虞廷惟精惟一朱子註云一以守之言守此道心而一於理也商書之德惟一協於克一皆此意也周子曰

一者無欲也而繼之曰明通公溥言此心之本體虛靈具衆理而無欲也程子曰主一無適以敬言之方是教學者徹始徹終到地功夫兼此三者一之義方備所謂缺一不可者蓋必知一於理而無欲爲此心之本體而後主一之功方有所施不然但曰主一則一於非禮而可謂之主一乎亦必能實下主一功夫以復其虛靈而後乃愈以見此心之本體無欲而一於理不然虛爲摹擬又烏能守之而不失也虞廷之言賅而尙簡周子之言渾括未見下手功夫程子之語示人切矣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敬多矣無不賅於此

一言然欲知主一無適須先識得何謂不一何謂適程子所謂正心也忘助也將迎內外也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所謂已過未忘身在此心在彼又曰戒愼恐懼亦覺壓得重了胡敬齋所謂要忘便忘不下張楊園所謂化物所謂暴氣皆適也卽皆不一也反是以求則主一卽在無適上見所謂在勿忘勿助之間所謂必有事焉而無正心勿忘所謂只有操之而已又如所謂常惺惺所謂不容一物所謂主人翁在朱子所謂綽約提撕所謂卽事卽物而存楊園所謂心存便是敬張淸恪又益之曰不須存外更加功無非言無適之意無適斯主一矣主一之要如此此處不得

大猷麤混新野錢令繩祖家有錢不要錢桐柏王慶垣鎮平李令景晟宿博望驛前驛丞葛家鋂撤錯道孜語不公也保安驛署驛丞劉士燮教官改非是廩貢底黃陂人漢口買鉛失火罰賠大家憐其負屈幫湊潘矩健康夫醫甚通

二十七日宿葉縣麵每斤十六文不免有穀賤之慮

感物而動者情也因事而作者意也無端而起者念也情本自然之動容有不感物之時事之未至亦有無所用意之時惟日間往來憧憧此念百起百滅故曰雜念曰妄念曰間念三者中惟念爲最多然情之發轉念或變則有意矣念之起轉念欲遂亦有意矣故曰起意曰用意曰著意

曰主意曰意思曰意見三者中最重者意也既平情之用充乎念之至者皆意也所以大學要緊在誠意然動察工夫必兼此三者乃備察吾情以省其偏也察吾意以省其私也察吾念以省其罔也故情可以驗吾性意可以驗吾誠念可以驗吾敬人往往以念爲意者非也昔傅虛谷有言萬起萬滅者祇可謂之念也不可謂之意高勉之贊其有見茲胡敬菴亦與傅見同

二十八日偕蘭谷篤兒登卧羊山謁黃文節祠得觀公所書幽蘭賦石刻公曾爲葉縣尉故人追祠之距縣十五里

九月初一日到郟縣縣令呂

入頭斷難得力然但能於此等處實下功夫每語皆能至到其致一也

後世言太極者無如薛文清陸清獻文清猶是就太極論太極多理氣之言清獻則專就人身上指出悉歸之人事尤切近學者其太極說不可不熟玩

知字原是學者最要之事夫子言仁每先言知且如尚書二五事思曰睿睿作聖知也中庸言至誠五德不言信誠即信也而其首綱則以聰明睿知包下四項而文理密察之知不與並論則知字直與信字並看蓋五德非知不能統之與仁並重可見大學首言致知意亦如此孟子雖仁

義常並舉而知言養氣亦以知爲先仍是大學中庸之授受艮知家重知卻不錯誤用知乃是錯初六初七補七月二十五以後

八月初七日連日閱阮文達國朝儒林傳稿張楊園附於陸桴亭尚未立傳謂錢曉徵養新錄精博過於亭林日知錄謂汪雙池叅讀禮志疑考禮未深亦多得經意盛推江慎修功深三禮所著禮經綱目云共八十八卷謂足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未竟之緒此書與養新錄均未之見又謂秦尚書纂五禮通考戴東原任其事曾文正最重秦此書卻未言及戴汪又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各六卷

二十四日恭詣河南府迎　鑾午初起程早見署鄧州毛

初三日宿汝州早行口占一詩 南陽趨入洛陽朝一路中經汝潁遙商舍閉門半歇業估舟繫岸久停橈樹紅柿顆垂垂露水白蘆花穗穗搖連歲苦荒今少穫敢將聞見達 神堯

初四日宿白沙

初五日午後登香山此山遙東即伊闕渡伊水觀潛溪瀑即賓陽洞覽伊闕勝概行二十里城下渡洛入洛陽宿東門外

初六日遣蘭谷進省

初七日接藹人信知芍航亦在省定意進省

初八日覆藹人信 清弼來拜 陸鳳石亦來

初十日偕清弼同到府　瞻仰　行宮
十二日約清弼來談便飯僱一敞車帶一僕跨坐其儉質
為吾所不及眞可敬佩
十六日申刻
聖駕到　宮門外階上跪迎同班有桂月亭陸鳳石張少
虞錫清弼顧禹溪
十七日巳刻河南府　行宮　召見謹記
巳刻入請　安畢旁跪　皇太后顧　皇上使問
上問話未聽清晰奏曰臣耳聾請　皇上大聲說
皇太后說是問你幾時來的對云臣初五日到來

皇太后問你就住在河南省麽對臣住在南陽爲　聖
駕回鑾來趨覲　天顏　太后云原來那想出來大
家推著拉著也不知怎麽迷迷忽忽直至出西直門方明
白那想出來來著宮內缸裏前幾天令他們俱把水上滿
本無出來之意對幸而　皇太后　皇上出來此正
天下臣民之福　問你們幾時知道的對七月二十後
傳聞不一彼時臣等惶惑不知所措直到八月初五日始
知確信此半月內非復人世我　皇太后　皇上受
此番艱難險阻臣耳不忍聞口不忍言此皆臣子之罪臣
身爲疆臣不能救急尤罪無可追至此　皇太后戚然

以巾試淚不已自己亦不覺淚下奏曰天下仍仰仗
皇太后　皇上以圖將來挽回　問你今年多少年
紀對臣六十四歲　又問看你精神還好你有病是甚
麼病對臣自前年在湖北溫病後左耳聾僅賸一二成聽
得右耳從前尚有六七成近亦不過五成可聽所以
皇上問話聽不見又腿力遲滯最苦是睡不著少用心便
犯徹夜不睡次日便頭暈　皇太后說可不是睡不著
便頭暈不好受又云今日要用的人皆是外人不答應對
臣受
皇太后　皇上曲全感激無地臣深知　皇太后

皇上不得已之苦衷　太后和顏曰你們都知道麼
對都知道　問你在湖北幾年對一年半　問張之洞辦
事還好對辦事盡心　問他辦洋務還好對他留心外國
情形通達洋務　問湖北交涉教案事多州縣中能辦教
案者尚有人對也還有　問你從何官出來對臣從翰林
院衙門出來先蒙　恩放荆宜施道叩頭旋升廣東臬
司放雲南布政未到任丁憂起服後放台灣布政未到任
被議罷官二十年奉　旨發往依某奉天軍營二十一年
蒙　恩署安徽布政叩頭二十四年實授雲南布政未
到任即升湖北上年到河南時至今日無論甚麼事全在

得人　皇太后說正是就是乏人用連出使也沒人用
對今日　朝廷勢孤臣以病軀不能刻卽出來報効然言
念時局刻刻疚心臣具有天良豈敢自圖安逸以臣愚見
甚麽是人材存心忠愛樸實不欺向著　國家者纔是眞
人才　太后首肯因奏臣平日留心體察訪問意中尚
有數人恐面奏不能記得可否具摺上達聽候錄用
皇太后曰可以儘管具摺又奏今日法誠當變所變條目
亦全是應辦之事但我中國積弊人心不變法斷變不好
就是面子變骨子亦斷不能變中國之病全是粉飾欺蔽
皇太后　皇上那裏知道摺上說的全靠不住全

是紙上空談總而言之全壞在一箇利字這箇病根不去譬如蓋房子地基不清如何蓋得好即如洋人稅務司他的薪水厚除薪水外就能不要一箇錢洋人最看不起中國者中國官吏全是舞弊中國無一箇不要錢之官無一箇見得人的錢以臣愚見莫若先外從督撫以至州縣以及一差一事凡干係利字者全行揭開進款若干出款若干明白揭出可去者去不可去者不必强去不但使之足用併當使之有餘如此使箇箇人心裏乾淨光明白地然後但去實心辦事方能辦一件是一件不然無論如何變法必是欺上加欺蔽上加蔽今日那箇不是用的　皇

太后　皇上的錢全不知感激正是爲此且變法宜專
宜簡卽如科舉一事　諭旨令以四書五經爲本誠得
其要但在三場恐久而如今日三場對策必至廢弛莫若
仍將四書五經義挪在頭場卽日嚴加去取頭場有何不
可嚴去取　國家造士全爲中材如劉坤一張之洞所議
普通學合今日臣工士子恐無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論
秀才數萬舉人將數千使之盡通烏乎能勢必如　聖
諭所云抄寫洋報而已莫若使之爲專門之學除四書五
經外無論中學外學各通一藝不必强兼專則有功簡則
易能譬如能算學則爲算學人才能製造則爲製造人才

能通　本朝掌故則爲掌故人才能如此便眞有人才可用惟兵事則人人當學無論讀何書兵書須人人皆讀無論中國外國兵法須各通其一今日天下只是無兵無將非文臣知兵不可中興諸名將多起自諸生必使文人箇箇知兵庶可圖轉移　皇太后曰可不是麽外國全講一力字無論怎辦兵不强斷不行又奏中國與外國情形不同且無論大學堂造就人才效驗通天下讀書人斷非大學堂所能容納須令家自爲學即請　飭下政務處趕緊選定書籍明白宣示書籍越簡越好有書可念自不患人不去學再游歷一事請　皇太后　皇上要加

慎重中國事全是壞在漢奸　太后首肯奏曰雖以曾
國藩之孫且入洋籍出洋學生有薙髮者上年又有入富
有票者中國弱外國强人人皆正欲依附外國以保身家
若如所奏翰林非游歷不開坊部署非游歷不外放恐中
國臣子皆爲外國所用矣此弊甚大請　皇太后
皇上千萬慎重若親王出洋卻不妨這些人先心向　國
家且眞有益於聯邦交又奏易名之典本屬　朝廷特恩
非臣下所敢擅請但予謚當首先節臣臣敢冒昧瀆陳請
皇太后　皇上擇死事慘烈者寬以　予謚以風
勵天下我　高宗純皇帝於前朝節臣無論官之大小

且寬以　予謚況此次死事之臣乃　朝廷養士之報總
請多　予幾箇謚　皇太后說至今尚有未查出者對
此次通州男婦死者甚多　太后沉吟未答又奏曰臣
所知者如崇綺之子葆初死節甚慘　太后曰他是全
家殉難又奏前侍郎寶廷之子壽富富壽兄弟同殉難尤
宗室難得又世襲子爵鍾祺乃係從容就義從李秉衡出
京將李秉衡殞畢又赴京殉節　問他是甚官對世襲子
爵又奏王廷相　朝廷卹典本已不薄但再請　加恩予
謚庶以風勵天下又奏停科舉之　旨一下天下士子
皇皇係約臣不深知　皇太后　皇上回京以後但

能開科不妨藉河南貢院鄉會試以固人心　皇太后
日本來是固結人心要緊你說得話都是當辦的事又奏
臣來覲覲　天顏　皇太后萬壽在即仍要到省城
祝　皇太后萬壽　太后顧　皇上令言語未聽
眞　皇上問曰你是奉天人對臣吉林人又　問話未
聽清　太后接著說是問你出來幾年沒回去對臣自
二十一年出來七年沒回去停須臾　皇上說你下去
罷起時腿費力倚門　太后說你經管扶著遂扶而起
又停須臾乃出　太后見腿步費力遂大聲呼曰你們
來人招護著兩太監扶至九卿房當時奏對大概如此至前後次第則有記憶不

清者

十九日偕清弼赴西關謁　周公廟　二程子　邵子祠

二十日遞摺進　內　大雪

十月二十一日

赴省行七十里義井尖偃師縣宿潘令毓岱

二十二日行六十里黑石關尖渡洛鞏縣宿史令宜詠見

早起出偃師東門即望見嵩山山在縣東南詢之土人其高有微峯者便是下有層嶂峯頗削較嵩略低環於西北其平如方台者高與嵩埒土人謂之玉帶其東綿延而起者皆嵩也未知所謂少室者即層嶂略低者否抑綿延而

東者是也相望處約距五十餘里形體莊嚴寬厚已見其概宜生申甫亘佐也匆匆不獲登臨昨聞清弼云惟有漢武帝所封將軍柏尚存大數十圍蔥鬱不凋想是周秦時物又少林寺有達摩像印於石中具體宛然餘古蹟盡湮想山中諸奇勝處當不止此鞏南門即洛口驛當即李密所據倉之地偃鞏山坳多穴室土人呼為窰洞田治農勤偃尤多井灌田可愛

二十三日度老犍坡坡上下五十里　梯田自頂至下處處皆是不辨層數大不盈畝小或數弓幾無隙地物產棉花為大宗時方初冬土人無老少皆授衣無藍縷者其勤

可驗　坡西屬鞏東屬汜水出坡頂下數武即鞏闕其旁高處皆可行亦無險但存其名而已又里許題一橫額曰東有成皐虎牢即汜界矣北望黃河瀰漫近在咫尺　屹山於洛入黃始竟計洛陽偃鞏三縣綿亙幾二百里亦奇岡也屹山有土無石故可耕種

汜水縣尖汜即古成皐有一碑半沒地上題虎牢二字縣城半據山多殘破見胡令金淦　榮陽縣宿見趙令景彬

二十四日宿鄭州

二十五日晚到省晤芍航藹人相持而泣住兵部公所相距甚近朝夕盤桓

二十九日移居南街文昌祠浙江公所

十一月初二日

駕到約三鐘南門外跪迎

初六日金直牧占元送大散丸方幷藥兼呈與額公書述

藥成效

日前有　旨十一月初四日　啟鑾無庸候送

駕初三日同南陽起程

寄藹人交泛則不能盡如人意酬廣則不能悉竭吾誠顏

熟則不能直行已志此道之所由貶而怨之所生也扶植

正人與保全善類分際亦微有不同扶植正人力容有所

未逮若保全善類則隨時可用力宜切加之意爲益亦不小既可以之自處亦可以此導人

芍航語我以京副都統全福之爲人正直嚴廉且窶甚綠毫無所苟於俗習一無所徇爲侍衛時同列非笑之呼爲煮不爛全不顧惟自守其素芍航與至契以其人語葆初葆君一知其爲人卽定意聘其女爲子婦事未諧而葆殉難卽此可覘崇文節之家教而葆君亦不可及也全公號壽先惜聞之晚而未得一見十一月初三日朱仙鎭記

初五日行惟恐其不實言則不可太盡

偶與僕人動火思君子易事章則不願甘居小人矣偶動

計較衣食之念思三戒章則不願顯背君子矣初五日許州記

謹捺守須自一介不取之心始蓋於所易忽而不苟乃能無所於苟故簞食豆羹見於色察其所安也初六日襄城署記

初九日至南陽是日行百二十里

一涉於怨尤便失卻內省之心而無修己之事矣十二日冬至記

朱子與芮國器書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

之所宜憂也稼書錄此段謂節取是學成後事初學不免爲所化愚按此等文字卽以文論亦當學此等文字方可立言自八月二十四日赴洛陽後另記他冊

十七日燈下篤兒言及度日條理用度有餘不足之數因示之曰勤此尙本中之標何謂本中之本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居家不惟有父子兼有君臣主僕亦君臣之義假如僕隸犯上作亂家能過否父子更可知矣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爲政卻說到食粟景公亦能味乎其言者可見食粟之本在此不易營度猶其次也因追念先世孝友勤儉爲之戚然又論及天道之以氣相感

可懼也

事只如此得與不得爲己有不爲己有余判在知道與不知道知道則其味無窮不知道則百姓日用而已於己無干也知言有云同行異情實有內外天淵之別

十八日與孫燮臣同年論及外國醫理燮曰論有形質者外國極其精中國不及若元氣所以生生之理中國所知外國不知也又曰豈惟醫理凡學術治道兵事皆然然彼之所能御皆盡其實而吾中國至精至美之大經大法卻有名而無實又曰邵子有言天下將亂人重言天下將治人重行今日中國只是說話說了即算辦了更無爲之者

矣余曰此孟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之說也今日五穀不但不熟直並不種耳可為慨然

芍航說染字最好其言曰無論朋友子弟道理皆要慢慢染常常染染久自變急切不濟事惜時貴人頗有為善之資惜無好朋友將道理時時染他此頗得杜元凱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之意又曰看開富貴君相無權看開死生神鬼無權又諸弟指兒輩曰錢不可胡要孽是我們做福是他們享錢是他們消受債是我們帶去此數語雖雜於果報之說卻警切動人可存芍天資過人進德日勇經挫彌堅受過至此吾所以深惜之也此段與上段皆沐省所言是日補記

二十五日接十一弟六月來信云吾家百口依然此一年來第一平安語也將此信寄高平令兩弟閱

三十日接高平信

十二月初一日癸巳朔薦

初二日寄高平信

初四日寄藹人信有事俱留稿是日知芍航將到

初六日早遣篤兒迎芍航

精義之學最難然孟子說義處卻都說得至粗至淺如云無欲穿窬無受爾汝乞人不屑皆是孺婦走卒之所能充此一念可與聖哲同功失此便不可爲人皆爲取義者發

只令人保得一箇耻字可見欲求義斷斷自知耻始所謂羞惡之心也義不第從羞惡上見然失卻羞惡則更無義之可言甚矣耻之於人大矣句踐只爲耻爲吳滅故終能沼吳只是做得一耻字足色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當其嘗糞執帚豈不辱甚要其從耻字做出者自不同眞能耻雖爲所不爲亦不妨

今人動欲以文傳試看古人可傳之言不在文而在理如張敬夫無所爲而爲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等一語有功於天下萬世令人有所遵守如此乃眞可傳卽古人似此言語亦不多 一生有數文字

瞽瞍底豫章只舜盡事親一句括盡小弁之怨章只小弁之怨親親一句括盡舜爲天子章只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一語定案此等處非義精仁熟絶不能道出然爲初學孺兒能將此等書爲反覆講解使稍識大義便不至爲忤子悖孫

孟子談王道總說不饑不寒先使人有飯喫今日親民者無要於此

于中丞遺書

日記

後學張朝墉題面

10

悚齋遺書日記卷五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四月望日

一病九閱月近日始能漸漸照常理會事件　是月辛巳

是日丙戌行香後到教吏館

大學平天下章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其時蓋菲食卑宮躬行節儉以率臣下專務以利利民此眞內聖外王之至道也今之洋人與民各專其利並爲民保利非愛民也不如此不能遂其專之之欲也故賤本務而貴商賈凡可以近利者無不爲無復廉恥禮義之是尙斯爲下矣若復踵而學之者但務專利而不顧其民聚斂掊括無所不至

而於民之自謀其生者不惟無以益之從而剝削之無稍
悋惜焉則下之又下矣

十六日丁亥

爲政者不在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朱子
此言眞知亞聖之本領者哉

十七日戊子

十八日己丑

辰刻赴江干跪迎

萬壽恩詔隨至

萬壽宮行拜　闕禮跪聽讀　詔復行賀禮是日自早見

客至申正始罷精神較疲夜臂疼甚

十九日庚寅

夜燈下復鑑兄書云凡事著不得一毫意氣著一毫意氣外見非有初鮮終卽有名無實因公欲奏復鹿洞成規未計及山長監院學長故以此書寄願早圖之

二十日辛卯

早見客　午後改釐金摺稿燈下始畢氣息心凝似近涵養然須中有主宰方是學

二十一日壬辰

早見客一班　晚半天略暇眠甚熟十數日來偶得此甚

適起步東園

唐書郭子儀諫代宗疏云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籍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勢使然近因吐蕃淩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驅以就戰百無一堪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夫東周之地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北至覃矧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懷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

適爲戰塲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不取昔衞文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茍能除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任蘧瑗史魚之直抑豎刁易牙之佞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中興之功旬月可冀願同鑾上都再造家邦維新庶政以奉宗廟陵寢臣雖隕越死無所恨此疏爲當時欲移都洛陽諫止之忠悃篤棐凜凜生氣卽論文字亦訓詞深厚端雅奏議楷模近時惟倭文端有此他人不能及也因閱文仲恭太守悌議覆河南府形勢

圖說錄載此文茲特記出太守亦可謂忠於進言者矣

二十二日癸卯

午後熱甚微雨北魏書載高允因崔浩史事對太武一段其得力全在不願違心苟免一言看似至重而實至約

二十三日甲午

見客兩班飯後拜客

二十四日乙未

見客一班

二十五日丙申

見客兩班

二十六日丁酉

見三班飯後又見客

二十七日戊戌

見客一班午雨聘之來信　夜大雨雷正插秧可喜

二十八日己亥

早中晚皆見客晴篤兒兩次信同到寄電

二十九日庚子

午後弟妹偕念兒到來

三十日辛丑

夜未眠

四月初一日辛丑

見任令彤光果好言事皆實文廟行禮

初二日壬寅

早客一班寫寄聘之申甫藹人信

季垂言熟字最好是極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惟熟則心如印板臨事自不走做病中玩味此語極覺有味今忘之矣

初三日癸卯

未見客　八弟來信　墨岑來信

初四日甲辰

四弟來信

端午乙巳

初六日丙午

初七日丁未

初八日戊申

徇期

初九日己酉

羅羅山先生義利之辨甚嚴得力於孟子其誠切得力於西銘連日看所箸讀孟劄記西銘講義誦其書思其人宜其爲中興傑人也先生謚忠節

初十日庚戌

羅先生之於西銘得力全在程子分立而推理一一言觀其所著圖橫截直劈可見言西銘者皆知理一分殊而不知須分立而推理一之示人切也蓋不知分立無下手功夫不由分立而推理一則工夫不誠切雖首尾一齊俱到而先識分立爲要分立方好下窮理工夫而知明處當由是而推理一乃能克去私勝而反身而誠延平答朱子曰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是朱子得力處亦即先生得力處其釋程子渾然與物同體一段曰愛之雖有差等然無不實心以愛之則又先生推理一而有得之言玩味

此意眞令人透過幾多

十一日辛亥

出門趙幕炳燊惠人到來談刻頃頗是正派節樸一路

叔瀛來信甚痛乃兄仲瀛之亡囘憶十數年前舊雨菊圃

仲瀛兩友皆作古人不覺悽然　八弟來電寫寄聘之申

甫藹人仙蘅各信擬遣晉升進京　知藹愈甚慰

十二日壬子

一事處置未當卽害吾眠固由理生亦心不能定宜力戒

夜雨　關廟祭未親行

一篇文字令人終身受用不盡雖千萬語詮釋不能盡其

意六經而外惟太極西銘兩篇眞與經並壽他不能及也

十三日癸丑

雨　晉升起身

遇事遷就皆自己先有苟且之心在若據理而行是非劈分兩段雖絲毫不容放過何遷就之有

十四日甲寅

羅山解知言節曰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見理不明必至於

是可懼也夫先生窮理功深故言之親切

十五日乙卯

行香連日津電拳教情形甚熾傳聞異詞迄無定計昨晨夷兵千五百籍詞入都令人東望焦急不知所措

十六日丙辰

十七日丁巳

知京津電綫斷洋舸載兵續至大沽京中消息傳聞各異寄電晉升北京兩電俱不見覆

書孟子劄記養氣節卷眉上天地之氣正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本無不正祇爲物欲錮蔽遂失其正果能心無

愧怍心正而氣亦正則此氣卽與天地之正氣滾成一團更非二物天地之氣卽皆人之氣所以能塞乎天地之間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似有此意此理最實不然人以耿然之身而云塞乎天地不近妄乎且如人有正氣發出時天下之物無能當之者雖至千百年後有時爲所觸發感動勃然且不可過後人之氣亦皆其氣何論天地此可驗矣

十八日戊午

先叔父忌日　夜夢　先叔如生時見背已十六年矣

接保津滬各電仍無準信星海來商請　內召鑑翁所見

甚是電鑑翁告知之

十九日己未

津電至知有　廷寄飭裕聶力阻洋兵入都　鑑復電有

聞　詔卽登程之語眞公忠可欽卽日入奏

二十日庚申

知京津電斷前件電北洋求專達

二十一日辛酉

津電亦不得達因改摺情形愈急有洋艦兵擬占大沽礮

臺之說　聞自孝感至襄陽皆旱憂甚

二十二日壬戌

摺由海道驛路五百里兩邊發見十九日　上諭此人內
召事愈不可爲矣
二十三日癸亥
璞奈將舉造抬鎗弁
二十四日甲子
失大沽礮臺信確晤商南皮擬會奏請速剿拳以紓急禍
兩宮憂危日間竟不知何若憂迫無以自安
二十五日乙丑
二十六日丙寅
接派兵入衛　寄諭

二十七日丁卯

是夜大雨接敦勉　寄諭均六百里

二十八日戊辰

雨一日深透連日情形愈急電峴帥奏鑑帥督張陳兩軍北行

二十九日己巳

鑑帥電來北行事定頗心慰　趍晤南皮商遣兵事蘭谷偕孫五哥來趙表孫亦至　襄陽仍旱又焦甚　鑑電來代約劉立生府經原道令雋兒同往視

三十日庚午

晤立生連日東保各電所言不一

六月初一日辛未

接會奏勸拳　諭旨　榮相來電二十九日由保發聞洋兵七千於二十八日由沽登岸赴都情形萬緊憂焦無似

寄　鑑兄函遣篤兒偕蘭谷附輪抵揚州　文叔平信來晉升晚回

初二日壬申

連接三十日廷寄二十八等日　諭旨知此次之變朝廷有不得已之苦衷爲臣子者惟有竭心盡力以期上報國家將來如何收拾誠如　聖諭難預料也　寄鑑翁信接

玉翁信　知黃州雨亦未透可憂

初三日癸酉

鑑電來云是日接　廷寄令　陛見明日午卽起程昨亟有云朝定計而夕就道天下無二公也眞可信鹿滋帥電來亦奉　旨入衛乃滋帥自請也二公皆令人起敬

初四日甲戌

人窮則呼父母今日之役我　皇上泣涕以告　先廟　君憂如此臣當如何　鑑恐篤兒往送不及將亟語約電寄之　滋昨復電告以多備子藥

摺差回十九日由都起程接八弟信藹人兩婿信

初五日

遣摺差偕張國賢復入都探視寄弟信各信子藥不足至可憂定意招營練抬槍劈山礮隊以濟前軍特恐緩不濟急耳　制軍挈銜電奏遣方總兵友升統五營並湖南五營統歸錫清弼方伯總統北上余既不能行吾初志親身入衞而南北兩軍成行尚未有日此事眞令人愧憾

初六日丙子

津電所言不實外無確信

初七日丁丑

函催南皮云若再遲遲其行不但於心不安吾等將受天

下之責矣接鑑電本日由清河進發篤兒由揚回

初八日戊寅

接津督二十七日電望援情形甚亟　桑令來接鑑信電

知錫方伯　寄文叔平電　兩江告示太支

初九日己卯

定意招營北上　接清弼電十二三起程

初十日庚辰

接初八日廷寄二　天津初三電

十一日辛巳

定令候補副將吳清泰赴河南招軍

十二日壬午

巢委電云四軍集津初八日定有惡戰亟盼捷音

十三日癸未

雨

十四日甲申

青林到接八弟前月二十二日信氣象慘不可言眞京城奇刼因 君父事急不復爲自己設想聽天由命而已

鑑電已至郯城

十五日乙酉

接初四日寄各使 上諭詞意委婉見 上苦衷巢委初

十電八日未戰苦連日雨想不早矣亦是好事
廷寄飭兩江於清江設轉運　旨派惲道祖祁松鶴齡中
丞來電商與此意同
十六日丙戌
錫方伯到見其五營官崧周張傅張吳清泰李連元靑林
往信陽招勇初七日　諭旨因京師情形緊急寄英俄日
三國之書復召李某
十七日丁亥
宗社必滅裂此何語而行諸公牘眞無人理者矣可駭可
駭斯人也眞無所不至無忌憚之極矣

十八日戊子

見湖南張道成基同錫方伯北行者人頗穩謹

十九日己丑

一日夜雨深透電詢襄陽

二十日庚寅

前遂溪令李君鍾鈺上海人優貢號平書來見言遂民戰事頗悉得力抬槍發五百里驛奏請鑑帥統各省援軍

二十一日辛卯

昨袁電聶軍門今盛電天津城消息皆不好憂甚但盼不確耳寄南皮兩函一勸停農商課吏一罷張標招謄

二十二日壬辰
夜涼微感冒　連得襄陽電雨透
上海余道電俄覆書云云福建藩電大水奇災求救無以
應之柰何
二十三日癸巳
津陷信確京師震動憂甚不可言
二十四日甲午
二十五日乙未
二十六日丙申
感冒加甚三日始愈　萬壽宮行賀竟未能往連奉二十

一二三　諭旨並電傳遞　美法德國書事局瞬息萬變
同日最後有斷無不戰求和之　諭飭各省嚴備

二十七日丁酉

清弼方伯六鐘啟行未得送此行可敬也

二十八日戊戌

衙期見客　見湖南戊戌庶常許鄧名起樞叔平門生
又湖南拔貢李運祺二人許鄧爲優
邶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古人德性
堅定動容中禮內外交養之功憂患中愈加謹卽此詩可
見

滬傳法電　接二十一日停洋操　諭旨大有關係非細事也

二十九日己亥

倩人至清江探弟來否蓋聞傳言也

廣西主考胡公度侍御孚宸李橘農編修傳元來晤得知五月二十六以前京都確信已不成世界矣

七月初一日庚子

接二十四日六百里　廷寄催各省妥籌轉運

初二日辛丑

山東電傳再致俄國書詞意甚正

十一日庚戌

一病十日腹瀉服吳萸黃連未愈服胃苓湯見效昨日寄四弟信因接藹人信知八弟赴晉也　惲道祖祈燕電云陶城阜至臨清一段運道須設法浙藩靑電江山常山開化等縣失守衢郡叛殺縣官全家洋人八九問縣官吳素講洋務庇洋人太甚被害或以此不可不知

靜中思非禮勿動一語俱盡爲四勿之尤要自人生而靜以下皆動感物而生念動之微也身動之著也日用循生不出此二者程子動箴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力行守之於爲工夫切要悉備乎此　前初五日友傳電知鑑公

初一到都幫辦武衛節制援軍連日　電旨曉諭各領事設法送出各使臣開諭教民總未停戰事想見　聖謨操縱得宜二十日所發六百里二十八日到摺留中黏發還愼密可學

人爲事所窘無爲掩覆羞惱此正好矜言改過者磨礪收斂之進階充之不勝用也

十二日辛亥

湖南主考馮伯巖恩琨劉幼樵嘉琛編修來見詢知都中五月二十五以前情形

十三日壬子

摺差回接藹人申甫雅臣信知六月二十五以前情形得
聞八弟出京確期十婿偕女赴奉藹人兄弟臨難不避申
甫父子侍疾無違皆可敬可嘉京城負浩刼也噫
十四日癸丑
巳刻立秋天晴
十五日甲寅
初愈避風拜廟未往　家祭
有其善喪厥善一事處置偶當未忘於心屢形於言何自
小至是
十六日乙卯

先君棄養忽忽三十六年矣嗟予小子何以無忝所生也

先二叔父嘗舉記言以示余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其時不知叔言之重且長也

連日聞十二日北倉失裕制軍死之（或云陣亡 或云自盡）總之無虧大節是日師退楊村越日又退蔡村　山東電旋傳十五日河西務官軍被洋兵衝散　鑑師受重傷驚極但盼其不死又夷據安定

十八日

俄英美據通州日分夷兵擾西南諸電紛如心緒瞀亂不可言喻昨夜接電六紙

二十一日

晚夷兵入都　慈聖駕十六日由草地幸五臺或云聖駕尚未動　東撫得見十九日　硃批或云已行然賊犯京師乘輿驚震無疑矣北望涕零負罪負罪　鑑公十六日已隕矣公之忠烈炳如日星志決身殲於茲無愧惟人之云亡大事去矣環顧諸烈無復能似此者矣悔不當請　公統援軍爲　國家留此支木也痛何如之二十五日記十七日以來事

二十六日

接盛電保定楊運司傳　兩宮十九由易州赴晉又濟

南電保定電清江電或云二十三　兩宮離都或云十七

太后西幸　上未遷聞之憂甚兼傳某相被逮云云

二十七日

無電愈令人焦急

二十八日

山東撫電京函十九日　兩宮仍在京有一定不走之說眞憂焦無以爲似怕極

二十九日

清江轉滋帥電云十六　車駕由昌平西幸保定藩電又

云二十一日　鑾輿西幸並不言何路至是前此電俱
不敢信憂極灼極

三十日

東撫電傳二十一日逃出京員京外遇閹人云早五點
兩宮出西直門上萬壽山端從榮由平則門追扈想由北
路西行似微可信然仍未敢信也又電云　慈聖携大
阿哥西幸餘不詳知急盼眞信不得罔知所措

八月初一日庚午

巳刻西安端護撫電三十日接太原護撫李沁電大同縣
禀　皇太后　皇上聖駕二十三日駐懷來二十四

日駐雞鳴驛二十七日至陽高題目曰萬萬急數日來此電爲確

兩宮安穩叩地謝天實薄海臣民之幸　祖宗天地之靈

初六日

端電扈蹕端莊慶肅四王澤溥定三公倫肅二貝子剛趙及某侍郎　保定藩電有軍機字寄　上諭朕暫奉慈輿巡幸山西著通知又未錄全　諭又扈蹕有禮無肅某又易爲王

初八日

端電如前知某侍郎爲英又電告乞籌購銀米盛電東京

李使電有朝官十五人初一與各使通函初五請敬尙書派人守護禁城此電最可憤恨令人切齒欲碎自是日令門首停鼓吹三日

初九日

前兩日接初三保電有崇公前宵自經之語悼惋實深而昨日師程初五保電有　過陽高派榮徐兩相暨崇公會合肥議款語冀前電不確也至是接師程初四電明言自經於蓮池無疑矣吾惟以大節信公與李公於平日今果不負二公誠無愧矣如國事何

閱菊圃行述追思良友之無所苟愧不能及也叔平爲我

寄來

接文叔瀛初一來信語語眞切有觸余心

鑑公崇公之大節由於能有所不爲菊圃近之

德州電又云廷寄派慶邸榮徐馳赴保候某相會商和議

未知孰確

初十日己卯

先是初三接雍醼電並挈榮崇二公名屬餉解山陝　駐蹕之所而陝江電則云　幸晉初六可　駐蹕遇電又云不日　西幸陝糧餉兩缺　幸晉　幸陝亟盼確音至是

接東撫電傳七月二十六日　上諭我朝以忠厚開基二

百數十年厚澤深仁淪浹宇內薄海臣民各有尊君親上
効死勿二之義是以盪平逆亂海宇乂安皆賴我　列
祖　列宗文謨武烈邁越前古亦以累朝親賢夾輔用能
宏濟艱難迨道光咸豐以後漸滋外患然
廟謨默運卒能轉危爲安朕以冲齡入承大統仰荷
聖母皇太后懿訓於　祖宗家法恭儉仁恤諸大端未敢
稍有緬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見共聞不謂近日衅起團教
不和變生倉猝竟至震驚九廟　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
罪實甚然禍亂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
國之忱無泄沓相安之習何至一朝敗壞若此爾文武大

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至此其將何以爲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尙何所施其責備耶朕爲天下之主不能爲民捍患卽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敬念

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違孝養是以恭奉　鑾輿暫行

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來　慈躬安健無恙尙可爲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責無旁貸其部院堂司各官著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務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力固疆圉前據劉坤一張之洞等奏沿

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護今仍應議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齊苟無聚眾作亂情形即屬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體撫綏毋得歧視要之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 祖宗養士之恩深維君辱臣死之義臥薪嘗膽勿託空言一切用人行政籌餉練兵在在出以精心視國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貽誤公家毋專己而輕排羣議滌慮洗心匡予不逮朕躬不德庶幾不遠而復天心之悔禍可期矣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敬讀之下不覺涕泗橫流我 皇上引咎責躬痛切至此臣子其何地自容乎

十一日

復叔平學使函　一月不雨是晚雨

十二日

夜又雨漸透直藩電傳七月二十八求直言

上諭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自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諸一旦是知禍患潛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及覺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毋隱當此創鉅痛深之後如猶惡聞讜論喜近諂諛朕雖薄德自問尚不至此設平

日未懷忠悃臨時漫摭浮詞甚或假公濟私巧爲嘗試則爾諸臣之負朕實深苟具天良不應有此所冀內外臣工各矢忠忱共支危局庶幾集思廣益用以捄弊扶衰朕實惓惓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十三日

鍚方伯方副將由直來信兵駐防正定知　鑑公實歿於

十七日在通州南關　方副將在邯鄲道晤其大世兄可亭云鏖戰三日實由教民奸細吾兵觀望所致非盡勢力之不敵可恨可恨　鑑公忠櫬已歸安陽清弼路迎哭之

閱此不覺大慟

十四日十五日甲申

南皮付閱京滬各電四紙時局萬難措置敵以請　回鑾而後開議要我此最虎狠毒計聞某相已以此請而是日東電述榮相函亦有否則期於必亡而後已之語是眞不可爲矣令人太息痛恨神憤氣湧

十六日

黔撫過境皇華館辰刻恭詣請　聖安

師程電慶亦派爲全權有　旨催李北上各國函致某相回京詣其少公子請轉達焉

寄李可亭世兄唁函書罷自讀揮淚

十七日

祭　武廟寅正行禮

十八日

接文叔瀛初八日來函並寄南皮函大聲疾呼忠憤惻人事雖未能行足以藥我矣

十九日

師程電慶邸初八日抵都十一開議有萬不能允者一款未知其詳云　陳太令介堂正源入署幫理一切

二十日己丑

覆叔瀛函　夜間電知十七日午刻　聖駕抵太原

兩宮俱安　復電來十日　諭李劉張三人廷寄有不惟
安危繫之抑且存亡繫之之言眞可痛哭矣　又保電徐
相國與公子晉屬王祭酒與妾媳同殉節眞堪敬痛
二十一日
有十七日　旨催李速進京　閱濤獻日記問學錄
二十二日
雲南主考正吳編修炳緯浙江人乙未號經才副伍編修
銓萃號叔葆繞道至此來晤爲請假
問星海以後先務何爲要曰此番馬提督玉琨戰稱最勇
即與通信求其將又曰直隸練軍戰亦力當函廷方伯雍

訪之余曰是極日前季垂有言此後能官苦於民方足振發人心能如此必有濟此兩言皆有用星得辦事之要季得動心之要季言尤有力也

星海又曰忍辱又不忘辱余曰此語極好惟不忘辱方算忍要告曉生

蘭谷因我望人太過一日箴我曰用人但當用其所長若責望以所不能到反併彼之長處亦失之矣季垂深然之此恰合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

稼書先生日記前數冊以謹言爲戒者不啻數四茲摘其尤要士君子出言當一言當百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

取悔中庸云有餘不敢盡夫有餘之言非有悖於理也特有餘耳然君子且不敢盡視詩人所言斯言之玷者又加深矣　又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簿在我無心之言或偶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　又曰見語言酸者罕有不逢天譴有實指之人省未錄二十前見人能言者嘗自恥不如今思之正賴其不如也觀此數條可見省身當以謹言為入手第一義

二十三日

陝電傳二十日將來　駐蹕西安飭護撫預修之　諭並勗以崇儉有此　上諭可杜敵人　回京始開議之要挾

矣　又念三省恐不可保憂心如焚有不勝怨悔者

稼書先生日記首卷記運河甚悉有三要地曰臨清曰濟甯曰清口而濟甯所記尤詳載順治時雲間顧大申祀五中丞之文最後爲京口呂城奔牛三牐可備考

李菊圃守惠時盜囚有罪不致死而繫獄者欲令改善而釋之必令囚朔望向家拜其父母問之曰汝思父母乎囚泣曰諾又曰汝爲盜時亦思父母乎囚默不能對每間數日必臨視囚遂問之曰汝以爲吾來視汝必謂吾恐禁卒陵虐爾乎囚曰然曰非也汝自爲盜必謂正人不肯與汝往來汝遂無復向善之望吾今正爲與汝等往來耳苟爲

善何棄之有此兩條前一意予可勉及後一條予不能如此深至服其篤實過人及
閱淸獻記中載趙漸齋乘轎觸一秀才被罵漸齋謝過不
已得竟後數日罵者犯人命漸齋悔曰我累之矣使稍與
較當自戢不至此先生判曰蓋惟知含怨猶非盛德事盛
德者須和顏至誠以教誨之註云吉翁有感而言與菊圃事雖不相
類而誠意則同
居官要虛心又要耳根硬二者兼之最難淸獻記葉星期語下三
字尤余所短當力勉之季垂曰耳根硬只爲能揀擇耳良是

二十四日

李鏡臣世兄寄篤兒信　鑑兄實終於十八日傷由刺仰

葯自盡昔年余題王年伯訣命書有言打破富貴後惟有死生耳然進而愈難矣以爲得之卽今看來猶是打成兩橛　鑑公當危迫之際奔命北行誓以必死於己應有之公費三千金付之委員而不顧不知有此等事者惟有心中純一乾淨故能如此此等心情同於諸葛忠武宜其當大節視死如歸蓋眞能打破富貴貧賤便能不離於造次顚沛非二事也他人之所謂打破不免牽挂沾黏　鑑翁無之奉　命巡視長江本有職守不行誰爲公責且臨訣之日必有以留有用之身以待異日進者　公毅然決然有可解免而苟避　鑑公亦無是卽此兩事　公之光明

忠篤有非人所能及者所以能踐其求一得所之言而無愧也聞　公赴敵之日短衣徒步攜某鎭直前烈矣併記於此

寄錫清弼方伯松鶴齡中丞手函囑造抬槍

二十五日

遣陳介堂大令一日兩次閱營操自本日爲始

諸葛公爲宰相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即此言思之其儉嗇必有迥異尋常者今日欲自苦當先學此等處

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想此時公必極諫諫不聽則止不復諫故有是歎宜思値此等事當如何

季垂謂國家設官有大臣有小臣正爲此小臣以言被斥容可大臣如是則傷國體此說亦好

二十六日

正富有票匪於法有一名制軍已批吾欲再加詳令縣往商此刑幕詳愼之力也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陝撫端電端王入樞廷又云有　旨調固原提督鄧增馬安良隨扈王大臣多主戰　上有戰意　幸陝未果

上海道放程雨亭余晉三升贛臬此皆非以賄成是好事

二十九日

保定電　命護督躬代祭　鑑帥崇公特恩也　又傳各
國聽德使索肇禍之人　接兩弟高平來信八弟平安抵
高

三十日

驛遞發摺　接叔瀛信由浙江知府喻庶三兆蕃帶來喻
江西人己丑庶常見談片時叔瀛稱其學頗正初見未得
深叩也

閱五月家信不覺萬感俱生　鑑公褒忠之典及長子長
孫孫名學富

閏八月初一日庚子

胡敬菴來 是日得見初次 褒卹 崇公 鑑公之
旨極爲隆重深合人心之公
初二日
至學院衙門會考優貢與督院同往時諸生已先在至則
先入花廳客座司道同侍坐茶點畢升堂督中余東學院
西府縣教官叅堂後各用一冊點名退座復入學院以題
紙出示余二人送上轎散後始封門出題 本日始發月
摺
初三日
錫方伯來信云湘鄂軍始榮相令駐正定旋又令守固關

繼而奉　旨護蹕旋晉撫奏監運於覃懷迄今未定所往

初四日

德州電各國請　回鑾有不允則以兵迎之語眞脇迫極矣惟旣稱密計何以得知　昨日程雨亭來見由淸浦來稼書先生有一貫章文載於日記乃被薦後入都途中作也大意以忠恕爲學者之下學到得純熟便是一貫於曾子指點門人之意豁然緣門人不知一貫卻知忠恕講得最明晰祛我數十年之疑

文叔瀛前此致南皮信云竊聞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又云率天下勤王非人微望輕者所能爲固知此舉

非閣下不能旣非閣下不能便是責無旁貸　又曰君父之大難朝廷之大辱天下之大變中國之大恥夷狄之禍至於此極臣子何以爲生而今南北判若兩家從古所未有也　又曰不患衆之不從只恐我之不斷詞無激烈而意卻咄咄逼人事雖未能行此意可一日忘哉

潘左階日前來信所言乘此務將傳教一事有碍於交涉保護無事一層萬無做到之理或假通商口岸商言作證或據紳儒公稟爲言總要使彼教士知中土聖人之道並無命如許門徒遠涉重洋强人服習之事況事出勉强豈能長久與其自卑其道强人服習屢受焚殺慘毒何如高

尙其教聽人就彼學習禾亭太平樂歲　又寄來上崇公書稿皆此意也

初政不宜驟用寬淸獻述其友錢爾載言

初九日補記

有人送曹艮甫曇雲閣詩集末吟匏隨筆錄其數條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見宋鄭庠古韻不余向有送孫蘭卿師詩三首先韻兼用刪元屢欲改易今見此知尙可通用也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見顏氏家訓今作外姑之稱非是女稱千金二字見南史謝朏傳父莊撫其背曰此吾家千金當屬男子　蔬讀曰稰粒也禮稻曰嘉蔬陸氏釋文引莊子註鼠壤有餘蔬曹名楙堅陳臯

鄂中咸豐三年殉節今已無言及者錄者原書發還　初二　上諭端開去一切差停俸莊怡王澤瀾瀅公奪爵剛趙交議英嚴議又　諭鹿入政府錫升晉撫

初六日

岑電岑升陝撫有和局大難大局危甚語　又同日錫電聖駕初八西巡

初八日

德州電各國允停戰惟德候統將來再議竊謂諸臣誠罪有應得但不可出於迫脅岑語或為此也　初七日接到劉經歷立生信述鑑公戰殉事甚詳目睹也鑑公　召對

大意和而有中國則可和和而無中國則和不如戰萬一仗　天地　祖宗之靈戰而能有中國亦未可知痛哉言乎無以易此矣壽梅峯晉芍航開缺聽查辦此　朝廷不得已之爲忿藹人不置信不能達亦不知現在何處　霸州匪熾兵將圍勦邊家兩世兄未知如何懸惦之至本日託李彥琦寄劉函　寄可亭幃聯銀並信

十二日補記

岡電云初八日德兵萬人印度兵六千由南運河分路一赴保定一赴德州而師程由保初九日來電猶不知之何也

陸先生云葉訒菴請帖雖云五簋實則倍之魏則眞用五簋酒卮皆窰器儉樸之風可師也魏謂環極先生爲昇平大臣自奉招客乃如此今當何如

十四日

日前見傳電鹿公奏王梅岑編修廷相殉節優卹梅岑爲鑑公所識屢薦之遂與鑑公同殉其子舉人殉其父遇救得生

朝廷賞主事夫朋友之誼且以身報向使梅岑早見用其效必不止此此朱子所以致慨於張睢陽顏平原也

日記云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視今日眞天淵矣

又云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爾雅婦稱夫之兄爲兄公玉篇妐音鍾夫兄也

未悉人言而輙伸已意此學者通病卻在未悉輙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　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此二條日記錄尤西川語

先生云同行有驟病且垂斃者掌鞭不知痛捶之驟卽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上五條錄日記此語令人心動

十五日甲寅

月餘不雨十三日夜雨至是日午後始止雨深透惜少晚

十六日

季垂云沈文肅有言心細便是才大此語有見

矯枉過正乃是賢者之貳過若常人則豈徒順之又從而

爲之辭耳國初視明季已天淵如今日之嗜利罔恥令國

初人見之又當謂何如也眞可駭歎補十四所錄前二條下

十七日

日記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死彼中無主必有

一番擾亂我惟當沈幾處靜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

皆以孟嘗君爲親己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

主持致滋仇怨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亦不强為
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朝廷無成心但爾衆所推
服能效順者立之　又一條載姚大司寇在部（未詳其名）遇大
獄意與滿人不合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曰公等所論甚
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仍未出議論固問然
後徐發己之所見滿人多服之此可為處異己之法（按此兩條處事待人固貴至誠然疾徐緩有次第江陵之可議處在任術姚公之得力在緩以持之耳宜參看）
某言朝廷喜察邇言先生謂邇言不過是淺近之言非左
右近習晻昧之言之謂人主聽言當於光明正大中擇其
可否不然則讒說殄行借我之察以進矣按此條正好與

子張問明忝看此是善言將有所用之彼是明察使之不行此謂大聖與人同彼爲好高者戒其疏忽同是智者之事義各有當兩層功夫皆不可少𨗳字講得最好

十九日

季垂云奸邪之人於上憲議事往往留其著意之事於最後言之且出之以輕淡口角若有意無意之間每每見允是蓋乘上司所忽其用意最黠查來實有如此一般人竊謂

忽怠兩病皆有兼何其言已順時

西安電季垂放襄陽守定當不負甚慰

戌刻侯馬來電本日有調補河南

恩命自維病後精力漸衰又耳聾未愈豫地事繁任重深
滋惶恐
二十三日
軍機傳　電旨飭即赴任勿稍延緩
二十五日
具摺謝　恩趕緊料理先定初二日起程未齊備初七日
交卸初八日丙子申刻出署　皇華館見客過江已上燈
矣借居江漸公所前數日即感風是日渡江又作渴熱留
五日服藥微瘥旱路仍恐不支因改舟行襄河心甚焦急
無如何也初七日寄玉兄信十四日壬午開行十三日左

階遣僕孫順來持信寄物太厚覆左階信約後勿然其信有見可存同行爲鄧季垂俞壽田王蘭谷蕭雨耕帶衙隊隨行三十里多羅口宿

十五日癸未

八十里王家塘宿

十六日

午後六十里至漢川因小輪不能前行且待後船遂宿於此延田君宗漢即此地人軍營保同知官號雲槎來診云風邪挾痰飲爲患頗對證方用桂苓半夏草只壳玉竹薑棗　松馨山屢勸我招致彭編修青藜

十七日

早篤兒偕馨山諸君同鄂行七十五里楓樹嘴宿仍漢川屬

十八日

行百五里仙桃鎮宿沔陽屬　沈雲甫言黃邦俊帶兵有約束蘭谷晤陶大令懋恭言壽梅峯死事之烈吞金不死命其僕以槍擊之仍不死復令當胸擊之乃斃命時諸從者皆散惟程雪樓獨不去又言都護鳳集庭翔亦當腹受傷而亡歿於戰云

十九日

行九十五里溪瀼口宿

阻風日晡開船行十里至岳口已更餘晤崧制軍錫侯備言 兩宮蒙塵之苦及京師七月二十二日以前事天門令梁葆仁來見是爽實一路梁亟言其同鄉夏震武伯定之爲人稱其壁立千仞夏甲戌進士工部主事杭州富陽人 又言曾傳漳可

二十日

二十一日

行八十里黃家塘宿潛江屬 是日始看書 李令增榮來見

二十二日

行七十五里多寶灣宿京山屬　李直牧紹遠偕州同縣丞同見荊門州同駐沙洋京山縣丞即駐此

二十三日

行三十里阻風駐沙洋上里許

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意有謂師之時或不得已而雜用小人也季垂云昇平時貪詐或猶可馭呼吸之際小人斷不可與共事此意甚是尤補前人所未備

陸記云悟得天下道理只是一箇旋相爲宫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此即邵子終日不出此圖之意然非熟

不能

二十四日

行二十里阻風泊遙灣　安陸同知林宴春來見

二十五日　行六十里駐劉家灣

二十六日

行九十五里安陸府宿其實距府城尚七里史守書青鍾祥徐令嘉禾船鳌麟令瑞來見史年六十九尚未衰徐亦平平

二十七日

行百五里陸官塘宿豫文武巡捕來接見並携來兵冊官

冊地圖

二十八日

行八十五里磨沙灘宿是日過流水溝幸得風是溝形曲水漫沙壅無正流無縴路不遇風往往兩三天不得渡宜城縣屬

稼書有言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教惟恐其好名前一層淺以兩人之賢否言後一說深以一心之公私言又云辨學術異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此眞從本原上判斷無躲閃

二十九日

行四十五里閔家店宿距宜城十五里薛令炳善王總兵得勝來見王曾任河州實缺被議者舉動俗派恐非良材

三十日

阻風天陰有雪意自安陸以來皆嫌旱能雪尤佳遲一日行小事耳

夫子說箇下學先說不怨天尤人蓋怨天尤人最有妨於下學日用間事最易生怨天尤人之念不察知不自覺耳思此爽然晚雨未雪　接河南藩電知裕撫院惡耗行遲甚焦急無如何南漳謝令燈下見

十月初一日己亥

行五十里劉家集下五里宿　襄陽道府縣來船上見陸記云宋崑友論人不知而不慍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先生講克己二字有云己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己按此兩條皆推闡盡致為前人所未道因憶數年前偶思克己二字己字當活看如對人而言己己也匪人而言有時人亦己也如對妻子妻子人也己己

也對一家言室外人也妻子己也對鄉里而言一家己也推之無往不然凡涉於私者皆己也故克字要隨處用力因讀兩先生之言附記於此

朱子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筦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此等語非朱子眞體得如何能說得如此周備無滲漏眞精極宜先生極佩而屢舉之

初二日

早雨不能行午後開船行四十里宿東津灣又接豫藩臬催函馬麗生張叔田各信

初三日

午刻至樊城道府縣提督及各官均來見倩帖答拜

初四日

早起程三十里葉家店茶尖　三十里呂堰驛宿

初五日

三十里新店鋪三十里新野縣宿　南陽傅守鳳颺鄧州游繫雙魁新野錢令繩祖均見　夜間篤兒電來二十九添一孫女

宗社阽危　兩宮播遷官民塗炭思京城及家鄉殘殺死亡不忍一想其存者此時雖欲求食狗彘之餘而不可得吾猶在此循常溫飽相去亦不啻天淵若復肥甘珍羞飲

食若流非只物力當惜思之實不能下咽也善窮理者莫若就已讀過之書已思索之理入頭若有所見其入必深若新見之書雖有所見其入亦淺且勞聖人云温故而知新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眞用功要法也

初六日

三十里駱莊尖三十里瓦店宿接二十 廷寄撥米萬石與董軍發四百里函知藩糧道三十里林水驛宿接鄭帥由鄂初四日來電當覆電並覆函

初七日

行三十里屯尖三十里南陽府宿見鎮尹嘉賓朱道壽鏞
七廳州縣知淅川老河口至荊紫關二百餘里水涸甚船
少運阻囑道府廳切籌速辦

初八日

行三十里新店尖博望驛三十里宿　見賒旗店釐委桑
守寶

初九日

行三十里趙河尖　裕州屬又三十里裕州宿代理楊令
備超中軍玉壽奉印到來同見又見牛牧棠此地人曾湖
北舊屬

初十日

黎明率各官行　慶賀禮於書院遂卽辰刻在此接印時七點鐘當打坐尖行三十里至扳到井又三十里保安驛宿葉縣屬

十一日

行三十里舊縣尖舊縣城額題曰古昆陽想卽其地故是處間多光武廟又三十里葉縣宿見余令鉞魯山苗令夔舞陽熊令澤薌接初四日延寄篤兒來信星海信雪丞均之電

十二日

二十里汝墳驛尖又四十里襄城縣宿見孔令繁潔代理

郟縣夏令聯鈺郟縣呂令相會寶豐洪令之霖收詞委員
韓令厚瀛都司龔弁從岱徐州人六十餘
十三日
四十五里潁橋尖又四十五里許州宿見何守雲蔚廖直
牧溥明釐委金令昆汾州差委王令肇棠張令繼善許令
正圖又周令文楨此人似有不平又同鄉蕭令恩普
十四日
三十五里小召尖四十五里朱曲宿洧川屬見張守承綸
傅守櫄二員到南陽辦教案署禹州徐牧佐垚浙江舉人
言有條理似能代理洧川吳令文坦拔貢縣距此十五里

十五日

行四十五里尉氏縣尖見鄢令邦瑞又四十五里朱仙鎮宿見同知葉丞世椿是日天寒甚北風陰而未雨愈形旱狀

十六日

四十五里申初至省南門外官廳與各官相見寓江蘇會館

十八日

新任江蘇學政李蔭墀侍郎殿林來晤人頗質實

十九日

出門拜客晚接兩弟高平來信平安

二十日　福建學政檀道生祭酒璣來晤

二十二三兩日

謁　廟香五處　文廟　關廟　文昌　城隍　金龍四大王也

二十四日壬戌

令府縣設壇祈雪新任學台林貽書編修開暮至出城迎候

二十六日

閣孫佩蘭送來孟志編略本於　國朝孟衍泰增修明呂

元善三遷志而修飾之孫明復小集則本於徐清惠公泰安魯兩先生合集刻唐陸德明孝經鄭註附音乃佩南之弟葆誠所編次宋江楊杜譔春秋會義十二本二十六卷此書與小集皆出自永樂大典朱桂卿所送王氏慤孝錄孝子繼穀名禱父病未愈母病以身代赴水死亦奇孝也顧禹溪所送大梁書院書目多未見亦可存

二十七日

陳世兄蘇生檢討曾佐來見小舫先生孫也王季橋錫蕃亦來晤褫官後現長信陵書院人頗輕　藹人信到

女兒云見體驗著人淨長好心眼便是要交好運語至淺

俚然可以勸人爲善故記之

二十八日

復閱孟志編略得一二事一註孟數十家姓氏

行軍務支帳棚免擾民吾夙持此議昨得文仲恭錄答陝撫稟載戚南塘鍊兵實紀卷六行營第十六條到駐宿處官兵先在外放礮鳴鑼坐地歇息各營派出隊總執旗進城村亦當然尋應住處所插旗於門首出城回報然後主將傳鼓抬營入大小將領分隨旗總至應歇處街市露坐待客軍都到門首排隊立定聽主將放礮傳鑼各門始進入門安歇大小將領俟各軍進方入主將俟各將領皆入方入

違者兵捆打將亦違令論罪此段大有用處如城鎮可住民房如小村莊則仍住帳棚既兩便帳棚偶一用之兵亦可節勞

三十日

寄李鏡臣信約之來

十年前亡友寶竹坡以未發質余曰常人無未發乎余曰朱子有言常人未發時昏憒不得謂之未發寶又曰既思既是已發然則不著意便昏憒著意便是既思將奈何余應之曰程子有言只是絛之而已寶又曰絛亦是著力余未有以應今閱稼書三魚堂賸言有念臺學言見其論升

流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又乘間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但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是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此條極精令人有著力處示人界限分明恨不得起亡友而證之

十一月初一日冬至己巳卯正詣
萬壽宮行禮兼周閱　宮旁大梁書院規度　駐蹕之所
初三日　司道祈雪設壇
初五日
雨約二寸許　季垂晚赴營明日回鄂殊拳拳
初六日
巳刻搬入署自巳正雪至亥刻止約得七八寸餘數月來
懽此稍慰因口占七絕五律各一述懷一路依依盼麥肥
誠祈愧未格希微上天今許同雲布生怕祥霙又住霏
猶散將豐兆　天心有轉移艱難　宸慮遠霑足　聖慈

怙敵國驕應戢吳窮眷在茲長安勞轉粟祇爲小民咨

初七日

接三婿仁熙信知無恙　篤兒由鄂來信　摺差同接藹人各信

十一日

銘念兩姪偕李婿廷軫來因人誤傳吾病瘡兩弟特遣省視也

十六日

記日前以是集義所生兩句命題試游梁書院佳作殊少惟王晉侯卷開講養氣者無氣之見存者也最有體會因

置第一是題與論語先難後獲正好參看取字即與獲字同病襲本襲衣之襲掩襲之義不必是作僞但即以是取必於氣譬如衣單衫者欲與衣狐貉之人同一禦寒豈可得乎集義正是勿忘義襲正戒勿助並包得下文在內

丁中丞遺書

日記

後學張朝墉題面

悚齋遺書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正月初二日

不閱公事寫寄鑑堂親家申甫親家藹人各信鑑翁五世兄名政均號可亭十世兄名政涵號鏡臣其子姪孫名號另有一單在本頁內存張倅廷鑾號萩田

初三日

夜夢著慈　母親生氣跪著央求大哭而醒早起回思此境豈可復淂哉

先叔通政公争三海魁尙書目工摺在庚午抑或已巳劾西陵大臣伐陵樹則在庚午冬二摺宜託人查出

浙藩龍仁陔來信招商集股於杭嘉湖紹設繅絲烘繭局以收繭捐於杭紹甯設紡紗軋花廠以收花捐謂皆穀帥乘日人未來爭勝先著洋務至今日本原已非所急圖小補者惟有省工費賤售值厚民利庶可少濟收捐之議實驅民外向而云爭勝先著殊不可解或言者未詳其意也」鑑翁魄力正大其云某某者必不可使居內再令壞事吾常思乘間必去之可謂謀　國之深得大臣之用心今督撫只圖自了似此忠識曾無幾人

閒暇出於精勤安適出於祗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此四語極好似新吾先生語

上元縣知縣陳謨福建舉人與陸元鼎齊名揀選知縣羅正鈞湖南舉人服膺正學尤用心於歷朝兵事有古烈士風候選教職袁衎江蘇舉人究心兵政利病持重靜凝不自表襮非高談時務虛憍氣矜者比擴充之當為文武兼資之器以上三人廖中丞所保節其考語錄以備考又稱袁衎於泰西各國之書亦博覽得其要領

正月二十八日

為治莫善於因事半而功倍因非一端因其機因其時因其所便因其所願因其所不能不為皆是也五美莫大於民所利故美莫大於因

御胥吏要起其敬懼之心昔人云不次之賞不測之威吾謂尤貴有不料之事如日行之件彼能料吾所爲於日行件中發其所不意而彼悚然矣

學生惟謹愼方能長進其他點檢皆不濟事

淺踈之失全在易言欲求深沈須自言語簡緩始

朱子曰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遠眞可以爲法 陳定宇謂言語要簡而當從容而分明亦好

外侮之來固不可爭然亦當徵示以意在已既無爭勝之失其人亦可自悟免再施於他人與人尋常無關緊要言語切不可輕口附和旣啟人易已之心且自貽輕於嚬笑

之悔矣
遇人之善固貴於樂道然獎許太易亦令人以善自足而不復思勉轉成口頭春風矣獎許不足貴矣
檢點一日中多在克伐怨欲境界上爭執眞不足道也
有一委員因飭交短釐錢未竟而故心甚憐之然立法伊始不能爲一人而寬吾所無如何也
薛文清曰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幷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路而世無可用之才眞君子之用心推之即大舜與人爲善之意
即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此與宋仁宗不詈人以死意同

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余在軍營蘭谷即以此意勸我忘其爲某公之言今見之

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且甚無取乎黠桀吾輩居家居官皆簡靜守理不爲暗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所用者不過趨蹌灑埽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耡圃之僕乃可爲實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

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譌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某客之直何公之勇皆可敬法余少年好早寢先君與叔父戒之不能改今猶未能悉除此習愧古人多矣以上四條張文瑞聰訓齋語

讀朱榮笙答問諸生說義利辦從未見有如此之眞切著明者天奪之去惜哉榮笙名以炘一新浙江義烏人同鄉姚惺圃本房生出榜後惺圃即稱其有異才果信書乃星海所贈

夜不能眠及眠而多夢皆是夜氣不足以存須於平旦所

爲愼之以上十四條係二月記未載日期

二月三十日

發家信與寄四弟信

穀雨日跋朱榮笙侍御義利說

此義烏朱榮笙侍御答學者語也體勘眞切能令人當下有省侍御文章節氣爲時所重而豈知其用力於心術隱微之間者乃如此學者誠以是反而求之必將有忸怩愧沮而不能自已者夫爲己爲人之辨本是下學立心劈頭入手第一關鍵至乎其極精義之學亦不外是此處立根不定萬事皆無可商要其平日工夫愚以爲莫切於眞文

忠崇敬畏戒逸欲兩言蓋利心未有不由逸欲始者亦未有心無所敬畏而不流爲逸欲者獨是言之則易爲之甚難因錄朱侍御語願與諸生共證而互勉之

甘肅提督董公福祥遵查營官王正埜疏云抑更有請者竊謂罪莫大於喪師失律弊莫深於冒功邀賞軍營之弊自昔爲然或諱敗飾勝或以少報多或缺額蝕餉或養寇營私種種弊端全在帶兵者之公忠體國悉心釐剔甘省軍政之壞至今而極論兵則百十營糜餉則數百萬至於臨陣一則曰賊衆再則曰兵單其報勝仗一則曰殺賊數千再則曰斃賊無數誠如是也賊當聚殲何至地方糜爛

動衆興師致勞我　皇上宵肝之廑哉以奴才愚見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欲求勝兵先嚴空籍欲示激勸先明賞罰雖積習誠難驟更而軍律亟宜整飭幸賴邇言必察　乾綱獨斷賞必當功罰不宥罪庶積弊漸革威稜遠懾不惟小醜跳梁指日盪除卽荒裔亦必賓服不致再啟戎心　董公名將讀此奏益信忠廉罕其比也其概乎言之者皆他人所不肯言豈廑爲甘肅一省哉忠愛憂歎令人三復慨然

三月二十九日

接家信　星海來信由周縣丞玉菴麟帶來玉菴浙江山

陰人議論謹實

三月三十日

發四弟信

四月初五日

寄三號家信

勤慎二字不但爲居官理事之要亦養心之妙法蓋一事到前何時未了何時心中牽挂隨到隨辦當下似忙了後心中却閒此勤之效也遇事了草辦去或未穩愜轉滋事後之悔若開手時再加審酌當下雖費周詳辦得後心下卻安帖此慎之效也

浩然之氣不離乎血氣之氣猶之太極之於陰陽義理之心之於知覺運動一而二二而一也

且休說自然黏著心下必不容已必如此行著方安才是心得此做去不由不如

義理之勇與血氣之勇非有二也只爭用事與不用事耳持其志只是道心常爲之主無暴其氣只是人心退聽命如是而已

先博後約固也然須博時處處向身心上體貼方有約之一時否則馳騁涉獵鶩名徼利恐愈去愈遠朱註隨事精察力行一語此意最精

十九日

靑林進京寄四號家信益珊申甫依將軍李蘊齋魁星階藹人叔平各信同日發

二十一日

寄四弟信又菊圃梅君李葆生信蘇强甫來見胡生元吉來信生曾訪學於興國州萬清軒先生當聞奧旨亟思一見

題黃藎臣軍門守棠圖二首　十年戎馬皖山多諸將中興劍戟摩矍鑠將軍幾健在教人對此益婆娑　颯爽英姿逼肖眞畫圖已老墨如新不知戰事多辛苦此日風流

見此人

五月二十八日

寄五號家信譪人信

二十九日

寄四弟信

敬敷書院手帖　胡學長所訂課程甚佳無可移易諸生即照此作工夫　小學近思錄要成誦舉業工夫每日十分之一二不妨學者自酌　萬清軒程抑齋兩先生學術俱正蘇强甫學長所學亦好諸生俱可各收其益　清軒先生門徑極好諸生須從胡學長勤求萬先生之所以教

人者同學固宜樂道人善切不可彼此推譽過當致蹈標榜稱人太過即自處身分太高　日記不是做文字高學長學課亦好足以廣人見聞　習是編係誤發書院諸生不必看

六月二十二日

寄八弟信又寄藹人信

七月初九日

寄四弟信

十九日

寄聘之藹人信由合盛元帶去

二十二日

寄七號家信

八月初五日

寄八號信

三十日

寄四弟信

九月初三日

寄九號信

葉水心有言廷對法令苛密之爲患使天下度外之士無以自容人才衰少之爲憂使緩急倚伏之際無一可保其

可爲古今同慨矣

十月初一日

到院與諸生言爾諸生先要判人禽獸界限明白孟子幾希章非是訶人乃是自危除是如舜周五聖人方能免此不存則即去矣爲學先要以此時時惕警時時反省先要免得禽獸之行再求埽盡禽獸之念人能永不動禽獸之念則身分甚高乍聽吾語似覺粗厲須細思之何謂禽獸凡不可令人見不敢告人知者皆禽獸也以此言之恐人人皆不能免公私義利是非邪正之分皆是也諸生能體此十日不間斷必有改觀

無暴便自養無暴其氣只是義理爲之主血氣不用事耳人到血氣用事則慾不能窒忿不能懲並血氣亦不得所養能常常不令血氣用事則血氣之氣皆化爲理義之氣無所謂暴無暴安得不養然非有義理爲之主又安能使血氣不用事故孟子必曰集義

明查毅齋經筵疏云天理難存人心易放深宮之中接目觸心無非可樂不與詩書禮義相親則心必別有所嗜不與仁賢碩輔相處則情必別有所寄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又云苟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徒循故套則厭斁易生又云進講未及移時肅然而臨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勞未獲

開悟之意宋儒謂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是之謂又云至期必臨虛心聽受以諸臣之講說務實體於身心聽未及詳不嫌閒賜清問講臣由心而發言輔臣由心而啟沃上由心而聽受一堂之上精神翕然則講習久而義理自明視聽專而心志自定語語顯明開豁若無甚異而親切入人眞得格君之意至今讀之使人憤發洵有道者之言

先生諱鐸涇縣人嘉靖末進士學雖宗王而此疏極似程子經筵劄子有明一代此間學術乃能如是

陳文恭學仕遺規共十本採文集二十一種挂刻江南有本

國朝名人碑傳集六十本嘉興錢儀吉編蕭有刋本國朝耆獻

類徵初編二百九十四本長沙李桓編 蕭敬甫說

初二日

寄拾號信

朱子曰染習之久非厲知恥之勇而致其百倍之功不足有以復其初出樂記動靜說當時時以此自勵自惕

言動耶飲食耶衣服耶男女耶此五者須日致其省察克治之功

下學二字最盡人以所學者來處事而不知卽事爲學故學與事分而爲二然卽事爲學者非僅是要此事好下學人事便能上達天理說箇下字須知日用至卑至近之爲

皆吾天理全體不容缺欠處知此則無地無時而非學之所在矣偶見及此甚覺脗合親切

無暴其氣只是血氣不用事耳血氣何以不用事只是義理爲之主耳義理爲主則血氣之氣無弗爲義理之氣若血氣用事則並血氣亦不能養未見有並血氣不能養而能充其義理者也

初六日

接八月二十二日蘊齋信姪女定親欲再由晉添媒曦亭寄庚帖至瀋

二十五日

寄十一號信

楊喜亭來接通兒信

敬錄朱子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日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蔚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今茲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贅一辭以詔無倦

十一月二十四日

寄十二號信託合盛並寄聘之藹人午樵各信

二十八日

寄四弟信　友人信均隨前次家信發

十二月

復卦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連日玩此知斂藏固閉之意最要

王學屢以走透二字警學者意亦警至惟著語不似程朱含蓄

闇然爲已煞有等級須到打退盡爲人惡雜便可入顏閔之室未可易言不到人所不見不可及敬信於不言不動

算不得爲已到極處有一念旁出離卻當下本分便是走透何況雜妄乎

口齒人譽而意實願聞此是爲人確據

仔細檢點來爲人之念卽伏於爲己之事爲一事不是誠懇由中更無他念夾雜到自不能已者皆是

初十日

與蘭谷論用人秦誓一个臣曰有容容字須作包容看方得如俗說包得動涵蓋的過來是也蓋其於有技彥聖實能見其底蘊用之必盡其才故人人樂爲之盡力朱子所謂眞是虎必有風是也豈容受納汙之所得託乎

乾坤之靜乾坤之未發也曰專曰翕可見未發工夫在人者惟在於專一收斂正與程子敬而無失意同

人生無一不稟於天地人之所有皆天地之所固有仁人心也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使天地無心人亦安得而有是哉思此甚覺眞切

世運之降任舉一事皆可見三十年前顯官達人卽論氣魄規格亦非稱者決不能冒得今則並此而亦無定據可謂趨愈下矣

十八日

寄十三號信

十九日

寄四弟信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新正二十五日

寄第壹號信同日寄四弟信

二月十二日

寄第貳號信

二十九日

寄第叁號信寄四弟信

朱子與黃直卿有云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四月初九日

寄四號信

初十日

寄四弟信

宗景藩所續刻蠶桑圖說桑五蠶十甚簡便易曉近得講蠶桑說甚夥此爲佳

閱汪雙池年譜答江愼修書有云西學利艾諸人發先儒所未盡蓋多而任數之過其背經者亦復不淺天地之高深可以數計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則形上之理非數所可求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難言之足下乃謂不

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果爾則一通歷算便作聖賢可矣何以古之歷疏而聖賢繼起今之歷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鮮其人也哉慎修先生精於歷數算者得先生書亦曰此非所急不多覼縷

又曰度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文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慎修謂此數語眞能言造化之妙

又曰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

二十八日

寄五號信

五月十三日

接八弟及彤兒來信知十一弟妹故去

十九日

接彤兒前信並彤官兒由營口來信六弟妹又故並故一姪媳數日傷痛難忍兩次俱令孩子們更素望祭

二十四日

寄四弟信

二十五日

寄六號家信

赤米一名紅霞米松江謂之金城稻性硬耐旱典史包昌鴻課卷有

云可謂留心

總署帕米爾界檔載帕米爾爲新疆西境南北五百里東西四百里俄人譯作白彌爾括地略云帕米爾舊在回部西布魯特境內西陲要略云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討回逆布魯特內附由喀什城東北而西外通布魯特西達霍罕安集延卡倫十七處皆喀什噶糸贊轄由英吉沙爾城西北而南外通布魯特至巴達克山卡倫十二處皆英吉沙爾領隊轄　又巴馬即巴馬甯賽在帕米爾郎庫里地內十年前英俄和約載巴馬一地歸中國轄有明文

威海在煙台南一百三十里距了蘆蛇島六十餘里在雙

公灘及深水灣之中輪船寄椗皆在劉公島

越南南圻歲產米除供民食外價約可得一千二三百萬元運中國與南洋各島多經華商

新嘉坡閩廣人約二十一萬英人不收華人身稅惟洋貨百抽五華貨百抽十餘元殊不平英人二千餘土著阿剌伯印度巫來各種止共數萬　暹羅之濱角各屬華人近已二百餘萬　又荷蘭屬地若婆羅州噶留巴西里百爪哇蘇門答臘澗子底摩鹿加各島四十餘埠計百六七十萬由西貢至此二千四百二十一里

法人在西貢徵稅甚苛有進口稅地基稅招牌稅房稅貿

易稅身稅凡六項華人身稅分三等上等每年八十五元次四十元次九元半印度畫分五區地形入海處爲中南兩印度德干及麻打拉薩諸部是也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孟加拉各部是也北印度雪山拱抱東爲後藏之邊徼西爲西域之札布(卽布哈爾東南部落)哲孟雄諸部是也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境內水二東曰安額河卽佛經所謂恆河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至信地入海

自錫蘭(在印度南)至亞丁水程七日惟第一日風浪甚險(西人多有暈眩者)

波斯囘囘大國漢書所謂安息波斯阿剌伯人入水能視與昔時中國蛋民相似

甘督勸民樹藝云磽确地宜松柏湖𪉥地宜椿枸白楊山陂地宜榆槐棗杏

鑑翁片奏東河爲難情形詞意切摯初三

初七日

直督奏直隸稻田難興豐潤玉田外只有靜海現辦天津新農鎮一帶靳官屯減河鹹沽可種稻者三萬餘畝

讀王船山先生年譜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衡州衡陽人其衍大學傳斥良知之學有云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

之事功者亦成亦其早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方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論陽明者惟此爲最盡足服其心

陳三立號伯嚴右銘之子吏部主事丙戌進士至孝澹榮利爲諍友人皆畏敬之

楊壽昌廣東歸善人甲午舉人於朱子書俱有攻究

八月讀程子遺書

程雨亭云無可縣興之利祗有破除情面節流之一法此語甚實其函及抄稿言茶鹽弊均可存詞微冗

新疆英氣蓋河土肥美旱澇可收饒揹

十七日

寫十二號家信是日始知五弟妹作古去前此諸兒不使我知也惦選兒不能置憂起百端

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掭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朱子答羅參議語

黃山巡檢張成先河南人代買於朮云是野物也

二十四日

寄十三號信並家中信

連日讀朱子續集用圈圈記皆日用間事言語書札處事

待人無所不備吾謂此文公之鄉黨篇也學朱子者不可
不熟閱

十一月二十六日

寄十四號信

近看范氏唐鑑荀氏漢紀朱子宋名臣言行錄隨筆有錄
出者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李鑑翁辭長江水師巡閱摺正意以未習未能末段則云
此番力疾恭膺　恩名自審犬馬之力難任職事之勞曾
於奏對謹自陳明惟矢此不敢欺蒙愚忱冀以少酬　高

厚恩慈期於事言之得失臣工之賢否苟有聞知甘任嫌
怨不避忌諱只圖裨補萬一斷不計及其他此微臣區區
所蓄實即仰邀　聖明洞察者也
又摺云自揣不勝實出懇款茲復奉　旨不敢再三上
瀆未云此次拜　命巡閱與各督撫皆有關涉文移謹
擬刊刻木質關防文曰　欽差巡閱長江水師前四川總
督關防以便擇吉開用臣猶有鰓鰓過慮者臣素性迂拘
不善辦理洋務久荷　聖明洞察在臣初心豈欲為
朝廷多生枝節此番奉　命巡閱長江沿江一帶人
心浮動毀堂鬧教之案層見迭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此句

未安洋人必以 臣 爲口實惴悚不安意實由此非敢避難就易避勞就逸也又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請一月假十一月初十抵安陽十二月初四續一月假摺末云 臣 曾奏請刊刻木質關防以昭憑信此次繕摺敬即印用合併陳明 臣 正月初二具奏銷假言明二月初四日由安陽力疾登程先至武昌此中有許多節目可作榜樣

戶部來文六月初　日設立軍務處

木鍾集未見此書亦不知是何人著稼書先生以與讀書錄等並稱頁必有以

陳臬司信云洋兵用接段鐵梯能瞭遠思此不必鐵梯要

不可不籌眺遠之具　又洋人陸戰所用之礮能擊遠若干何法轉運俱當知

稼書謂常熟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納爲第一（所著有小學集解）

孫北海河紀昔之論河源者紛紛合而言之有三出於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出崑崙者其中源也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葱嶺想又在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歷得之

吳志伊春王正月辨　大意謂春秋主周正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咏如今人稱攝提孟陬不泥時令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又謂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卽位宜於歲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其改時改月則引梓愼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及漢律歷志陳寵天以爲周正以爲春等語爲証先生云梓陳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難定爲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先生論古矜愼不强鑿大抵如此

所謂齊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則人所

共見之處問斷多矣此朱子答許中應語極平而意極密

熟味旦晝之所爲則牿亡之矣兩句便悚然有實用力處

旦晝所爲只在言動語作應事接物之間

只坐如齋坐時習立如尸立時習推之可知聖人下學者

何事養氣功夫行有不慊於心一語最要

寫在此冊上即念念涵泳踐履方是修詞立誠不然何用

記

吳文恪公小學集解係陸清獻公校訂萬清軒在蘇屬應

方伯先刋當有此本 稱其堪與陳氏集註並行

方蛟峰名物蒙求鮑古邨史鑑節要性理字訓弟子箴言

初學備忘錄 楊園

六月初三日

寄五號家信 記鈌四號即四月續寄當之

初七日

寄四弟信

初八日

寄六號家信

聖賢之書開示後人無所不至讀書者各隨其量而取之惟時時向自巳對病處用力方眞有受用

吉凶悔吝生平動日用間此意最爲喫緊

寄八弟信前此簡放雲南亦是戌年 母親大人猶及見之只以乞 覲未得以致恨永終天今又蒙 簡此缺吾兄弟孫露忽忽已十二年於玆矣追念往日不覺痛動心肝泫然泣下其亦人子一點天良之不能自已者然乎

算學書目 算學筆談華蘭芳上海刻 筆算便覽紀大奎 九章算術細草圖說李潢 白芙堂算學叢書湖南刻 九數通攷屈曾發原名數學精詳蘇州廣州均刻 天文算學纂要陳松姚幼菴刻 句股引蒙陳訐 數學鑰杜知耕 數度衍歷算全書梅文鼎 江木算學八卷 勿菴歷算書記以上皆算書自

初四日接官電知上月二十日蒙 恩補授滇藩至十七

日部文到十八日恭具摺謝　恩力懇　陛見二十二日由撫院摺差袁大發發行隨摺寄八弟七號信又續信語敬敷諸生讀聖賢書知自反者便可入於道德讀名臣傳能奮起者便可充爲節義須自察有此眞心否外面支飾做作皆不足以言之

早起平旦檢點昨事有多少不合分際者當臨事時未能覺此愈見養未發之要　自此病不能做書

六月二十九日接

嬸母訃

七月四日

望祭爲文痛哭翌日卽病

七月十九日

寄八號信藹人信另行補遞謝摺差弁係張輔周

王照奏叅張蔭桓所保張上達黃璣陶錫祺劣迹昭著奉

上諭才品究竟如何是否可用著張汝梅查明具奏

延茂覆奏前辦爽荒被叅之張呈泰文元謂恩澤查叅未

免失之過重請飭部更正

上海賣米　蔡鈞　邵友濂　嚴信厚

八月十四日

寄九號信由鄂垣發

九月十三日

電聞　潤民兄九日酉逝　潤兄情同手足三十年來至交無踰此者與兒輩追語往事痛不可忍同志日孤又不僅知交情誼之悲已也

近日漸能寫字自十五後連日寄叔瀛藹人伯希各信

十四日

占嗣振來見

二十二日

寄拾號家信

未發境界本至密至細然對動察看來亦只是靜存耳須

隨時隨處有以致其未發潛養之功方有得力處其淺深疏密則在人自識之

敬而無失乃所以爲中此意實從中庸戒慎謹獨體貼參會出來非程子杜撰也

十月初四日

寄拾壹號信寄聘之信并書

初十日

寄十二號信是日接到藹人信並宅中覆電知女病愈

十一日

未刻由鄂起程來船上送行者王雪丞觀察梁節菴太史

湘帥遣江泰輪船帶送是日行六十里金口宿是處有水師遊擊住札江邊炮船五六支輪船哨官劉慶章

十二日

行二百二十里寶塔洲宿

十三日

行一百九十五里岳州府宿次早候礮船命彤見登樓

十四日

行一百二十里壘石山俗名陳磯望宿是日出湖須犒伴送礮船向例肉十斤酒半之遂與焉

十五日

行六十里蘆菱潭宿輪船因水淺返鄂託寄星海信又轉
寄玉如兒信
十六日
行三十里林子口宿
十七日
行四十里南湖洲宿屬沅江縣
十八日
阻風未行
十九日
行三十里宿馬王灘是日轉湖口分路舟人頗以水淺爲

畏竟得順流而過目睹舟滯者甚多

二十日

行三十五里沅江縣宿縣無城郭江岸列礮船數支有叅將住紮叅將周松亭啟茂湖北人前礮船至是遣回換礮船哨官劉友勝

二十一日

行六十里楊閣老宿因某爲閣老得名未攷其人是日復入湖行沿岸竹樹青葱波明如畫遙見帆檣出没白鷺時飛心爲之怡地屬龍陽縣界距常德百八十里湖邊隙地非桑竹即水田民勤其業風土頗美

二十二日

行六十里嚴王湖宿

二十三日

行六十里滄港宿四十里過龍陽縣換礮船哨官莊俊臣

二十四日

行七十里至常德已上燈多時午後換礮船哨官王得貴此係選鋒營所轄

二十五日

未拜客費大令竹心道純四川人熊協戎子衡朝鑑湖南人雲南候補黎大令肇光廣西人均來拜晤竹心巳丑榜

下分刑部截取到湘會三署鈌人頗爽子衡協戎曾從傅梅村軍門剿捻人甚質實年已六十有七尚能騎馬黎命因分界爭執得過革職旋得開復必督撫知其屈抑故如此言英法分界事可為一歎是日竹心倩其僕帮同僱船甚便共僱四船一麻陽划子一麻陽艇因舟人皆係麻陽得名其二則茅棚只取裝物然行灘河則最稱穩安

二十六日

拜湯伯溫同年伯溫上年三月到太守任近因考府試失跌右腿不能履地仍勉强衣冠扶人出見并見其世兄及二孫世兄婁軍門俊山雲慶年已七十三貌仍清臞不衰

復晤子衡協戎頗以礮船伴送相關切屬函致水師總統為妥及信發而水師已來人問詢矣趙統領晉卿玉田未得晤叅府楊亦未晤昨晚伯温同年送茶今日子衡又送物璧其碗器留其竹扇竹箸換長勝水師礮船哨官王洪亮

二十七日

過船未行趙晉卿來晤甚盡情伯温同年遣其兩孫一世兄來送行

二十八日

早起行四十里鶴湖山遥望人煙甚夥山景亦佳六十五

里巖川宿一名土坎灘小雨

二十九日

二十五里桃源縣小停行六十里蔣家溪宿竟日山重水曲一轉便深青紅交映松竹深秀令人愛玩不盡卒占詩三首詞二以爲戲山曲中有桃花洞距岸尙數里想出後人附會其實一縣境皆可作桃源看也

十一月初一日

行五十里仙溪口宿是日停船最早登岸瞭望上有兩高峯隔江對峙峯顚林密中有寺俗傳爲姊妹山有姊妹各居修道於上故名昨日山勢平遠今日山形傲兀又是一

境界

初二日

行四十里甕子洞宿臨江峭壁聳立登岸緣磴未至其頂是處距界首十里過界首卽沅陵縣轄渡梟灘之一舟人領犒賞焉至鎭遠共犒賞凡五次

初三日

行四十里傍午至淸浪灘是灘爲湖南最名之灘長三十餘里時值水淺亦無他險惟灘仄路偪船須銜尾前進不能並行先有停舟百餘爲所阻夜宿灘頭水聲聒枕

初四日

行三里云灘險已度過此易行

初五日

灘面較寬滿江散星無數急浪激石有如噴雪似此者三里許亦奇覽也自桃源而上至此岸邊淘金者頗多所淘之金皆屑片甚微小云日每人可値百錢僅足工食　又漁船各養魚鷹數隻或十數見魚則躍入水得魚則銜而赴舟狀色如烏嘴紅而距亦北方所無行三十里麻布谿宿

初六日

行二十五里北溶宿自常德至此五站

初七日

過橫石九磯兩灘是日風順行七十五里辰州府宿自常德起兩岸崇山至是始見開拓府城在焉府爲斌太守儒縣王大令紹鈞來拜因船仄不能會客謝之遣人持帖往答

初八日

過瀘溪縣行七十五里油房灘宿

初九日

行六十里溥市少停糠家洲宿

初十日

過辰谿西風塘宿行六十里

十一日

二十里至江口小停地係溆浦轄又行二十里辰洲灘亦如清浪灘爲先到之船所阻遂宿於此

十二日

過灘僅行三里

十三日

行三十餘里渡鷺鷥灘灘名無數瞿家灣宿登岸

十四日

過小大磯士澼三灘行三十里大王塘屬黔陽縣治

仲長統東漢人字公理曰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二語
可爲膏粱之至箴
十五日
安江小停行五十里四喜厰宿
十六日
午刻抵洪江行三十里自常德至鎮遠洪江適當其中舟
子到此必停歇一二日卸售其所帶之物兼歇縴力長勝
幫統曾鎮卿協鎮友亮來見又彭董葉三哨官同在船頭
一晤礮船卽紥駐於此辰州以上山勢崚嶒多石少樹不
似前此之青葱密茂間樹木大抵桐茶兩種出產以桐茶

油竹木爲大宗其山深處想必多植偶童童者特外山耳桐茶取油以子其葉皆無用茶油尤芳潔味正烹炙皆可食勝麻菜油多矣民俗儉質工作甚苦婦人尤甚於男子皆赤足負擔洪爲辰州以來第一巨鎮居民甚夥其南流則通廣西沿江陶金者歷年皆然昔馬殷據此累世奢僭以金飾器皿宮室史謂地多金銀今未聞有銀其金內兼出硃砂云

十七日至二十日四日皆雪未行是處數月不雨得雪霑足可喜

辰州以上江水深綠有如東海綠水洋亦他處所未見

二十一日

晴開船岸山多竹雪後巖石覆白碧波如油日光晶徹相映如畫斜照中青紅相渲尤覺瞬息萬變過大鷺鷥灘行四十里分水灘宿

二十二日

過黟陽縣小停葉大令向宸送物卻之行四十五里浣塘宿近縣山岡漸平不似一向之絕厓陡壁矣

二十三日

過竹湛行四十里白崖塘宿篙力洞灘仄流急更過於淸浪辰谿好在僅十數武耳

二十四日

過榆市灣（亦謂之一站實則至竹湛止三十里）行五十里口塘宿榆灣以下岸邊有懸崖數十丈形甚峭削石罅中籐蔓盤互樹木杈枒舟傍厓行仰視危聳又有俗名仙人橋者圓劵丈餘玲透天然如極人巧其前後數石微小形亦相類亦一奇覽

二十五日

過公坪抵沅州府宿行六十里周鐵圓太守篺溫九疇大令錫純來見鐵圓貴州人（因其先人任粵藩時移獎得官）在湖南仕籍三十餘年今補是缺九疇江西人已卯舉人壬辰進士今已補實任此間即用班尙不算遲

二十六日

午後開船行十里石灰灘宿　沅郡形勢頗要城南跨江爲江西橋石壘砌成遙望峙立如壁計圓券十五孔船由橋下穿行波石相激其北則羣山高拱障蔽如屏在十里之外郡城臨江地極平曠較辰州尤據形勝儼然苗疆一鎖鑰矣

二十七日

行三十里浧塘宿灘非一處不可勝記

二十八日

行二十里過汴水又十里過滿天星灘爲著名又二里許過皇

后灘並非險惡礮船勇丁竟以撐篙失足落水未能救出可憐之至時甫日晡當即停宿留人與貲令其覓而殮之該勇以伴送長途而至隕命令人惻念不已

二十九日

巳初開船行三里遇雨停

三十日

過晃州馮司馬仲權承恩在岸久候邀至船前一見司馬貴陽人在此十年矣行五十里隆溪口宿

十二月初一日

行五十里磨洲宿巳入貴州界

初二日

過玉屏停未及岸孔大令廣垚來候未得見孔雲南舉人

行四十里三峽塘宿

初三日

行四十里茅毛塘宿

初四日

早過青谿縣令未出見有一把總在岸上率十數兵候迎城頭隔江有一機器局遙望屋宇聳然皆洋式今廢棄矣昔聞有某中丞之弟在黔興作糜費鉅萬而未底於成想即是此惜未得叩其令而問之過城即鷄鳴關林文忠公

滇程記謂施秉相見坡相距數里彼此可以對語相聞今舟行已二十里望城猶在半里中其曲囘當與坡等行三十里蒲亭宿

初五日

行三十五里花子灘宿

初六日

過交谿午後過大王灘近鎮遠惟此灘最長故著名上有金龍四大王廟過灘即宿行二十五里

初七日

早至鎮遠計自常德至是行四十日江路曲囘不啻千百

屈折緯路極狹處至不能容足舟人值天寒水凍之際赤足涉水側身登山備極辛苦王少卓太守繼光涿州人楊楚珍總戎國寶雲南臨安人詹大令介亭愷湖北恩施人乙未進士管崑山練軍中統肇玉湖南人率僚在江上官廳久候登岸相見

初八日

移至行臺出門拜客

初九日

張光宇觀察庭燎由滇赴都陛見亦至得晤暢談獲知雲南情形並以其伴送弁勇與余所言幕張李王宜審楊同

知鈞可用武員蘇董可靠蘇即此次弁勇統帶也黃最劣與差可　即日回拜光宇同年順便至青龍洞登極頂盤磴共七八級有極陡峻處約高二十餘丈洞在其上道人文虛燃燈照視中供神數座寬長皆方丈餘巖石奇奧戶室宛然垂垂皆雲花狀就几小坐不知身在洞中也其洞內口約數尺道人云即在呂仙坐下因多蟒故閉不復啟云道人亟稱全太守之賢全公即今升迤東道者郡守九年書院義倉皆其捐建善政不可勝紀此寺亦其所修本年黃平苗匪非全公權濟捐廉募勇剿獲幾釀巨畔尤其功也緣磴而下俯視香爐厓形宜肖約高寬亦數丈似林文忠滇軺

紀云中江山兩河夾流山在其中又云香爐山有淹流光三字徧詢無知其處者道人指視洞左一水廣不盈尺云此淑水約長十里獨此水自東而西水小無斷流時大則浩瀚入江繪圖者皆不遺之然則江在洞右所謂中江山者當卽指此香爐匡濱江處有一洞與山洞通嘗有漁人誤入行可十里今爲所浸無復至者而漁人亦相戒泊舟不許過匡東想香爐山卽此字則滅不可識文忠至此在亂前或者古跡猶顯然亦服公考事之精在在不苟黃平都司嚴忠佩督勇保黃平亦文虛所言

十二日

遣行李先行夜雪

十三日

早雪止未霽巳刻起程十里文德關又十里鎮雄關皆奇險突兀實爲中省所未見又十里劉家莊尖因泥滑難行即宿此是日行三十里

十四日

七點鐘起身二十里過華嚴洞萬松濃密遙望華嚴額及洞口洞天福地四字未能下輿往視又十里過望城坡下即諸葛洞江上有茅棚船數隻鼓棚洞在東北山凹處但見白石聳立江入山根不復見未刻至施秉過江即城楊

紀堂明府蔚南四川人幸僚屬在城外相晤因破站不能
前進宿其行台修治甚倣潔紀堂明醫求爲彤兒診治腮
腫余亦問脈

十五日

仍七點鐘行夫惰且畏難雖屢喝不起行十餘里過飛雲
巖兩厓壁立水湧而出厓上古寺已圮尚有舊址云巖尚
在深處三十二里蘭橋尖仍施秉界又行三十二里至黃
平州將上燈州牧李兼三應華福建人辛未即用曾告近
江西任實缺養畢歸原省借都司管帶及屬官城外相候
仍住行館是日尖後行三里途次即接黔撫王魯香中丞

排單信寄來香帥與堯帥初九十一兩電恭諗本月初七日蒙　恩補授鄂撫並奉　旨即赴新任毋庸陛見因在此由州發信追前途行李並遣回滇勇中夜展轉思時艱如此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心甚惶悚是夜大雪其嚴都司忠佩匆匆未及晤談方以爲歉燈下晤李牧詢黃平匪事亦言語不清

十六日

早大凍冒雪由此折回（黃平城在兩山間較施秉爲緊湊因到晚行早但覺崎嶇高下未得悉其全模）昨夜發信達王曾香懇爲轉達香帥回至鎮遠即當買舟赴鄂夫行甚苦泥深路滑屢有逃避者二十里至東

坡尖仍李牧所備在其轄內又十里復蘭橋宿焉住後天晴甚以未行全站明日不能抵鎮遠致擾楊紀堂爲悔

十七日

行三十二里至施秉甫上午自入貴界半月以來惟是日見日俗云天無三日晴良然向楊紀堂細詢黃平苗匪始末乃知全庶熙觀察起以招勇者乃楊總兵昌魁即鎮遠人非嚴某也紀堂並云現仍緝漢人潘江甚非計恐激致變聞全觀察調回答語甚當洋人亦詞屈可了是變起於苗匪田姓田巳遁田受洋人慫允資之礮械令奪城始舉事又楊姓亦受田慫楊乃苗中富人爲田所要予金五百

携之遁其漢人徐五堂者事後乘間挾洋人不遂因刺殺之事翻由此令之攀潘江者乃其妾供非實也故人不服

十七日

仍劉家莊尖至鎮遠行台已傍晚此次回路細審所經關洞所謂相見坡徧詢無知者惟鎮雄關以上有路回曲數里盤折當卽其地諸葛洞今日小舟尚可行惟洞口數十丈難行甚耳

是行余雖僅逾兩站然各縣皆有行台尖飯處規模雖小屋宇亦具當始至施秉楊紀堂再再勸以務要喫州縣切勿自備因與約菜無過四簋並允爲信知前途照辦當將

信付余閲余爲添改數行今來往五擾之倘能不失前約特黃平雖遵四簋之數物食尙嫌豐耳余若前行定爲復申其禁然大致閲歷自備則赶辦不及無以行路而器皿尤非藉用不可運器之費等於製食看來黔滇行台萬不能不住州縣飯食萬不能不擾惟簡便爲佳耳惟有前站前一日行預告方妥

十九日

遣施秉勇回以所坐行轎贈該縣一乘

二十日

拜客日間無事兒輩上靑龍洞知文虛道士能琴燈下約

至行台撫而聽之並攜琴譜至彈數曲詞雖非古然音則
清泠異於他樂余始聞琴

二十一日

東行餞送船為文虛書篠窗松寒山鳴谷激雲幽洞古石
邃泉清一聯

二十二日

午後登舟即開行知前恩施令董之勛施守曾某謬狀

二十三日

看臨觀二卦楊云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
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此

意甚精

二十四日

看噬嗑賁兩卦

二十五日

早至玉屏孔魯峯明府印廣垚在岸候邀至舟中一見甚言雲貴會試及摺差火牌多索夫役船轎之害會試兩省不過千人火牌多至四千張摺差至坐四轎外帶四三抬索夫有至三十名者看剝復无妄

二十六日

過晃州晤通判及守備湯秉中看大畜頤大過

二十七日

看坎離沅州協文漢章子雲都司郭正榮燈下來見

二十八日

早至沅州府縣來見停兩時許始行看咸恒遯

二十九日

公坪驛泊舟度歲率孫男女登岸上山松間小坐船屋仄小又不便製供食夜間設　先人位薦煮餑餑領家人向北面展拜而已

光緒已亥二十五年正月元旦己酉除夕氣象頗靜是日早陰午後晴未刻開船

初二日

雨僅行數里

初三初四初五皆雨

初六日

晴行看大壯繹大象非禮弗履之義惟克己爲天下之大勇餘皆支吾不足道也

初七日

洪江停雨此八日也吾至痛日也所無可自贖者過時不可復得求起九原伸一刻之養而亦不能也慟乎慟乎吾母棄養十二年矣十二年前此日呼兒不聞想兒不來而

毋逝矣嗟嗟小子寗有忘時耶兩日默誦周頌閔予四詩
想見古人悚惶哀迫之至情知懼之至意其味無窮不覺
於愚昧有所警發閔予之章曰嗚呼皇考永世克孝卽繼
之曰念玆皇祖陟降庭止人惟眞知己之薄德危難之際
乃追思前世之盛德不禁由父以迄祖此哀慕之亟思也
訪落之章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人惟懼己之不堪負
荷危難之際乃乞靈於先人此深懼之至也無已其必進
於學乎一則曰敬之再則曰敬止又歎之曰緝熙此成周
之家法卽家學也曰陟降厥士日監在玆畏天而顧諟之
不敢一息稍弛於心何其悚也末章曰予其懲而毖後患

莫予丼蜂自求辛螫誰寔懲之不以事過輒忘思艱事由已致由人乎哉前事之鑑後事之師也又繼之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爲鳥此大小無敢慢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之懼也而意更加切矣成王知懼如此宜其克平大難而致成周之治歟帝王之學與匹夫事異而情同予遭 先母喪後致家運之多舛至今猶不免有尤人自寬之心可謂不知懼矣是乃眞可懼已書此以詔兒輩共勗之

初八日

看晉明夷

初九日

看家人睽

初十日

看蹇解過辰谿早盧溪縣令未出溥市見一礮船哨官知其地有通判守備駐紮辰州少停縣府先後來見王令歸州拔貢到省未久屢署鈌頗了亮

十一十二日

看損益接湘帥行來部文

十三日

看夬姤

十四日

看萃午至常德

十五日　換船

十六日　拜客借印看升卦晚開行

十七日　雨看困井革

十八日　擬謝摺稿看鼎震艮　雨

十九日

仍雨宿龍陽見縣令龔君開晉己巳舉人江蘇人四川寄籍看歸妹豐卦

二十日

晴擬各電看旅巽兌天下之可悅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莫

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莫廣於朋友講習是極

二十一日　看渙節中孚

二十二日

湖北楚寶輪船在林子口等候拖帶岳州鎮張子初提書鎮軍漢陽周雲卿鎮軍芳明亦均遣炮船來迎湘帥遣巡捕汪錫璜楊占春帶哈什四名遠至已在此候數日矣看小過既濟未濟擬就到任摺稿

二十六日

到鄂時辰正湘公率同僚待見於皇華館巳正刻進署發寄

京家山西電

二十七日　午刻接印發一號家信

二十八日　具摺謝　恩

二十九日

督署送　御賞福字因未便兩次陳謝當又具摺與前謝

摺同日發湘帥代擬福字摺甚佳

二月初一二三四日

連日行到任廟香共十七處初三寄藹人信由摺差帶寄

二十四年戶部裁兵奏云各省兵勇約共八十餘萬人歲

需餉銀約共二千餘萬兩　乾隆年間增兵六萬餘名增

餉二百餘萬兩大學士阿桂已言後難爲繼　仁宗諭令
會議裁汰　宣宗御極之初復諭督撫抽裁

初二日

上諭東北邊防籌添五十萬兩係由各關傾鎔折耗減半
開支籌四十萬兩餘由各省關五成加一成解四十萬兩

昆親家玉號元甫

四月初一日

寄四弟信　前月二十八由摺差寄三號信

初九日

接鑑翁去冬寄滇信　十二接丁玉如兄由川來信並戈什

三人李進忠朱福祥曾連升留署

初三日　敬蓮岑孝廉到署

初五日　寄玉兒信　初七日發

初七日

新放四川雅州府知府李太守念慈來見太守甲戌進士鹽山人由都察院京察放外極稱盬人潘玉腆孝子有奇氣可資兵事似李剛主一流潘大挑湖北知縣截留

十一日

聞李蓂皋太守念慈極賛張次山侍御仲炘並書其實

張曉帆二次來晤　日昨遣彤兒同家令官兒送至上海

十五日

湘藩錫清弼莨同年到得暢談清弼勸　太后無游園亭停工作一　太后納之　太后聖德可欽清弼忠愛可敬聞之心感

十六日

約清弼曉帆喫飯雨亭作陪到此第一番招客也是日暢談又久聞得山西即用知縣窰君昌墀是好官有氣力

十九日

清弼來辭行留共便飯與星海共三人談尤快

二十日

接彤兒信知十四抵滬　文叔平信嘉興舟中發求言之誠如同晤話想見衷曲送清弼行見其世兄名斌循甚厚壯

二十五日

摺差回接念兒信四姑爺三信藹人信申甫親家信十女信官兒是日回署

二十六日

辰刻送善星園回京黃華館寄請　聖安旋至兩湖書院送學　寄四號家信

閫戶無處無之安陸一府爲尤甚 候補縣賀祖蔚摺

裁減已裁之費用增未裁之薪工候補縣賀祖蔚摺

鄖西民皆倚石爲屋附城平衍十餘里稻田每年穫谷不過四五千石全賴雜糧藥材生漆桐油皮紙爲大宗曾紀雋曾署事摺

孝感釐以竹木芝蔴爲大宗　黃石港出產花布雜糧

荊州七屬公安易治補用縣陸繼高　署漢陽禮智巡檢本任仁義巡檢許鑾修集稼嘴河岸工程艱苦不辭涓滴歸工

縣丞馮序鏞前辦沙市虎口渡分釐以其盈餘散賑

五月十九日

早寫寄京五號信寄四弟三號信四弟信託晉委王澤生
大令德潤帶寄並捎明通鑑
二十二日
胡晉卿到署接八弟由家來信當日遣陳健園進京匆匆
寫信兩篇
六月初七日　伯希信至知次女病故未悉時日
初八日
電詢八弟乃五月初九日女以霍亂亡去傷哉父女從此
不相見矣
十五日　發兩摺　帶寄六號信

咸寕縣匿名八告控該縣貢生劉照閣綽號坐山虎已革武生甘金鏞綽號搜山虎附生楊天銘刁筆為生盤踞城內

宓子父事兄事友事乃為督撫之律令格例豈獨縣宰宜然哉今身試易知

十七日　寄四弟三號信　接彤兒電昨到吉

二十二日

得鑑翁安陽初十日書云到無可退讓無可如何之際一息尚存不出而求一得所匿伏偷生視彼亂臣賊子又何過殊壯哉戚哉眞公之言也　公無刻不以戰事為意裁

兵加餉實額足兵而尤非加勸懲不辦皆確論　是日又
續寄家信
七月初九日
由摺差發七號家信前兩日寫寄鑑翁伯希聘之藹人塢
樵各信同發鑑信先二日驛遞
十二日
接八弟信知大女於六月十三日亡失計距次女亡僅一
月三日耳女亡一月矣吾始知之家人懼吾聞宜兩電之
不覆也
十四日

得鑑翁初二日信又奉　旨催詢淮本月十九八都聞此喜甚公出處關消長非一人事也

十九日

發第八號家信並寄鑑翁信

顧亭林課州縣九事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蓄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

壇角大礮二尊名曰瓦瓦司前膛礮口徑四寸七分身長八尺九寸三分計口逕十九倍弁稱打準四五里加高能擊遠六七里

督標中營存銅礮十尊　洋莊鐵礮十一尊

左營存銅礮十一尊　洋莊鐵礮八尊

右營存銅礮六尊　洋莊鐵礮八尊

撫標礮緻局　現存武勝門尚有銅大礮二尊

武昌城守營存銅礮十尊　洋莊鐵礮八尊

鎮威礮二尊

漢陽協存銅礮四尊　鐵礮十四尊安設晴川閣三尊漢陽署十五尊

又銅開花礮四尊存協署　以上均另有清單食子藥

漢鎮堡工局存銅礮六尊　鐵礮五十三尊

玉帶門鐵礮一尊　居仁門鐵礮三尊　武功左鐵礮七

漢防銅礮八　由義門鐵礮一　大智門鐵礮二

通濟門鐵礮五

江道聯銜呈左公平回匪時其先人所製陝路運表甚悉大約里數遠近斤兩輕重運費多寡日期久暫四者盡之惲道祖祁清江運陝山道陸則走桃宿睢銅碭歸陳至祥符共九百餘里水則由洪澤湖至周家口起旱到汴前此借鄰帥奏有兩路由淮上溯朱仙鎮達開封又由黃河上溯達陝州水運較便運晉則在茅津渡過河由解州平陽達太原運陝則由靈寶陸運入潼關達西安惟水道過遲陸運費多而較速

猖鬼敗亡日據彈冠必用所載李林甫欲陷大臣常以此日除拜上官視事尤須避忌凡十有六日　庚戌　庚申

壬戌　壬申　六戊　己丑　己亥　辛亥　辛未

辛巳　丁卯出三歷撮要係抄本四庫未收書目

于中丞遺書

日記

後學張朝墉題面

悚齋遺書日記卷二

十月初六日

讀陶詩心意靜暇因詩屬對集聯若干籍靖節之趣以養吾心云爾

十一月初七日後

夜夢人持聯索書當口占二語予之善到迎人花醞釀功歸克已草芟除醒後猶憶分明到歸二字始作欲爲夢中改云以夢寐間猶不忘克已意頗以爲快

與人不外以誠然亦須能盡其才方可而其本尤在於自修未有已不爲人所服而能人爲已用者嘗謂能使賢者

樂爲盡力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則人盡可用若使賢者不肯爲我用不肖者敢於妄爲則無能爲役矣

矜躁之病迄不能除朱子曰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時時以此意刮磨胸中庶以祛務外爲人之心而拔去之

有一分好名求人知底意思胸中便鬧夜臥不眠得兩句自警清夜知已過虛室養天機

日前枕上思修辭立其誠一語似得其意數日來作札行

文心中頓少一番攧累近日此味又不如前親切因重提起以反復之立誠談何容易然聖人有聖人之誠賢人有賢人之誠學者有學者之誠吾勉爲學者之誠而已直就當下勉爲中外如一不求言之工不强言其所未至已有多少受用處吾嘗云時中之學亦然豈能便到時中地位然不可不學

出屋幾於失跌心不在焉故也跬步不忘存其心也能跬步不忘則心存矣

東坡謂吾之爲文必與道俱朱子曰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此是大病處蓋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不做文時道安

往乎東坡僅以文爲道其於掾存戒懼之意葢未嘗身試而爲之故不能自掩耳

待臨時旋討箇道來已晩矣故君子熟之爲貴

吾治家少整齊嚴肅意當先於兒女輩作起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此薛文淸語也吾當時以爲法

胸中不可有一物送客時心中思事便有疏於禮節王介甫食羊頭籤或値看文字至信手撮入口過食亦不覺朱子謂此心應事安得不錯㫖然

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竊謂此意固然然後世乏才亦由不能養才之過如彼朝之廢此朝之興羣才輻輳而起無不用之患矣漢僅成就一箇漢時模樣唐僅成就一箇唐的模樣推之歷代皆然無論不能上躋三代只求一綱目並舉者且不可得只緣原來代作養不高故所就亦僅至此

書楹聯自警云玩味益趣含蓄益量沈潛益慧懲躁省言戒煩省氣祛妄省心

向有二語云苦莫苦於交戰歎莫歎於內不足茲又增數

得力之言蓋中有主則自無纏繞牽係之累心常閑定而精神有餘自治嚴須兼不輕率不怠慢兩意既無妄動又無癈弛安得不簡

讀倭文端日記載徐龍溪處士之言有云一日之通塞係乎一心之敬肆竊嘗即二語於日間驗之蓋敬者天理之所由聚敬心一立則氣志清明羣邪避藏天理發見此時思理則易入應事則無差向所疑畏者亦能擔當向所沾礙者亦能擺脫怒者能和平厭者能甯耐偶或時值忙雜而此心依然按拍赴節肆應從容下至眠食細務亦莫不節宣得宜夢寐安定其好處不可言盡雖人亦無可見而

心自覺之故所謂通者不必有甚適志快心之事卽此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氣象非通而何若夫肆者人欲之所由萌肆心一起則志氣昏濁本心頓亡人欲恣起此時强思而不入强應而多差本無疑難而亦畏阻本無牽挂而亦膠執無可怒而忿疾無可厭而煩斁甚或寂無一事而此心晻自勞擾縈回迄無寗息下至眠食細務亦復飲餟不得其味夢寐不得其安其不好處亦不可言盡雖人亦無可見而心自覺之故所謂塞者亦不必有甚拂意違心之事卽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的氣象非塞而何大抵一日之間一敬一肆氣象懸殊暫而一頃一刻靡不皆然

驗之無或爽者文端稱先生有浩然自得之致蓋居敬之功深矣

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胸間爲悔大易言悔皆欲人愼動謹幾力嚴於始非至其悔而始圖之故曰無祇悔曰悔亡皆此意人至顯然有失則惟當罪已責躬痛發志氣力圖改過懲前毖後而已此已是工夫第二著若復悔之不已勢將牽挂纏繞心氣勞耗甚且回護閉藏之念轉起純是一團功利之私則悔而吝矣惟從功利之私起見故吝安所得浩然之氣

今日惟有將當下所見所知默存而涵泳之令實爲已有

窮理而不足以存之終不濟事

教人以身不以言日前爲諸生講耳目之官不思一段似切矣然反已實非所能安得不愧斯語

知其苦而力克之正是生機然不能和根拔去此心總不能到甯靜世界須再努力

口稱人長心實形人之短噫穿窬之不如也

言總失之煩何也五弟嘗以戒我矣俗諺云明白人不消多說奈何視人皆昏於我乎

日間所思所講夜間即失去早起思理甚生所存安在

吾所立修詞立誠之程式至淺至淺矣奈何猶不能如其

所言可恨可愧

以一無關身心之事應過後兩日沾黏屢起屢滅細察根由皆名心爲累及今回憶亦自知可笑可鄙逐人面皮上討口頭稱譽是甚見識

自謂欲開誠布公令民情上達乃使斯人不遠數百里而來及剖訊之乃實者十二三妄者什八九然則人非樂吾之推誠正便吾之易欺也可以自鏡矣

是記也能言而不能行者不書知之而不得其味者亦勿書卽爲吾戒自欺之椽可也

五月初九日

偕恆獻之太守查閱大隄午刻出署

與人世故應酬漫爲無實之語口頭稱譽冀以取悅於人人而有知當鄙我矣似此務外徇人之見錮蔽已深故觸起便發思之可恥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人而慢我實我有以致之方當痛懲反責之不暇乃猶介介於懷起尤人之心察言觀色者工夫顧若是乎

輿中讀倭文端遺書如見先生刻厲誠懇氣象先生於慎獨謹幾工夫皆實做故尋常習知語經拈出皆親切警悚發人深省悔當日未得與先生常親炙之由不知學耳

文端公曰讀湯睢州毀淫祠一疏想見其不愧屋漏之功非理足氣充不能襲而取之眞足發明睢州之心即此反鏡覺外面支飾不惟可愧亦且可懼

文端屢舉朱子人氣與天地之氣相接一段實於川上鳶飛兩章意深有體驗做愼獨工夫常相接續者不然不能爲此言也其意味親切可見

出言已失又欲從而展轉救護之務外之病何所不至

因人慢而求敬仍是爲人之心

癈話少說何多言之失屢誓不悛眞是無志口邊話忍出幾分旣足寡過又足蓄德淺者深躁者靜

文端云躁妄人靜默以待之竊爲推類而求遇狂悖人當待之以謙退肆放人當待之以嚴整驕慢人當待之以冷淡私曲人當待之以平直若自處未盡因人計較皆失之

吾輩旣出爲地方凡益民之事得爲一分便當實做一分一事也欲圖其大而以小者不足爲乃大者旣無成小者又復失時此皆爲民之心未到十分懇切又不免有形人之失意在故至於此我當與人平分其咎豈得無過哉

與獻之太守言得雨可喜吾輩感天憐憫愈當存懼心噫斯言是已奈須臾間便自放去豈非以空言教人反己自恕乎

十六日

申刻回署接得家信四弟入都　叔父腿疾纏綿至不能起坐　叔父愛余最深病中念余益不能置思牀褥輾轉之苦百感紛來夜不成寐遠宦異鄉眞無味也

十七日

精神疲頽皆由敬心不立爲欲所害非克自振拔作脫胎換骨工夫萬難濟事

闇然爲已之學蓋實見得天命民彜件件切已子臣弟友事事未能故戒懼謹獨蜜益求蜜折理辨義精益求精克已省愆嚴益加嚴身體力行篤益求篤誠懇迫切爲善不

足之心夜以繼日務外爲人之見不惟不肯亦且不暇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學者心髓中苟無此一段眞實爲已
定志久而不變決不足以入德正非僅要謝絕聲華也
定志不堅萬事決裂國無仁賢是曰空虛故非無兵無餉
之患無人之患苟得其人自能節用務實以足財激發忠
義以克敵主少國艱之日責在大臣自古未有畏敵求和
而不速禍者何苟安之可言且禮義廉恥國有與立一舉
之失致令人人阻喪奪氣此後更何以自立而猶大言國
强耶
祥將軍立亭言以恥辱之事爲畏挾之詞反居不世之功

此更前史所無言之痛中

倭文端好言虛心靜慮四字夫虛則無一外物靜則無一妄念皆非中有所主不能此持敬有得之驗非可强希須實做主一工夫爲要

程子曰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尙何雜慮之有則虛心尤靜慮之本也

心是我底心慮是我底慮要虛便當虛要靜便當靜而顧不能可以知所用力矣

口中謙下意中實有自見意邑新吾有言胸中才有自滿之意口中便出自滿之言面上便帶自滿之色此有道之

所耻噫眞可恥也已

只一務外爲人病根打退不凈收歛皆是扭捏

心不一時閒思雜念卻之愈生勉强思理亦三頭兩緒了

無歸著極極不能入也

不當思時思妄固害思理亦害全無是處

務外而求悅於人聖人以鮮仁斥之所以甚絕之也凡向

外一動念卽本心全喪不獨言色可勿悚然

稍涉名言擬議便是馳思此意推勘得入細程子有言追

切不中理反爲不誠凡强探力索以致心氣勞耗皆馳思

之病宜力戒之

熟味湛然虛明肅然收斂炯然不昧等氣象皆非剛明不能居敬工夫柔闇人決做不得

心有所主則活有所著便死蓋一則自心自作主一則物來作主也頃刻天淵

呻吟語曰言語正快意時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發揚時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此前兩條自常人視之若無甚難而先生以爲非大勇不能蓋先生身爲克已實功故知之此語令人增長氣力

主一最難肖須於不雜求之

從理便一徇欲便雜

只爲於大頭腦處無所見忘時便放去提起時亦不過彌縫鋳漏苦心勞力祗向下梢爭也

大學至善是天賦與我底中庸之道不可離是我性中帶來底眞知仁敬孝慈爲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離卻此道便不可爲人不由得不戒謹恐懼袪人欲復天理以求其至也

胡敬齋云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捉得住亦是個死的物事不能具理應事又曰只恭敬則心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放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

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敬齋得力於敬故言皆親切文端日記竊謂爲學以性善爲大頭腦敬又是求至善之大頭腦而窮理則交相爲助不可缺一

凡物欲習染血氣用事處皆與禽獸相似文端此言發人深省

知至亦有深淺朱子所謂心下自肯自信當爲決爲不可爲決不爲是猶不爲穿窬之類一事之知止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知性知天則知至之極境也

知行交盡無一時姑待知一分行一分到知至時行已有多少階級苟意不誠知亦不能進了此是有頭有尾事若

眞到知至自不由不誠閒居爲不善的小人固是不能戒欺亦決不到知至地位從古無知天知性的小人雖知些子全不是眞知

存養是通貫動靜乃全體工夫特對省察言之則專屬靜程子教人存養於未發之先以靜時無他可言故只言存養非謂動時卽與存養無涉

心不一時不必是徇欲終向欲路去

物欲最害心然徇人而不覺時多是習染爲害變化氣質當自革除習心始

人欲是日間眞困衡克治乃吾心眞動忍

欲心不能扳塞反借天理蓋覆解免之噫眞自欺小人哉

水亭鋪地板室人以妄費相譏何嘗不是漢文築露臺猶惜曰中人十家之產斯民嗷嗷而爲此不急獨何心哉

友人以處事不密不謹相戒謂設從人有不肖必至生事且何以當重大之任教我深矣

虛靜和樂心之體然必無物乃能虛靜無欲自然和樂功夫自持敬始非可以意揣求之

所謂無物者非屏絕事物之謂只是順物而應無將迎係戀之私則虛矣所謂無欲者亦非屏棄思慮之謂只是思所當思無邪妄閒雜之想則靜矣

心能自做主宰雖事物畢集心自卓然不能自作主宰雖無物心且無頓放處物來安得不為所役

夜懼不眠聞聲便惡此心為物役也轉想來萬物皆是合當有底則不覺其可厭轉覺其可適物皆自得我不自得反以累物古人靜觀之意非自物求之也

大學註虛靈不昧謂心也其要尤在下句虛不到具衆理則入於異端虛無寂滅而虛非所虛矣靈不到應萬事則近於禪家掉弄精魂而靈非所靈矣故程子不言靜而言敬

姚江所謂良知與本體之明未嘗息似乎相同特朱子正

教人加擴充之功知性知天以求其至使萬理燦然俱備姚江抹煞窮理其所謂本體恐已非故先儒謂其認心爲性卽是良知卽性中之智據此而舉所謂仁義禮信皆置而弗講亦僅得性中一端豈其全哉

中庸之未發已發卽太極之動靜太極通貫動靜性亦通貫動靜謂之中者正謂此時性之本體渾然在中對發時而言亦猶太極之以靜爲體非謂靜卽太極未發卽性也故周子言主靜而必定以仁義中正可見倭文端以靜爲性異竹如駁之良是

竹如先生謂姚江大本已差亦戒懼其所戒懼此意未經

人道吾向有此意而未敢言也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月二十八日

由湖北省城登江裕輪船

五月初一日

巳刻至滬先寄家信住長發棧江裕管賬朱溪亭浙江人與各輪船甚熟頗應酬人在上海開天保棧又盤記袁九齡候補道浙江人人甚懂賣買講應酬可爲異日僱船住棧之備此人名天錫

初二日

拜上海道邵小村釐局蘇伯賡名元瑞江蘇候補道廣東

人江安糧道王汝藻號魯香湖北人招商局馬眉叔名建忠即係上年將船兌與美國者二人皆未在滬上海縣莫名善徵號祥芝係有名人廣東正人藩雨初黃名家駒楊心五說江蘇候補府黃基號篔山廣東嘉應州人癸亥沈世兄號鄭孫

八月二十七日

通州見門生張祁杰炳章

九月初三日

天津見黃建筦花農招商局總辦候補府廣東人年三十六頗魁梧候補同知張敬熙佑堂潘記執事葉德賢訪禪

季士周座中見候補道張小春甲戌同年吏部改官者其世兄場作甚佳廣西鹽法道周鶴竹生福州遺缺道恩良錫三　聞滙東穀士說署河西務通判姚甯做官極好操守廉潔勤於任事向有演船陋規甯獨不取故漕船習之甚熟作蔽者少天津縣陳以培序東合淝人已升遵化州應酬便給人也招商局總辦盛宣懷杏邨候補道未在滬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縣劉春祺祝頤章侯之子篤實能幹天津見王聘卿之弟名廷琦季芳

初十日

到上海定意改行九江見新北門委員候補巡檢莊梓浦

香浙人二月解餉赴粵曾走此路送來路程單言雇船節
次甚悉始定意並借渠一僕朱福年四十餘蘇人　由日
昇昌借路費四百金其掌柜王爾楫濟川同夥毛建章立
夫　百川通借費五百金掌柜王壯猷慎謨均送菜食因
未出門皆來店中相見
寄電報家信四十三字

十二日

又寄家信少客親家信留寄廖穀士信王聘卿信陸壽民
信由恆獻之僕趙忠捎倭文端遺集十部於荆州書院買
通鑑及續編正誼堂七經宋史等書寄京　新見亭林補

遺十種購之十二日登江孚輪船

十三日

夜泊鎭江

十四日

午南京小停片刻通津舟中寄和聘之二首渡黑水洋九日看日出一首寄黃子壽前輩信　保大輪船賬房余慶生浙人　江孚輪船賬房施子香亦浙人

十五日

亥刻到九江住春和棧樓上開牕望江明如鏡心目爲爽拜九江道李亦青希蓮山西人十年前在都曾舊識亦青

因與　先叔通政公數接談頗以故交相待贈食甚厚並飭礮船送余至江西省城來店兩次情誼極殷拳亦清觀察人實厚質亦由　先叔感人之深故推及於余且以見先叔取友之尚質云太守王信甫出勘災未旋拜九江鎮朱春山淮森安徽人德化縣大令周雲耕名文潮同知德心泉椿釐局候補府孫誾如孚俔俱來拜惟德未晤面云周雲耕乃文勤之姪人頗明白誾爲上憲所賞孫誾如副榜徽太平縣人潤民中丞門生也

雲耕云董瑞峯知廣信稱能去後民思之操守堅潔惟以嚴刑治吏役爲紳士所挾被劾後查者附會之致罷若江

西漕改徵本色惟廣信〻可行瑞峯治之故也　聞九江署遊擊周步雲山東人出侍衛出身熟於鑑史講搽守因不附合總兵剋扣發款且因事揭其上官致撤任王元達云

十七日

換船泊湖口行六十里是處水師總兵爲丁燕山義方未拜

十八日

候風偕同老元達登石鐘山山有二十人以上下石鐘呼之湖口城據山麓面西兩山南北相向諸山皆土阜惟此爲石余所登者乃下石鐘山上忠義祠即奉　勅祀江西

昔年戰死湘軍祠前後兩廡前官後勇官以提三劉公居首此外亭閣層疊俱極雅飭最後爲六十本梅花寄舫今彭公尙書駐節所宿石刻亦公畫梅居多讀石鐘山記曾文正祠記古刻惟唐魏鄭公書洪範皇極一篇字甚遒莊未知果公書否時人聯語頗多有集唐句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其今滇撫潘一聯有云天鏡照晴空謫仙去後來坡老石鐘留勝蹟小姑依舊對彭郎天鏡句用太白孤舟入天鏡於遠望湖光情景惟肖惟以彭郎戲彭公太謔爾又城紳高心夔書碑記戰事及修建文字俱整潔

十九日

開船入鄱陽湖行三十里住古塘關此地磁器賤於九江價值近半因少過卡稅故爾買茶碗筆洗等物

二十日

行六十里宿謝石塘泊小舟上岸登高處看廬山大姑山正當湖口二十里姑塘得名以此過此即入湖聳峙水中山上有塔及寺今午猶望見之舟人云湖中神山不可指向以爲忌元達謂過洞庭者亦如此說未知何意按鄱陽即彭蠡澗三百里受南昌吉贛諸水北流入江的非漢水所匯昔人辨之以爲匯在江北巢湖者近是

二十一日

順風早行及起已行六十里未明過南康未得見　自九江道署中南望廬阜卽如近在咫尺今行湖中三日皆繞山麓由北而南而西悉如傍湖岸詢之皆云相距二三十里有石齒高聳豁露者有煙樹迷茫者連日天色晴明山色與湖光相映廬阜而外周圍環山偶有村落皆非近岸不見遙望但山湖青綠宛然一幅畫圖而廬尤隱秀深厚儼神靈之所窟宅其面南兩山坳處層巒隱隱土人謂白鹿洞書院在南阜竊意卽其地云現有一觀察主教恨咫尺未得至殊不勝高山仰止之思山中界白處云卽瀑布石所在不知是否西阜南麓山虫尤多

日晡至吳城鎮宿行九十里午前即出湖出湖後東岸山漸遠西岸無山一望平蕪惟見溪港紛叉帆檣往復云鎮屬南昌駐同知叅將叅將係歸長江水師同知王維新柳橋來見係徽安慶人江省老吏年六十六鎮故巨舊商賈集市近三萬家兵燹後不及昔十分之二三岸上有安瀾神祠其神稱爲張睢陽聯語皆據睢陽事撰祠內有望湖亭昔爲賊燬曾文正平賊後復修建之余以客至未獲登從人登者云北望廬阜盡在目中湖光明媚四際瀰漫蓋當漲盛時鎮在湖間今夏水入同知署者三尺今値水涸故出湖較速是處有釐局知府一知縣二王柳橋云局卡重疊貿易蕭條商民苦累可以見民力

之彈矣

二十二日

宿雞籠山行百六十五里距南昌十五里土人云此山須常用稻草蓋覆否則省城失火

二十三日

午後到南昌宿泊滕王閣下稍南令從人僱船爲船行所持始知船戸鷸蚌相持非由行代僱不可前曾以此涉訟自九江至南昌每大船價十八兩自南昌至南安每船價三十兩次者省三分之一略贏焉

二十四日

換船未妥午後南昌縣令汪衡舫以誠山東戊辰進士新建令李蘭墅曾珂安徽進士南昌守賀幼甫艮楨同年均來見山東同鄉周梯山游擊談逾刻通判郭克明月峯來因雨未見

二十五日

雨楊晉卿際雲原名雲同年冒雨來本余舊友相見甚歡譚及僕人難防捉影生事言語幾微皆須慎之又慎甚足藥余病又勸余慎防揣摩自斂鋒鍔皆有益之言　周梯山送食品受之甚不安梯山慷慨識兵事芷庭舊友余頗重其人不願以一飯爲介紹也林亭贈某詩有云願子勿

受惠受惠難負荷自處待人皆當無忘斯語

二十六日

早晴謁撫台德公曉峯馨梁湘南學使盛道長春帆祿糧道定靜山祥典試使廖仲山閣學王向甫一號春舫侍御賡榮特來船中相見拜而未遇者王鶴樵方伯嵩齡河南人繆芷汀署臬德棻恐人答拜船上逼仄無以款客速令開行拜客後登滕王閣見覃溪先生所書子安序王夢樓所書石刻陳賦宋商邱犖聯云依然極浦遙山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省城據章貢下遊控扼彭湖之上西岸山勢遙拱至今呼為西山

偶記待問僑札之歎臯粱之託　問字候芭傳經服慎
儒宗鄭盧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
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茅屋數椽種
陸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終身不
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敝裘尚假于人牝馬亦非已有如陳
茂烈之風紀自持　彥先標譽望元歎肅儀型　避吏趙
岐離家王粲　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
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　破拘攣以待度外之士
是日始看方輿紀要　抗蜀雕鐫越京邑麻沙而上
伏波聚米宏策畫圖　劉輿密視水陸形槩記之

膽似韓稚圭而先幾旁矚不敢置勝負于度外智似李長源而願學鄴侯不好神仙德量似婁師德含弘光大唾面自乾而人卒不能唾其面清捺似盧懷愼吐納萬有而不爲無口匏寬靜似謝安石絶意聲色不事矯情奇才博學似王景略雖去桓温必不爲符秦所用　九折之阪羊腸之道不在邛崍之徑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書名寰宇記括地志　紀勝　廣記勝覽　坤元錄　樂史祝穆　禹貢兩黑水係二水行

十五里宿七間房

二十七日

行四十五里宿石沙

二十八日

順風行一百二十里六十里過豐城城在江東岸過此卽入臨江府境晚宿樟樹鎮鎮亦在東岸有通判駐劄清江縣界一名鹿渚袁贛二江會此志云卽故新淦城址王文成起兵擊宸濠會軍卽其地

二十九日

行五十里宿新淦豐城以西又漸有山

三十日

行五十里宿銀河對東岸名章口　由新淦三十里過新淦縣縣在東岸

十月初一日

五十里宿朱集　銀河屬峽江縣按史稱周瑜留鎮巴邱陳覇先討侯景自南康潯陽屯巴邱即其地明始置縣舊志謂負山阻江稱爲巖邑信然　行三十五里峽江亦名夾江灘兩山相向江流逼仄循山根而行下有灘石水深不能支篙亦不能泊船須急渡縣在西岸山阜似湖口形勢

初二日

六十五里宿三曲灘　入吉安府境

初三日

十里過吉水縣縣在東岸又四十里吉安府宿南關官碼頭府城距江西岸地勢平闊民人殷繁南昌而外沿江所

見第一富庶之區　銀河以來兩岸環〻山雜以煙樹參差
回互抱之不盡直至吉安始漸平陸
初四日
傍午起程順風微雨五十里銀峽江〻又十里老河口宿
初五日
六十里葛布洲宿萬安縣屬晨行三十里過泰和縣縣在
西距岸二里許
初六日
行六十里至萬安縣縣在岸東據山而城城內甚荒沿江
郤有街市蓋行舟至此入灘舟人皆備一切路費耳須由

此另僱牽夫土人熟於灘路者舟中各添縴二名又三十里石壁峽宿對岸西四棉津岸上小貿數家鑿石累壁僅容一屋舟中仰視如懸堂云入灘後萬山夾江峭立一水中抽奇峯回旋疑入無路眞勝境也視豐城以南尤爲緊峽別開一天沿江皆有礮船入灘後巡防似更緊密漁戸擾害行人有告示申儆甚嚴切

初七日

五十里馬牙灘諸灘中之最名者江心立石叢山隆山岸危側不能立足率兒女輩下船攀磴據石小坐頗生逸興一路絕少童山雖山腰極險處皆松樟蔚茂成行柑橘金柬綴樹離離甘蔗花生猶未霜而綠居民房屋籬落俱整

好修飭勤作殊勝於湖北云
風后受圖九州始布此輿圖之始也山海有經爲篇十三
此地志之始也　蘇秦甘茂之徒皆據圖以言天下險易
蕭何入關先收圖籍鄧禹馬援亦以此事光武　禹貢叙
田賦貢物貢道及夷戎職方兼詳人民六畜土宜　華陽
黑水或以爲雲南之瀾滄江黑水西河此黑水在今肅州
西北十五里有黑水河　張儀說楚有云秦方船積粟於
汶山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不十日而距
扞關扞關在今長陽或曰此瞿塘五千人似誤峽路陡仄未有一船能
容五千人者　林氏曰六國之所以滅者以不知天下之

勢也勢莫利於從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讐齊楚自恃其强有并包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蘇秦之說阻而張儀之志申也秦知勢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故能并天下頓弱曰韓天下之嚥喉魏天下之胸腹唐憲宗欲平藩鎮李絳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亘有以也　漢高入關入武關繞嶢關踰蕢山皆在藍田縣東南至霸上京索有大小三索城在故京城西北漢王敗於彭城張良說漢王捐關以東與鯨布彭越韓信三人以破楚楚是以不能過滎陽漢築甬道屬之

河以取敖倉粟
楚圍滎陽急漢王西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進說曰漢與楚相距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利分漢旣數困計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資漢願急復進兵收取滎陽塞成皋之路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在山西廣昌守白馬之津滑縣以示形制之勢
吳王濞初發其臣田祿伯曰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

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桓將軍亦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利平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若徐行留下城邑漢軍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職方幽州山醫無閭而藪貕養則在今萊陽縣川河泲浸菑皆在今青萊間不言遼水　漢遼西領且慮等縣十卽明大寧廢衛境　遼東領襄平等縣十八

又二十里良口有武營商賈頗盛又八里良鋪宿

初八日

六十里天柱灘宿至是出灘爲十八灘之一最稱險惡舟人至

是必於岸上立石處焚香楮爲禮每見舟人致祭江神時皆三揖不拜想俗相傳如此云

初九日

四十里宿儲潭上游　按十八灘在萬安者九曰皇恐漂神曉灘綿津大蓼小蓼昌邦武朔崑崙以皇恐爲最險在贛之九灘曰梁口青洲落瀨銅盆大湖鼈灘小湖天柱白澗土人云莫惡於天柱志稱上流之在信豐寧都者石磧險阻尤甚於此蓋在信豐者出龍安之桃江亦曰信豐江五百里入貢水志云有灘十六烏漾尤峻是也在寧都者即梅嶺之東江亦曰梅川經雩都爲寧都水志云有十八

灘其鉤洲最名形如鈎鉤地不數武必半日始達是也其雩都之雩水則信豐水自西南來而合之甯都水自南來而合之志又稱灘有十二亦可想見上游之形勢矣

初十日

十餘里至贛泊西門外水西驛下時贛令爲李月卿廷俊同鄉　先兄辛酉同年至好也甫擬下船往拜而月卿兄至矣兩日盤桓署中以盡十年離悰並將家人兒女輩同邀至署情誼至渥　見贛太守崔國榜第春戊辰進士觀察文華甫惠總戎譚彬庭文秀第春太守官聲甚好贛人悉稱劉仲良中丞保稱心精力果真爲不愧月卿兄以能

廉爲通省稱最足慰交契矣

按贛水本合章貢得名皆合流於贛郡貢出福建汀州新路嶺經瑞金縣則謂湖漢水即漢志所稱經會昌謂湘洪水由是而北逵雩都寗都石城南揆安遠龍南信豐又北而與國皆匯焉章出湖南郴州黃岑山經宜章縣謂章經崇義聶都山漢志謂之彭水經南安則謂之横浦入南康則謂芙蓉江自贛至南安貢水未合之前舟行皆章江上流爾

十二日

午前起纜月卿兄甫曉來船猶再三挽余再留勢不可遲

强與作別云　管帶贛州水師記名提督楊仁浦友勝以礟船相送月卿謂陸兵上至千總皆有缺底銀各省向皆所未聞須查問又謂以結案多少課吏未善不如論斷案之多寡葢刁民知上吏課限有斷而不肯結以挾制者須通此情　行三十里宿望津一曰高棧

十三日

行三十里三江口進壩又三十里崗壩宿

十四日

六十里禁壩集宿　居民用水輪吸水以灌田水非急溜不能收轉旋之力故疊壩以障水留小口出水安輪當衝

其製以木架懸輪以竹筩空其前左旋吸而上以倒瀉之
上安橫筩乘水以竹管承接入地自江口至南安沿江皆
享其利益然非淺水急溜二者相兼不可故大江及湖鄉
皆不能用舟行御無險深之虞惟以矗石亘互挽行殊費
人力　署大庾縣陶酉生大令繼增江蘇廕生來見

十五日

二十里南康縣宿縣令馬清渠枚來見浙江補行辛酉舉
人以月卿先有信故遠來相迎且備力御之一事輕易致
人煩費深自咎悔由差人寄月卿信

漢元朔元年東海薉君南閭來降置滄海郡在今遼東塞

外元菟郡今朝鮮北境高句驪今朝鮮咸鏡道界樂浪郡今朝鮮西境朝鮮縣即今朝鮮平壤謂西京又武帝初置元樂臨屯眞番四郡代郡即今大同東百五十里境扞關今宜昌長陽縣　鄗邑今柏鄉縣董卓遁車駕遷長安自屯雒陽諸軍畏其強操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勃海謂袁紹)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大谷(謂韓馥轘轅在河南鞏縣孔伷大谷即闕鄉)全制其險使袁將軍帥南陽之軍(謂術也)軍丹析(鄧州析山界)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諸將不能用呂布入濮陽(今開州)操敗布於定陶閭陶謙已定

欲先取徐州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進足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困敗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擊走布兖復定毛玠謂操曰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夫兵義者勝守位者則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會帝還雒陽操乃西迎遷都於許命棗祗屯田周瑜破曹操於赤壁因說權曰乞與奮威孫堅弟俱進取蜀并張魯留奮威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後魏主廞卒權復議伐殷札曰今宜荆揚之地强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於隴右朱

然諸葛瑾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謂淮北歷青徐犄角並進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若循前輕舉民疲威削時往力竭非策也　陸抗謂吳主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受敵二境非可恃援以救倒懸臣父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有虞當傾國爭之何承天曰曹孫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在合肥北二十里滿寵所築　吳城江陵移入南岸移南郡治公安濡須之戍聚屯美溪在濡須東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司馬懿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

果亡柤中（襄陽沮水左右）胡氏曰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孫吳時上流爭襄陽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下流爭淮南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濡須塢）與皖口（安慶城西十里）中流爭安陸不得故以三萬勁卒守邾城　先主屯新野見孔明孔明曰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桂陽花梧交阯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若跨

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蠻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南陽洛陽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而迎將軍者乎　是時蜀得漢十三州之一吳得十三州之三魏得其九　胡氏曰魏不恃方城而守襄陽蜀不恃劍門而守漢中吳不恃大江而守荊渚即江陵　十六日抄

十六日

行二十八里宿仙人鋪北二里

司馬昭謀吳蜀諭其衆曰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

蜀士九萬居守及備境不下四萬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洮州羌）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盩屋西南）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督關中規進取姜維聞之表後主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卽陽平關橋頭今階州文縣東南白水上）不納既而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諸葛緒自祁山趨武街橋頭會大軍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時蜀退保漢樂二城（漢今漢中府寧羌州沔縣西樂城是樂城今漢中城固縣東南舊城）會分軍圍漢樂經趨陽安關下之姜維退趨白水艾進至陰平上言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逕經漢德陽亭（龍安府東北）趨涪（綿州治）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

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必寡矣遂自陰平行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先登江舳進擊諸葛瞻於涪

羊祜鎮襄陽請伐吳曰期會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胡奮王戎）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王渾與瑯琊王伷）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動矣吳緣江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後晉六道伐吳即用此策　魏嘉平中鄧艾嘗言宜分并州境內匈奴左部為二國徙居雁門羌胡與民同處者亦

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平吳後郭欽又上言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部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戰場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部邊鄙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江統作徙戎論云請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幷州之地本爲匈奴部落散居六郡今衆至數萬皆可發遣還其本域先零等地在湟西甯界中西至河首今皆未行

十六日抄

十七日

五十里新城宿　屬大庾有巡檢駐守江流至是愈仄水波湛碧山光葱蒨又異於前沿岸而行竹樹披拂船窗萬竿擊戛如撥蒙密入山徑忘其身在舟中也江名芙蓉有以夫

十八日

水淺舟膠不得行二十里北城宿

朝來微雨薄煙山色四圍樹影倒印靑黃疏歷如畫如染爲之心曠神怡

漢南匈奴左部帥劉豹之子淵稱漢始據離石今汾州永甯最

後徙都平陽淵子聰死靳準作亂盡誅劉氏（志附前趙）趙劉聰遣將劉曜因討準自立都長安國號曰趙攻後趙將石生於金墉（洛陽城西北隅）爲石勒所獲曜子熙復爲石虎所敗秦隴悉入於後趙成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徙漢中後李特帥流民入劍閣前後攻益州刺史趙廞羅尚廣漢太守辛冉特子雄入成都尋稱帝國號大成雄子期篡立特弟驤之子壽又廢期自立改號曰漢至壽子勢桓溫滅之後趙羯人石勒降劉淵至靳準弒劉粲勒貳於曜尋北據襄國（今順德府）没幽冀幷三州與劉曜爭洛陽取長安幷秦涼淮漢以北悉爲趙境勒稱帝都業勒死石虎篡立虎死養

子閔與其子遵入鄴遂篡立閔尋殺遵而立鑒又殺之而自立復姓冉號大魏虎子祗復稱帝於襄國旋爲其將劉顯所殺顯復稱帝於襄國閔攻殺之燕將慕容恪擊獲閔慕容評攻鄴克之

燕鮮卑莫護跋入居遼西號慕容部至涉歸遷遼東之北再傳至廆徙居徒河之青山柳城東先後討擊高句驪段氏宇文氏及平州刺史崔毖廆卒子皝嗣西摧段氏敗石虎遷都龍城北滅宇文又兼夫餘子儁又席捲幽州遷都於薊又滅冉閔取鄴遂稱帝儁殁慕容恪輔政東至泗上南至宛城皆爲燕境恪卒秦取洛陽拔壺關今潞安府克晉陽破

慕容評下鄴城執燕主暐

涼晉散騎常侍張軌以時亂求爲涼州保據河西與其子茂皆能威著西土西域諸國皆朝貢姑臧（卽涼州）子重華稱涼王至子元靚爲重華弟天錫所殺自立後爲秦所并

秦略陽臨渭氐蒲洪始降於劉曜又降於後趙又附於張駿又降於石虎虎以洪爲流民都督居枋頭　石鑒又以洪爲都督關中雍州牧洪尋自稱三秦王改姓符氏洪死子健且請命於晉西入關據長安尋稱帝國號秦健卒子生嗣符堅廢生自立滅燕盡得其地陷晉漢中成都又攻涼盡取河西地又定代地又陷晉襄陽彭城等郡大舉入

寇敗於肥水奔還爲慕容仲所逼出奔五將山西安醴泉縣爲

姚萇所執其太子宏亦棄長安其世子丕西奔晉陽稱帝

爲慕容永所敗死其族子登又稱帝都雍後爲姚興追戰

所殺登子崇奔湟中復稱帝爲乞伏乾歸所逐奔楊定於

秦州

後燕慕容垂自燕奔秦爲符堅所寵堅入寇還會翟斌起

兵新安垂因聚兵翟斌歸垂乃東取滎陽自稱燕王是爲

後燕符丕棄鄴垂取鄴都中山尋稱帝會翟遼據黎陽稱

魏天王遼卒垂擊其子釗取其地南略地入臨菑垂卒子

寶爲魏拓跋珪所侵盡取常山以東寶東保龍城中山人

推慕容詳爲主慕容麟復襲斬詳稱帝既而魏克中山取
鄴龍城復亂寶爲其臣蘭汗所弒寶子盛殺汗復有遼西
東地旋被殺慕容熙代立馮跋作亂推高雲爲主燕亡
西燕符堅敗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聞垂亂
亦皆起兵泓被殺立冲爲皇太弟是爲西燕屢敗秦兵據
長安冲被弒段隨爲燕王慕容恆慕容永共殺隨立慕容
顗恆弟韜殺顗恆復立冲子瑤永殺瑤立泓子忠爲帝刁
雲等殺忠推永爲王秦主丕爲永所敗永據長子稱帝爲
垂所滅 十九日抄

十九日

三十餘里宿大河灘

三十日

後秦初姚弋仲爲南安赤亭會後徙隃眉汧陽縣稱雍州刺史又降於劉曜降後趙弋仲卒子襄又降晉尋叛自河東圖關中襄敗死於秦弟萇降秦及慕容垂起兵堅使萇爲司馬佐符叡討之叡敗死萇懼奔渭北自稱秦王會堅出奔萇襲執堅弑之及慕容顗去長安萇入據之稱帝萇卒子興敗符登尋陷洛陽淮漢北多降嗣又降西秦王乾歸伐後涼呂隆禿髮傉擅沮渠蒙遜李暠皆奉朝貢嗣赫連勃勃叛乾歸復攻略隴西興卒子泓爲劉裕所滅亦稱秦史亦謂

之後秦

西秦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苑川（靖虜衛西南）歸劉曜再傳至司繁降秦又傳至國仁乘符堅敗迫脅諸部拒秦自稱秦河二州牧築勇士城都之（在靖虜西南）尋卒弟乾歸推立遷都金城嗣符登敗乾歸逐其子崇於是取隴西稱秦王後爲後秦所敗遷都苑川又敗於姚興部衆悉降於秦乾歸始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尋又降於姚秦秦以其子熾磐監其部乘彭奚念叛熾磐據嵻崀山（蘭州南）乾歸由秦逃歸徙都度堅山復稱秦王旋又降秦會西羌叛乾歸擊平之又徙都譚郊尋被弑熾磐遷於抱罕旋得秦隴西郡襲南涼

樂都復稱秦王及劉裕滅秦熾磐與傉檀相攻夏因屢攻其地至子暮末爲蒙遜所逼其故地皆没暮末降夏見殺

楊秦　初天水氏楊騰之子駒由隴右徙仇池縣千萬爲魏百頃王千萬縣飛龍以甥令狐茂搜爲子元康中關中齊萬年亂茂搜保仇池益強子難敵自稱左賢王屯下辨其弟右賢王堅頭屯河池（今鞏昌府徽州）難敵始降於劉曜復降成又襲據武都叛成尋降晉既而其族互爭殺符秦攻之仇池亡符丕以楊定牧雍州（亦隴右氏）定仍稱仇池公及與乾歸戰敗死其從弟盛守仇池復稱仇池公復乘蜀亂遣其兄子撫據漢中後秦伐仇池盛降秦仍通晉封武都王至

子元之弟難當廢元子保宗代之魏拜難當爲南秦王旋畔自稱大秦王魏遣拓跋丕伐之宋遣裴方明討之武興下辨白水爲宋所克仇池爲魏所取既而元子文德復據白崖至梁天監楊集起等叛魏復立其兄子紹先爲帝魏人擊敗執滅之後紹先逃還魏大統中達奚武取武興始亡志不稱國

午後南安府周瀚如太守浩大庾縣胡大令輔臣承弼遣人來換船宿合口三十二里

後涼呂光仕秦爲驍騎將軍堅使將兵伐西域國不服者攻龜茲敗獪胡諸王降三十餘國引還敗涼州兵遂有涼

州又擊南羌取抱罕自稱天王壽立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帝旋卒紹庶兄纂殺紹代之呂超又殺紹立其兄隆旣而爲姚興所敗隆降

南涼鮮卑禿髮樹機能雄長河西其從弟務丸三傳至烏孤始呂光拜爲大都統旋據廉川（今西寧衛西南）而都之自稱西平王尋克涼金城取涼嶺南（洪地嶺）徙樂都及其弟利鹿孤嗣立又徙西平繼克涼顯美魏安徙民樂都卒弟傉檀襲位稱涼王後爲秦王與鎮姑臧又還姑臧爲沮渠蒙遜赫連勃勃所攻伐失地屢爲蒙遜所敗姑臧遂入蒙遜秦王熾磐又乘虛襲樂都傉檀降爲熾磐所殺

北涼蒙遜本匈奴左沮渠王後世爲張掖帥其諸父羅仇仕呂光爲所殺蒙遜及其從兄男成先後起兵男成攻建康推太守段業爲主蒙遜亦歸之既而自西安襲業殺之遂爲涼州牧張掖公屢敗南涼降其姑臧遷焉稱河西王既而南涼爲西秦所滅蒙遜攻拔其廣武滅西涼并其地又攻西秦取西平魏拜爲涼王嗣拜子牧犍爲河西王尋降於魏牧犍弟無諱起兵敦煌拔魏酒泉尋請降魏攻拔其酒泉無諱奔鄯善旋襲高昌奉表降宋無諱卒弟安周代立後柔然攻滅之 二十下午抄

西涼隴西李暠仕段業爲效穀令廢沙州衛郭謙等推爲敦煌

太守又爲涼公取涼興及玉門西諸城會蒙遜所部酒泉涼甯二郡降遂自稱秦涼州牧至子歆爲蒙遜所滅

南燕初慕容寶以范陽王德鎮鄴因魏拓拔珪屢攻之慕容麟說德棄德南徙滑台自稱燕王既而滑台降魏又引師而南尋據瑯琊取莒城克廣固都之稱帝至兄子超爲劉裕所滅

成都王初益州刺史毛璩以桓振陷江陵使弟瑾及叅軍譙縱出討縱黨弑瑾推縱爲刺史旋敗璩兵入成都弑璩稱成都王劉裕屢討後遣朱齡石滅之志附於李蜀

夏初匈奴劉務桓世爲鐵弗部落大人再傳至衛辰降符

秦叛附代亦復叛秦定代以河西屬衛辰尋又叛秦既而秦復令屯代來城漸盛强旋為魏所滅少子勃勃與鮮卑没奕干奔秦州姚興以為安北將軍鎮高平尋又鎮朔方會秦復與魏通勃勃怒遂叛秦既而屢攻秦城戍秦為之困弊又西擊傉檀攻秦平陽又寇隴右築統萬城居之榆林衛西北二百里屢破秦城及劉裕滅秦乘隙據安定入長安稱帝至子昌魏主燾襲破統萬屢敗於魏為魏將安頡所擒其弟定奔還平涼稱帝敗安頡復取長安旋復失於魏諸地皆入於魏定攻滅西秦治成濟河河州西北後為吐谷渾王慕璝所擒

北燕初高句麗支屬高雲爲慕容寶養子與中衛將軍長樂馮跋相友善及慕容熙無道跋得罪因入龍城作亂推雲爲主殺熙復雲被寵臣離班桃仁所弒衆推跋爲主遂即天王位卒弟宏篡立復屢破於魏日危迫東旋爲高麗所弒

王氏曰志所稱十六國者二趙五涼四燕三秦一蜀一夏也附劉淵於前趙附冉閔於後趙附西燕於後燕附譙縱於李蜀故不曰二十國云又仇池嘗臣附南北閒故不稱國

六朝時頭緒紛繁景范此略備而得序惜仍未能全抄

二十一日

巳刻到南安住朱大順客棧　見周瀚如太守胡輔臣大令徐靜山壽春叅戎丞平樂亭人南安同知馮仲英俊才釐卡委員沈杏觀春第通判沈浙人餘皆安徽

二十二日

拜客南雄州吳俊三宗焯來見湖北安陸府鍾祥縣人發行李每舠六文轎分四等官轎每名夫八百文(須六人)中轎亦然但省夫二名圍轎每乘兩千四百文登山虎一千二百文

二十三日

過庾嶺入南雄到店二更許　嘉應州監生溫元控李瑞堂在南雄開天成和棧著交圖財害命之總弟李初貴李四滿李先係由王和先在南康供出現有李鳳鳴到案充初貴胞叔南康來文要人交南雄

二十四

末行吳牧云械鬬以順德東莞惠屬之歸善為甚曲江縣魯令宗潁江西戊辰進士來履歷始興縣尹令兆烜江西監捐亦送履歷又李長林子李家鳳呈控吏目張國恩一事內有何黃氏不係好人州云家鳳買贛縣女子為妾吏目云買為娼遞呈跑走姑存見誠協副慶號吉齋　徐靜山說清江知

縣馮蘭森是好官愛化錢多累是病

二十五日　由南雄起行白礬角宿

二十六日　行六十里

二十七日　行五十里吳圍宿

二十八日

行四里至江口見尹令兆烜煜堂尹令云翁源多盜

二十九日

晚到韶州在路接制台信內有盜風日熾冬令滋多須嚴

法捕除云云接孫文鈞有李廉夫觀察未知其名　韶守

徐樋之煒文曲江令詹藝墀觀察華堯峯前輩總戎黃小

姜龍韜朱游擊國安治平顏都司金均在船見談

十一月初一日

回拜客有連州民李若慶遞呈回船傍晚起身

初二日

因感冒未行請王司馬林元耀彬縣署杜師爺賡臣蘭芳

係江西諸生診方典試使錢馨伯師舟次晤談

光緒十二年丙戌九月初二日

人好善是美質好讀書是好天資無此二者雖有才地不足取也此余數年前之言今益驗之

朱子謂林正卿曰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

不甚得力又不知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人亦多馳騖於外

答李巽卿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分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林次卿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

十六日

是非繆戾時責在納諫克己者攻之疑似兩界處責在用

中非精於理者不能也

二十六日

要爲能處人之理勿爲人所處人之人大小相去遠勝民之失德乾餱以衍此爲常情言之也人家交際往來失禮缺儀家家皆有不要以此責人即或爲小事偶有不足到患難喪痛大節目務要釋卻前嫌不可存比較之心子弟切記

悚齋遺書日記卷三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月一日讀寶政錄謹識

諸生終日誦讀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一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沈潛思量便知聖賢千言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寶政錄

拔新吾先生弟子職兩篇語語警動學者此數語尤切身心　太原諭屬一篇亦說得令人愧汗八等人箇箇活現如云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竈深痛足發省戒篇長不及備錄

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淸苦正直也同上

呂新吾救命會勸語說得懇惻凄慘動人積穀攢錢勸民法尤好興復社學數條陳文恭多採入養正遺規看來諸條皆佳

今德禮不敢問設以政道之而民不從即用殺吾猶忍邇來治世只恃齊之以刑四字耳果皆道之以政者乎以刑齊之而當其罪即用殺吾猶忍邇來鞫獄只恃嚴加拷掠一法耳果自信無冤民乎

又曰勢既在我則死於識見之誤死於失察死於慢不經心與故殺者一間耳寶政錄

鄉甲約條有云未有人各任情家自爲俗而能成遷善遠

罪之治者也

鄉約實行自無奸宄猶有奸宄是鄉約之法未行也保甲實行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之法未行也同上

按先生錄中皆實能推行之政尤莫亘於社學鄉約保甲三法最得三代黨庠比閭相聯之意最爲近古如是未有不風俗美人才成者三者相維廢一不可全條具在讀者詳之

新吾先生心精力果實政一書於責躬率屬教養無所不備其法皆不高不低可實見諸用如小民生計積貯倉穀按察十吏審查盜贓淸均地土至於至纖至悉無不曲盡情事精密過人

十八年三月十九日起

仔細打澄一番至今猶在爲巳爲人兩歧處立腳倘靦顏
說甚學與人應酬每爲隨俗無昧之言猛省眞可恥
東銘以戲謔爲戒大凡有是言卽先有是言之根於心不
責之天君將何諉耶
慳僕日記有云察言觀色不本之質直好義則入於周旋
世故非爲己之學足發深省
二十日
謂涉於兩歧猶是自巳解免直爲人耳可恥孰甚
心必可以見鬼神而後可以見人志必能定於夢寐而後
定於白日

知一而已楊伯起謂四知已是贅了但我知便是天
知我之所以能知者天爲之也
到爾知已是事爲但我知則微於念慮矣
韓理堂先生謂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
朱子以爲存心之屬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
之可見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愚向
亦曾見及温故與月無忘所能是好箇存心的工夫
奈旋言旋置讀先生此語兩日來切身玩味眞是先
生平生得力之言學者莫苦於存主一段工夫無著
得此守之自不至放馳亦不至强捉涵泳敦篤久而

知之進不可勝言矣先生本吾故鄉先正豈憐愚昧而默有以啟之乎何相覗之深也先生眞吾一言之師

夜夢買物價多心喜有貪吝意日間實有此等鄙瑣計較之念故形諸夢寐獨眞不可欺也

罔念甫起處卽當下斬斷撥剔此念之所由起思此念之所以必不可有庶漸漸拔除

二十四日

遇事難解處當審求理之至當平心靜氣以出乃極力過抑以折人之意氣細察之已之所求伸者仍是意氣耳人

固鹵莽已更比人多一曲折矣以後不記曰
夬之去小人也以危厲垢之制小人也以靜正遯之遠小人也以矜嚴處小人之道備矣無不以正已爲先
見惡人以避咎東漢如郭有道徐孺子是已正程子所謂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非爲一身之得喪也故曰喪馬勿逐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傳曰若遇難而不能固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薛文清不肯枉已其職此義矣
惟致吾誠無心於感人而人未有不感者中孚之虛中感之死我一也若有意於求感卽可感感亦不深誠未至耳

以不貞之姿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此言也我三復之如予柔闇之質豈偶然奮迅所能變化乎宜乎終日擾擾只是舊人也

打透知命關鍵剔抉爲人心肝庶乎有進

大學首章或問曰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爲者也誠意註又云不可苟且務外以爲人始基於此中戒亦於此可見立志不定只是爲人二字斷送一生

深人必沈淺人必躁

好責人短最是矜忌二字作病最爲拒善之尤苟克已嚴而好善誠則必無是

好聞人之譽者必不樂道人之善

聞譽口雖力卻而心喜之僞字何日拔去

於事成而無矜功伐勞之心於讐怨而無倖災樂禍之心

於貧約而無計較營求之心於急難而無徼脫趨避之心

非見理定而信道篤者不能

四月二十八日

先儒謂乾爲聖人之學坤爲賢人之學蓋乾者自我而爲

道坤則法乎乾以行之者也觀坤順承天之義可見

心有權衡繩尺諸書皆可證學若不能爲明理之學徒務

博覽或遷於異說皆是玩物喪志

凡看書心爲所役不自適時便是喪志此最宜戒

二十九日

王益山云看書累心皆由於有爲人之見若爲巳之學尋得一理愈樂何累之有此言極切實

接家信聞傾陷而心動何也因　先人辨義舉而得禍卽傾家何妨貧富命也

文叔瀛所定木主式　身高一尺二寸寬三寸厚一寸二分　限中長八寸　寬一寸强　深四分　上下各去二寸卽限中之位分　限中與身後不限處以八分各取其半　耳從限起處量一寸五分爲中圓徑四分以不礙限

中爲度諭令工人不用火鑽爲要　頂高一寸下鐫外函斜上四分　外函厚亦四分　居全圭三分之一座鐫透直下不用稜亦不得鬆以緊持不脫爲度　厚一寸二分弱　套三面揷入座上鑿孔受之厰一面露圭　高取與圭趁　外匣刻畫不拘以工爲上　內外圭木用栗　套不拘

十九年癸巳正月初七日

慈親見背兩弟繼亡老大無成憂患日至數年以來備嘗苦境回憶從前與叔平菊甫同訂日記以爲規益之資所記雖無心得之言卻有敬畏之益癸未後宦途分馳勞心

吏簿甲申以前雖間有所記亦不接續言亦無足取者乙酉以還並此俱廢自思顯惡叢集日甚於前決然一無可成必矣新年猛省悔恨交加重作日記以記每日心身過惡非敢云有心得之言竊以志思悔之甚云爾吾生可悔之事非一端而悔之至大而不可解者有二粵東之行抱恨終天此後不可爲子乙酉 陛辭時 皇太后殷溫垂詢吾母畏遠不能就養若當時叩籲調近奉 母未必不獲 允從猝未及陳以致過時不可再得悔無大於此者五弟臨歿之夕余以惜身恐卧片刻不得握手臨訣七弟病尚可爲以雜藥亂投竟至不救是五弟死於吾

昏七弟死於吾藥悔復何如也人悔可挽吾悔莫追然吾悔終不能一日忘也思之思之因以悔思名吾齋以志此恨與天地同永爾此予　毋忌日也痛哉嗟嗟小子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生永無補矣記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惟此意猶可及為忘此非人也

如予者可謂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者矣　先君　先母墓誌成於　母歿之六年梁星海太史鼎芬撰文凡四易稿星海初寄稿來時衣冠肅拜或一字未愜必書往復改訂言其用意其稿及信俱另存可謂篤愛

吾 親而重其事者矣 先誌中工部辦工程至皆公之教也盛伯希祭酒改錫聘之親家篆額伯希書丹寶則江蘇舉人張謇代石工始李姓後換高姓另磨刻凡石易者二次全面磨換者三次中間磨換一二字者數次 兩誌旁記年月山向小字孫翰篤添寫 先君誌漸裕二字孫婿吉格改書貽書曷之原係誠之刷印後邊潤民同年改翰篤補換 先母誌中肅嚴句肅改素不孝蔭霖所書也壬辰三月上石十一月始鐫就卽日寄家命弟姪擇日歛藏詳書端末以著予不愼之罪

不知持守持守爲先既知操存和樂爲難不於此中尋得

和樂意味持守必不能久然驟求和樂恐所謂持守者又放然去矣

惻隱之心不忍傷著之心也面發赤本是羞惡程子以爲此便是惻隱之心何也羞惡是非不得謂爲惻隱不肯忘羞惡而昧是非便是不忍傷著之心便是惻隱之心

慾欲窒旋卽復萌要就懲創得動處往復心頭熟加磨淬此是自修之要

一理雖淺若偶有所見須令常常就此融會玩味三二日意味自別可以漸與我習否則雖精義粹言書過便了終與我不干

潤民云人要處處須有我在此意亦佳

憶前年高勉之說仁有云心非軀殼之心渾身都是心郎都是仁天地間都是此心亦都是此仁雖語稍廓落卻大處有見

偶擬聯云一敬持守終身恭而安須十年有別四端擴充皆足存與去在幾希之間

但悔已往不懲將來只是不會眞悔只覆蓋意多耳

克代怨欲不行聖人以爲難不許爲仁病只在行字上凡行出則其可見者於可見處强制使不見心中病根全在何仁之有朱子所以有潛滋暗長戕賊於隱微之喻也病

根既在如遏已潰之水使之不流豈能哉所以難也

凡强制之心未有不少縱旋發者莫若移此心以玩味理熟處此邊重則彼邊忘下矣

接人來書有輕薄語卽終日不忘名心之累也

是非在理者不可不明毁譽在已者不可置辯

人能先不去非道德之貧賤然後能去非道德之富貴當未貧賤時能作偶然達觀試之困頓終不濟事也

孫佩南來邀掌濟南尙志書院噫予自治無狀豈敢爲人師者惶恐殊甚

星海信來有所不能忘者惟死生之語眞是有志從這裏

磨礪者方能有此察識
朋友相見無所質敎好侈談世事及論人長短只由未曾向學中無所有不說更無可說故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充其私意可以顚倒是非變亂黑白
多言輕易要熟味其言重以舒氣象以上正月
二月
浩然之氣不離一身呼吸之氣也一身之氣不能充臟腑豎肩背安能塞天地之間
得意時纔以爲可不用力便至流溢要趁此猛加精進力

矣持守嚴非徒峻厲之謂以理自處心平氣和而嚴自在
其中勝於峻言厲色多矣
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譬如讀書發憤忘寢忘食
志也然或氣力軟弱必勉強爲之身不支而生病矣其大
意只如此
出言淺易思之可鄙
早起始覺昨日間之失日間察識安在
極力懲創仍爲私已非爲循理察知不覺悚然
工夫愈問斷愈忙迫越嚴密越從容
人非拔出慾根決不能挺起志氣淬勵艱難朱子嘗稱武

侯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其智慮之日益精明威望之日益隆重則養性寡慾之助爲多其興師北伐自表後主首以清心寡欲爲言當是時蜀事艱難極矣宜若可告者甚多而首重在此蓋人未有志昏氣餒而可與圖進步者也嘗竊讀國語最愛句踐伐吳時別夫人大夫闔左扉塡之以土一段志氣人能具此堅斷何事不成宜孟子稱之

一時奮發此本心之發見者也人皆有之無乃旋有旋消非持之十年而不變者不足言志

高志毅力四字氣象煞好玩味

存持養的心不若得持養的味

進學隨時有淺深然莫切於自己病痛上體勘自見若果志立必日前之喜者不喜日前之懼者不懼推之戀者不戀動者不動其類甚繁必如是才算立志

心要冲和志要堅確堅確而不冲和則枯冲和而不堅確則頹

予身寄此地是日清明憶及家中姪輩祭埽欲俯伏墓草之上而亦不可得不覺酸痛徹骨

困時能振得起方算志氣難時能鎮得住方算力量

胸中能常存正氣儘是快活青林（族弟名）粗漢能見及此不

易也

心無雜念正氣自生

書朱子仁說後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何也是心也不自知不容已肫然盎然惻怛懇至無絲毫安排欲欠飾爲於其間其一種温純和柔意味無論人不忍傷之卽已亦不忍自傷之鷄雛可以觀仁只是渾然嫩粹有如此耳此非天地生物之心而何此心固無不覺無是心則覺得箇甚故覺不足以言仁愛是此心之發有是心方有是愛故愛亦不足盡仁此意也須就此心初發時反求體認庶乃可見非但講說文義所能摹索也讀是說者須理會　朱子所

以示人之意

苟且之念旣已察覺猶有貪戀意可恥

此心未得其正觸物生自私自利之見鋟鋟乎入於下流矣

且無高論眞抉去極不仁之念可與言仁矣以上二月

冠雖敝不加與足履雖新不加於首此意也可以警凡爲悖臣逆子者羅仲素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與此意同韓詩琴操臣罪當誅天王明聖同仲素此意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註云阿徇以爲容逢

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朱子此註蓋從景春章與長君逢君意為萬世胥臣媚子立之防意極善矣細味文勢語意孟子之意或不如此書中以善惡並論者皆對舉言之如舜蹠善利是也亦有遞舉而作抑揚者如堯舜性之章然久假一語必再為申斷此篇每節起住皆相類但直言其各項身分語無貶辭此文勢之可見者也再以義類推之此章層層推而上之正與浩生不害章論學品相同彼論學詣此論臣品耳皆是許可之意但有高下大小之分竊嘗以三代下臣品揆之安社稷臣代不過數人漢則蕭張唐則郭子儀陸宣公李鄴侯宋則韓范司馬庶

足當之其餘賢臣在此此章中皆無所位置三代後人材固不足當孟子一盼然亦不消概置中間許多人物而特舉無足道之鄙夫與諸高品共列也孟子者身抱天民大人之學以天下爲己任此章全言德量所至之不同曰物正者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不止天下生民安乂之可言曰達可行於天下此論語求志達道非僅社稷之是保曰安社稷者曾子所謂託六尺寄百里君子其人者非只乃心於其君也容悅本非善語然朱子註安社稷節亦曰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若易此意以心平其君眷眷不忘豈鄙夫之患得失者所能哉鄙夫務悅其君

於一時實眷眷於富貴而不忘豈心乎其君哉朱子總註謂容悅佞臣不足言既不足言而孟子言之吾故曰朱子特為萬世立之防而文勢則亦未盡愜意也孟子言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正可與此章相發明以見等差之意且曰有事君人者明明許之曰人似重之之詞非賤之之意愚謂列國如平仲叔向屈原伍子胥皆事君人孟子未必無所指也 讀孟謹記

只是足色甚難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計不謀非眞箇正所必正明所必明仍未足色

裨諶於野則獲於邑則否及讀睢陽傳稱其為文章操紙

筆立書未嘗起草權文公稱陸宣公當朱泚之亂從幸奉天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才之有能有不能如此如禆諶殆所謂巧而遲者若二公固所學之不同然亦天授與

曾聞有人言胡文忠公林翼恢復武漢時兼顧隣省籌餉發兵聲勢聯絡半天下每日發手書與各督撫將校皆不起草以公原函發行但遣二人爲之繕稿猶日不暇給云勘亂之才其異人大抵如此又聞陳觀察仲偶會言林文忠公一生得力在勤見文字則鈔有聞即便劄記其所書

竹紙蠅頭小草本不可勝數皆清轉整好可愛余得其所書歸去來辭一篇卽陳公所拆贈者如林文忠有志者可學也

十年前閱朱石翹詒孫運司團練紀畧有云何謂眞才付之以事巳辦得好其心猶懇懇以爲恐不勝任者便是眞人才此名言最可爲中人觀人之法

宋史仁宗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此與文王視民如傷之意同非有所勉强希慕而然實有不忍於其中者而不自禁也後世以漢文宋仁並稱文罷露臺除肉刑猶是因事而發仁宗此言非滿腔惻隱無時而不存者不知

此味也稱曰仁宗諒哉陶靖節傳一力於其子囑曰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藹然與此同心有充滿流出之意
氣質隨地而異即同是善而資地各長不相假也讀宋初
三先生傳孫石二先生到底是剛勁氣多胡先生嚴正非
不足到底是恂恂長者讀中庸問强章正好借此參看三
先生固皆能進以君子之强者而氣質不可假借猶如此
甚矣變化之難也
吾家伯叔父視姪與子無少異故子姪事伯叔亦如事父
即稱謂亦幾無稍區分此三世以來傳脈然也每見人家
遇事區別心即異之及讀漢書二疏傳受廣之兄子也廣

乃曰豈如父子相隨叟叩頭曰從大人議史臣曰卽日父子俱移病會不以叔姪爲言後代史書必將一則曰兒子再則曰季父漢世近古想見漢俗之厚

十九年二月江督劉坤一保循聲知府鎭江王仁堪辦民教操縱合宜署徐州阮祖棠所錄聽訟條各處取法惟會出洋隨使介石一塵不染署揚州許寶善破除情面莫不憚其風裁熟悉鹽務河工知縣陸元鼎署上海交涉事持正秉公華洋悅服赴如皋查事不以脂膏自潤署清河翁延年盡心民瘼候補直隸州寶山知縣馬海曙愛民泰興縣郝炳綸熟悉典章丹徒王芝蘭視民如傷辦災好

今日習尙日非少年人難得不失足吾謂有三不可犯違

逆父母也淫惡也吸食鴉片煙也蓋違逆以傷父母之心
萬一時不可留改補無從將成終身之悔淫惡最干天怒
一蹈其中萬善莫贖一食大煙以後雖欲自拔身不自主
事業功名皆由此廢他過皆可晚蓋惟此三者異日雖悔
莫追願子姪輩深戒之後二病予幸可不蹈賴 先人家
教然也惟回憶
雙親在日罪狀處不可一二悉數每思之心熱泣下萬悔
無補只痛心耳予所身經故願兒等勿再蹈之
子弟即質鈍不能多學亦須令心中有一榜樣大儒如程
朱名臣如漢汲黯後漢諸葛公唐陸宣公李鄴侯宋范韓

司馬南宋宗岳諸公自擇其性相近心相慕者一二人將其本傳及所傳軼文軼事時時繙閱傾慕以爲矜式雖不能至其志趣識見亦可得所趨向

胡明經謂衛櫟齋湜撰禮記集說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巳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明經稱此語可爲天下法此猶見　國初儒者氣象與後來叫囂不同而禹貢錐指一書可見明經立意之矜愼宜其可傳也

校勘記以事君爲容悅者也古本者也作而已如此則語有抑揚矣又云容悅凡臣社稷殷肱朱子注書無一無所本或卽集註所自出因前有疑按謹附記於此

示兒語

從今日起每日必爲汝講小學五種遺規一兩段不但爲汝吾亦藉以檢束身心淘汰過惡

汝亦立日記本一箇將示汝之言皆記之遇前言往行心愛之汝亦自記無則不必强記

好閒議論也責人也作僞也此汝藹人二哥所戒汝也敦厚性情也此汝藹人二哥所勉汝也此數語皆切中病根條目簡括有處著力勝於吾向來督摘煩碎要從此師事其言余再爲增一條曰無慍亦要力戒

改過難而不難要深究此病之所由來推極此病之所以

爲害則自不敢犯犯亦旋卽自悔久久磨去

三年以來因境遇所激動以致用意不平種種乖戾交作氣象如此無惑乎禍患之踵至也仔細檢點來皆由未能降伏得此心是已非人之心日慚以長故氣象日覺難看如此而欲轉禍難已而今而後吾將痛自湔除並以戒汝每密自勘察吾性情操履器量識局實事事不如人人箇箇有可學我處處有可厭思及此眞有行不敢與人並坐不敢與人齊者時時如此降伏此心庶有悔過之日

聖賢言語固無一不切身要於對已病處體會玩味尤用力省而見功多

家庭骨肉天性至親統伯叔兄弟姑姪姊娣悉數之吾有生以來親人才有幾箇常存此念在心必有親不勾愛不勾者安忍涼薄乎人若於此不知加厚縱極纏綿於他人有識者鄙之矣孝經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是也今人大抵覺巳是而人非謂我實巳盡而彼誠未盡嗚呼此正涼薄自我開也古聖賢處家遇之變彼不愛我而我愛之彼不親我而我親之猶未嘗自覺其能親愛也今人家資地性情雖小不齊大抵賢愚相去不遠必無此誠愛而彼誠忍之人實由親愛未誠至耳人要能常想自我受者常有餘自我施者實不足則厚意自生矣

厚要實實養於性情不在口頭事面性情厚事自未有不厚者卽有時力或未逮果有一種眞摯悱惻之意自然善氣相迎人見之自然生愛生敬若存心涼薄雖勉強事迹可以告人而此心多內慽矣

第一先要澄治本原何謂本原用心路頭是也人要從省身立己上用心則一向過惡不患其不能改如在自私利己上用心徒從下稍補罅漏費支飾則愈去愈遠勞而無成

出一言發一論欲令旁人從旁讚好此最淺器最可恥閒論多病由於此

自炫小長此最可恥吾向不免此汝宜力戒

見人過失分明只由忘了自巳吾向蹈此故德無所就汝宜深鑒遇人責巳過惟當和顔虛心聽受縱有可置辯處亦萬無事辯辯則人再不肯言矣況自以爲可辯者本未可乎

當學生而妄論時事或品隲前輩過失前輩如朝官鄉老父執長親皆是此最妄誕傷德且長浮薄大禁

理會自巳氣象最要緊須時時檢點自巳言語舉動微至一坐一立一舉手一舉目一嚬一笑常要做我看人如此是否久久常存此心則氣象自變勝於旁人件件指摘

利心最要打破且不必深說細說先要實實知得利必不利且如一行貪教人看薄斯人處處以貪夫相目後雖廉者亦將與之爭矣

改過變化要從性氣上著力到性氣發動只是堅忍懲遏必使不得發一次如此再來便容易久久自熟

多言多敗余向蹈此汝宜力戒

朱子嘗稱諸葛武侯智慮之日益精明養性寡欲之助爲多蓋人能寡欲則此心清明義理乃能昭著學者宜先知此意人若終日昏昏安能有所見黃夫人貌醜而德淑諸葛獨以爲賢配其立心可知矣

能服善只是見理多入理深此最可驗人造詣

不能變化氣質最爲大累余心粗性躁事汝　祖母晚年猶不免違失心志之處今每思之悔不可言余以爲子無狀不敢過責汝等孝敬然讀書一事實汝　祖父母生平不釋之心切望無過是者吾所以督責汝必以此者祗是故耳汝不讀書負予可也負汝　祖父母以重汝罪不可也書此示汝以深著吾罪並誌吾悔

凡文章不佳而得科名者其先世德澤必尤厚其本身修飭必更好必不可議尤可敬也

從未見有滿身戾氣而能有好事機者最要戒

但要打退妄想心眞覺得處處不如人日間將四子經書念者念看者看史鑑古文看讀俱按定課程令其日日接續聞先生前輩所說應閱之書得力之功瑨自劄記書則務覓閱看功工切記照法自課不患不日起有功

倭文端復友論作文有云以讀書爲根抵日間取五經四書嚴立課程依朱子讀書法身體心驗循序致精久之蓄理既多以躬行心得之言發聖經賢傳之旨文不求工而自工以上戒子書

三月

聖人教人以仁程子令學者將聖門言仁處類聚觀之此

無他卽聖賢示人以約之道也蓋識得仁則知人之所以生則知性知仁之切於吾身求之而卽是失之不可以爲人則求之必力求之力則所謂居敬窮理克私之工夫自不容於不汲汲矣

朱子有言如說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他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又一段云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此兩段語語相發朱子言仁

處最多此尤爲透切易曉可以體會仁之面目矣

朱子論心如穀種有云包裹的是心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的他只會生既曰包裹的是心此心統性情之意也心只會生語似少偏如云性是所以生者也心是生之者也情是所生者也似於程子心生道也意爲融

於仁之意偶有所見不能涵泳接續安得爲已有噫徒見而已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各各故無浩然之氣蓋人果有正氣在胸遇事自然劈分兩片無許多纏裹攪擾更於祛思慮

爲有力志氣冥交相助與論語造次註恰好參看
日間來所記甚少意欲就數段時時玩味涵養乃仍時有
時無何也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
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
強揣度耳此最示人用功親切處冥不愧循循善誘令人
多少返證
言語不序不簡皆由不敬不誠朱子曰事尙可欺人辭不
可揜㝠然以上三月
四月

識得仁之意事初無異意味來路所見差别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卽是此意

朱子曰惡物來不感此最難是大賢以上事然須要努力屏絶又曰且如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此最省察之要

轉念最害心自古忠臣孝子志士皆用心誠一無轉念耳有初念之善卽有轉念之不善及查出此心已爲所間斷矣數日氣象總如此

查出後轉念去而復來所謂省察者安在

改過最要最便善猶待有所見而後遷改過則時時有用

念念有用向之狹者寬之傾者平之貪戀者割棄之纏繞者融釋之推之各項疵累無往不然能如此則卽改過而遷善在其中心頭上處處有克己用矣

一心改過埽除回護塗飾之心心淸氣爽

不爲利欲所動此事言易行難强勉於事易擺脫於心難密驗始知之

求對神明自不愧對妻子始呂榮公夫婦六十年雖袵席之上未嘗嬉笑冥可法也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尤窮理切要工夫

廿二日　長兄訃至　兄亡已三月家人始信知余憐余

也　兄以家運坎坷憂鬱而致疾余此恨終古矣　以上
四月
五月
官兒來述八弟念我不置　長兄亡矣我只一弟而猶不獲聚首悲哉
好責人者皆不知反躬者也自反如何非謂人有是惡而我偶無此遂可以責人必也其人雖有是惡其他長處我皆能有之我雖幸無是惡其他惡處我概能無之必如是而後可以責人斯終身無能責人之日矣
藹人攜帶官兒往返訓示周至深中病縶不但兒之友師

亦吾之諍友也可愛可愛其言教子姪輩先使性情敦厚尤要言其餘指戒亦多切直可味

菊圃同年書來語吾以當置境遇於度外目前應辦之事課子讀書黽勉以幾久則意境漸寛又云即用蒙養之法以自養皆益我之言

張清恪曰敬德之聚人不能敬則其心放佚雖有善行不能固守而不失此意極佳一向偶有知及而不能守之者只坐在不敬

無知之物相觸不免怒心噫物且行所無事而我先自失太和之本然矣

看兒子過失甚分明自己卻忽不自檢昧不自覺甚矣責人易而責已難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求制吾外以養吾內非徒拘守畏人之謂程子四箴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正是此意偶思及此多少親切

果能如聖人之心未發在中已發中節雖任心何害所患心未到聖人因一念之偶中遂信心太過鮮有不與性濟者言心學者實不免此　以上五月

六月

德性常自不足則量自寬境遇常自知足則怨自寡

不能正誼而不謀利即區區施不望報亦做這不到
憂患如此兒輩不能喫苦讀書是兒輩不知愧奮我隱微
中懈肆一萌是我不知愧奮
懈心欲心一生必見於外勿謂人可欺家人妻子皆能窺
我於微噫
舉室各圖便安無眞警動可以知所自責矣
凡心勞者大抵近欲
見客現求整飭平時敬心安在
爲物所動中無主也
益山謂我曰愈患難愈加敬此言甚有力何以愈敬惟示

誠之善求必誠未去之惡求必去耳

善莫僞於衆見而始爲惡莫大於已知而不去

人之惡隱之要不可以不惡不惡則我無本心人之過容之尤不可以不忘不忘則我無實量人之善愛之慕之固不可忌更不可徒好忌則我爲小人徒好我亦不能爲君子

衆人競言人惡獨有纖默相憐之意衆人爭訴人短獨有矜恕相寬之意衆人羣炫已長獨有辭遜相下之意有人如此對之不覺令我鄙吝全消宜胸中常玩此氣象

一日不見過便是退境一日不改過便是廢境

吾輩動云嫉惡太嚴此過分語也非無私當理安能惡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吾輩只是拋却自巳動輒見人短耳烏嫉惡之能　以上六月

七月

先父忌日　先母生辰俱在是月思　父母在日違失　親心之處不一而足奉　母入都後尤賴五弟色養承志余則未能今吾　親不可再矣弟亦云亡雖欲陳不孝之罪悔以自贖一日之愆豈可得哉

許魯齋先生敬小學近思錄二書如神明遂成大儒向猶少之今將小學逐節切身忖量幾無一事相肖偶有一二

近似者亦決不能如古人足色果能如魯齋篤信一冊足成大賢祗是辜負此書耳

先叔忌日又至　叔父在日望我至深不僅爲科名起家當時不深思此心迄今亦無所就眞罪人矣

星海書來云患難易處安樂難處吾輩戢影都市放言山林皆是患難中安樂須時時提定此心方不變易所守警惕深矣詩一章道及向在荆州時事殊滋慚媿思一向偶做一二事皆無古人胞與懇到之誠卽外面令人看得去其中仍未純白精一儘多疵累友雖善善從長自問惶然矣　以上七月

八月

任舉一事皆有上達天德道理特不能充至耳不眠之害由於心中雜擾淺言之不過埽除妄思雜慮足矣充其至則周子之無欲而靜延平之融釋脫落可由此而幾何往非功哉若謂能由不眠而眠卽謂功夫已盡則非矣

山西信來四弟妹亡沐姪媳亡家信來四姊亡四弟信云家運可知眞可知矣

父母所生只賸姊妹兄弟四人而四姊又去日來傷感尤難遣以上八月

九月

學至成性爲最難成性方能變化以謝上蔡之深造說道理終是揚揚以邱瓊山之宏通不免忌刻變化豈易言哉

倭文端日記言夏峯謂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非指性言何嘗與性善相悖文端謂姚江特不欲昌言以冒天下之不韙其意本是說性心之體非性而何此意與鄙意甚洽若識得性言心又何嘗不兼性在不必謂言心遂遺卻性一邊也姚江之言心之體是也其曰無善無惡則失之姚江之言悟亦是也其曰頓悟則失之

見大者心泰惟盡心知性者能之果能知性之在我不可一毫欠缺則日用倫常以至至纖至細孜孜焉自有日力

之不足者能盡得此理雖窮餓而不悔何泰如之

志不持則爲氣所使到氣不定時而志雖欲持而不自主心之沈者且爲之浮起言欲寡而多行欲徐而妄百病叢生

所貴乎知過改過者謂今日知改昨日之過明日知改今日之過方是若今日之過猶是前日之過則直迷復中人耳

氣不固時最宜防言失即當言者亦必蹙迫傷多而無含蓄從容之味矣

與友人言出語鄙俚致令誤會辨固不必曾子鄙倍之戒

後宜力防
無善無惡只說得知覺運動靈明之氣不但不可說性亦
並不可以此遂足言心觀心統性情意說心亦未是
大學明德言心然曰顧諟明命而性見焉中庸天命言性
然曰未發已發非心而何
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
不行又曰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心纔動便
達於氣便與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此等語皆非實見不能
道出識此不容你不有顧諟常在之意
光緒二十年甲午正月

覆額玉如同年書來款邀命領用推愛無已相印在心雖千言不能形此衷曲

近與友人商學極知宋儒窮理之要空空持養不濟事日間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隨時隨處當下即是在在可下窮理工夫足爲養心之助所恨未能理會透到旋復自恕然頗覺此中意味深長不同空寂

八月

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黃勉齋告何基語基字子恭

朱子薦楊敬仲楊陸學也見朱子取人之公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沈煥語字叔晦

人心與天地一本此語更透一層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徐疾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呂原明語

十月初三日

奉　命赴依營依軍甚孤如加襄隊助可成功請奏明將程吳兩軍歸依餉火務籌足稟請示覆

前數日伯希代擬電奏　命贊依求助軍火餉銀徑由鄂委員交德商包運至營口由依委接收襄隊求奏明歸依統轄稟致依電云鎮邊所用鎗係何名目鎗彈大小速示

以便致南接濟啟此電擬而未用前電卽係本此變通

諸軍統將 葉志超 衛汝貴 賈起勝同軍 劉盛休銘傳姪 聶士成號功亭 丁汝昌以上皆淮現換劉步蟾 宋慶

馬玉琨原旅順 呂本元號道生 周馥 袁世凱三人亦淮

張錫鑾 豐陞阿二軍欽盛 吳大徵湘 陳湜江 魏光燾

王連三 王大同 田在田嵩武 吳鳳柱

程文炳二楚 依克唐阿 姜桂題 程允和二人新募十一營守旅順 擬要熊鐵生鐵軍四營鐵軍仍名鐵字營

宋幕府河南人 心孚在宋營二十年 湖北有宏字營五隊武防營二隊湖督憲張吳留衛京師程衛陪都照前電奏已

無及請飭熊鐵生號鉛山速帶數營北上歸依統帶聞購小口勁一萬枝分小半由德商包運至遼至要隨後有信稟未及發

廣西柳州鎮馬盛治廣東人　遊擊王殿魁河南人

備查將才　丁春喜現在吉林驍勇營　聶桂林現在奉天邊防營

常遠藻領浙北升字二營　蔡壽章人忠廉不知現在何營　王青山忘其名現統帶廣東緝私船質樸勤奮李瀚章不賞鑒頗自鬱鬱此人有五百斤力

備查文士　何嗣琨其人功名心甚淡保知府不肯就常州人　劉可毅留館翰林

有血性兼學武　張孝謙　兵部主事濮子潼浙人　戶部郎中

毛慶蕃蜀人二人皆樸實光明江西人　台北知府管元善陽湖人慎廉勤樸公事明

白

道員徐建寅知算學能製器嘗遊歷各國

九月初六日湘同電百六字　日本對馬島對釜山　仁川到韓城八十里崇德年間征瓦爾喀琿春朝鮮援救我兵會敗之殺其平壤巡撫

咸鏡道鏡字無解鮮人八道除京畿道外皆以兩州爲縂如平壤安州爲平安黃州海州爲黃海全羅道係金州與濟州爲耽羅故國元人奩贈與高麗者也故仍稱全羅惟咸鏡係咸寗而鏡字無著疑卽指寗古之阿卜湖明地理志阿卜湖爲鏡湖北闕野人斷無此稱必從高麗得來又明史會不允高麗收攏野人給與官職之請則高麗彼時

必已設官故稱咸鏡此二字後患太深不可不慮日本四島 日本最大嶼 九修嶼 薩摩嶼 北海嶼 北郎蝦夷島當年曾經入貢今爲倭人占去再皆鄂倫春人北郎庫頁島爲俄羅斯踞橫濱神戶口岸在日本嶼 長崎在薩摩嶼對馬係長崎小島

余以罷廢之人奉 命赴營八月二十五日奉 旨

十月初八日未刻啟程家人亦於是日赴山西神池四弟署臨行叩拜 先譜及

先母遺像囑家人年節致祭無忘

十六日出山海關見沙都統克都林札布號震亭云依軍

在寬甸子一帶

二十一日午刻在石山站東望山堡遇八弟弟以時艱握手痛哭雅不欲吾赴營當慰解之是日回望山堡店同宿爲一夜之聚遇吉林鄂紀堂齡

二十五日至新民屯因訪劉東閣李子新買馬留兩日恆增店執事人董雲從玉龍曹雨亭沛然店少東侯瑞軒兆豐

盛軍養傷哨官千總曹得勝祁基林蔡老福可託買馬

見袁慰庭觀察世凱聞依軍紮賽馬集冬月初一日到瀋

遼陽州徐慶璋嶼廷好官能鎮民心王永慶別號黑虎

大城縣人

十一月初八日發家信託杜伯衡帶　陳國恩寬甸練長

費雅喀庫葉鄂倫春三項人原居吉林東北海島貢貂人及奇雅喀爾人居東海邊奇勒爾赫哲人居烏蘇里江內烏蘇里江發源興凱湖寧古塔城東江發源阿卜湖即明志鏡湖是也阿卜湖發源佛思亨山此山甚長似連長白

每日思最愛韓魏公詩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若無二句余此行在路及到瀋多蒙人助新廳愜增客店遇董雲從款洽極殷蔡老福代買馬在蔺宅羅允中相待極厚學使李蘊齋贈騾一見相投以奏疏見商暢鄙懷所欲

言爲此行第一快事門生英和卿送騎馬
思依帥盼我亟切軍士衝寒苦冽使人未旋余在此起居
過適心殊不安
寄邊潤民兄信云探本而論亦無煩他策只要視利若污
求賢若渴如同治初元寇雖大必平只在三數人此心一
轉移間耳
早醒卧未起思求賢之意最要枕上拈句元公勤吐握坐
以待旦輿所以天下才微未且呈能諸葛重幼宰不憚十
往復集思廣其益千載心如睹陶公閒情賦諸願實可珍
以此好賢士易色不足云卓卓子朱子上劉參政書隨茲

窮達分安往遺其珠無敢忽替御無或慢一夫一夫雖至寡智或與人殊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此意最大

看來惟有三代以上道理可憑只是人做成色不到耳此篇皆十五日補書

聞潤民兄放浙閩總督正人見用爲之一喜

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核軍中虛籍甚切時病李燾語燾字仁甫

書是古賢無事爾當求親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杜林語林字伯山

書汝平先生祠堂聯云此日仍叨三世惠先生是我一言師

余奉　命赴依公營到瀋寓汝平先生宅　先生歿九年矣喆嗣海秋公亦繼逝主人皆西行守者羅君遇我特厚憶弱冠通籍時客席間妄言獨蒙先生教誡至於今不敢忘瀕行瞻拜祠宇因誌感念云

十九日發家信暨各信　二十四日始隨景仰山行

讀古人文偶有兩本所傳有數字互異遂曰此眞彼贗非

也如寫一信往往定稿後臨書改易者有發後留稿又易
者此常事何足為異
再統觀奉局將和最難似莫若以東路責依以大高嶺一
路責長與依為夾擊之勢餘除奉軍外統歸南路促克旅
順然非有重臣統兵不濟宋雖有幫辦名聞每調各營非
此諉曰候文書卽彼曰候請示所以迄無成功　十九
二十四日赴營由東路轉而南二十八日至遼陽始晤依
帥臘月初九日回至瀋
初六日連接堯翁兩電奏甚長一係上月二十八日所發
言二十七聞倭賊犯安平蒲石等河口卽派隊往探未見

倭恆額敗至何處倭恆額不受節制長甸距蒲石六十里
堯帥屢商防務而倭恆額隻字不覆聲稱練軍係定帥所
屬等情堯以北路係奉　旨專防之所今倭恆額失利先
自請罪云云一係初一日所發報二十八日收復蒲石河
口奪回倭恆額所失礮械等項斃倭寇三十餘名
鳳凰城三十日被火失守道員城守尉同知至今無下落
初五日邿倭寇到鳳凰西北四台子有兵攔阻未深入
宋在摩天嶺散兵尚未齊集緣二十七日之戰脫衣服現
兵皆無棉衣值大雪初五有　旨令周馥製棉衣周轉宋
電言二十七日祇有三四千人力戰自辰至午三時之久

宋得勝馬玉崑馬金敘共四千餘人聶士成挑七百人即
葉軍二千五百內呂本元馬隊五百其銘軍劉盛休屢喚
不出僅在濠壘放槍後退往沙河以南即東安縣海沿也
盛軍並不放槍作壁上觀後即潰散已奏交呂本元統帶
而實仍在衛汝貴手此所以有初五日　嚴旨也裕壽卿
電云賊不必走摩天嶺由鳳凰城北至興京西至海城南
至岫巖頭頭是道請　飭宋向前進紮無旨答之以上東
路賊勢　南路敵情皮口已有三萬餘初五早報距金州
七十里至初六晚無續報不知如何據法繙譯言旅順礮
台已失恐係謠言北洋調駐登州之夏辛酉撥旅初五

旨允初六李鑑翁覆奏不與尙不知明早有何　旨意初
四日　旨調東豫秦晉四省兵入衛山東已派登州鎮八
營來矣初四日　旨催張香帥來京覆云初八日起程初
五又有　旨無庸來京卽署江督令劉峴帥來京陛見
初五日交片令胡雲楣燏棻漢納根德國人在津練陸兵三
萬防山海關又見東三省置之度外矣　初五交片敬信
懷潞布汪鳴鑾李文田會同五城御史辦南城外巡防處
其城內巡防處恭邸等已借神機營辦理　初六日
旨高陽常熟剛子良毅補授軍機大臣共八座以上皆是空話密事
不可說也

輓永松岩聯　星落鳳城西百夫之特曾有幾人問彼蒼生何難奪何易烈節亘霄竟使周郎早折霜寒鴿合畔二惠競爽又弱一箇看將士喪其弟依其兄哭聲震野幸留天澤能軍

十七日接到四弟暨官兒十一月十一日信知家眷於十月二十五日到神池縣署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正旦自夜達曉颶風怒甚心甚懼午後風止雪作六出繽紛感而賦此原來時至淨塵埃不是誠祈感不來此日　上蒼應有格狂飈翻助瑞花開

前路過范家屯遇子元門生齊東垣意甚慇勤候我尖飯

辭之不可

老杜詩云一心與人成大功此等語想見此老本領篤實

過人其不得展布者遇也

先儒註敬字極費斟酌其實儼若思安定辭二句確是敬

字眞註解此動靜存察兼賅之妙儼若思非眞思也辭欲

其安定則能動無不察矣

初六日接十一弟彤姪來信知地方有馬賊教匪之事

天與人以耳目口體以養人非縱欲也各隨其分之所値

皆足以自養若從乎欲以求縱人世之百態安有窮期豈

天所以養人之意哉

忽憶起鄉試覆試詩題玉樸抵鵲　先皇命題最不願應試人知出處余當時詩未做好今偶拈中四韵作戲　豈重雙巢噪而輕尺璧掷虹光多且有鳩集静方喧擲地聲戞如花簇簇翻九天驚雪戲萬曩舉霞軒寫罷爲之一笑

張臬元十三日牛莊打仗殺倭三百餘名徐邦道臈月二十七日接應依帥軍始得退

二十日寫家信寄山西二十九日朱質河帶去

二月初三日由嶽生帶去家信　初九日由蘭心泉帶去

第二號信

二十三日接十二月二十八日四弟來信二十五日官兒信正初五日四弟寄八弟信八弟正二十日信知路信初八日到宅又二月初三日八弟信外接陸錫兩親家並八婿又王元達各信俱係劉曰春宮之桂捎來之桂正月十九由神起身劉曰春二月初七日由京起身

就將軍來單點派營官五人雲尉慶喜恩驍校海姜起武圭英于國安又記出三人披甲明來領催富圭驍校海青阿恩海旋聞其住店滋擾擬撤

三月十一日清明率暢兒在店舍內爲　先人上供

十二日早接四弟正十七日信是時僅知蓋失弟有何到一處勝一處之語知念吾切矣又同時接官兒十二月二十五正月十六兩信當晚路信回來又接到四弟正二十八信四弟寄八弟信勸吾招募未成之軍不如調撥已成之兵云云又勸吾左右多用幾名兵囑八弟早赴山西又寄十一弟信知四弟正二十八上省又官兒信有赴海城傳聞妞女兩信又八弟二月十八來信所言某事語少過然不無見又接陸申甫錫聘之兩親家信婿仁熙信知京事甚詳俱二月十六信婿捎奶餅來

十三日發三號家信並寄聘之信賻儀拾貳兩又遣劉希

順送信回家

十八日發四號信復鑑堂信馨圃信陸王文各信

涵養窮理工夫在平日到臨事只有盡心力爲之別無巧法果能如此日後思起卽有不到處過則有之愧則無也人惟能有不起念時多方能用省察工夫若間思雜念須臾無間從何處察起只覺頭緒愈亂此未發爲大本可見程子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思之字字堅確極妙形容不可一易常常無失安得不有發時中節未發時烱然在中也人能日間常自知其所不足處則能自勉常見人有勝已處則能下賢

無失乃毋不敬思無邪之謂
到省察工夫用之得力即漸好此必能涵養時多也
四月二十日寄五號家信寄翱信聘之藹人信並寄山西
電告知述兒入學
程德全四川諸生　孫自繩亦川生　田慶元湖南諸生
二十五日接四弟由晉省來信八弟信
五月初五日接官兒三月十五信知四弟回署
初七日遣劉希順送信回家
魏鄭公十思疏導君以思誠之學意味甚眞切能隨所見
而皆思出於正尙安有不正之思惜太宗不及此也學者

須玩其警切之意而自見豈獨十思哉焉往而不若是

荀子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一文爲儒家談兵之祖實不出聖人語子路兩言及孟子仁者無敵等意其學非有所授受安能如此論性一語顯背聖人何也篇中敬衆無曠敬敵無曠等意未經人道

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兩而字形容仁者天理流行毫無間隔意最盡若換則字便是須有功效非心發於此而即及彼也此境豈得易言然學者須識體仁者之心強恕方能做得眞切

內不足則凡百皆病學者須求足於內何以內足求誠意

則足中有主則足無慕於外則足求益於已則足是學者用工法非德成道備之謂也

臨行潤民箴我以深沈和緩眞對症之藥時時以此省戒仍浮淺處多也

二十二日接四弟八弟官兒信四弟及官兒信四月一日發

閏五月初九接官兒三月二十八日信四弟四月初一寄十一弟信十一日打京電報二十日寄六號信並致柏岩函

錫伯人卦勒察人額魯特人新陳巴爾虎人黑龍有布特哈人俄倫春人

二十四接京電二十六日路信帶去一信
六月初七日復京一電即日又寫七號信仍交福軒
初九日旋鐵嶺十二由鐵邑起身同家繞道未至吉城二
十四日到家是日雨甚諸姪迎吾於五十里之東孤家因
吾道出法塔哈門未遇冒雨先至二姊家拜見姊弟相持
痛哭至家叩謁　先主以次謁兄主自　先兄重修　新
主今日始得拜見而兄已亡痛哉
二十八日爲文祭　先主與　兄主
七月初三日率諸兒祭　先塋敬告將來築墓移家之意
時勢如此瞻戀徘徊痛不自禁

初四日至南塋祭　先三叔　二先兄

除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而外更有何事不此之勉而他求只妄費耳

人有無視聽言動之時思主之人有無思之時未發主之未發如何敬而已矣朱子云敬與畏相似非畏天也非畏人也畏其愧於已也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至哉言乎

忿根欲根利根最難除閱之軍營益信自反而仁自反而忠此除忿根之法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除利根之法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此除欲根之法也欲以此徧告諸

將士與共勉之

下學而上達要切玩一下字人無離日用飲食之時習此事眞覺得到心不容已理不可易滋味時上達卽在其中惟學能愈下達乃愈上非下學融切別有箇上達也讀論是下學到不知手舞足蹈時便是上達

孟子教人最眞切往往言人所不肯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能去得禽獸心便存得本心七八分但須再加細切耳人動侈口談學試問能去得禽獸心盡否乎猛省爲之悚然汗下

專一是先儒得力處入理旣透用心亦省是最得偏宜處

以上初七補

初七接四弟八弟來信因有　旨催迫速吾赴京到不能爲子時始恨不得爲子也晚矣余今日是也瞻仰昊天曷其有極　四弟來信與予祭告　先叔文意正同非弟孰能千里相印以心如此　暢兒能擺脫妻子吾最喜之

處小人固難在有容尤難在不失巳觀公行子入門一章聖賢之待小人祗以禮自處耳故小人無從挑剔也

與少石錫相見詩困苦悲傷閱六年强支敢謂耐冰堅患難之後重相見白髮多於汝舅顚

牛山之木其葉叢籠斧斤旦代頹然而童鰥生命薄天道

惡盈譬彼瓶水酌酌斯窮古人有言鬼瞰高明日中月滿
會莫是懲此通兒所作惜福銘有見可存
八月初三日接山西六號信　到瀋將前敵所得洋掀捎
吉一把作樣七月初八日赴東荒路過德昌家午飯順道
至三姑娘家聚昇當住宿執事祖老守次早至五姑娘家
是日到山河屯叩見　三叔父與　先二哥新主闔家相
聚初十住一日　主前設祭到三姊家看德有當天德祥
十一日到五常廳便道至孫家是日叩見　先二叔新主
十一弟迎於廳南二里外　嬸母拄杖候於大門留兩日
與　嬸母及弟共桌同食十二日祭　先二叔主看德豐德成

十四日與　嬸母別攜十一弟同赴蘭采橋在廳拜廳官劉調元薛生四川進士叔平門生

十五日哭於　先兄之墓自　兄葬後將及十箇月家人未敢展墓至此始同吾來道路荒亂可想住一日看德春德溢昇春記執事張老文未在柜

十六日仍回山河屯十七日與十一弟別於溪浪河西十八日到家沈玉田及紹先德菴叔姪來並攜來張之屛詩及餅酒

多祝三季玉芬來因上塋未回均未得見

二十日赴曹家屯南山哭於四姊之墓祭文有云姊之愛

我如母姊之守節如冰姊妹兄弟中我姊賦德最優而遇
最嗇云
二十二日　先二叔忌日再赴　老塋辭墓是日李仙九
來
二十三日　二姊家宰羊叫喫飯帶姪兒十餘同往
二十四日　祭　先主改題奉祀　兄主奉祀添彤彬兩
兒名
二十五日　赴黑林子看天德和天德德生並諸朋親族
人留連一日
二十八日　未刻由家起身諸姪別於黑林子店南韡彤

兩兒送我至門同宿

二十九日白旂屯尖王家屯宿是日先雨後大風

三十日到烏拉尖拜雲十爺是日仍大風晚始過江住龐家店接八弟來電知奉 旨署安徽藩缺遣韜姪攜媳暫回

八月初一日抵省達馨山弟遣人迎於三道嶺近城復自來迎因住機局

雲奇峯遣專差送路費二十金復函作謝舊交不敢璧也

連日應酬煩雜自驗心氣尚不能定

馨山送路費百金辭不能卻因並覼受熱腸如此友八弟

所交第一人也

初一日晚復接依帥電知有　旨賞三品銜並催　陛見

遂定初六起程

初三日恩雨帥復奏起程之期

初六日巳刻起程恩將軍率同官送於火神廟諸親友復送至歡喜嶺作別是晚大水河宿　翙叔兩兒送我同宿甚悔未令珊甥同來　黑龍江之漠河觀音山吉林之三姓木其河有金礦天寶山產銀吉垣南北奉賚馬集與金州一帶產煤鐵賚馬復出礦

初八日至四姑娘家攤晚初九住一日因無店沿途擾依

巴丹大孤山葉赫三站葉站站官倭克錦榮軒豐年之父阿拉街住欵待尤殷

十五日接藹人信蓉石信在內

十七日至鐵嶺將恩雨三將軍伴送馬兵遣同復信道謝

二十日到瀋仍住蘭宅蘊齋學使鄭鳴岐大令遣人迎候於路次早蘊齋即先來寓

二十二日晤裕壽山將軍始知部文已到是日接見吏部文憑並將文書補行送來遂定意二十五日具摺謝　恩並知須有謁　兩陵之儀　二十四日恭謁福陵見其關防邵姓　二十五日恭謁　昭陵偕芍航同往見其總

管裕禮號喜亭關防啟昆號餘九　兩陵樹皆蔥茂
謁陵儀　本官缺襟馬褂佩荷包手巾乘輿至下馬牌下
輿一人導引從旁門趍入至　大宮門階旁帶領官指其
地即行三跪九叩禮無唱贊者其總管關防二人先是立
於宮門前禮畢後相就來見彼此行見面禮一安而止如
由京來總管須請　聖安否則免此見後讓至西廂屋內
候茶片時即辭出二人送至階下將謁之前一日由將軍
衙門知會故衆執事官咸在時刻不拘總在午前余則巳
刻到也裕壽帥且遣一官來導路云東西華門皆可入余
則　福陵由西　昭陵由東取道便耳來應酬者惟總關

二員餘員皆侍立不語　福陵官員衣甚敝縷　昭陵差强詢其養贍口稱甚苦地多在外縣去年没於南四城者甚多聘之云守　陵官皆舅舅公後惟總管京員耳

二十六日起程裕將軍濟都統艮夢臣侍郎李蘊齋學使率同官送至西關火神廟諸至好送至塔灣苻航濟元星階紫暢兒至馬三家同宿次日早揮涕而別前一日託星階打去京宅吉林山西及潤鑑二公電報　自離家感觸在路應酬心氣頗傷車中連日收拾此心以休息之寂然不動惟聖人有之然此是大頭腦吾輩亦何可不知此昧

心能常在腔子裏然後能有寂然不動

車中無事正好攝養豈可負此佳境
倭文端公云養心要如魚之得水又云養心即所以養身此意最好因養心口占句云此心何事似翻車靜養默存味有餘養德養身胥恃此要看活潑水中魚
憶高曦亭有言自省遇事每每輒錯如何余當時不知所以答之今乃知此經省察之言自驗實有如此何以多錯一由持敬不密臨事輕易一由窮理不深臨時無見其責仍在平日不得已而爲眼前做工竊擬三語未錯防錯半錯救錯已錯則只好置之以戒將來勿再錯程子云不可留在心中爲悔誠然

九月初八日一日內自省邪念不動矣雜念仍未能免要努力再進一步

初九日入關住姜子端門生恆昌店次日子端弁七十里早至錦縣知縣增韞字子固係京旗不知漢軍滿洲平糶救民甚多爲商人匯處錢法酬應兵丁得以不擾民甚愛戴

臨榆知縣王汝霖字雨亭浙人去冬今春是處內外官兵不下十萬王君鎮定有威帶兵官憚其執法不阿民賴以安然亦以是爲營所不容今去此官萬全矣

王雨亭保甲得法但令鋪戶出人不派錢器械號衣皆自備自用自存

路遇湘人楊榮光蒓生來訪蒓生謂方望溪深於三禮尤精於喪禮做理學由喪禮做起此言可存其他相易到安窳應亟之事皆不泛常

劉欽使營務處馮錫仁御史湖南人曾炳熙候補道聞說此二人尚好

初十日謝　恩摺雖於八月二十五日在瀋拜發今早始遣趙順恭齎先行

助長最害事始不過欲速不達久則駸駸乎入於自欺以徇外矣宜孟子於勿忘止兩三句揭過助長則諄諄戒之

北魏辛雄自軍中上疏有云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

由不明賞罰之故又云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而奔沮不肯盡力者也又右民郎路思令疏云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衞身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幣絡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日甚生民彫弊二疏可謂洞中時弊

梁時侯景謀反尚未發羊鴉仁執其使付建康獄朱异俄解遣之是欲媚賊臣以取悅及景困臺城糧乏詭求和傅

歧固爭不從凡所所請割地送質退師無不如所請是欲徇賊臣而乞憐其時景勢小時窘非無可乘之隙而所爲如此有不使賊愈知巳之畏彼而速其禍者乎則何益哉以此待逆臣祇以甚其無君之謀以此待敵人必以甚其圖滅之計梁之君臣可爲千秋烱戒

人惟未發之中與上天無聲無臭之宰相接學者大本莫要於是惟有時時收斂此心久或有見

妄念漸寡矣惟自起自滅之念時有雖旋卽退除當此念動時此心巳離篔曰是間間不容髮

程子曰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勿謂非邪而令不干

涉之思擾胸日間要熟味此意

學要有心得工夫只在求放心

心在腔子裡時便能端坐持久尹彥明終日危坐有以夫

事煩人擾時從外面支應不濟事要從裏面收斂得此心

在這裏外面自能照顧

纔有不平之念卽有不平之事來應之人不及見已自知

之獨可不愼乎

喜怒哀樂發得中節時此心安帖舒敷皆養人而不傷人

故謂之和

聖人教門弟子只是隨分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但告以宰

政之要何不令正季氏之非

非另求箇活潑惟心在腔子裏乃能活潑其不活潑者皆有所滯執非心在腔子裡也

性偏難克處既自知之正好勇猛攻治不得絲毫放過復自恕而姑待何也眞辜負謝先生此等第一種妙藥

物之穢污者去之惟恐不盡何不移此以治心

遯世而無悶者樂其樂也獨立而不懼者信理堅也

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吾復益二語云正思可以治欲改過可以治悔

安靜和平便是心上好氣象謙退整齊便是身上好氣象

雍睦條理便是家中好氣象清明公亮便是朝中好氣象
學之次序在大學塡補在論語開擴在孟子頭腦在中庸
爲學先治生修德先養身做官先理家看來似私而實至
要否則所累不淺
十八日接　批摺回奉　旨知道了
十九日巳刻到京官兒迎至雙橋晉升前一日迎至通西
趙順迎至夏甸接見四弟來信及各信電　寓呂祖閣入
弟握手相見悲喜交集
或問旣思卽是已發然則養未發者必絕思乎余曰不然
存不存但論心能做主不能做主耳做得主時當思才思

可已則已雖思不害其爲存做不得主時無論不宜思者
妄思即當思者亦必糾纏而不能已矣心中驗之自見
一開口向人說便走透洩漏求放心者不爾
九月二十二日請　安蒙　召見極陳東事之壞可惜
奏及倭人畏抬槍吾新募之勇能殺賊
上曰應深韙之曰果能如是也反復奏論欲
上知倭之非不可制我兵之非不可用實由賞罰不振至
此須鑒已往以圖將來
上俯聽之而無所可否蓋難乎其言之也因面保六人祈
擢用

見高陽常熟恭邸所言如奏對之意語有繁簡之不同常
熟令具手摺因臨行前書就送高陽常熟二處
十月十五日請 訓復蒙 召見仍申前奏冀動
上聽承 上面諭要整頓吏治並 垂念皖民之窮
十八日申刻啟行八弟帶領兒女送我同宿騾馬市高陞
店是夜微雨
十九日早飯後在店院與弟握手痛哭而別遂登馱轎弟
率子女出店門目送悵悵而返
申甫規我曰已分內事未見辦好何管他事又因我輕口
論某人規我輕言之失眞相愛至深

伯希謂我此出於屬員且要寬緩蓋有深鑒於我失者
伯希論鑑翁曰人謂其失之太認眞吾仍嫌其圓通藹人
因鑑翁奏保某人曰人當事順手時最易放手放手便有
失二者鑑翁未必有此吾則內鏡爽然如著疼癢矣
遇事自覺不足處全是無力量吾箴高陽常熟爲不足色
已失尤甚於二公者可不愧奮乎
一路行程另有途記尖宿里數
二十八日由齊河過黃河登岸卽宿隄下北甸子店中
二十九日留家人在店率篤兒赴濟南趨晤鑑翁巳刻至
十一月初一日在撫署留一日備極暢談卽住簽押房飲

食坐卧與共情誼殆有非人所能爲者
此老臨大事不惑不爲小忠小信所移吾眞服其識力異
日能決大計斷屬此人未見有二途中寫寄蘊齋信至是
發
初四日晚至泰安見縣大令秦鴻軒應遳五七弟兩同年
次日率篤兒輅姪及兩女登岱謁岱頂嶽廟元君廟拜孔
子祠雖匆匆未及細訪各名勝而一路松柏蒼秀密緻泉
壑崎嶇已覽勝概大觀鴻軒送來大記道里記及岱上石刻
初六日住羊留店想叔子之遺風有故里碑在祠首連日繞徂
徠而行可望而不可即
石先生遺址猶存否

初八日過蒙陰見縣令濮賢恪南如係七弟門生賢慈之兄送菜不得不收因留共飯

初十日沂州府尖晤錫太守良清彌令胡鑑泉培厚郭希仲副協先夕迎我於半程派兵四人伴宿臨行復遣人持送京餻四匣清彌篤正而機警所言多可行辦事材也

十一日郯城宿　先聖問官郯子之故都歟

十二日入江南界宿遷屬徐州令葛祥熊豫齋來見係庚寅小門生又收所送飯菜京餻十瓶餅不獲留二瓶

十四日入桃源界屬淮安

十五日晚至清江浦次日拜客見漕督松熹俊峯道謝子

壽元福署總兵劉育文青煦令侯東洲紹瀛漕督送筵席
劉總戎送物八宗留其荔枝蝦米侯令送所著異域風謠此書無味車戰營圖說二本內載孫鹿百八問答可看郎畹登
舟開行

十七日過淮安府

十八日過高郵

十九日過揚州宿城南塔下漁洋綠楊城郭之句今都不
相似蓋經兵燹故耳

二十日過瓜洲口遂用輪船拖帶前行是日舟中寫寄菊
甫同年信

于中丞遺書

日記

7

味齋日記八卷

半園居士

民國十二年
刊於鄀門

于中丞日記序

先師次棠中丞于先生日記若干卷嗣君鈞厚太守翰篤編次寫定以授梓人寄元吉校訂且序其端竊維先生少登翰苑晚綰疆符敭歷中外四十餘年政事文章赫然彪炳固久爲海內宗仰矣惟是衾影之地獨知獨勉功深於人所不見者惟箸錄於日記中且數十年來國家多故民生國計風俗學術盛衰升降之故日記所述往往有公牘章奏之所不能詳者尤讀書論世者之所取資也特先生深自韜閟不以示人憶侍學南陽時請業及之先生不許惟謂戊戌以後差可存云此猶程子某在何必觀是書之

意也今先生捐賓客十餘年矣先生之訓不可得而聞先生之心尚可得而彷彿者賴有玆編之存不加搜輯使就湮没此子孫與門弟子之罪也讀先生之書不能考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徒以廣聞見資論說則又非篤厚今日校刊之所期也先生之學何如乎明道有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由體驗得來先生之學亦得力於體驗爲多自云志學之始寢饋於張清恪正誼堂諸書最久通籍後從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學既而與文侍郎治邊制軍寶泉李方伯永清以學行相切劘一以朱子爲宗又以善體朱子之學莫如陸清獻故雖王事鞅掌案牘山積朱

子全書三魚堂集未嘗去左右云其見諸躬行者居敬致知誠明並進端坐直立目有光芒沈默寡言望之甚威及與人語謙和可親天性淡定一無所嗜人世之榮辱喜慍絕不一動其心元吉從游之久即危疑震撼萬端叢集之境皆從容如平時未嘗有驚悚之色厭倦之容也其教人也宦轍所至必興學校聘名師訂規程每月必三四次躬親講授故荆皖人士咸奮於實學至今深山窮谷中猶毅然不爲異說所惑皆沐先生之化也其用人行政正己率物崇實黜華絕餽遺抑僥倖自備兵提刑及其擁旃開府務持大體通下情所至以洗冤澤物爲急民懷吏畏所部

肅然豪强屛迹遣人亦憚其廉威所薦拔之士建白咸可觀亦有爲名臣循吏者其蠹役奸吏不幸爲所屛黜退而自省久之亦悚然服先生之公而泯其怨尤其有因一時一事偶挂彈章已而深察其人眞有悔過之誠其才足以備緩急之選不憚平反復予湔除罔執成見葢於黜陟之中隱寓陶成之意故人才奮興政無不舉至於爭天山劃界之失膠澳租借之非先後糾參辜恩溺職大臣直聲震天下猶其顯然者也先生每歎國勢阽危由於治軍無法軍法不講由於武人之不知書天下欲治須文臣知兵秀才能隊甲午之役先生幇辦依誠勇奉天軍務爲之選將

增兵籌餉請械聯絡民團以壯軍威時國軍失利敵騎長
驅直入金州復州相繼淪没不能越海城一步誠勇入奏
謂得先生襄贊爲多庚子聯軍逼都城先生廵撫湖北奏
請勤王檄元吉教練親軍先生不時拊廵親爲訓廸勉以
忠義教以知方諄諄如訓諸生軍士多感泣者使先生之
說果行於當時亦何至有今日之憂哉觀此則先生所學
無不由體驗而來所謂隨時隨處皆有涵養未發之功金
革百萬與疏水曲肱無異眞得龜山延平相傳之家法也
嗟夫先生忠君愛國勤政愛民屢起屢廢卽仕卽學視淸
恪淸獻軒輊何如非末學所得知至扶正學之統折衆說

之紛守紫陽遺緒體立用行可以對大廷而質幽獨者觀於日記可以知其所臻之功候矣回憶光緒丙申先生布政吾皖元吉年二十餘先生具書禮札縣令聘長敬敷書院晉謁之際遽以遠器相期辛丑退居南陽更承提命蹉跎至今志業無成亘用內愧撫卷沈思喜筠厚善承家學不墜淵源且能昌大先業謹述所聞俾讀先生日記者得攷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而致其體驗之功亦因以自警焉門人黟縣胡元吉拜撰

悚齋講學質疑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男翰篤編錄
門人王莘林參校

太極動靜說質疑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其靜體而動用者乃陰陽已定之分也夫動前有靜靜前有動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然通書之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謂之源似不得以用言矣朱子引通書釋太極既曰靜體而動用而所謂用者化育流行之本則屬之天而所謂體者萬物立成之後則屬之人物似不無先後之別雖朱子亦言太

極圖先說陽動亦姑就此說起而先後之序似非無意夫天人一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太極之先動後靜若有不同何也竊嘗疑焉因爲說以質之蓋天命流行之本體貫乎動靜之中雖時分動靜而道則流行無間停息故陽能兼陰動則兼靜雖對舉言之陰體而陽用然靜亦動之息耳故程子曰動之端見天地之心延平問答亦謂動而生陽此只是理朱子亦謂此混闢無窮之妙蓋由是以生人生物皆恃乎此此動而不得專以用言也至賦於人而爲性而動者靜矣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則天繼之者善固已屬之有生之前則成性已居其後

矣此成人成物之始通書所謂以誠立言之也雖天命流行之體斯時在人者亦未嘗息然其體固靜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朱子所謂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皆謂此也常人以動而失本然之體聖人主靜以復性之初此天人之所以不同也故朱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然天地雖化育流行而靜體動用之常自在非收斂無以發生非專一不能直遂設無靜以息之而動之妙竭矣特體用循環只在流行中耳聖人雖主靜以立人極而心體流行之妙自然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

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設有靜而無動則道幾乎息矣特心體流行必以靜為本耳此天人之無不同者也故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是以周子曰主靜矣而程子則不曰靜而曰敬蓋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此尤善體夫化育流行之妙與靜體動用之常一以貫之而太極在我矣要之始陽而成陰者由天之化人流行之本也本動流靜者體立用行存主之功也識流行之本而後知誠立之源盡存主之功而後全流行之妙一而二二而一

也羅整菴有言以流行言之則靜亦動以存主言之則動亦靜亦此意也

所疑處似不免牽扯之病以下撥說太多頭緒不甚清楚不見自家意思僭妄狂率直布所見如此要之未必是也所以來誠切之誨耳 七月十七日辰刻

太極之主靜主乎性而言也靜爲陰義之本體動爲陽仁之本體也程朱以未發已發言者兼乎性情而言也仁爲性之全體義爲制情之妙用也然言義體則靜能涵動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言仁體則動必根靜不言義而義具於先矣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周子之意也元者善之長

程子朱子之言未發然也

仁義體用疑說二十三日燈下

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義與正之謂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言仁義而中正在其中矣朱子註云陽也剛也仁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其他論答仁義體用之說非一其最爲明悉賅備者則有如所云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羅惟其所當其晰言之如此然則太極圖之體用其
屬陰陽言之無疑矣故朱子又云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
一事者言之而非指夫所謂專言之仁也然因問揚子仁
柔義剛之說則旣曰仁主發生兼主收斂仁體剛而用柔
兼體柔而用剛矣何以又曰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
兼本是剛底物事發出卻柔又答揚子之意云仁體柔而
用剛兼體剛而用柔也細繹解語理誠有然然剛柔卽是
陰陽之謂何以以陰陽言之體用又互異如此且周子之
所謂主靜朱子所謂聖人以未發之中爲巳發之和者其
言有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巳發之後太極之動

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
義而敬行焉其示人存察切要工夫無踰於此此亦就太
極動靜言之何以義又不爲體而爲用也程子親受太極
圖於周子其言未發已發之旨亦皆以敬義對言而朱子
論定性書亦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順應
者義之所以爲用也此謂以存心制事言之是矣與敬義
對言之意不亦相通乎況太極圖爲萬理之源似應包得
此義在內不應以陰陽言之而無與於存心制事之義也
何以獨此註中以靜屬義而他言工夫處又皆以義用爲
言乎此等處向卽疑之看朱子語則似明及遇他參互處

則又昏矣未發是本領工夫若不有確據徑途道之浩浩何處下手且恐誤於求解致入歧途然竟姑置不求則此心又齟齬而不自安旋折而不能已謹記所疑以質

此篇記於二月二十三日本擬待已有所見附書於後以爲求教之地乃思之多日迄不能得其淸晰此處本不可以懸揣而明也抑又思之愚意所疑恐卽其所不必疑者得無又犯甯疏勿密之戒但不經示出終不解此迷瞀也切實　教我　三月八日又記

仁義體用之說思之屢矣其爲朱子言之已晰此心所以明者固無可疑惟必欲以是爲皆出於太極又必欲求周

子所以言主靜程子朱子所以言主敬言存心其所以異而不害其所以同以爲先後致力用工之據竊嘗擬之陰靜而陽動陰體而陽用仁屬陽而義屬陰此體用之定分而不可誣也讀太極圖註及通書首章所謂源立通復其爲一體一用初無甚異既而思之私心竊覺通復之爲仁用義體之旨所自出二書皆顯言之至資始各正愚意爲仁體義用之旨實發於此蓋天人一也在天萬物資始之原在人卽爲萬理資始之原在天爲生理在人卽仁體元者善之長是也在天爲萬物各正其性命在人爲萬事各正其條理義之分殊於茲可識嘗欲以是言之然又有惑

焉通書以資始爲誠之源太極圖註則謂之天命之流行此其爲體而不爲用且有兼體用包動靜者而其本來陰體陽用之大分轉覺處乎其後則致力者將先求之靜乎抑先求所謂流行者乎又不免有二之之見而不復敢以仁用爲言又疑太極圖所以言主靜者乃示人最切處而於仁之爲體略而不言更疑致力有彼此之殊昨讀朱子答方伯謨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又繼之曰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語意分明覺足破愚見之惑而適相合焉乃知言義體者義之可以用言自

在也言仁體者仁之定分之爲用者自在也且正卽其爲用者言也其先後有不容誣者矣然復繹太極通書各註皆若有以此意發明者如云命之流行非卽其用以爲體則不必言流行矣然則主敬存心之旨爲同出於太極何疑哉周子所以必言主靜者以圖說本以陰陽爲言卽其本體之動靜以示人得靜之本體而其動靜之互爲體用者圖說通書備詳人自可循而求之此示人以工夫之本言體而用不待言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其皆可爲體在其中矣朱子所以必以存心制事言者恐人知靜之爲體而不知所以求仁反失圖旨他處所以多以此言正示

人以用工之全善闡周子引而未發之意並非存心者可
勿用周子之主靜亦非圖說本無此意而從而益之也況
程子之言主敬則夫仁義之皆可為體而必須兼求一言
足蔽故朱子有云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但敬為操存
之要道亦主存心言故以制事之義對舉與仁同也然必
以靜為本又何嘗不兼周子之意哉至於求仁義之互為
體用須要知仁義之為仁義則異而不害其同矣蓋靜中
之收斂義也動後之裁制亦義事以裁制而後定雖動何
嘗失其為靜動時之發生仁也靜中之存主亦仁心以有
主而常存雖靜何嘗失其為動哉故分而言之義之收斂

為體而裁制為用仁之存主為體而發生為用合而言之收斂之義即裁制之義存主之仁即發生之仁且義之收斂而仁之存主即在其中仁之發生而義之裁制即隨其後竊嘗以坤復艮三卦求之坤之不為無陽則義體之說而未嘗無仁復之陽生則仁體之說而未嘗無義又曰動之端見天地之心曰靜之終動之始則所存即其所發何疑艮其止止其所也義也程子答蘇季明一段以此為動中求靜明以止於事言之至通書末章則舉以闡主靜之義程子定性書又援之以屬存心蓋用以是成即體由是立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朱子有言曰克已

復禮義也義故能仁卽此意也太極之道易道也然則涵養於未發之前者必也收歛此心一於定靜常使有存主於其中而無一息之間惟以主敬爲宗而以通貫動靜必以靜爲本爲用工次第太極定性書可一貫之矣

仁義體用剛柔說

仁體柔而義體剛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義體言乎其根用言乎其成也仁體剛而義體柔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之義體言乎其所立用言乎其所行也如此看可否

此意熟思不得廿六日早起妄揣至此故附記之求證

當光緒初年正　先君與先進諸公講學之日幾於無日無記而質疑諸說亦復不少彼時篤尙在孩提不知保存　先君又自以入理未深隨記隨棄及篤束髮受書以往之日記已無存稿所得見質疑之說僅此數篇茲謹刋於日記卷首以俟後之君子

不肖男翰篤謹誌

悚齋遺書日記卷一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男翰篤編錄
門人王莘林參校

光緒四年戊寅三月二十七日讀小學記

王密論

楊震舉王密爲茂才密非無所長懷金以報震此猶常人之情也故震亦不深絕之猶引而近之曰故人知君所以悟之者切矣及密以莫夜無知對則自欺之小人矣故震亦窺見其心術而以四知拒之可謂厲而嚴矣密之愧則小人之消沮也世之爲人舉者不爲俗情上也苟或一念

偶差其亦深思楊震故人之對翻然悟曰不肖之人罔知道義苟徇於報恩銜德之私情不識登明選公之大義亟思悔非未爲君子之所棄不足爲終身之玷也當圖爲楊震之所不絕勿爲王密之莫夜也楊震之不遽絕密斯君子之待人也世風日降以常人之俗情而遽絕之將激天下爲不肖然學楊震者不患其不能寬患其不能終嚴也始爲楊震而終是王密者亦王密而已矣耳密猶知愧是密之心未死而亦可見震德之優後之始爲銜報之王密終以一言之斥羞赧怒恨反爲讐仇者不更處王密下哉此一事可知數戒不然王密又何足論也然則取人者徒

以才又不可不以王密爲鑒

二十九日

朱子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且如造化流行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引張乖崖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云按此以陰陽爲形而上下又是一說然悉之繼是流行成形有分段意誠源源誠立中實包得此意在

朱子答晏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

一節又答方伯謨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
於爲亨爲利爲貞亦元之爲耳又曰若分而言之則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則元爲主
以體言則貞爲主又曰一處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
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按太極圖註動而生陽一節先生
以太極之有動靜天命之流行也者卽統證誠源之意雖
兼動靜言實動能兼靜動爲主也圖註引繼善成性二語
不言誠源誠立而源與立之意在其中矣其引誠通誠復
爲說者蓋體用對待之大分竊謂通書引易繼善成性是
統宗之言源與立者此也通與復者亦此也其所謂誠源

誠立者亦卽所謂誠通誠復者然細味之以源立言以元爲主始終之義卽太極之以流行言者也以通復言以貞爲主對待之義卽太極之以定分言者也以對待言義體而仁用故必以主靜爲主以流行言仁體而義用故必以存心爲主二意大極圖皆賅之通書闡發太極朱子註太極及存心以仁爲體之說之所本也

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卻又從這裏做起誠復誠立義體義用之意一語分明最好看接源以資始通以流出復以反初立以成質此互爲體用之別

誠無爲註云實理自然何爲之有語類又云無爲猶寂然

不動也又答問云誠是實理無所作爲又云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按無所作爲是自然意常存得是寂然意又聖四章寂然不動者誠也語類一條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以上更有寂然不動按寂然不動屬未發而實理則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無爲似不專以寂言卻包得不動意又以不動意推之誠源以上此寂然句又似兼無爲意但知流行意貫動靜此意卻他處未及甚精此周子所以必言主靜也

良非不爲止其所也誠無爲亦無所作爲也動以天則無妄矣

漢疏廣宋張知白論

疏廣不以金遺子孫懼其損志而益過也其不愛金也愛子孫也張知白儉約自奉懼其習奢而忘儉也亦非愛金也愛子孫也疏之所望者大張之所防者遠其不以財利爲意一也後之自奉豪侈者似疏則必遺子孫習染之憂計度鄙吝者似張則必遺子孫饒餘之禍以其縱欲自私一也疏召親朋樂餘年豈縱欲豪侈哉張儉約如平時不改常度豈自私鄙吝哉二者均不得藉口也以二者權之疏之爲人見地高身教必先張則教家之常法也再參以司馬溫公分職授事品節備虞之意范文正公惠族之舉

則奢不待防財爲有用矣

五年巳卯六月十七日

闢異說而不知反身往往極肆詈謾雖說得盡致終非爲巳之學胡文敬居業錄辨析異學極精切指其病痛所在窮盡毫髮直揭根源然無非證彼之非以求此之是並切言工夫如此則差如此則不差判之幾微疑似之間令人思之有懍然自懼惟恐一毫差失之意眞可謂反身自修之學其云禪學是學吾儒存心而誤者（意如此語記不淸）尤能擴前賢所以示人之要而言之明晰存心之法不可不熟講也

敬齋舉前古聖賢言敬處分劃工夫次第如云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曰恭作肅則心亦敬內外一致孔子出門使民二句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來與人做整齊嚴肅是入敬處畏字是敬之正意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到神祠致敬爲喻卽見賓承祭之意雖皆前人已備之說體認眞切俾工夫有所持循又舉朱子敬齋銘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示人最切眞得朱子立言之旨矣 以上二段係日前讀居業錄記今補書

惟勤可以補小學之缺隨身日用事物皆是就眼前放不

過處隨時整理檢點卽事卽心而敬在其中矣近知此味
惜不能久而惰氣復乘矣
事至要耐煩思索不輕舉妄動臨事據所見行之又要隨
時小心不可一毫率意庶盡其在我事過後有所未盡當
懸爲以後烱戒再加謹愼卻不要以前事繫閡胸中沾滯
爲病常習此則卽事卽心近於勿助忘矣
程子靜中有物敬齋說得最盡其言曰所謂靜者只是以
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存之意常在若不操持
待其自存決無此理又云聖人不待操而自無不操因思
大雅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保曰臨是聖人靜中物也

中庸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信是君子靜中物也與空寂杳冥者異矣

無屋漏戒謹工夫此事且休開口

不可告人處全在人所不見噫可羞已

强過抑處仍是畏人指摘意多自反意少豈爲已之學乎

察幾謹獨是初動時工夫故須有斬關奪隘氣象臨事則更要集義

博約即一貫之意博是要隨事窮理密窮理是求其當然與其所以然不是誇多鬬靡

凡人自觀雖昧觀我則明做開胸次打破私心不存毀譽

計較之見則聞見皆可以益我見善之益不待言矣見不善則自反自反則知懼人不改過處皆自謂無過故古人重逆耳之言

求箴言於匯東匯東以吳徵君言錄以貽我徵君未知是草廬先生否其意以從容無競淡泊不撓時涵味聖賢切要之言庶乎有進戒我深惠我切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以集義爲言程子以主敬言其用工之法一也蓋人自有無事時何以云必有事義不是以義爲一事而心注之只有事則卽事卽義無事時此心常要無愧怍常恐有差失耳無不義斯無往非義矣敬亦不

是以敬爲一事而以心守之只有事則卽事卽敬無事時此心常要自整頓常恐或惰慢耳無不敬斯無時非敬矣此必有事焉之謂也

二十五日

送匯東行　同時接四五兩次家信

怵乎利害毀譽而舍已從人猶是利害毀譽之見耳至利害毀譽所不關則一言不能入矣對良朋畏友而自循省不過偶然愧恥之萌耳洎乎對妻子御僕奴則侈然放逸惟我所欲矣設使事事可以自便人人與我無忤其不至謬妄錯亂終身不悟者希矣人生不有困心衡慮之事再

無人教飭便是大不幸敗德必矣

物欲之汩蔽而不知氣質之偏知而不能改故聞過貴逆耳之言克已要從性偏處用力二者循環斷送一生只此景象耳

責我者愛我以道恕我者愛我以情而不及道循我者諛我以非道似有情實大無情而方且竊竊議我之後也

人每欲自處於無過而掩蓋遮飾果使掩蓋遮飾得周密人眞以我爲無過豈遂無過乎何其愚也惟有從善足以服人若此只多一失耳況君子知難而止見我有心蓋飾縱不附我亦不肯盡言若小人窺之則諛言至矣

以聞過爲見短面從而心銜之吾不知其何心

余嘗思改過不吝聖人方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已是大賢境界雖聖賢之過乃幾微毫釐之差非復顯然悔尤之可言然人到有過可指已朱子所謂白中之黑非十分湔祓工夫不能此境豈易到哉吾輩幸聞良朋益友規誨乃吾失中百千之一若其極惡所在隱微之疚人或不之見即見及且恐無以爲吾地而不明言烏得不以聞過爲幸常以無過爲懼哉

聖人心中無蔽故感而遂通好問察邇言是不由得不問不察若有心勉强要問要察便已不能好矣常人爲蔽於

私故無所見是巳非人尤私蔽之甚者故大智乃在不有其智天下之至不智者無如予智之人甚且罟獲陷井而不之見苟非實加窮理克巳工夫雖有一隙之明一時之悟終亦必蔽而巳矣

見人過太分明非明因人察巳自反知懼乃爲明

因人察巳就此亟下克治工夫向外之心肅然內斂

自來攙擾時多此心放軼奔騰又去敬遠甚

中無一事而卻有懍然不敢放之意常有以繼之久之或習於此而舊習覺其不安乃可望耳

胡文敬謂主一之一爲誠竊謂誠敬固無二致然敬之無

間斷方幾於誠若以主乎誠以言敬恐涉於以一心治一心矣不若以專一言之爲無蔽無適之爲一

文敬言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必流於詐妄每事皆當以此爲戒

改過在精神志力上見不在口頭愧悔引咎

有謹獨工夫方說得箇精以察之

言心聲也雖言不必皆如其人然直言敢諫者類多君子阿諛苟徇者必爲小人

賣直取名之心進言者所急宜自克察言者不可設是心以待之惟善是從則兩盡其道矣

必有事則自無忘要不忘便是助故小學洒埽應對所以爲持敬之基而程子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無懸空寂守之敬也

禪學存心近是但求虛靜而少一戰兢故大本不立樂空寂而不知義內故達道不行故居敬窮理則自無差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先儒每舉以示人眞可以爲法其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汗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無害張清恪亦深取此言稱公德量過人公家傳中如所云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又曰能識理則事事

無礙寡欲自事簡人見公兩朝定策皆稱公才膽之優觀公此言蓋深於謹獨克私之功學公者可知所本矣

魏公善處事體悉人情如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又曰遇則可以成功不遇則可以免禍其惟晦乎又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可爲處事之法如云中等以下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又云汎交之道與其所長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又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可爲處人之法如待小人一當以誠但淺與之接又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以理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

非毀但當反巳是不是巳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可爲待小人之法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此陸清獻語非深於居敬集義者不能能處處事事如此便必有事焉而勿忘助矣小善決不足以成名小不善便足以累德故大易謹之內自省工夫更切緊蓋思齊未卽能及自省則不善卽在我當下可改而除之爲益尤速

與君子處增長志力與小人處動忍性情與衆人處甯耐煩瑣能如此則處處受用不盡

一遇事便爲所亂日間小小罅漏百出平日說操存皆是

空言可恥孰甚決無可尤人之理
欲來善言斷自不好諛言能容衆言始
聽言不論人但論是非非明理者不能
所戒乎思多反惑者爲已得其理爲利害惑者言也雖用
千萬思猶未得入頭處寧可置而妄斷耶
八月十九日
發家信
吾鄉歉象已成賊氛又熾可慮之甚大凡災患之來天時
與人事必有相應吾鄉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馬粟浪費
甲天下雖遠識者慮及之而不能禁此即暴殄之一端而

妄用不節者更不可悉數此事恐有由召不當盡責官吏之不淑也

大凡人動火時皆緣事機不順不知正惟不順切不可妄動此處一錯亂小事釀成大易事變成難甚至不可收拾反以自窘悔之無及矣

天下事本自有箇難易若不難何待君子處置庸人皆可爲矣

決不可以一分不是爲少要正人十分不是有諸已無諸已是全體有善無惡非此方僅僅如是而即責人之不如是者茍或藏身不恕雖其失有隱顯多寡之別人必竊議

其後矣以善服人且不可況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也
妻子具則孝衰爵祿滿則忠衰出管子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此語最有
力眞格言也亦管子語此等語雖聖賢不能過之君子終日乾
乾懲忿窒欲無一刻敢放下以此
大學謹獨要從眞僞上劈判中庸謹獨要從敬肆上劈判
一承誠意言是鞭外向裏一承戒懼來是慎始要終義各
有當而大學其嚴意已賅得中庸
發處不實外面善皆僞作發處不慎過此欲過之不能矣
十月三十日

叔平解惡文之著意最警切向甚愛之忽不記其語館中靜坐時憶起文不著方算得爲已著便是小人安得不惡敬與肆對是收斂意敬與怠對是提掇意故曰惟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此敬肆之別也曰敬則萬事俱立怠則萬事俱廢此敬惰之別也

應事雖多接物雖數不勞累時便是此心主宰分明昏塞時事事物物足爲人累甚弁自已亦礙著矣

制欲時要想制得後之心清體舒則自肯著力

十一月初二日

五更醒起思吾友刻厲之意不覺猛然拔起如冰澆背愧

厲奮生半日來氣象尚差好於前良友益人如此
能惡文著便是爲己加進有一分不惡是工夫不鞭辟向裏而爲人矣况的然耶
知希爲貴老子差處在不求可知並爲已工夫絕無了爲所當爲文不可惡著可惡也若用其意以惡著則寘能不徇外矣師其意而不爲其學可也
不得其正不惟有事爲礙且無端無事尋事也所謂庸人自擾之如此
內外賓主之間其差等相去遠矣無論顏子之不違顏子之違與吾人之違豈可同日語哉蓋必使克復工夫常常

接續不遷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乃有幾微毫髮之可言下此雖日月至者其違仁之名與顏子同而違之實且與顏子異若吾輩放者終日歛者曾無一時即每以歛時自驗所謂雜擾紛攘者片刻間已不計其幾起滅矣以此希前賢寘可謂卻行而求及之術也胡不愧厲哉

不眞知血脈貫通四字不可以讀大學有此章所宜言而義已具於前章者有前已言而復重出者有言之不已而所指不一者大抵一節有一節工夫又通體只是一箇工夫不分之則不專不合之則不貫不全之則不備或同一

事而意有淺深或同一用而勢異彼此有乍看似相忤而實相濟者有初看似易解而實不易明者須全書作一句讀十章做一事做方得

固是存養窮理交相爲助然工夫各有實地朱子答張敬夫有云嘗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悤迫而不暇於省察又曰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朱子所謂悤迫固非吾輩手忙腳亂之可擬而言猶如此可知每日靜中一段涵養工夫最要

學只是克已爲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禦於未然移此心以窮理是制於已動卽事卽心是主一於當境其法頭

頭示我盡矣顧自致如何耳

嘗見養嬰兒者百方曲護推乾就溼裸裹襁圍心細手輕愛顧之極無時放心而卻若不敢著力者心誠一故不以爲勞而以爲適也居敬者能體此意以養吾心則庶其近之

決無以事爲外而另尋吾樂之理只每事克巳自盡巳克便樂如此是病不如此便是藥藥進病愈則無病矣不另有工夫也親切平實處正在此

人雖至愚觀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巳則昏忠宣此語眞名言大抵恕巳昏者正惟觀人明則然向外一截心思多了

更無反巳一線耳心愈馳則愈遠莊子有言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此亦格言以觀人明爲知而
自詡者當爽然自失矣
病必由七情而致由寒暑致者十不過一二寒暑之失易
調七情之傷難醫縱能遏而不發一念之妄一氣之乖暗
中戕賊不少矣
心者身之主也有能淑養性情而不可至無病者吾不信
也此事也我身驗其失而知之
莊子有言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此意令人悚然常要勿忘變化氣質四箇字一箇人有一箇病痛前賢治病之法則無一不具一切存心窮理全都爲此而設不於此有裨讀書是玩物存養是空談日間隨事隨處小小發動處乃是眞病根所在每每反省及此則瞿然矣

光緒五年除夕

歲將更新齒又加長年年到此時良心發動回思年復一年德不修業不立私日錮心日昏過益叢志益退未嘗不慚悔交集也然悔過之言誰爲予迫之而使出於予口者屢矣其甘爲棄人也抑不甘爲棄人也耶予小子其自圖

之
古詩云及時崇令德努力愛春華可當箴言書之座右古
人事事不苟曰及時曰努力看是何等迫切眞實豈悠忽
從事之所可假託哉
光緒六年庚辰正月初一日
天晴日明氣象極好作詩云　元旦融和風日清欣欣萬
物欲敷榮同寒何事煩鄒子切對原來感賈生漫爲撫時
增慷慨要當反已厲修誠　兩宮求治易孚格愧乏
嘉謨答　聖明
六月十九日請省歸假

八月初九日午刻攜家人出都式如族姪帶選姪與錫聘之同年親家送至東便門外二閘別聘之同年親家屬族姪式如攜選姪回寓七弟送至通是晚宿通州柵欄店與七弟同榻二鼓後寫信寄五弟戒以御僕之難並告以叔平同年規余之益回憶從前全在小人世界中而不自覺自近日聞叔平矜心求去之言始眞覺已往無一事不可恥可愧思歛之又歛決然爲拔本塞源之計但未知一朝之悟果否有濟耶信中意如此

初十日

七弟以余所帶僕輩不得力特親爲檢點行李以教之日

出後始行過通內外河別七弟余行已遠回看弟猶佇望
七弟來都年餘留館後志不欲仕特以余歸留京宅余之
此行實弟成之也　燕郊尖　宿棗林　是日行七十五
里

車中思君子爲善雖至舉世非譽而不悔豈有徇人向外
之心哉特我先自不足耳

十一日

邦均尖　孤樹宿行百十五里
車中看嘯亭雜錄本俗人而欲襲聖賢之迹本小人而欲
求君子之名此其所以勞也

習染最難變除須常常反躬省察令自愧汗再從而搜剔根株俾無遁飾每每如此不放下能常使跼蹐之心轉而爲痛快庶乎可有改期與

十二日

亮甲店尖　豐潤縣宿行百一十里　是日素食

余性愛水田　國朝怡賢親王興畿輔水利欲以濟南漕未竟其事然獲稻之利至今民賴之玉田豐潤皆被王遺惠林文忠畿輔水利議亟欲踵其烈兩日來徧訪土人以下種栽秧之法因近路無稻田僅得其大略又以新稻未收無從覓種焉

十三日

黎明至豐潤東十餘里遇家人來接余者接　三叔信榛子鎮尖野鷄陀宿百一十里　沙河驛東西約廿餘里桑陰夾路果實纍纍滿枝欲熟車夫爭取食之村落中男婦收果裝籠以梨葉覆裏名曰梨包忙作甚夥儼一幅田家畫圖也聞來人說　二兄病疫月餘六月中始出屋心甚念之

十四日

曉雲初起煙日交映遠望東南層巒如畫秀潤可愛乃灤州境內山也過永平府波羅嶺尖甫渡灤河遇同鄉僕李

升伏車轅上以舌甜筆寫信寄七弟　尖後冒雨行宿撫甯車夫僕人衣帽盡透溼汞屬久旱是雨頗佳　行百一十里

十五日

范家屯尖　日夕時度關老君屯住　行百二十五里是晚七弟不知幾番念余

十六日

前衛尖　中後所宿　行九十五里　百里之內堅城三皆前明所設以禦　本朝者令人思開國之盛　連日午後皆雨幸不甚大無碍行路然農田種麥待澤孔殷矣

叔平屢以多言輕信規不謂失人之誤害一至是連日思
吾友之言不能置

十七日

沙河所尖　乾茶嶺宿　行百五里　晚託馬姓車夫寄
七弟信

十八日

高橋尖　松山宿　九十里　是日天陡寒著綿衣猶不
勝也

十九日

過小凌河　前調河南防海軍住此近始檄赴營口壁壘

猶完好日來海疆消息又未知何如也　大凌河甸尖尖後過河水淺可涉然其勢湍急可畏　望山堡宿　九十里

二十日

長興店尖　中安堡宿　百一十里　儘日在醫閭山陽行層巒秀峭盡在目中　是山多果樹惟香水梨最佳入貢品每中秋方熟十數日便過且不能貯久余往返十數次始獲一嘗之余性畏寒貪其美猶啖數枚清潤芳香殊勝他果街市中擔籃皆滿其值甚賤但惜質太柔嫩不能攜以致遠然亦可見凡物之美者太抵不能强如人意是

以可貴耳車中無事口占一篇不足言賦聊適意焉爾
維閩山之多產有佳果之可珍時中秋而方熟秉金氣之
獨純質脆不能以久貯美不過乎兼旬余往來今十數於
焉始值夫戾辰信一嚼而適口爰實核而名循蓋命之曰
香水實取意之有因惟香也聞之可以避穢如水焉噉之
可以生津酸不澁齒甘不濡脣雖余性之畏寒猶貪饕兮
數頻苟高年之得食定足祛煩熱而潤心神彼哀梨之稱
美恐未足與比倫仰　聖朝之孝治萬方玉食而俱陳當
茲果之方美每歲歲以薦新儼包茅之入貢馳奉使之車
輪匪朵頤之是務庶　祖制之恪遵夫豈若葡萄之致自

漢使荔支之進於唐臣侈遠略與涇靡徒貽誚於後人緬
昔賢之懷橘惟志在乎娛親豈果微物之足食用佐潔夕
與馨晨余甘旨之有缺歷十五載兮秋春望親舍兮尙千
里心已馳繞乎里閭

二十一日

胡家窩鋪尖　半拉門宿　百里

二十二日

早行三十里至白旗堡有宗兄聖德家住此于渏告余
三叔與五弟過此時均承懇款余因往看又再三挽余因
留食焉意極殷勤宗兄家人皆出見延余食於內堂飯後

行五十里新民屯宿宗兄攜其姪爾和騎馬伴送同宿店中敦篤之意余殊無以達之悔不如過門不入反少一擾人也宗兄兄弟六人余見其二其子姪輩有名爾學爾誠爾勤者餘不能徧記宗兄好書能大字近三五十里額匾門皆出其手頗能數典徧及諸經古文廳之攻舉業者皆讓其贍博尤愛讀格言余手下無他書贈以倭文端遺集喜甚且曰得此如獲至寶焉嗜學如此眞令吾輩生愧余與登州同族輩次久失皆聯宗爲長幼余深憾於此事而無可如何宗兄亦登族亦因聯宗而聯及者然實則同一本支也

二十三日

大孤家尖　馬三家宿　八十里

二十四日

墙灣小店尖　食煎餅豆腐雞子極飽勝於肉食飯後到奉天省城共行四十里日方近午住匯隆店余應童子試時卽住此店問之今店主猶是執事者已三易其人矣十年以來繁華倍勝於昔一切皆規仿都中風氣又從而踵飾其他亦多改舊觀者將軍府改爲總督署轅門守護皆仿內省督撫此其變通之大者日晡時拜藺汝平鄉長以聘之同年先有函致不得不一往也

光緒八年壬午十二月初四日

史含章送席扇册卻之

宜昌同知劉步騆戊戌進士直隸高陽人甚廉明

初六日

方其綸送雙歀對詩書卻之荆州京官軍機章京李香陔名芳柳來拜見面談荆堤弊甚悉並書來一紙端委了然又工部郎中伯權名衡來拜荆州駐防人現居省城省中各官名號俱能言之又刑部尹翰樓壽衡來拜未遇督徐公朗軒宗瀛撫彭碩亭祖賢藩王小蓮大經臬蒯孫德標鹽道武峙東震糧道蘇立亭林首府嚴首縣陸佑勤彥

頎學台高釗中將軍祥立亭亭

初八日

寄門生魏子純傳熙惠州府海豐縣何秀臣式珍山東曹縣代理陽穀縣兩人函

初十日

見施南紳兵部黃子輝炳文談施府王子泉名廷楨官聲頗好辦哥會嚴速得法宜昌龍　號璞菴

十二日

見丹老有云生財之道在節用節用之道在核實又云辦事之法有四字訣明晰篤實先生自謂是閱歷心得之言

頁信又云爲民省閒錢息閒事皆要言

十三日

馨圃傳丹翁語道光末同人有四句議論時事云人才疏得如此之密法網密得如此之疏外官闊得如此之窮京官窮得如此之闊語帶譏諷情形卻中是日　先二兒忌日不見我　兒已二年矣憶前年此日早已不能食但時呼　兒以勺水潤嚥而已想今日家中翎兒等上墳聚哭痛不自禁

十六日

東署來人早發十三號家信

十七日

見屠梅君言江夏人趙章典花溪人甚端現在武昌府處館　游匯東言宜昌鎮總兵崔國泰青岳山東人管帶水師記名提督賀搢紳虎臣湖南人皆將中之佳者

光緒九年癸未新正初六日

昨晚弟與甥規我云兄近日規人處多自已規處卻少氣象殊不逮前此出求之僚友屬吏恐更難此尤可畏聞之不覺神悚頓起自已檢點約束之心

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逆心之言不必皆道而尹顧切切告以必求若是向惟玩索一必字覺

其警悚嚴切足以懾人驕肆之心抑人自下之氣使人在在有反已自克之益意味已耐人尋繹今思之不但此也聞過則喜是聖人境界中人所難尹為中人指一自修之路若曰常人聞逆耳之言當前未必即能順聆安受此亦恆情但能於聞言之後必加尋味必事紬繹必思人言之及此必我致之有因未有不起愧厲之心動作恥之萌者故不必所望太高但能如此則改過不難方可漸至於聞過則喜其要只在能求故必字有味求字更有力又不但此也凡人順已則驕逆已則斂適心則易逆心則難順則便便則人欲肆逆則反反則天理生故不必人之言論悉

中我之過失卽此逆心之時聞面折之嚴聆拂心之論一經拂挫此時心志意氣已足奪我之驕而使之敬鎭我之肆而使之斂沮我之自是而使之歉然不自足諍言莊論其有益於事理者猶後此其有裨於隱微者實先且深也況果能平心求之有雖不益於此而且有益於彼者矣道亦何嘗不可必求哉尹之格君無徵不至愚竊謂惟此處得力最多故太甲終爲艾過之主由中材而進於賢聖也其開示後人亦此言之功最大令中人有可自新之機夫此言僅十字耳而意味無窮如此經言豈可率爾讀過眞有功萬世哉

十二日

寄信七弟癸酉同年周少伯錦心薦伊親徐少三稱其能厲品嗜學可以教讀

十五日

李洺生夢沅送黑錫丹十兩洺生令兄係同年

三月初三日

聞丹翁說王子泉係節臣之子又候補縣羅登汝取與甚介前幫辦根台試久不誣

初九日

見施南尹翰樓林步青林云貪酷吏末甚劣葉庭笙之兄

巳補江化縣所薦人王張世澤湖南向關稅陸維祺浙江
縣丞向刑錢

三十日

見宜都舉人敖達三松滋舉人吳壽泉云松滋差首秦德
芳最橫因案索錢聲勢大於知縣下鄉皆坐轎騎馬　辛
未薦卷哈承義周艮源吳澤陸鍾澤劉溱楊守敬沈敦倫
羅師薦林振聲

四月二十三日

午刻赴湖北荆宜施道任以恐南方水土不服未能即奉
母親同往率兒女輩叩辭　母親送至門外含淚而咽命

覲登輿始返出正陽門八弟珊甥馨圃暨六壻吉格出彰儀門五里許作別七弟騁之復送至長興店同宿談逾深更自六年秋東歸未嘗數日離　母側今而驟然遠別母心其何以堪思之不覺淚下

二十四日

早別七弟騁之於甸西橋頭揮淚不能出一語並書數語付騁之寄馨圃馨圃近年博及書史識力大進余此番來都幾無日不聯牀夜話遇事深資規益馨圃每言結契特深似將久別之兆余果遠補馨圃亦出任甘肅鞏秦階竟如其言此別尤黯然不能忘情也晚宿白河即古易水楊

忠愍公墓祠在焉墓在祠後訪之土人竟若罔知邱壟殘缺不完則官斯地者之過也忠骸所在令人慨想前賢樹立之堅

二十六日

保府西關早尖繼宗由此回束店中寫信寄五弟晚行六十里宿方順橋滿城縣界俗呼為訪舜橋謂堯訪舜於此事雖不經具見人皆慕堯舜之意

二十七日

行六十里清風店尖中三十里過望都縣城晚行六十里宿明月店屬定州中三十里過定州城此處馬同同光明眼藥最著名因買數

瓿定州即漢中山郡

二十八日

行六十里阜城驛站（新樂縣界中三十里過新樂縣城）晚六十里十里鋪宿（正定府界中五十里過正定城忽大風揚沙對面不相見時許乃息）正定城甚大城內田疇相帀宛似鄉村是兩日黃雲盈野漸有收麥者回視保陽以東麥隴青葱二百里間已早晚氣候頓殊云府城西數里渡滹沱水亦不大

二十九日

行六十里欒城縣尖晚四十五里趙州橋宿（中四十里經趙州城從城外過遠望堞痕歷歷城尙周完惟四關並無居民荒寂實甚或城大故然）到店尙早攜同人族

叔同步橋上俗傳橋成時曾般佐以神工此則附會之談但石券濶大當日工作亦奇決非拙匠所能橋東面塌陷處後人迄不能補唐仙張果墜驢之迹宛然猶存橋旁有嘉靖間碑碣述及一統志所載唐相張嘉貞參軍柳煥記室張式作銘云云雖不能字畫皆眞猶依稀可讀橋下石上題宋大觀云云則約畧不能識矣

五月初一日

行六十里柏鄉縣尖晚六十里內邱縣宿

初二日

六十里順德府尖晚五十五里褡連店宿中經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城

十餘里黃沙漠漠不見農田草樹亦無多意謂可仿京東遷安等處植桑棗以益民適値河水全涸土人云大雨時西山一帶盛漲來水甚大自正定以來六七州縣城皆不繁盛人皆習於作苦豬連店爲布縷織貨輻輳之所故得名彩色相宜亦甚可愛且精緻堅實價尤廉良由地土沙薄故居民習織爲業瘠土多勞信然然亦可見畿輔民風之樸云順德北關外有豫讓橋並立廟祠焉豫讓所爲亦聶政之流但其所謂愧天下後世人臣而懷二心者其心固與留侯博浪報韓同一忠烈不得以刺客目之祀之也亦宜

初三日

早六十里邯鄲縣尖中經臨洺關十五里屬永年縣縣北二十里有仙人

遺跡云是唐盧生黃粱夢處有古廟殘破實甚城內有藺相如回車巷戰國將才惟趙爲多故其時北鄰强胡南抗暴秦前有藺廉後有李趙賴足以自支至漢文患匈奴猶思及李牧甚矣國之不可無人也　晚五十里杜村堡宿中經三十里過車騎關形勢頗竦　自出都至是千餘里皆平衍惟此關前後約十里高岡陡起沙磧參差蓋至是距山西彌近井陘一帶餘勢綿亙故然

初四日

早行二十里至磁州又二十五里渡漳河又五里豐樂鎮尖自杜村至磁州夾路水田瀰漫溝渠清澈方畦如罫綺

錯交橫時正秧苗茁茂收麥插秧灌田叢綠中男婦簇簇
交作東西平衍一望無際宛然畫圖陂塘積堰中蘆葦葱
密菱芡新苗鳥聲貫串如珠令人心曠神怡頓爲改觀自
出都來農田佳景無逾此者
漳水至此乃清濁合流寬約二里許故亦名合漳時水淺
可涉詢之土人銅雀遺址在鎮東十五里店主攜其舊存
瓦硯出示渡漳卽河南界矣
昔人以止水喻心凡水中生物處皆在止水然非流水資
助之則不活心亦誠有然者心不周流則滯而不化不停
蓄則散而不生卽水可悟動靜交養之妙偶得句云長流

不涸積流涸流水不生止水生　晚五十五里魏家營宿中四十里過彰德府城城南安陽河有橋估舟甚多皆是鹽船此水蓋卽衞水禹貢所謂恆衞既從者也彰德卽古相州南門外有碑題韓魏公故里是日遇雨

初五日

端陽節行三十五里湯陰縣此岳武穆王故里有祠在城南門裏適土人賽會商賈喧闐未得入祠展拜爲恨又二十里宜溝驛尖

兩公皆相人相距不百年迭出名賢爲有宋一代生色思忠獻起人擔當之心思武穆生人忠孝之性晚行六十里

四十里渡淇水流急而淸今俗名高村橋前此數里有碑題先賢子貢故里濬縣界淇縣宿城內有康叔祠卽古商都城六十里

日間循西山而行望大行如在咫尺道路亦漸多沙石交錯嶺阜紆回店主云有淇鯉甚鮮烹飪爲饌因感成口占云高堂拜別遄南征十日光陰入衛城晚飯烹魚將下箸如聞侍膳喚兒聲　呼將角黍未登盤仍是尋常店饌餐兒女不知離別苦頻頻索食道渠饞

初六日

行五十里衛輝府西關尖衛輝卽古朝歌民物輻輳較勝彰德有民阜物博之象自是分兩路由延津渡河則入汴

由滎澤渡河則驛路晚五十里新鄉縣東關宿

初七日

元村驛尖六十里　晚三十五里詹家店宿遙望河隄綿亙因渡口不時遷徙路港紛歧隨時向土人問訊日暮到店

初八日

行二十里滎澤口渡河近河一帶隄堰層折縱橫皆係舊址盡成隴畝云水大時即與詹店門前隄平近四五年無之渡口共設七舟行客甚寥寂談及被輪船射利舟人皆有怨心時水小風平渡甚安穩南岸石巖壁立半插河中

遠望聳峭可愛渡口卽在山凹下船俗呼此山爲邙山或卽都洛時指爲北邙山者亦未可知過河後傍山阜而行路甚偪仄僅容一車下視河流心爲驚悚稍轉入深際山居籬落果樹正盛棗花芳馥香氣襲人紅榴叢茂成林紅鮮奪目車穿林樹中枝柯拂人可從車上折之古稱河陽縣花當不是過未知官斯土者惠政如何耳又二十里榮澤縣尖飯後冒雨而行四十里鄭州宿至鄭已更餘矣自河決蘭儀二十餘年昔云淸濟貫河今則濁河灌濟大淸河偪仄不能容以致頻年泛濫濱河之民顚沛灾沈朝廷憫之　命倉督游匯東往治相度匯翁東人亦情殷

拯救鄉里懷濟世之心值此帑項支絀士人各利其私責望殊不易副臨河口占二絕書寄懷匯東東土灾黎饑溺多仗君隻手障奔河　聖朝最重吾民力莫使天工付巨波　河流南北幾推移分水梳沙人力施上策空教談賈讓老人泗上令人思明臣宋禮治會通河從泗上老人白英策中分南北兩流於水脊故迄得成功後人稱英精於體察尤嘉禮之能折衷於是甚哉治河之貴得人安所得如老人者為助耶　尖後車中口占七律一首頻將節物較暄寒正是汴城五月天日午猶嫌紗幕仄雨餘翻怯袷衣單黃河天上估帆渺滎澤城頭旅店殘一別京華將半月回頭幾度望長安

初九日

雨仍不止早飯後始行四十里郭店宿

初十日

四十里新鄭尖　晚六十里石固鎭宿屬長葛縣

新鄭南門外即溱洧水俗呼雙西河因雨大橋没以船渡

土人云此水雙流分劃望之判然適水長不可辨識云因

思溱洧瀏清之詠古人賦物畢有如此河南里許有石題

宋歐陽太師文忠公墓

自鄭州至是百數十里地仍平衍本無山麓而驛路卻夾

溝而行深或數丈餘長有至十數里者兩厓陡絶車並行

不能容軌車夫皆遠聲呼之使避形勢亦非天然全似人

工施作者亦間有水齧痕其村落反往往在低陷處四面皆據阜而立大率低於田畝鄭於列國爲晉楚交爭之地當日地勢未知如何今則又是一種險阻云是日冒雨到店甚晚

十一日

行五十里潁橋尖又四十里襄城縣南關宿

潁橋北數里即潁水入河南界直至新鄭始望見西北有山土人云是慈山及此渡潁始知其爲箕山云考地圖山在登封汝州界與新鄭隣中距密縣蓋相去不遠又聞由郭店可望中嶽因當日陰雨且太晚竟不能目游蓋山亦

在登封稍北故登封所由名也此地有潁考叔祠襄城最繁盛爲出都所過州縣之最南關緊臨汝水過河後到店將及二更僕人皆困幸有月色故舟人尚不爲苦云　縣北二十里靈樹村有石題季子挂劍處旁有祠徐君吳札並漢李膺爲三賢云村南有漢司隸校尉李膺墓石爲記　是晚天晴自初四後雖時雨時止巳連綿八日云

十二日

行四十里汝墳橋尖道泥濘不可行騾馬疲乏因歇半天卽宿此村北名遵化南名汝墳前臨濆水俗呼沙河迤北

東爲首陽山西爲龍泉山距村皆在十餘里外傍晚偕同人族叔閒步河岸上見渡舟往復閒有估船揚帆西行西望晚照將入山色甚佳平遠蘊藉可愛惜土人皆不知其名但呼以平頂攷地輿香山卽在葉縣西稍偏南未知卽此否村有孝子王希曾赴水救父事略與曹娥同乾隆間人有石碑爲誌上勒孝子詩亦悲壯可讀　託車夫劉姓寄家信

十三日

早渡河五十里舊縣尖中二十里過葉縣　晚三十里保安驛宿是處漸多山阜滿地石子大如拳小如卵路本難行雨後滑

達更甚驛西里許臨河土人亦名汝水蓋其支流自連日大雨潁汝滍水陡漲均須拍渡此水昨日猶行船今午水落始可徒涉余先到店車至店已十一鐘矣

香山在驛西北數里自是山每層出不能悉詢其名蓋以將入楚境陝楚山勢相連與甫渡河地勢又殊矣地屬葉縣自新鄭至此店皆湫隘此兩日尤甚

十四日

早四十里招拂岡尖中二十里獨樹三十里扳倒井均有店可尖 晚二十里裕州東關宿晚店甚肅靜淨潔可喜數日所無兩日路甚難行較冒雨尤苦

扳倒井因光武扳石得泉而名有碑爲記園井徧植荷

花卽藉井水灌注泉流澄澈可愛時新荷出水一碧相連
望之令人意遠旁有光武帝祠

十五日

早三十六里趙河尖晚六十里新店宿屬南陽界裕城南
有漢廷尉張釋之墓趙河南三十里卽博望有博望侯石
誌過裕州後路坦如常心甚快晚半日且揚塵矣　上燈
後又雨幸片刻卽止

十六日

行四十里過白河南陽府尖若不進城卽無用過河　因呈明展限是
日卽住南陽飯後拜鞠子聯太守名捷昌甲午世兄弟又

甲子同年相見甚款洽並送來飯一棹情不可卻陳卓如明府亦來拜名履忠亦甲子年誼送來殽品並遣官人支應心甚不安因不能强卻子聯之餽只好同領耳出都以後至此擾人甚爲歉歉

日夕時應酬諸事皆畢偕同人叔帶領子女輩坐二人轎訪南陽草廬廬在城西北七里許出城遥望見高岡一道獨此處山阜紆曲環抱形勢特異云院多松株東西兩祠正祠卧龍草廬高卧像其東祠則先主三顧對語時也展拜一過景仰何窮祠廊廡楹榭石刻對聯甚多不能悉記後院結亭數處回廊繚繞雅潔可喜僧云士人往往於此

雅集因天晚不克久留匆匆告返口占五古廿韵先生逢濁世韜晦甘躬耕躬耕豈肥遯若將此身終先主勤三顧崛起扶漢傾幾日梁甫吟化作討伐聲出處豈有異道達義乃行三分未混一休論敗與成迄今讀兩表涕泗欲交幷禹顏同其道蕭曹失其名論才三代下莫與先生京草廬久已圯祠宇今乃宏我來躬拜謁俯仰前後楹前楹像高臥後楹對隆中一爲瀟灑態一寫悲憫容憂樂與時偕取義何其精爲憶出山時二十有七齡公言才須學我謂公天生盛靜學可至致遠恐難勝循墻幾往復留戀不欲行當日躬耕不知何處是至今隆畔隴畝盡縱橫

十七日

六十里瓦店尖又六十里新野縣宿過此卽盡河南州縣矣　是夜大雨到店甚晚幸雨猶在到店後也

十八日

三十里新店鋪尖（仍新野屬）又四十里呂堰宿（此驛卽屬襄陽）新店北過白河過新店後路甚難走爲向來所無余坐駝轎先到店車俱露宿道傍夜間大雨如注店房皆漏

十九日

候車至辰初仍未到駝轎因先行三十里野店尖又三十里日夕到樊城襄陽縣梅次山（甲午其堂兄）遣家人帶兵四名

迎於樊城北五里橋住魁盛店襄陽縣暨局員丁爕甫承
師統領丁芝圃同知劉聘吾通判余雲生俱以次來見比
喫飯卽上燈矣所有供應雖囑令一概免卻而舖陳仍不
能不畧從俗情已與素志違矣　次山大令送便飯一棹
當面說開以後概不如此

二十日

過江拜客　委員徐弼臣太守唐時雍觀察來拜談敘多
時弼臣王子舉人甚樸實　本擬雇二人小轎適唐時雍
送轎來只好借用見恩星五太守始知為依通河人本于
氏卽幼時所聞乾隆間因打虎賞入滿洲者也今所傳于

家墳是其先實山東原籍確爲同宗無疑云其胞伯丙申進士曾與　三叔聯過宗誼當即認爲同宗人極厚道雇船事詢之頗得其端詳云　見吳儀堂軍門又見唐時雍談許久由襄囘又以次囘拜樊城客同通縣佐水軍牙局俱在江北惟正即江南

水名襄河即禹貢漢水樊踞江北襄踞江南西即峴山望之如萬壑奔赴中流左右顧形勢雄傑眞巨鎮也古人稱爲全楚要領南北門戸良然

梅次山又送席來因堅意卻之此端實不可開並非敢爲不情之拒也惟唐時雍送路菜以同官誼擇留兩宗恩星

五送點心以宗誼未敢卻其他請客送物俱經婉辭然已
頗費脣舌不勝擾擾
二十一日
雇妥船價九十千八杆大小兩隻
吳儀堂軍門來拜又巡檢至璞齋來見　接和甫信
二十二日
午刻登舟因船戶來日早娶婦多住半天未開船船長九
丈餘有內室有外堂有客坐布置整雅窗壁淨潔四面洞
開消受清風頓爲心清意爽勝卻店中百倍下榻後覓一
小舟同同人叔帶兒女輩泛棹中流登望峴亭一覽而返

晩臥枕畔流波激蕩終夜有聲炮船哨官羅名鳳彩字瑞亭甚殷勤支更嚴密皆以礟聲起止

二十三日

巳刻開行船戸鳴羅畢礟船聲炮三郎放棹矣十五里東津灣釐局委員候補縣劉芝坪明府名葆源來接舟中相見浙江人甲辰世兄弟固山羊伯袍姪坐看兩岸青山近人村樹如畫瞬息飄隨江轉方自知身在舟中也行水程九十里陸路三十小河口停泊住

二十四日

因南風太大舟人皆撤桅午後始開船行三十里宜城縣

停泊舒積之大令善慶來見送席卻之官場浮靡已久雖欲行其本心人不相信轉致妄費愈覺不安舟中道從岸上敷陳愈加踵飾仍卻之不去甚惜其皆在妄費之例也署宜城屬田家集巡檢黃勉青新鍔來見談釐務甚悉惜口音聽不了了並送來自著雅體詩有句云敢云局外觀棋著應費筵前借箸籌或亦熱腸人留心時局者故吐囑云云

礮船保升提督哨官周見都帶兵船來迎因天晚未見甚歉然襄河水師共五大營每三十里一汛凡船將近汛二里外卽鳴礮三以船前迎水軍披號衣搖旟旗幟鮮明頗稱整肅將到前汛鳴礮知會則彼汛接應此汛始返

二十五日

風平浪靜方明卽開船行甚速四刻卽可行三十里至啞口哨官保遊擊王大昌又三十里柳樹溝哨官叅將許觀連又三十里豐樂河汛未來人仍前汛接送又三十里周家嘴哨官千總廖有餘未至周家嘴二里遇雨舟微膠淺舟人用力撥轉停時許又三十里裏河口哨官陸煒祖均延之見面時方申正因大雨舟遂泊此共營五汎行百五十里不過三時之久舟人云計水程百八十哨官職無大小皆以手版帶刀見執禮甚謹護衞甚嚴雖風雨不避但計此日放炮火藥費已逾十千吾輩出膺一命動息皆是 天恩令人生發奮感激之心又憐弁

費兵役奔走之苦（每一礮開藥費大錢二百）

二十六日

一夜雨不止夜半西風大作又停半日未刻開船行六十里至營河口停泊時酉初（至安陸府城七里）哨官陸聯芳春湖來接

二十七日

開船甚早日出已行二十餘里矣　五十里唐岡哨官黃林德又四十里石牌哨官陳百嚮又三十里馬梁哨官胡友朋又二十里舊口哨官周淸和又四十里至沙洋哨官章鴻升俱延見共一百八十里停船時方三鐘沙洋至襄

陽四百里爲沼河第一巨鎭設有州同武弁二千外兩員又釐局每年收大錢十二三萬千土人云過此以下則水勢漸平跑沙之患少矣舟人至此無不停泊祭船神且犒食以酒肉云

賞皷船水兵大錢一串　州同王清臣廷選千總陳文煥亭外委何重宣玉斌相繼來見早起舟中感懷賦詩二首示官兒計程四日發襄陽二日江天客路長帶雨潮聲喧夜枕避風帆影下危檣二十五六兩日連雨二十六雨尤大濤聲激薄連夜不休家人震慴不敢寢昨因避風舟子復將桅檣落下取其平穩而後敢進　膾佐溪網新鮮足雞買山家野味香晩飯買得鮎魚數條烹羹就食甚覺清美山蔬亦不多得除老韭外別無可食時縱口腹購雞

一支閤船啖之腴不可言何事同寅供億苦一盂羹飯可頻嘗舟中食清淡不但不以為苦且每飯加多日間或三四餐不厭朝帆歷歷出江村雨後晴光放曉瞰南岸是山皆楚樹北雲有路望津門出都四十餘日惓懷　慈親時時北望知　母念游兒也臨風恐聽驪駒唱戒露忽乘黃鶴軒子山之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轅天下事大抵不由人意自忖此身難自稱親恩未報又　君恩羅瑞亭求書扇卽以此塗之

二十八日

五十里長樂圍停泊午後大風哨官唐守備正廷修茂求書扇時讀陶詩卽書以昇之晚間下船步野寺前乘涼多時始回寢

六十里過漢川薛誠伯大令名福祁誠伯卽阜坪觀察之胞弟來見談甚洽不覺過縣治已十里矣誠伯云一切均無豫備此卻差解人意者言及地方災象已著秋田恐歉有戚然之容詢之士人云是好官良爲有以並告余以省中候補縣王子厚培厚頗曉事可以相訪云又六十里新口宿至口岸時已上燈共行百六十里因漢川水軍不便謝弁送至此有兼程之勞矣半夜後又雨但較昨夜時少耳

初四日

巳刻天晴三日密雲乍晴心喜自沙陽以東二百里四望無山過沔陽又層巒漸出入漢川界兩岸綠樹叢密相接

一碧如煙因憶昔人晴川歷歷之句賦物皆實境也漢川以上江岸猶多高阜隄埝有高寬至數丈者昨日以來隄與水平汊港紛歧隨處可以通舟漁艇估船隨波出没凡有村落皆隈水臨流綠波環繞平蕪遠眺盡在目中芳草遠山青黛相映洵水居佳景惟是處去年秋稼即歉今夏麥收又荒連日大雨秋禾又盡在水中歉象已成可慮之至六十里蔡店哨官千總羅鳳池壽芝暨昨新口哨官彭里仁樹堂均來見以昨宿天晚未得接談汪文端師世兄樹屏在是處收釐遣价來候晚至漢口仍船宿

初五日

二十九日

一夜風未息早更甚强行四十五里即停地名泗港有小街市偕同人叔並兒女輩登岸風吹衣至不得行爲一月來大風之最買蓮花數莖攜還日夕風始少定已天晚不能開行矣

六月初一日

夜間熱甚寢而起者再開船窗延風亦不能解暍早行甚早以風息舟人亦汲汲欲前也行二十五里乂口哨官毛蓀鑑愈亭又六十里岳港口哨官周昭爨品基又四十里溢市河哨官參將銜游擊黎萬新裕臣又四十五里仙桃

鎭宿共行百七十里是夜雷電交作大雨傾盆船屋皆漏岳港口仙桃鎭皆巨村設釐卡岳港住水兵營統領曾姓仙桃並設有州判地屬沔陽因天晚執帖來候謝之而已

初二日

早仍雨巳刻雨微遂開船二十里脈旺嘴換礮船哨官守備楊光郷又四十里分水嘴屬漢川宿登厓行數十步村約千家形如釜底田禾以昨雨皆没水中已傷澇矣池荷甫出新葉皆田田貼水岸隄雨後清潔徘徊久之二更後雨又大注與昨夜相埒而屋漏更甚幾於牀牀不乾矣

初三日

早雨止辰刻開行五十里楊枝口哨官守備謝友勝益三

到省過江住奉直會館　俞昌烈號鴻甫北平人著楚北水利隄防紀要於形勢有分圖合圖於工作有石木工開堵修諸法簡而備可傳

于中丞遺書

日記

後學張朝墉題面

6

南陽商學偶存

半園居士

民國十二年
刊於都門

序

次棠先生語錄一卷光緒辛丑先生既罷官養疴南陽與
元吉商證舊學元吉退而錄此先生時加訂正寫於眉端
元吉先後從遊五載皆先生開府治事之時其杜門埽軌
師若弟相對講學惟此時爲然南陽荒僻無可眺覽獨城
北玄妙觀園亭清幽方丈靄雲道士善雅談蓄書畫甚富
元吉每旬日輒侍先生往遊遊必流連竟日或詠詩或操
琴蕭然自得天機幾忘其爲憂患之餘也昔李忠定退處
粱溪喜閱釋典陸宣公謫居嶺表愛錄醫方先生惓惓君
國不異兩公而歸田之後獨取古儒先克治之學以勵其

身而傳諸徒視兩公所得其有合耶否耶今先生墓草已宿展覽遺編不禁泫然涕下爰重加裒錄并附先生之文一首詩五首元吉記一篇皆可以爲當時之故實俾異日徵求先生逸事者有所取資焉戊申秋日門人胡元吉謹書

小學祗是要習其事久習而熟故能成其德性到長大自然成箇模樣若欠闕了此一段便失其初基以後長得總好也不免缺陷培根當是此意

南陽商學偶存

次棠先生語　　　黟縣胡元吉筆記

見吉授重熙禮記間有塗抹註文處戒之曰朱子箸書於闕文之類皆再三審慎陳夫子元之大儒吾人有所訂證祗可從旁標註不可輕動原文亦是敬意

小學題詞云以培其根以達其支此就做人而言教之於幼穉之時正所以培其根蒂此事最可急不可緩過時則無及矣若以爲學言窮理修身斯學之大豈可謂之支葉

五月十一日記前日林學台孫掌院來見皆勸令以小學訓迪士子　小學不講天下安得有人材小學祗告灑埽應對入孝出弟是合當做底便當如

余爲學全無接續工夫所云稍覺切寔者亦偶有如此若心得則豈敢言非深造安能自得此境談何容易

鄙意今日變法惟有先將從前藏蓋事一概揭出可留者留應去者去庶有入手處否則欺飾之病不除無論何法恐同歸於弊

此久之則自然熟

日記不求深只求實

吉編先生舊稿及日記先生曰此不足存在京時日記尤不足存此時雖有志爲學所見尚未歸著惟庚寅罷官以後甲午在軍營時所記少覺切實蓋心得自知也

今日之弊全在上下相蒙挽救之道莫如各說實話請自督撫起署中飲食動用一粟一線皆入簿記前任移交後任只是不私一錢亦不追較多寡道府州縣年終亦開呈上憲以此行之人人知做官不是爲私或可少補久之亦不能保無弊目前必要如此行方得

變法不如袪弊袪弊首在去欺愚意熟思此事不得入頭故妄擬及此不知是否

講明命赫然曰天之明命不獨昭昭之天凡空處皆是天天之氣與人之氣息息相通人在氣中不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水也有投石於水而魚知則人舉念而天亦無不知所以感應之機最切

吉日記言靜坐先生曰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只要心有主有主則虛虛則能實否則靜坐亦不免外馳何以有主此心能自作自主事至當應則應事過則止當思慮則思慮不當思慮則止便有主

吉言變法之難只徐圖而漸更之萬不可立變法之名先生曰今日不須言變法只言除弊除弊不易言但先揭弊

其尤則在一利字於此處洗淨然後於法有不便處則止而不行此繪事後素之意先以去利爲粉地也若 皇太后 皇上問及當以此對先生日記書此一段云變法事極宜愼重思今日凡百全是壞在欺蔽二字似莫若自內及外自上及下一切事全行揭開做明某事有幾多層折費幾多花用凡干係於利者尤要做明後不但不作罪過可留者留當去者去先成一箇明白地無所用其掩蓋敷飾然後再講辦法庶辦一件是一件庶有箇入手處不然無論何法恐是欺上加欺蔽上增蔽可慮實甚此事體大未敢輕言吾熟思不得入頭處故妄擬及此

今日變法事非用第一等人不可能持之得當卽能了今日之事先生屢言變法必得居守仁夏震武二人在政務處以二人尙知政體而敢言也今日讀傳來 諭旨屠君以五品京堂起用喜而云此

若將尊德性道問學併於盡心一節正是此段所說存此養此全不著力無功夫之可言矣

看書眞不易非裏面有功夫未有不以古人糟粕爲精英者今日偶看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引張敬夫問盡心知性一段（卷一第二十五條）乍見甚佳稼書按此朱子所解與集注大不同其爲未定之論無疑明季諸儒多主此爲說皆未深攷因檢集注參之乃知朱子晚年所見之確集注此章緊要尤在外注愚謂以下所以策勉人之躬行也至矣學問論先後知爲先論難易行爲難吾輩今日正要以行相勉有明一代儒者多爲前說所誤卽劉念臺先生亦不能免前說之失只是不言功夫但曰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云云若驟而讀之則集註反覺說得

艱難前說便直捷
看先儒諸書日只可看一兩段細心體會不可輕易粗率看
過
因論躬行太息曰人每有於小事能力行一臨大事往往
不能踐其言此知之未到盡處若知之到十分决不致轉
移去年崇文節公洋兵入城一家盡節先令家人死然後
自盡如此從容就義即汝所謂氣骨者歷觀前史殊不多
見雖開辟之時輕信邪教公亦不免然此節斷不能磨滅
嘗舉朱子語訓吉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無
道得生是破了我心之全理殺身成仁却得此理完全也

公盡節於保陽臨行時囑家人洋兵入城必死驅家人同死者乃其子葆公傳聞如此等義烈氣概每一代曾無幾人斷不能磨滅他的向使見理能明當能

爲國家辦若許大事亘天亘地只拳匪題目不正又不知其必不可恃致時局大錯而公僅以完節著惜哉

又一段云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之不能已者不能已三字最好語意甚長可以檢看

若說要成這仁卻不是只行所當行而已要之工夫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奪也言與上條皆鞭策爲學者平日躬行并記之

今人戚戚不信命者固不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體在人則心是已

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此章語意

高渾朱子初說細按是因文解義故亦失之高集注補出窮理一層使人有入手功夫洵孟子功臣蒙疑盡心則是尊德性知性則是道問學曰不是因文解意想只是用功只是尚見得籠絧又曰集註明說盡心是知至似不可以尊德性解卽必以此分疏尊德性亦似屬存養事正是次節之意隨筆有一段云南軒多發言外之意朱子務求本文之旨看書須以朱子爲的

戒吉曰吾輩不可輕易論人旣論則又不可曲諱其短如汝昨日所記崇公一段拳匪題目不正又不知其必不可恃以致時局大錯何妨言且崇公節烈自不可磨滅吾每

念及崇公未嘗不神悚心欽

程子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際觀之不是言效驗正是言功夫功夫只要存心朱子一言最好發之不中節只看心之宰與不宰耳此則是心在腔子裏先儒云常自呼主人翁在否此言最善譬如客來主人在室自然條理齊整應接不差否則客來後方尋找主人臨事張皇安能應對盡當故曰只論存不存不論中不中（此語有病中不中豈可不論）

令元吉思讀朱隨筆答張敬夫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愚按以悟本心為踐履切

中象山之病一條吉思因寫呈曰夫子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不言心心在事能恭能敬能忠卽是盡心孟子明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不言仁以存心禮以存心可見仁卽是心禮卽是心不可於仁禮之心又省察一箇心來總之朱子之教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心與理合而爲一象山踐履之中悟得本心是離心與事爲二朱子之言心在內象山之言心在外淸獻言以悟本心爲踐履亦語似未圓象山之意是要踐履之中悟得本心也未知是否先生批曰此段本於觀心說之意所勘甚入細但當日所指果是此意如心與理二云云朱子必說出一兩句來

今語意渾含但曰此是爲病之大者是否卽係此意存以備參　陸王固是離心與理爲二然尤病於心卽理也之旨學者須先知後行今要人就踐履中悟本心知行反是倒說學者窮理卽踐履所窮之理今呌人悟得本心而不言理恐正是以心爲理知心卽理也之宗旨以下文朱子所云自信太高語證之恐正蹈信心之過至陸清獻所謂以悟本心爲踐履乃明儒以致良知爲踐履之意似亦未可遽謂之未圓以上皆擬議言之非眞有所見亦未敢以爲定也　原條頗得卽事卽理之意最爲有用心在內云云意未豁然

問未卜禘不視學當因古注禘祭之後乃視學攷校疏云若不當禘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爲得若云不五年不視學恐與上文一年視離經辨志云云有難通先生曰此解頗好

問官其始也官先事士先志二官字諸家解不同竊疑官其始也卽是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後又舉大槪說卽告人以學古入官之意曰凡學爲入官官先在事士志於學須先就事上學先生曰官其始正是如此士先志卽是尙志之意二句合講亦好但經意是否卽如此

士先志須解作尙志亦未得看來卻如父在觀其志隱居

以求其志兩箇志字至學自有學之事似未便遽說到在官之事只是有志於此學仍是明其理耳

吉與重熙講論語君子食無求飽章謂篤志力行尤要虛心遜志先生曰虛心遜志四字頗好又曰就有道而正焉有兩層一是看有道之言行以自正其是非是進於高明一是已之言行就有道而正其是非是除其邪僻

脚踏實地不欺爲學如是幹天下事亦是如此無第二條路

不合心與理爲一不合治事與爲學爲一功夫便成兩橛

禮經是聖人天理爛熟之書其精意尤在喪禮眞天理人

出入長幼似仍從尊親推出從服卻從名字來

情之至祭禮猶是從喪禮推出今人不讀喪禮是禮記全無矣前日爲重熙講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一段細思之三曰名之名字何等緊要無名字天下皆舉不動人之取名物之命名律令之名律聖人之正名皆從此名字來初看服術何關於名細玩服術斷不能少此名卽出入長幼從服亦是由名字分出

吉與重熙講不患人之不已知章謂闇然下學尤不可不知人先生曰闇然下學四字解上句甚好而下句不知人子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無以辨吾謂就用人交人之後

是非邪正不辨猶在後未用人交人之先不能窮理去私
以至於是非邪正之不辨其患尤大
先生評曰鄙言率多擬議摸索之見非能有得之語無
足記者卽如名服一段正嫌昨記未能達意有突兀處
大不如此段所記較明白亦可見言之無得矣吾輩日
記但就當前偶有所見書之於紙有不是處正可資朋
友講貫異日印證是非如是而已昔朱子未發論三易
其說晚年始定其間費多少探討體驗乃能如是常人
偶出一言而遂以爲定見斷斷不可
問名服一條出入長幼正是由名推出尊尊親親之有出

入長幼者名也蜂蟻君臣豺獺報本非無尊親而不能旁推者正坐不知名先生原說出入長幼皆由名分出其意甚精蓋聖人以名字不能括出入長幼所以又從中分出幾項來批語以推字易分字分字中固有推字之義然謂之推則不可先生曰此說是又曰分字得聖人制禮意推字是學者用功法

六月初一書手帖求教曰元吉自聞先生盡心說覺心有所開連日看先生日記見其諄諄於已發未發之義又類聚而觀之乃知此為學問一大關鍵向於程萬二先生之門皆未講及想亦是不凌節而施之意看朱子年譜王白

田條條疏剔然亦不過以朱子爲學有此一段功夫耳未嘗反身體驗羅整庵謂昔豈不聞冥然罔覺此之謂也今聞先生之教始知平日讀書之粗全無心解百病雜出治不勝治皆由欠此項功夫所以嘗爲靜坐之論又爲默識之說不清其源強過其流那有此理即先生前日誨諭有自作主之言然不於此處求主譬如一室墻戶不具彼至此來主人亦能安坐室中乎細玩先生日記各條之意是要不起念時多方能用省察功須隨時隨處有以致其未發潛養之功無病之人只怕發時走作有病根潛伏則未發時便叫不得無偏無倚皆極精卓但元吉雜念甚多紛至

沓來無頭無面并非有意去思而忽然雜出日間强爲遏抑夜夢愈覺顚倒不知何以息之有病則鋤其根惟此雜念又鋤無可鋤則所謂隨時隨處致其未發潛養之功實未有着力之處乞先生示以一言又朱子及陸稼書先生所論必有及此者亦求示及先生批答曰此段求得極切足徵用心向裡靜中思慮横生朱子嘗言是學者通病足見不獨我輩爲然向因患思慮多之病讀朱子書知由於未發處大本不立三十年來每見論此處卽加意玩索體驗以爲有所見則未也其大要不出程子答蘇季明一段惟程子所說旣思卽是已發一語大微妙轉令人無處摸

索愚意莫若淺求之日用之間隨時隨處皆有已發未發莫若以有事無事分作界限好在程子旣有只是操之一語又有言靜不如言敬之說功夫只有如此惟且不說未發先要識得敬字此字最難體認十年求之無得近覺惟自作主一語爲近太操持則似有一物不經意則又放去主一無適之意能心自作主有事時卽以心應事無事時當思則思不當思則止不復思常常作主卽有妄思亦覺察速妄思止則敬無事時之作主自當另有一番境界庶可與程子所言漸有入處至未發界限鄙日記中曾記稼書先生賸言與隨筆兩說覺其有切於此因並及之附先生日記已發未發各條日人惟能不起念

時多方能用省察功夫若閒思雜念須臾無間從何處察起只察頭緒紛亂此未發爲大本可見又曰人惟未發之中與上天無聲無臭之主宰相接學者大本莫要於是惟有時時收歛此心久或有見又曰未發境界本至密至細然對動察看亦只是靜存耳須隨時隨處有以致其未發潛養之功方有得力處其淺深疏密則在人自識之又曰十年前亡友寶竹坡以未發質余曰常人無未發乎余曰朱子言之常人未發時昏憒不得謂之未發寶又曰既思則是已發然則不著意便昏瞶著意便是既思將柰何余應之曰程子有言只是操之而已寶又曰操之亦是著力余未有以應今閱三魚堂賸言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澈底澄清一日又乘間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但不行外面叫不得仁使其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偏無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未發便不得無偏無倚此條極精令人有著力處示人界限分明恨不得起亡友而證之晤又曰隨筆記

答張敬夫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見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此於此二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入而已發之際嘗挾此物以相隨也愚按此書注云壬辰冬而中和舊說序在庚辰八月則此書固朱子定論也竊謂先生以年月考之決此爲定論固是即以語意讀之明白曉暢直捷分明亦諸說之所未備前月三十日所記得此參看更豁矣

問先生言心存此勿忘助之間一條即日昨答元吉無事之作主另有一番境界否曰是

問先生日記引朱子答鄭景望一段邵子文論范忠宣事按云必如

此方能窮理到底元吉竊謂此是觀人之法孔子觀其所由之意觀人固窮理之一端然渾而舉之似不若單舉使學者尤有所警發也又問讀小雅肄三官其始也一條先生欲就先儒文字檢出幾篇以副雅詩之意元吉愚見似不必專合居官任職之榮凡忠孝節廉及警語凡足以感發人心者皆可日前欲令重熙選讀濂洛風雅者以此先生曰二問皆是惟欲檢先儒文字欲如朱子所云學古入官之意日前所解士先志正是如此爲救時弊若泛言感發則事事當如此意自是好但於入學立教肄雅之意似不同

因論已發未發元吉言向曾忽過憶十八歲時先師南田湯先生告吉理學之要在中庸首章其用功在一敬字使心中有所把握吉時未能問數日先師病尋沒吉字敬庵則猶先師之志也先生曰說到極處只是一箇敬字卽程子朱子說許多話其終也是歸於一敬中字固難體認敬字亦豈易識得吾求之十年未得近見得能自作主爲近憶同治癸酉家兄丁先繼孀母艱入都兄曰數年不見一切外面粗病似覺差少惟覺汝胸膛間似有一物久之必受病如何曰只爲心中横梗居敬二字誠如兄言也是後放鬆遂散漫矣始看敬齋居業錄稍有省旃旋讀近思錄

存養一篇見得皆是形容這一字惟其難以形容是以一面言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一面言只是操之而已夾縫中是敬字眞諦元吉言程抑齋先生言敬只是遇事小心先生曰小心亦是詩大明小心翼翼鄭箋云翼翼恭愼貌爾雅云翼翼恭也廣雅云翼翼敬也小心二字似爲敬之確証朝儀注辛丑重九日

先生看元吉送鄧分教序曰季垂氣魄志趣正不可及朱子有言不可以時君不足與言堯舜之道不可謂斯民不足以行三代之法不可謂當時士大夫不足與共功名眞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氣象至謂當時士大夫一句尤切今日之勢孟子之以井田告畢戰以喪禮

告然友有來問者無不詳盡卽是此意附先生日記六月初三日閱大全朱子賀丞相書有云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又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按前數語乃諸葛公集思廣益之意後三語純是孟子氣象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者孟子與梁惠齊宣因所好而導以王政是也不敢鄙其民者孟子申孝弟謹庠序修忠信是也不敢薄其士大夫者孟子語畢戰告然友告蚳鼃語距心是也此意至大敬庵送鄧季垂文吾友氣魄志趣有近是處

先生日記云按朱子與王龜齡書篇中引中庸尊德性節以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分存致與集注不同元吉曰考朱子代劉共父序梅溪文集云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共父行狀湻熙二年除建康安撫使九年共父卒十六年

始序中庸章句朱子年六十則與王書蓋中年未定之論也温故敦厚分存致亦是古解朱子此等甚多如栢舟之詩集傳以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注孟子又依古注云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此有二義或者中庸章句未成定本或者對大人先生言不肯自用其說存謙謹之見先生曰孜之年月總以未定之論爲是此書後段規進王公甚至若已定論此等工夫大節次朱子必不遷就

日前論服術條謂長幼出入皆由名思之總未安長幼出入從服皆於服術有相關之義惟名之一字下得最難越日又檢朱子答石子重書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之謂與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方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

所知覺也又非不起不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一段見示謂前日論操則存猶有差失元吉對朱子此論與先生日記引答張敬夫論未發境界之意同先生曰然

數日論春秋改月不改時先儒謂非春而書春是夫子行夏時微意元吉雜攷注疏終無確證先生惟取冬城向書時也秋大雩書不時也二段謂是夫子以見夏時之微意

又戒元吉曰汝讀書一向理會經書參攷注疏甚善程抑齋先生之法正合古人之法但吾望汝大成要從大處要處理會其一字一句之解至於連篇則不必

四書費隱章盡心章養氣章門人章小子章皆聖賢喫緊爲人處

傳書甚難孔子言桑土之詩言烝民之詩言心之存亡三事皆所關甚大孔子言心之全體獨見於此非孟子皆不傳

論語言心只有四處其一猶出於隱士之言其曰從心所欲不踰距曰其心三月不違仁皆與操則存一意曰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聖人非是詔人博奕極言博奕猶可以操心曰有心哉擊磬乎者則又是隱士於磬聲中識出聖人之心其餘皆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入孝出弟於事上存心

灑埽應對有其然必有所以然不是教人於灑埽應對上求精亦不是要人執著灑埽應對以求上達天德蓋灑埽應對有灑埽應對當盡之理當灑埽應對此心卽專在灑埽應對上此便是卽事卽學推之事事皆然心專於此則心與理習習於灑埽應對非可貴也心與理習乃可貴也

附日記改定此條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非是教人於灑埽應對上求益精亦不是要人執著灑埽應對便

求上達天德程子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一於灑掃應對是心與理習也推之凡事皆然心習於灑掃應對非可貴也心一於理則可貴也

尹氏曰敬如人到神祠中則自然收歛其實天理隨處充滿張子天體物而不遺極親切自不由得不敬所謂自然生敬也

隨時隨地隨人卽事卽學方是下學道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上聖人無語不示人學愈下達愈上

偶思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云先生之志超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嚴先生以光武故人如此隆重又當太平無事之時使爵祿之念稍動於中此時非是大

然強執一理來
涵詠又不得此
處甚難

段難看甚易將就鮮不陷溺先生脫然不染仍披羊裘釣大澤中安貧若素以此推看其高誠不可及未見史書光武有餽贈卽餽贈先生必不受

勿忘勿助之間另有箇滋味存於胸中庶幾有進

論古當得其平朱子曰爲南容蘧白玉之愚易爲甯武子之愚難處梅福之勢易處陳蕃竇武之勢難處斯言最善

因論夜氣元吉言嘗宿元妙觀早起看荷花池水清漣可愛日光纔照又復混濁甚似人心之夜氣若無此一刻之清則必至殲腐矣先生曰然

問操則存玩孟子之意合聖人衆人而言朱子言是聖人

之心先生所解舍則亡是衆人之心正可合證先生曰不敢如此論然理亦似如此朱子亦有合聖人衆人之心而言之者

看書不子細便忽略過朱子求人寫四箴謂程子之言一棍一條紅一擦一掌血今細玩視箴言其中則還聽箴言知誘物化爲最要一見便還其幾甚速至邪聲亂言纔入耳便種於心誘而化之於不覺矣

問朱子與石子重書細看仍是未定之論所引胡文定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尤近艮知家言且謂聖人不是言心之病舍則亡安得謂爲非病先生曰神明不測乃心之本然固不得謂之爲病然不善用之則病生矣

故聖人說個舍則亡正是教人好好操存以全心之本體非謂亡非心病此心應有舍時也到聖人之心雖百起百滅只是順理之當然故只可謂之感而遂通不可謂爲出入無時然非聖人不能如此若常人之心烏可一時不操而聽其出入耶如此看如何

問先生如此看示人有用功之處吉初亦疑心之爲物至虛至靈非存則亡纔覺其亡則又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全體如此先生云兩則字正是形容心之不測教人操存二則字正與我欲仁斯仁至之斯字同聖人之心有存亡聖人功夫無出入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先

生曰聖人之心固有存亡然不得以存亡言蓋聖人知心有存亡故允執厥中

問又疑操字是莫令心閒有事應事無事則思索義理未知是否先生曰莫令心閒四字易生病痛只要看閒時能操否耳又曰有事應事無事思索義理諸條以此意爲最緊切無事思索義理固不爲非正與朱子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之意相合但不思索義理時又當如何須進一層想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則思索義理固不得謂非操而不足以盡操字之義朱子有答呂子約浸覺滯固一節正與程子所云雖無邪心苟不得正理則妄也意同可以檢看又答潘子善論爲學

一條末數語最好附朱子答呂子約云承諭專看論語浸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卻是不能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腳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問朱子原書是不言操先生此說亦似言聖人不用操元

吉疑聖人之心非是不操是操之至久而益化無所用其操故好學論言顏子守之非化之由守以至化正是由操以至於無所用操之淺深先生曰此說得是但聖人之操亦應與常人異

問有起有滅則須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功夫已到無起滅之可言感是物來感之起滅則不由物感亦有起滅先生曰起滅二字朱子借胡氏語以發明此義耳聖人之心未易揣測而知恐只有動靜寂感不得以起滅言不由物感亦有起滅此卻勘得分明文集答游誠之一書說得最盡勝於吾等摸索之言矣 附答游誠之書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

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入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入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摠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尙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晰明者擇焉可也

只可謂爲眞妄邪正不可謂心病仍是朱子說得圓穩此心原有人心道心之別但看道心爲主人心退聽命兩句自見雖上哲不能無人心也昨說不可謂亡非心病殊未愜

若說是心病不但有昧於心之妙用且恐人將疾視此心朱子說個心之全體正以見此心之神明不測雖眞妄邪正有此許多般數然仁義之心操之則卽我而在又以見心之神明不測雖操之卽在然不此則彼不可恃仁義之固有可以一時而不操而自存也如此則人當敬事此心而不敢懈而亦不致有束縛强制之苦又曰體用始終眞妄邪正八字在此節當如何體認使有著落

不曰具衆理而應萬事無以見心德虛靈不昧之全不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無以見心體神明不測之妙虛靈不昧者功在於去私故重在明明有次第大

學格致誠正是也神明不測者功在於防失故重在操操貫始終程子云敬以直內是也要之遏人欲而存天理其義一也治心者須兼此二者言心者亦須兼此二者乃備操心功夫近於中庸

操存章如看成心病聖人之心宜無病尚書何必有精一之訓大學何以必曰正心孟子何以曰存心養心求放心心體人人如此正惟如此所以才要人用功可見心本有不正有不存有放時故也

右自問朱子與石子重書至此皆近三數日所講先生逐條剖晰至末又推闡極至以此證朱子所未言者當

亦可以推類而盡其餘矣朱子原書可疑以胡氏起滅
之說有似良知家言謂聖人必不言心之病遂操存功
夫亦不言及而元吉直以舍亡爲心病而以莫令心間
爲操存此又疑之之過必至疾視此心久之未有不固
滯而生病者先生窮究此義至徹夜不眠吉既幸聞此
道之精而先生諄諄不倦之苦心亦不可不書諸紳以
爲終身法守此又不特所見之深所論之粹也七月初一日受
業元吉謹註

先生問元吉始終體用邪正眞妄八字會體驗否對曰昨
與世兄論此以操爲存之始亡之終舍爲存之終亡之始

存爲眞之體正之用亡爲妄之體邪之用先生曰論之非是操舍爲存亡始終却可備一說吾之意以能存能亡有出有入神明也體也兩則字無時莫知不測也用也其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是言心本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其終有存而無亡有入而無出則是學之已成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理常存而人心聽命焉

息生長也不息則不能生嘗息則長生日夜之所息是言常人只此一時之息學者則當不然朱子曰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最得息字之要妙因問元吉書他處猶有言息者否元吉以養心寡欲章對先生曰理固大槪如此

然猶是體驗未眞息字之義莫如程子之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又不須大段著力譬如主人翁在家優游靜養不必躬親庶事而精神卻要周照惟恐疏虞先儒言略綽提撕便有醒覺者是也

越日又訓元吉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吾輩窮究道理不易明白既有所見便要就此涵養數日使爲已有不要旋卽放下日來所講涵養未發之功宜正要實體涵養二字是如何如孟子言息易又言君子自强不息何也人心固自有息時要知息時之不息知息時之不息乃知隨時隨處皆有未發其要只在愼獨息時之愼獨不

令舍之則亡是已

克伐怨慾之私蓄於中而見於外令人有可指目若夫意必固我之私循環交作不已於內無顯然過惡之可見而驅遣不動爲害於心尤深聖人所以毋之也四者不除斷不能得灑脫與融釋脫落滋味學者縱不能克盡也須要剔除去幾分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藏修是閒學息游是養未發

孔子曰操則存四句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言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問神淸氣定四字體驗來功夫只在氣定氣定則神淸念

頭起則是氣動先生曰理是如此亦是各人得力處吾則以爲神清要緊神清則氣定吾之意重在無亡無亡亦無助

眞西山養氣箴艮爲始終廣朱子言外之意

程子與蘇季明論未發一段操之而已一言實出於此他處言操字無如此親切者

艮是動中求靜復是靜中方動故皆不得謂未發未發乃至靜涵動實未動也故朱子以坤卦當之艮止之止是止住之止非止息之止是見理不見欲之謂非有靜而無動之謂頗似大學敬止之意然當其靜止時亦與涵養意相

近工夫未嘗不同要之界限固自分明
艮是以靜御動是在心上用功定性書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中庸未發是朕兆未形萬象森然已具是與天命相接太極圖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也
問昨日承論艮復坤三卦之義靜思動中求靜即戒慎恐懼功夫恰是艮卦境界靜中方動即慎獨功夫恰是復卦境界未發是坤如此看何如先生曰論功夫原無不通但書則各有各義如此反近纏葛牽拉正朱子所戒中庸戒慎恐懼正是未發全功故致中注云由戒懼而約之云云艮卦重在動靜不失其時所謂動中求靜者乃是以我役物

不以我逐物定性書所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是教人緊切處是乃爲思慮憧憧不甯靜者發正大學知止有定之意敬固是全體功夫然此卦卻未說到此似不相干先儒偶以此當未發者乃因艮之成始終有貞下生元之意以其象有似於近之耳方動爲愼獨卻有意思日間因講此太多鄙人之言亦多不清且近於講書不是用功是一大病宜戒

見獵心喜明道且然然未嘗獵也吾人克代怨欲之根同於獵者何限安能止其不發惟以未嘗復獵是把握

道理原至高至妙功夫則至切至緊

徇外爲人之心千歧百出名心爲先好勝心次之見好心又次之非到顏子無施伐充養不貳遷詣力不能克治淨盡

非是僅存异於禽獸之廉恥而遂可了事須充極其至看四君子所存是何等分量

仔細檢點來只是徇外爲人四字在此爲害其病全由於念慮不一忽理忽欲口言主一心實二三天理淸明人欲昏塞天理從容人欲躁擾凡此皆生於不一今既究見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惟有遵朱子所訓深懲痛改力習專一以期存養

主一功夫要知三箇一字之義書惟精惟一是天理之一周子一者無欲也是吾心本體之一程子主一無適是言功夫始終之一

日記疑問

天與人以耳目口體以養人非縱欲也一條證以孟子養其大體養其小體之說則是以物養口體耳目非以口體耳目養人首句疑當作天生百物以養人耳目口體非縱欲也

涵養窮理工夫在平日到臨事只有盡力為之別無巧法一條疑和平從容是臨事時涵養熟思番處是臨事時窮

理盡力之中正有涵養窮理工夫
纔有不平之念即有不平之事來應之一條疑猶是規規
於外誘之除之意
聖人教弟子只是隨分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但告以宰政
之要何不令正季氏之非一條疑分字當是人字仲弓爲
人寬洪厚重故夫子只告以宰政若泰山之旅顓臾之伐
聚斂之爲夫子皆責之冉求想是因人而施未知是否
御胥吏要起其敬懼之心一條疑不料之事只可令其懼
不能起其敬必如近思錄載張天祺愛一卒長其人有犯
責之不少貸事已待之如初似乎近之且專持不測以待

人與先生平日開誠布公之政微有不同

人有無視聽言動之時思主之人有無思之時未發主之未發如何敬而已矣一條未發主之四字似不若言敬主之朱子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未發未發恐不可言主求指示

數條所指切皆是可令健圃將此數條寫出并將指切語紙一行附於條後以證吾失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此義固未易見然不略識得大意功夫不成片段都是强揑合强湊泊耳識得時則必有事焉矣 元吉 按此段意甚精到然以先生開發後學之意

格之恐必連下段隨時隨地隨人即事即學方是下學道正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上說方爲詳盡不然恐初學難以尋覔程子語天德王道曰其要只在愼獨注易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皆是此意朱子注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外注引程五條論此最明

按所記語錄有與先生日記重出者三十六事悉從刪削其有語雖重出而與問答有關且不無微異者則皆存之　王莘林識

附胡敬菴辭職書

壬子四月二十二日胡元吉謹頓首奉書都督周公閤下敬肅者頃奉藩司委狀以元吉署理長山縣事理應

卽日就道勉效馳驅惟元吉本年正月由荷澤交卸後
既辭齊河又辭日照其始終不就職者蓋有難已之情
今仍不欲改移素志敬陳下悃惟都督亮察竊以古今
人士值鼎革之際有二途焉曰伯夷曰管仲抱孤往之
志以風節厲世者伯夷之流亞也懷悲憫之心以幹濟
救時者管仲之等倫也孔子嘉伯夷之節未嘗不許管
仲之仁所以後世吳草廬以宋進士仕元依然配食孔
廡劉文成以元知縣仕明亦成佐命元勳傳之史宬同
垂不朽民國肇造正志士奮興之會豈容以嘉遯爲高
特元吉幼遭憫凶先父二十四棄養母年二十一而寡
居元吉遺腹子也讀書授室至於成立皆母氏一人勤
劬顧復因此自少及壯不忍輕離膝下嗣因　清廷嘉
母　苦節傳　旨旌表又徵　召元吉元吉罷勉應　召蓋以
答　清廷褒揚吾母之恩　清帝遜位元吉爲臣之義
已終吾母年迫桑榆烏哺之願未伸爲子之職有愧亟
思歸養冀報春暉所以遲遲至今者俟荷任交代算結
也伏乞曲予矜全收回成命俾元吉早得歸侍以遂私
衷且更有說者隨唐之際有王文中宋元之際有劉靜
修趙江漢明淸之際有孫夏峯李中孚皆隱居講學不
慕榮利流風所被門下多才猶足開一代文明之治晚

清以來廉恥道喪鑽營奔競之習積久思挽今百度維新尤不可無抱樸懷貞不苟去就之人以爲表率置元吉於仕途不過多一飭已奉公之吏放元吉於山林使將母餘閒益厲志業仰法古人俯式來學於民國美治善俗之意或不無裨助亦所以勉副都督與方伯遴才之苦心也謹繳委狀虔頌勛祺胡元吉謹肅

于中丞遺書

奏議

後學張朝墉謹署

5

修治運道挪用鐵路經費銀一萬兩　片

再陝省災歉異常全賴豫省及東南各省糧運取道河陝西行以資接濟前因路險雪深經臣將糧車艱阻情形於前　奏詳細聲明並飭派駐防營勇協同當站州縣設法開通在案惟防務未能遽撤營勇以操練爲急未暇兼顧路工地方官民支應差徭疲困已極未便再加力役之勞茲據澠池新安等縣暨督運委員稟稱各省運糧節節淹滯更甚於前牛馬騾馱陷没倒斃車戶亦多棄車逃避各等語現在豫省續備米石分起西行湖北糧運取道南陽

汝州等處絡繹而來即陝西委員採辦商糧亦皆殊塗同歸各路糧石聯軌接軫不能前進若待雪融冰解道路涸復非至春二三月不可而陝省懸釜待爨朝不及夕是數十萬垂斃之災黎均待命於一縷蚕叢咽喉呼吸之地寸衷焦灼寢饋難安節經督飭司道悉心籌議擬自潼關以東至開封府境運道所經山路崎嶇雪厚冰堅之處由司庫墊款發交該管府州分段興修正在飭辦間適據河南候補知府黃履中自西安稟稱現奉戸部撥銀一萬兩委修河陝運道等語際此庫款支絀而部 臣 獨以轉運緊要急急撥款修治豫省道途則豫省之引爲已任者尤爲刻

不容緩查此項工費浩繁本非萬金所能藏事且地段綿長必分其任於地方官以期衆擎易舉茲議自陝州西至潼關一段專歸黃履中修治其河南府所轄西至澠池東至鞏縣北至孟津鐵謝鎮南至汝州郟糧入洛之處卽由司庫借墊銀一萬兩發交該管知府文悌區劃段落督飭所屬勒限承修其滎澤氾水等縣山路欹仄亦爲糧運西上要路應由該管開封府另行籌辦至需用銀一萬兩豫省久無閒款可抵據布政使會同糧運局詳稱此項銀兩專爲籌運陝糧而設應由陝西振捐項下撥用惟陝西振捐尚未集有成數擬在豫省應解光緒二十七年鐵路經

費銀五萬兩挪墊應用將來歸入陝西振捐項下造報清款所有挪墊銀一萬兩卽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交河南府知府文悌具領迅速動工等情請 奏咨前來 臣覆查河南應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早經停工改撥現在籌濟陝振尤以籌修運道爲急務該司局等所議以修路改撥之舊款借爲修路濟運之要用事理旣屬相宜以陝省虛懸之振款提救陝省待命之饑民緩急尤爲有益相應籲懇 天恩准將河南府屬修治運道銀一萬兩先由光緒二十七年豫省應解鐵路經費項下墊支將來歸入陝西振捐項下指撥造報以清款目除飭迅

速興工並分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敕部查
照施行謹　奏

署南陽縣知縣袁福齡革職仍留勒逸犯　片

再查南陽縣新店地方上年六月間有英國礦師教士等
過境被該處鄉民等攔截車輛將箱籠衣物金剛鑽石等
件中途攫去該礦師等前赴漢口呈由英國領事轉請湖
廣總督電豫屢次催索迭經嚴札該管道府督飭署南陽
縣知縣袁福齡勒緝贓賊究報並密派委員前往訪查嗣
經南汝光道朱壽鏞將該處社首知情寄贓之李十二即
縣丞銜李承瀛誘護送縣訊究當即究出原贓鑽石二十

九粒衣物八十餘件正在批飭該署縣袁福齡將李十二即李承瀛縣丞銜詳革歸案審辦並將未獲原物查明勒令全數繳清旋據南陽府知府傅鳳颺會同委員候補知府張承綸稟稱該犯李十二由南陽縣署乘間逃逸現正派人兜拏尚未弋獲等語並由藩臬兩司據情詳請 奏叅前來 臣伏查事關中外交涉該署縣袁福齡身任地方於礦師教士等過境不能妥爲保護以致中途被刼後經屢次查催又不能緝獲到案迨至該管道誘獲送辦該署縣並不嚴察看管致令要証脫逃似此昏瞶溺職實非尋常疏縱可比若非叅追勒緝誠恐別生枝節相應請

旨將署理南陽縣知縣候補知縣袁福齡卽行革職仍留
該處勒緝逸犯將原贓全數繳齊完案如有短少卽責令
照値分賠除仍督飭該管道府嚴催並咨湖廣總督外理
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調補鄂撫叩謝　天恩請　陛見　摺

奏爲叩謝　天恩籲懇　陛見恭摺仰祈　聖鑒
事竊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恭閱邸鈔光緒二十七年
正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松壽著調補河南巡撫江蘇
巡撫著聶緝槼調補于蔭霖著調補湖北巡撫欽此當卽
恭設香案叩謝　天恩伏念臣自上年閏八月由鄂調

豫正值和議開辦之初慎固邊防疏通運道接辦教案整
飭戎伍在在皆關緊要臣雖遇事力求整頓無如材輇任
鉅未覩成效彌懼弗勝乃蒙　聖恩逾格優容樸拙調
任鄂疆聞　命自　天慼悚無地臣去鄂未久全省情形
知之尚悉惟事務倍繁於往日措置尤難於平時勉竭駑
駘恐滋隕越惟有籲懇　天恩俯准臣於交卸後馳赴
行在瞻覲　天顏面聆　慈訓俾得遵循之有自
並抒依戀之微忱無任迫切屏營之至所有微臣感激下
忱籲請　陛見各緣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由鄂帶豫勇營應否留豫抑仍回鄂請 旨 摺

奏爲由鄂帶豫勇營應否留備豫防抑或仍帶回鄂聽候調遣恭摺請 旨仰祈 聖鑒事竊 臣 前在湖北巡撫任內於上年七月因北洋多事招募親軍勇丁兩營衞隊兩哨以資援應所有薪糧招費均查照湘軍營制辦理當經 奏奉 諭旨著聽候調遣欽此欽遵在案嗣 臣 於閏八月間調任河南因河北防務緊要此項勇營係 臣 經手招募復與湖廣督 臣 商定該兩營兩哨由 臣 督帶來豫所需餉項截至九月底由鄂開支自十月起仍照湘軍營制劃歸河南籌給以便隨時督飭營哨等官認眞訓練

俾免虛縻復經臣會同湖廣督臣恭摺陳明亦在案茲復
仰承恩命調撫鄂疆伏查此項勇營到豫數月操練漸
就熟悉現又經臣奏明將原募衛隊兩哨改為親軍中
營礮隊以資利用近因山西遣散勇丁路經河南臣飭該
前營移紮滎澤嚴防潰勇查該兩營一隊原由湖北帶來
前膛快礮八尊小口徑槍四百枝與抬槍相間為用器械
尚稱完備子彈亦足敷用習氣亦較豫營為輕刻下時局
尚未大定豫省防務未可稍鬆可否即將該兩營一隊仍
留豫垣就近與北路防軍互相策應藉備緩急抑或仍由
臣帶同鄂省欽遵前奉諭旨聽候調遣之處臣實未

敢擅便理合繕摺具陳恭候　訓示施行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甘餉松滬釐金並漕折尾數均請緩解　摺
奏為豫省庫款將罄前請緩解甘肅新餉撥補松滬釐金
及上年漕折項下備振銀兩各款委實無可籌撥仍請暫
從展緩俟司庫稍可挪移再行酌量籌解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　叠准戶部咨議覆豫省劃留甘餉暨留
鐵路經費撥補松滬釐金各摺片行令仍將光緒二十六
年分欠解甘餉三十四萬七千兩於年內照數赶解松滬
釐金一項務令從速撥補惟按年奉撥之鐵路經費暫准

展緩等因又查接管卷戶部議覆前撫臣裕長請留二十五年漕折銀十六萬兩振撫河北三府災黎一摺准其截留八萬兩其餘銀八萬兩照數委員解部等因均經先後飭司設法籌辦在案竊維豫省庫儲匱乏節經據實上陳久邀 聖明洞鑒卽部臣綜核度支分別准駁固亦深知豫省支絀之形而又念江南甘肅各省待用方殷無可另撥此其不得已之苦衷概可想見若豫省稍可挪借亦何敢瘠口嘵音好爲詞費特近日之情見勢絀更有不能已於言者查豫省每年出入兩款相抵已覺收不敷支嗣因用款日增如前撥洋款三十九萬兩除部撥六萬兩實

應認解銀三十三萬兩加撥之佛郎磅價八萬二千餘兩攤派船廠經費改撥武衛中軍餉銀五萬兩又創辦機器局原撥銀十八九萬兩外每年需常年經費銀二萬兩其添購添製等項尚不在此數此近年新添必需之款也上年籌辦防務添募防勇十五營及原有之豫正十二營添足五百人舊額多支軍餉製造銀三四十萬兩購備隨扈軍糧一萬石及舟車運費約計銀九萬餘兩又 奏請製造抬槍背槍銀二萬兩其出防各軍加餉及轉運餉械用費尚不止此數此上年新添已用之款也繼因運道阻滯飭發河南府修路銀一萬兩直隸新餉銀三萬兩陝西振

銀一萬兩籌解備荒米麥五千石及改撥甘肅董福祥軍
糧一萬石綜核兩項運費需銀七八萬兩頃奉 諭旨
撫卹豫省災區已撥發靈寶閿鄉兩縣米銀兩項約共銀
萬餘兩其隨後查明應發春撫之區尚無定數又購造軍
火最爲目前要事非巨款不能推廣現僅擇其需用最急
物件委員先往上海採購籌發銀二萬二千兩自欽奉
傳諭 回鑾沿途預備正站腰站應修 蹕路 行宮
橋梁舟楫已經繪圖貼說 奏明在案僅就其切實緊要
者略具規模已先籌發銀十八萬八千兩將來 啟鑾
有期仍須截留過境餉銀以備供支現已由臣另案 奏

明尙不在此數此又目前急於需用之款合計前後新增
及尅日需用各項不下百數十萬之多如其庫帑猶有存
儲或者他款可以借墊則無論何項移緩就急要不得不
强爲其難惟豫省進款以丁漕爲大宗上年因旱偏災錢
糧延緩已短收銀四十四萬餘兩至如釐稅一項向年收
十五六萬金均有抵用的款前以軍情緊急貨物滯銷迨
後各省糧餉齊集所有車輛駝臝船支全供轉運商販更
無自而來是以比較往年釐收不過五六成之數又如鹽
觔加價一項以前所收者早已撥用無餘此次　奏准者
俟二月間方能開辦尤爲緩不濟急如將借用商款則豫

中不臨口岸向無富商大賈可以挪動巨貲或將創爲息借洋款之議則豫非通商省分向與洋人不相馴熟是即欲爲剜肉醫創之計亦且無從措手據布政使延祉詳稱現存庫款僅二十三萬餘兩除提解二月初限洋款外僅餘銀十五六萬兩而待用各款相逼而來仰屋興嗟計無所出擬仍請將光緒二十六年分欠解甘餉二十五六兩年撥補松滬釐金二十五年漕折項下尾數均暫從緩解等情請　奏前來臣伏查甘新協餉實西陲軍食所資松滬釐金乃江南撥抵洋款之用即漕折尾數亦係解部之款其待用之急當與豫省同一爲難但可輾轉騰挪則各

省痛癢相關豈敢稍存膜視且該藩司交卸在即若非旦夕難支又何事嘵嘵置議 臣 近日司庫通盤稽核實僅存銀十五六萬兩此外又無別項可支即如近今防務未撤豫省地當樞要四川提督宋慶福建提督程文炳猶汲汲為河朔添兵助防之計 臣 到任未久遽請將撓勝五營裁撤以紓餉力倘有涓流可資挹注又何肯自撤藩籬鋌而走險令本省既自顧不暇猶必責令兼顧他省即令舍已徇人而就庫存現有之藏抵解前項之一款且不得過半之數以豫省數千里當衝之地而坐聽其庫空如洗設有倉卒不虞之用束手徬徨空拳徒奮身任地方者固甘受

重咎而不辭而貽誤大局悔將何及臣行將去豫親見此車薪杯水漸成無米之炊若强勉湊集三萬兩數分别批解聊塞目前之責徒貽後任之累臣雖至愚何敢出此惟有據實披瀝上陳仰懇　天恩准將光緒二十六年分欠解甘新協餉銀三十四萬七千兩二十五六兩年撥補松滬釐金銀二十七萬兩二十五年漕折項下備振銀八萬兩暫從緩解查豫省上忙丁地銀兩向來須五月麥後方能大批報解幸入春以來雪澤霑足仰託　聖主福庇麥收可望俟錢糧收數漸旺庫款略可周轉即行酌量緩急分批籌解以顧大局除分咨外所有豫省庫款將罄

請仍將甘餉松滬釐金漕折尾數綏解緣由謹繕摺瀝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署浙川廳同知連文淵交部議處 片
再前因查辦南陽縣浙川廳各處教案經 臣 將縱庇屬弁
之署南陽鎮總兵尹嘉賓並隱匿箱物之千總劉鴻恩知
情寄贓之縣丞銜李承瀛及疏防看管之署南陽縣知縣
袁福齡先後分別參革追賠 奏咨在案茲查有署浙川
廳同知候補直隸州知州連文淵署任一年官聲尚無異
議惟夏間民教滋事之時未能竭力彈壓以致外人藉口
辦理亦有未合當卽飭司先行撤任應請 旨將該署同

知連文淵交部議處以示懲戒除已咨商湖廣督臣轉致
該國總領事並嚴飭各該印委作速議結外謹附片奏
叅伏乞　聖鑒謹　奏

請截留過境京餉以備　回鑾供支　摺

奏爲恭備　回鑾蹕路要用豫省現籌之款不敷尚鉅擬
請截留過境京餉以濟供支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於上年欽奉　傳諭飭將　回鑾經過地方先期籌備
遵卽委員周歷履勘將擬辦情形繪圖貼說專摺　奏明
並飭司設立供支局擇要撥款派員籌辦在案玆據布政
使延祉詳稱遵查　蹕路所經自閿鄉縣入河南境至安

陽縣出境共備正站二十三處腰站二十三處所有關治道途修築　行宮建造橋梁舟楫以及中途　御用均係懍遵　諭旨僅求整潔適用擇其必不可少者略具規模已由司庫陸續發銀十八萬兩此外撙節估計不敷尚鉅雖用款不能預定非先籌撥銀二三十萬兩不足以備臨時之需應請將由豫過境無論何省京餉截留銀二十萬兩以備供支等情請　奏前來臣伏查該司此次籌備供支委係切實勘辦仰體　朝廷愛惜物力崇尚節儉之至意並未敢稍事華美其需用銀兩豫省近依輦轂恭值　翠華臨幸闔省官民幸得瞻　天仰

聖自當各効筐篚迎師之分以竭葵藿向日之忱用款稍多豈敢稍存推諉即有不敷止可商同各省協濟以昭率土尊親之義原未便請留正款但豫省庫儲將罄現存者止有此數無可騰挪將商求協濟在各省亦誼無可辭惟文牘往返籌解需時而沿途工程及應備供帳各件又未可再行從緩以致臨時竭蹶應請如該司所議仰懇

天恩無論何省京餉過境准其截留銀二十萬兩俾得預爲布置無誤要需除咨部外理合將截留京餉預備供支緣由恭摺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賞給頭品頂戴謝摺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 准甘肅護督
臣何福堃咨開前護督臣李廷簫具 奏各省關籌撥光
緒二十五年甘肅新餉依限完解請將出力各員照案分
別獎敘一摺奉 硃批于蔭霖著賞給頭品頂戴等因
欽此當即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伏念臣猥以庸愚被
蒙 知遇忝膺疆寄莫補時艱方慚建樹之無裨敢冀
彈冠之有慶備徵關隴代籌緩急之需轉饋儲胥幸免疏
虞之失當 宵旰焦勞之備至正涓埃圖報之未遑迺
以指畫微勞渥荷頭銜晉秩殊榮特被非分滋慚臣 惟有

勉竭駑庸彌勤鰲戴冰淵勵志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
珊彩敷華倍切墜露輕塵之懼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
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　奏

武衛左軍新餉自本年二月分起按月搭解摺

奏爲武衛左軍加提豫省新餉擬自本年二月分起遵照
部議勉力如數湊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
行在戶部咨議覆武衛左軍新餉改撥一摺以該軍駐
紮太原正資防禦豫省無論如何爲難仍飭司按月提銀
一萬兩解交該軍應用等因又准另文咨稱武衛左軍新

餉自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一日起迅速更正不得撥
充精銳營餉其柴洪山一軍應由該省另籌的款等因先
後咨照到豫查此項武衛左軍新餉當上年加提之始本
係由藩司糧鹽道釐稅局各庫按月設法湊集銀一萬兩
正在委員起解旋以敵氛進逼武衛左軍不知移駐何處
無從指解維時河南防務尤當衝要遂將加提新餉挪作
奏留精銳三營兩哨月餉之用均經　奏明有案現准
部咨駁令仍前籌解當經飭司籌辦去後茲據布政使延
祉詳稱現在庫款將罄所有加提新餉業已撥作精銳營
餉若於此外再議加提實屬無款可指惟既奉部文以該

軍現駐太原正資防禦疊次催提雖前數月之餉動用無存無可彌補而以後該軍所需之餉不得不截長補短力籌兼顧擬自本年二月分為始無論在何項下每月湊足銀一萬兩移交支應局隨同舊餉搭解武衛左軍行營轉交新軍應用其正月以前加提餉銀萬無可籌應請免其補解等情請 奏前來臣伏查豫省歲供各省協餉其舊有者本已難支茲更於額外加提其為難更可想見況此項新添武衛左軍之餉業已撥作武衛護軍改名精銳營留豫按月之需雖軍名微有不同而餉力止有此數今又將一款增作二款若更追及上年加派之始責令補解當

此庫款將罄之餘即强爲迫促亦不過徒煩文牘惟自入
春以後上忙漸次開徵庫儲可有來源且提勝五營經臣
奏明裁撤其遣餉發至正月爲止二月以後容可設法
騰挪勉籌兼顧相應　奏懇　諭旨准將武衛左軍加
提豫省新餉每月銀一萬兩自本年二月分起遵照部議
按月搭解其以前未解之餉委係無款可籌應請免其催
提補解亦即無庸另議更正轉增糾繞除飭司按月籌撥
外所有武衛左軍加提豫省新餉擬自本年二月分起勉
力湊解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飭部立案施行謹　奏

候補道馮光元請量予　獎勵片

再花翎鹽運使銜軍機處存記遇缺儘先補用道馮光元此次辦理河北各屬教案與法主教司德望往返磋磨悉心酌議兩句之間將河北十一屬凡法主教司德望所管教堂處所以及體恤教民各條通議完結並議定滋事各犯只分別重輕枷責鎖押亦不願辦一死罪尤為平允似此籌辦迅速免生枝節實非尋常出力可比當此教案棘手之時需人孔急未便沒其勞勩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道辦理教案不遺餘力應如何量予獎勵以示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至省南各屬教案現正議辦應

請俟通省教案議結後再由臣將出力各員另行酌請獎
敘以示鼓勵合併聲明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條議敬抒管見摺

奏為遵 旨條議敬抒管見以備 甄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准吏部咨稱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世有萬古不
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
九卿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各舉所知
各抒所見通限兩箇月詳細條議以聞又於二十七年三

月十三日恭閲邸抄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奉
上諭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變通政治力圖自强通飭京外各大臣剴切敷陳以待甄擇近來陸續條奏已復不少著設立督辦政務局派慶親王奕劻等爲督辦政務大臣悉心評議次第奏聞此事予限兩箇月現已逾限其未經陳奏者著迅速條議具奏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欽悚莫名夫法至今日非皮毛卽流弊不變不可以爲治與夫變法之首在得人悉盡於聖諭之中無煩臣贅臣竊維變之云者非必掃除一切而悉與更張也有卽事核實以爲變者有袪弊復古以爲變者有不必諱言效

人宜善師其意不泥其迹以爲變者臣以爲言必期於能
行故籌思至再不敢率爾覆 奏今復奉 聖諭飭催
謹就管見所及臚舉八事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
陳之一曰兵制宜變也昔以綠營之弊變而爲防勇今則
防勇之弊更甚於綠營無事虛耗怯戰先潰巧於避敵忍
於擾民應募之日先棄農既散之後卽爲匪由於名不挂
籍而來去自由游手好閒之徒籍以爲謀生之具直謂今
日天下無一兵可也臣愚以爲變之首在寓制兵於練勇
之中並以去兵爲足兵之策擬請嗣後各省募勇就本地
招集土著年十八至三十者充之註明年親籍貫取具隣

族甘結一如綠兵入營之始就地取材苟非一二民力柔脆省分不得輙募兵於隣省招募之始卽告以訓練一年仍遣歸農又另募另練如是常川更換則十年之間一兵之餉可練十兵蓋一年無不可精之藝一年不精則亦終不能精兵久練則疲久不歸則心生外事一年歸農則爲兵者其暫而爲農者其常兵成而農亦不廢有事之日按冊招集不待加練自與初募者不同兩兵皆可用無事亦易於遣散且有籍可稽必不敢輕於逃潰流而爲匪操演勤而積習少籌餉省而得兵多唐代府兵之制西人後備之兵皆此意也如今日餉需之絀莫如令各省各汰其勇

之半又不足則去大半平時稍加餉以贍其身臨陣則倍
餉以厲其氣練畢所遺之兵擇其可充哨弁者留之多以
儲將寡以養兵有將則兵不患不可用也至團練鄉民亦
略仿此法大縣三百中縣二百小縣一百於春冬農閑選
民間丁壯按日酌給錢文或百文或數十文聊以自給訓
練三月而罷之次年另選另練軍械官發官收不必令其
置旗幟號衣以節浮費臣上年冬由鄂入豫見其團丁與
營勇一例習爲趨蹌其器械則無一足恃其號衣旗幟則
徒事鮮明詰以練費則有經年至萬餘千者殊覺民力可
惜如臣之說約計每大縣一年不過需費二千餘串即可

得民兵三百八合一省之大小縣分而計之歲亦逾萬十年又可得民兵十萬此亦足與練兵相輔而行者也一將領宜變通以求才也列卿爲將文武兼資古之善教也中興以來湖南名將多起自諸生姑無論今日之役與髮捻情事不同卽宿將至今存者亦僅一二指數餘則富貴已盛者不能用習氣已成者不可用其動稱曾在某營曾從某帥以自矜許者非圖升官卽圖發財本無殺敵致果之心但習侵蝕剋扣之智臣愚以爲今日非文臣領兵決不能救積習　朝廷非使文臣知兵決不能得將才嗣後營官宜選正途文職中之有志氣耐勞苦者充其任而以

武弁爲副臣自上年親募兩營以州縣充當營官其人卽未知兵然於剋扣侵蝕之弊在武弁千百言導之而不革者不煩言而自除且將不識字兵不識字練徒習爲故套訓更不知爲何事卽欲叅用西法如勤操練嚴紀律則可學戎裝口號步法等類則不必盡學非讀書之人不能善於採取兵貴練尤貴訓非讀書之人不能切爲講明但用文職且不可令其改官更當厲以補署文職愛惜身名必能重視廉恥也擬將五百人營制改爲百人一營不減營官薪水或五營十營則擇一道府爲統領無論道府州縣以知兵者爲上選自然人人傾心砥礪始雖拔十未必得

一久之或不無人焉以一年更換之兵能訓練有成者必能知兵能馭百人者卽可統千人牧令中多儲折衝禦侮之才有兵自不患無將矣一軍械宜變通以足用也今日購外洋槍礮及擴充機器另造新式不可得而言矣惟有就局之已就力所能爲者精之一之更以土器之適用者輔之如上海湖北江寗各局之大者能製造幾種槍礮以某種爲最精一年每種能成若干能得子彈若干其各省小局能造某種槍礮或不造槍礮但能造某種子彈或刻下雖不能造如能由各大局添製機具卽能造某種槍礮子彈若干務綜核其數知一年所造除常操應用外餘若

干可足幾軍之用並令各省將現有槍礮查明擇其爲數較多者幾種飭有局省分多造此數種子彈以便各省備價領用如是則無局省分需某種子彈即籌銀赴某局定購有槍者卽有子彈不致成廢亦不再添廠局以節縻費此外惟有多造抬槍以輔官軍洋槍之不足明知抬槍較洋槍笨重多須三人少亦須兩人然歷考中國土器可略敵洋槍擊遠而力厚者惟此一種餘皆不逮臣上年在湖北任內曾設廠專造抬槍親加試放擊遠四百五十弓每枝值銀十三兩餘今在豫省設局製造工漸精而價轉廉每枝值銀十一兩餘擬兼倣照臣所陳團練辦法以此槍

備團練之用令大縣籌購三百桿中縣二百桿小縣一百桿分三年備齊所籌不過千餘金則可得抬槍一百桿力易措辦操時官爲發給操畢交官收存平時以數人持之不足爲亂有事合數邑舉之足以禦敵如慮一縣中旣辦團練復置槍礮恐經費不給先以三年之力置械再以三年團練亦無不可今日但當備十年可戰之具不必爲一時速戰之計團練時卽專練抬槍並可備官軍招募與練勇同功以三年計之一省可得抬槍萬數千桿二十行省可得二十餘萬桿果有十萬人可用之器不患無十萬可用之兵此又當時時以爲至計者也一學校宜變通以啟

愚蒙而廣小學也朱子大學章句序云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又曰當時之人無不學是本三代聖人之遺法今則洋人竊取之洋人所學爲何學姑不論要其無人不學意則是也今書院遍天下所費動踰萬千大抵爲應酬縉紳爭取膏火之資至村野之氓市井之子不知書不識字者强半以致外人目中國爲半學之國且以爲不學之國最可慨歎臣擬請裁減各省無益之書院改設爲有益之義塾以多爲貴自州縣始凡人家子弟自八歲至十三歲止必令入塾由州縣會同教官擇生員中明白通講解者爲之師專課以聖諭廣訓小學四書書少文簡卽甚椎魯

五六年之間使之識字成誦通文義諒不爲難然後審其資性敏鈍能士者士之其他農工商賈各聽所擇凡十三歲以前有任其嬉遊廢學者父兄有罰能督課者有獎非以爲造士之本實以爲士農工商之本非以爲作育人材之具實以爲轉移風化之具人凡能識字粗通文義以之爲農工商賈亦可漸精其業且少成若性略識尊卑長幼之分自易感孝弟忠信之心卽如今之營勇全不識字言之而無所知訓之而不能入故桀驁游蕩不可收拾愈以見不識字讀書之害大向使稍有知識決不至此此不但爲士農工商之本實更爲兵勇尊君親上立之根基也自

强之本無要於是嗣後擬請明定章程飭州縣廣立義塾卽以義塾之廢興多寡課牧令殿最以爲黜陟計各省一大書院之費可變爲數十義塾而有餘尤在督撫擇其有益者留之以待士其徒長流浪喧囂之習而無益且有害者罷之以廣義塾十年之後自不難漸著成效一科舉宜變通徐圖轉移勿廢制藝也 臣維天文地輿兵法算學皆儒者分內之事而就其中分別門類如地輿之知險要辨士宜兵法之習營制精訓練明戰守算學之工製造精測量又各有區別非專業不能造其極今議者動謂不改科學不能得人才所改大抵不出此數端 臣亦非謂科舉之

概不宜變也但變之以漸而不以驟已故協辦大學士李鴻藻有言若以算學試士並閱卷亦無其人斯言可謂質而切矣今以不習天文地輿兵法算學之主司而使之主天文地輿兵法算學之文衡勢必以絢爛奇異者爲工而所取非浮夸誕妄之人必勦襲剽竊之輩求眞才而才愈不可得臣愚以爲頭場宜仍舊而二三場加之變通試以時事及以上數端令主司擇其頭場雅馴並二三場取之註明所占之藝於覆試時專考而甄拔之再卽其所言而試之以事果有實效不妨優擢數科之後卽以其人典試俟有鑒取眞切之主司不妨設以專科上以是求下必以

是應自不患能此數者之不得其人至於制藝一道臣嘗謂此乃窮理之一端今日時文之弊在於不遵淸眞雅正程式鑒取非盡時文之過凡講西學而能不流爲奇衺者大抵皆自制藝進身蓋制藝用心細而研理深故能有是非之辨與夫專從洋文入手者不同伏查康熙初年停試八股文原任禮部侍郎黃璣疏稱不用經書爲文人將置聖賢之書於不講臣愚謂若廢制藝取士人將幷棄四子書而不讀其害有甚於洪水猛獸者無論科舉如何變通庸可合四書文經文爲一塲二塲試以時務論三塲試以專門之學做朱子貢舉私議分科之意而制藝則斷不可

廢且業舉天下之士殫其心思才力數百年於茲矣可以令其就所業而旁精不可令其棄所學而全廢此又人心向背所關非細事也一曰例文宜變通以歸簡易也恭讀

上諭謨天下者在一例字　聖明洞鑒昭晰靡遺

臣復何言　國朝　龍興之初法簡情親上下一心故能動必有成卽如　皇朝軍令篇帙無多人人易曉若至今能遵守勿失信賞必罰何事不行今舉向例之繁者約之複者併之冗者刪之紛者一之省繁文除縟節臣愚以爲尤要在卽事之滋弊者變通而更張之務其大者遠者就一二端而果行之而天下風動矣謹就臣所知者舉

其一二如同一報銷必合部例始准核銷如不合部例雖
實用必遭駁詰以致鉤稽乃成專門造報全是假賬部臣
受其愚外省被其累徒以供胥吏之蝕蠹而已不如開單
報部實用實銷爲足杜奸欺而省繁費也同一辦災過五
分者准蠲不及五分者准緩而不准蠲有災者報緩無災
者亦相承報緩以致常徵徒有虛名遞緩轉無了期小民
受其困官吏飽其餘祗以待來日之豁免而已不如將從
前緩徵一概豁除嗣後按實查災有蠲無緩爲足恤民艱
而益徵收也又如緝捕條限極嚴錢糧處分極重徒以開
規避之門非造言展限即先期請調而盜賊之不獲錢糧

之無着如故也卽如上年靈寶縣知縣徐元釗因過路餉銀被竊該令將銀賠出祗以未先報案之故有格於例該管道稟揭經臣　奏參以是落職於公家毫無所損而有傷原情定論之意臣　愚以爲公私者就情罪而兩衡之也苟得其情公罪故當寬除私中之公亦當減免凡此之類不可殫述臣　所舉者僅百中之一二臣　不能悉言者部知之部臣　之堂官有不知而辦事之司員無不知之漢初網漏吞舟之魚故天下皆寬然其手足以臻上理若能舉一以例其餘飭下各部堂司官隨時變通改定務使人能遵守事皆可行何患有不實之弊哉臣　恭讀三月十五日

上諭責成各部院堂官督飭所屬司員親自辦事不准假手胥吏再滋弊端等因大哉　聖謨此誠天下治理之一大轉機也願　朝廷堅定持之勿疑一課吏宜變通以期澄敘也今日捐納保舉不能遽停矣所恃者惟有察吏議者動謂察吏責在督撫捐例雖濫督撫甄別不妨從嚴試思到省一年之內未必得有差委即偶有例差無關得失亦何從覘其底蘊不似實缺署任及有要差各員有事可考故期滿甄別不曰當差勤慎即曰留心學習總之虛文故套而已夫人之材智雖不齊要必各有一長未有不習一事而猶可聽其在官者擬請飭令各省督撫

就該省應辦事宜如文案之　奏咨批札書啟等類錢穀之榷算徵收等類刑名之例案聽斷緝捕等類與夫勸農興學水利荒政之有關教養稅釐鹽課之有關財賦挽輸轉運之有關糧餉營制兵法之有關軍旅營建製造之有關工役鐵路公法電線教案商務之有關交涉逐一開列條目面詢候補各員或能一事或兼數事俱令自署而隨時試之以其事或未能而願習某事者亦令自署三月後試之能者因其所長隨時派充各差或分各道府州縣襄辦不能者勒限學習再不能者咨遣回籍如是而人知奮勉庶吏材之成就者多各盡所長庶官事之廢弛者少部

院以吏事責司員督撫以吏事課僚屬將不數年而內之吏胥外之幕友把持因緣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一事有似小而實大似瑣屑而實關切要急宜變通而不能不權其先後者願　朝廷施寬大以爲正本也京官俸廉之薄不足自贍前由各省關爲京官籌加俸餉旋復不久歸公今遽籌徧加誠知其難夫樞垣天下之政本也我　皇太后　皇上簡任樞臣每優以戶部蓋以樞臣之用度繁戶部之公費裕故以示寵愛而體恤之夫人情有所苦於已則不能淸心有所受於人則不能無報不能淸心則瞻顧之念生不能無報則援引之漸起臣愚以爲京官廉俸

即不能驟加宜倣照戶部飯銀例令各督撫先爲軍機大臣及章京措籌公費大省五千兩中省三千兩小省二千兩在各省不至爲難而軍機大臣及章京有所取給庶以專其精白靖一之心一俟款項充裕再爲京官通體議加亦　朝廷正本清源之一要也以上各條愚臣所言者事也更有本中之本焉我　皇太后　皇上鑾輿西狩艱難險阻含垢忍辱爲臣子耳所不忍聞口所不忍言臣惟願我　皇太后　皇上與內外大小臣工常無忘今日君臣共勵上下一心昔衛文公越王勾踐不過一列侯耳文公惟不忘渡河之難所以興衛越王惟不忘會稽

之恥所以霸越蓋布衣帛冠不難在一時之省約難在刻苦弗諼之心握火抱水不難在一時之勤劬難在堅忍不移之志　朝廷以是率大臣大臣以是率僚屬必如孟子所云省刑薄斂修其孝弟忠信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治本立而後治法乃可得而言也至內外諸臣條議已蒙　特派督辦政務大臣專理其事仰見　聖心已極審慎周詳然臣尤願我　皇太后　皇上勿急近功勿侈遠略每舉事必合中外大臣詢謀僉同議定後動果度其力所能及事之有利無弊者卽先舉行此一事俟一事有效天下相信悅則易從然後再舉一事斯措之可行要之總

不外聖諭實事求是一言而已否則鋪張愈盛而困
弊愈深條目雖張而頹廢如故則變與不變等耳傳曰政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圖其終惟聖明留意焉
臣不勝憂迫悚惶之至所有微臣遵旨條議緣由理合
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
示謹奏

河北各屬法國教案一律完結摺

奏爲河北各屬法國教案現派監司大員會同法主教議
訂條約僉立合同一律商妥畫押完結謹將擬辦情形恭
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日欽奉
電諭敕將河南北境教案妥籌辦結等
因欽此並准全權大臣摘敘法公使函電催查辦到臣當
將各屬教案已辦現辦情形電請軍機大臣代　奏一面
加派候補道馮光元馳赴河北督飭印委各員趕緊會同
法主教司德望妥議籌辦去後茲據該道馮光元將河北

各屬法國教案會商法主教一律定議僉立合同議約畫押完結回省呈請覆　奏並據司德望將議結緣由函報前來謹將全案始末並商辦情形縷晰陳之當上年夏間拳匪起衅之初直隸南境嘯聚蔓延河北彰德衛輝等府與直境處處毗連向有匪徒往來竄誘又值天時亢旱人心浮動民教雜處平時已多疑忌至此更啟猜嫌甚或教民自相攻噬加以饑民乘間竊掠地方官非不極力彈壓而變起倉卒時勢所迫種種為難是以彰德府屬則有孤縣直隸境內之武安縣首被鄰省亂民勾竄入境焚燒高村教堂因逐教士掘動已故教士墳墓以致境內教民仇

憤愈深旋有教民持刀糾黨搶奪激怒居民放礮轉鬬彼此互有殺傷之案其餘各縣雖未殺傷教民而涉縣有溫村教堂屋頂燒毀教民失去錢物之案臨漳縣教堂封鎖則有教民門窗被毀數家失去財物之案湯陰縣則有教民毀教自相訛索之案內黃縣則有續指鄉民李得安搶掠四村教民財物毀屋訛錢之案衞輝府屬雖無殺害教民匪徒倡亂情事而附郡汲縣城內教士由該府縣護送出境暫避所存教堂門窗突遭折毀滑縣小寨村教堂及齊繼等村教民房屋均有傷損並有教民隱匿教士衣物之事又續查得輝縣高莊范家嶺兩處教堂器具房屋各

有殘缺教民被毀房屋二十餘家此外新鄉獲嘉均有教
民被掠之事此查明上年河北法國教堂之實在情形也
臣上年十月到任時通省舉發教案勢如亂絲藩司延祉
代巡撫事正在委員認眞查辦臣復添派幹員嚴飭印委
分投查報嗣又接到法主教司德望驛遞公文一件催辦
各案卽在省城專設交涉局委按察使及糧鹽道綜理其
事於是各屬續查補禀紛至沓來經臣督飭該局司道縷
晰條分粗有端緒恭奉　電諭嚴催遵卽籌銀五萬兩
發交候補道馮光元携欵渡河訪晤司德望妥爲議辦現
經該道一再商酌所有教堂被毀之武安涉縣臨漳汲縣

滑縣輝縣內黃湯陰八縣估計共賠銀十一萬兩教民毀壞房屋失去財物之武安涉縣臨漳汲縣滑縣輝縣內黃湯陰獲嘉新鄉十縣共賠銀六萬兩二共銀十七萬兩遵奉

諭旨先付銀五萬兩其餘十二萬兩分作三月七月十一月四期清結其避患遷徙教民急宜撫卹前已由司德望籌發銀一萬餘兩議明無庸償還外再由各縣動發倉穀武安縣一千二百石滑縣六百石涉縣輝縣各三百石臨漳內黃湯陰各二百石交教士轉發窮民分領倉穀不敷每石折銀一兩照數核給至教案較重之武安縣前經知縣陳世偉捐賠修墓賃屋撫卹各項銀一萬三千

二百兩倉米二百石涉縣境內前由知縣車均籌給購房銀二千兩捐放小米二百石及代賃民房養傷雜用約計銀二百兩均已先經立約完案交割清楚不在此數其案內滋事各犯惟武安縣最重除命案要犯另行嚴緝外餘議查緝案犯至多不過十五名分別輕重枷責鎖押其餘各縣案犯多不過十名分別發落亦不願辦一死罪內有直隸成安縣武舉劉尙哲一名另行咨革查究武安縣高村等處逼近直隸民俗强悍議撥派兵勇彈壓分防駐守以四箇月爲期其有同境教士無可棲止歸地方官捐貲賃屋暫住以二年內教堂修齊可住爲止仍由地方官優

待保護至所指撤辦官三員查安陽縣境內教案最輕所
存教士空屋失物無多業由知縣石庚賠結是以不在賠
款之列並據馮光元查詢該主教據稱該縣並無保護不
力實據現已代爲剖白署滑縣知縣呂耀卿亦將教民所
匿衣物追償並由馮光元詢問該主教據稱該署縣緝捕
勤能做官甚好均已函致公使爲之辨別請免置議此次
畫押之後所有該主教所管教民教堂各案概作了結各
無後言並據該主教將教案完結河北三府應辦各員請
勿追究稟報法公使稿抄送前來此前後議辦河北教案
與法主教訂立合同議約之實在情形也臣　覆查河北教

案各屬輕重懸殊原未可一概而論惟當此艱危之局既經該道馮光元晤商法主教一再磋磨甫能就緒自宜迅速議結當卽督同藩司及交涉局司道熟商妥議擬將允賠教堂銀十一萬兩由司庫正款動用允賠教民銀六萬兩歸各屬官民分別輕重攤派按期清繳所派撫卹穀石卽由各縣倉穀動用如有不敷折銀抵給武安命案要犯飭縣懸賞嚴緝各縣應辦案犯卽飭按照所指名數已獲者枷責鎖押未獲者立限勒獲究辦照議發落另將隔省之成安縣武舉劉尙哲咨明直隸總督斥革懲處並飭各該縣預備房屋守候教士回境暫住仍將教民妥爲保護

該主教所請派兵彈壓已由河北鎮派撥練軍八十名前往武安會商該處教士按照所指地方分紮此現時籌辦完結及預籌善後事宜之實在情形也至所指各員查安陽縣石康已據詢明並無保護不力實據由該主教司德望致信法公使並致函到臣代爲剖白查所賠之款並無該縣在內已由臣據情電達軍機大臣暨全權大臣查核在案署滑縣知縣呂耀卿亦經詢明緝捕勤能由司德望致信公使爲之辦白該二員應免置議涉縣知縣車均自行捐籌銀三千餘兩米二百石撤任後業已稟准開缺回籍武安縣知縣陳世偉自行捐籌銀一萬三千二百兩倉

米二百石早已撤省均經先行專案議結該主教又有致
公使勿追究之語亦均請免其置議河北道岑春榮先經
撤任辦理未善實屬咎有應得應請革職此外如內黃湯
陰汲縣輝縣新鄉等縣均已先後揀員更調旣將各屬教
案一律辦結均即概予免議除將呈送合同議約錄送軍
機處總理衙門全權大臣查明備案並查明此外各國未
結教案及豫省南境各屬教案迅速督催辦結外所有河
南法國教案一律商辦完結緣由謹繕摺具陳再河北道
員缺有巡查地方修守河工之責關係緊要應請　旨迅
賜簡放以重職守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法主教司德望請 賞給三品頂戴片

再據候補道馮光元稟以接准法主教司德望照會內開各縣教民上年被害之後饑餓受凍時要生事主教自已設法振撫用銀一萬數千餘兩現在各案一概完結此欵情願不要歸還作爲振撫之欵各等語該主教自籌振撫數已逾萬可謂樂善不倦未便没其好施之心可否附案酌給獎勵等情請 奏前來並閱該主教致 臣 函中亦有自捐振銀一萬數千兩不要歸還等語伏查上年各屬教民聞風警竄流離失所地方官雖欲力爲撫卹實屬窒礙

多端無從補救若非有人招集撫輯勢將轉徙溝壑甚且職爲厲階今該主教自捐巨款至一萬餘兩之多實屬好義急公全活災黎均沾實惠即揆之捐助地方善舉一萬兩以上准其專案請奬之案亦屬相符既據該道馮光元爲之陳請合無籲懇 天恩准將法國主教司德望賞給三品頂戴以旌善行而昭激勸之處出自 鴻施逾格 臣係爲清理教案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臬司鍾培覆勘 蹕路回省銷差片

再臣前次

奏派按察使鍾培覆勘　同鑾蹕路經行地方所備正站腰站有無應行更易之處當卽飭往逐細詳查去後茲該司鍾培於二月十九日勘畢回省據稱所有潼關以東渡河以北凡　蹕路所經業已按圖周閱逐細覆勘其原擬正腰各站間有未臻妥協之處當經酌量地方道里妥爲更改已飭當站各州縣迅速興工等情稟請銷差前來除照所議分飭各屬趕緊辦理俟工竣另行詳細具奏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岑道調署河陝汝道朱道委署彰衛懷道片

再查河南河陝汝道崇縉現值河陝一帶防運事繁措置

未能裕如應行調省所遺員缺查有彰衛懷道岑春榮勇於任事不辭勞瘁堪以調署遞遺彰衛懷道缺查有汝南光道朱壽鏞前因於鐵路工程辦理未甚允協經臣附片
奏明調省惟察該道在豫年久於河北情形頗稱熟悉即以委署彰衛懷道再由臣隨時體察以觀後效除分檄飭遵外謹會同河東河道總督臣任道鎔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豫省連次大風飭屬查報各情形片

再查豫省於正月十九日辰時陡起大風塵沙蔽天白晝如暝至申時風勢稍息繼之以雨旋又霏雪天氣漸清旋

據各屬飛報大風而後復得雨雪各一二寸不等尚無毀壞房屋樹木等情二麥甫經發青間為風沙積壓幸得雨雪沾潤均不致大有損傷茲於二月初九日復自辰時陡起大風晝暝如前亦至申酉時間稍止而風勢狂猛塵沙飛積似較前次尤甚臣查風霾晝暝自非尋常風勢可比探詢省城附近地方房屋樹株幸未毀傷二麥雖漸盤根麥苗亦比前次稍壯深恐為風沙撲壓致涉枯萎除飭藩司飛飭各廳州縣地方查明風勢如何二麥有無損傷是否不致成災據實稟報另行核奏外所有豫省連次大風飭屬查報各情形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機器局採辦物料籌銀二萬二千兩片

再據機器製造局詳稱該局開辦之初籌定局用經費每年銀二萬兩如以後添購材料等件需用銀兩仍由司庫籌撥均經　奏明有案現在舊存材料無多亟應添購槍子礮彈暨製造抬槍各項料物以及各廠應用等件擇要採辦共計需銀二萬二千兩請由司庫照案籌發派員前赴上海設法採買等語臣伏查河南創辦機器製造本屬因陋就簡各項材料儲備無多今設局已歷四年前存之料早已用罄上年籌備防務所需槍礮子彈待用尤多是以前撫臣裕長　奏請於海防經費項下協撥銀二十萬

兩以資推廣迄今未奉部覆海防經費計已蕩然無存無
從指撥而軍火一項實爲切要之圖現既將舊存物料動
用殆盡幾有停工待料之虞非撥用巨款廣爲儲備誠恐
難乎爲繼惟豫省庫款奇絀用項尤繁止可擇其最關緊
要者略爲添補以顧目前急需工料之用所請撥銀二萬
二千兩委實無可再減當經飭司籌撥去後茲據該藩司
延祉詳稱暫在各州縣歷年解存漕折加復項下借動銀
二萬二千兩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移解機
器局委員前往上海擇要採辦等情請　奏前來臣覆核
無異除飭局開呈應購材料清單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

伏乞　聖鑒敕部立案施行謹　奏

捷勝五營先行裁撤以紓餉力摺

奏爲防務漸見鬆動豫省庫款奇絀將捷勝五營先行裁撤以紓餉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養兵視乎餉力其中斟酌損益尤當審時度勢本年兵端初啟之時前撫臣　遣派五營入衞卽於本省招募豫東豫南等營迨敵氛愈緊又奏調在籍養病之前潮州鎭總兵劉世俊招募四營最後又在遣散之武衞護軍內汰留一營倂歸劉世俊統帶名曰捷勝五營其餉需暫由司庫撥用並聲明俟軍務稍鬆原營撤回歸伍卽行酌量遣散等因　奏明有案

茲據該總兵劉世俊禀以牽動舊疾難以強支現聞和局已有端倪請仍給假回籍就醫等情具報前來臣查總兵劉世俊前在廣東潮州鎮任內本係因病開缺回籍調理甫經就痊旋即調赴豫省招營助防所請回籍就醫查係實在情形自應准其給假惟所帶捷勝五營前當臨時招募本出自目前權宜之計維持本省防務遣出赴援境內空虛太甚正當軍情緊急暫募新軍以資防守數營原不爲多即庫款不支亦不能不移緩就急現在入衛五營早已回省歸伍而續添之精銳營併歸地方之河防營分佈要隘以及福建陸路提督程文炳所統五省援軍分駐河

北一帶實已棋布星羅互相聯絡目前軍務漸見鬆動值
此庫款奇絀之時能省一營之勇卽多節一營之餉應卽
將捷勝五營儘本年十二月底爲止一併裁撤此營本係
劉世俊所招仍責令一手經理妥爲遣散俟裁營事竣再
行給假回籍就醫第值腊盡歲寒之日各該弁勇資斧匱
乏無計言歸誠恐聚集爲患茲已飭局仍照通行裁營章
程另給遣餉一箇月俾得資以成行不致逗留生事其餘
現存之營俟察看情形如有可以裁汰之處均卽隨時
奏明辦理次第删減除飭將該營餉銀起訖數目按期核
銷外所有捷勝五營先行裁撤以紓餉力緣由謹繕摺陳

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敕部查照施行謹　奏

四川合江縣監生陳時濟續捐振銀彙案請奬片

再據四川布政使周馥申稱以該省合江縣監生陳時濟上年捐助河南義振銀一萬兩由河南巡撫專案奏請以郎中分部行走經戶部議以銀數不符行令按照振捐章程請奬虛銜翎枝封典等項或移奬子弟等因查該生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均請有一品封典胞兄三人均有花領二三品頂戴虛銜及候補道員郎中主事等官子弟輩亦無可移奬前次捐納振銀之時曾經聲明不敢仰邀議敘茲既蒙專案奏奬寸心感奮又未敢自外生成現在河

南振務尚未竣事謹續捐振銀二千五百兩懇請申轉仍歸河南彙入前案核奏等情並將庫平銀二千五百兩由商號批解到豫當查接管卷前撫臣裕長以四川合江縣監生陳時濟振助河南義振銀一萬兩於上年九月間專案奏請以郎中不論雙單月分部行走奉旨敕部議奏旋經戶部議駁以上年推廣湖北振捐章程凡捐實銀一萬二千兩以上始准專案奏請優獎今四川監生陳時濟捐銀一萬兩核與成案不符礙難議准等因咨豫轉行知照在案茲據該監生陳時濟續捐義振銀二千五百兩呈由四川藩司申請彙案核奏前來臣伏查各處偏災

流行專賴勸集振款以資救濟近來捐務久成弩末如本
年陜西山西江蘇等省籌辦災振均得請獎實官減收成
數而應者寥寥集款之難已可概見該監生陳時濟於隔
省義振先已捐銀巨萬茲復一再輸將加惠災黎誠屬不
可多得若非優予獎議恐無以資激厲而廣招徠且總計
兩次所捐銀數較之部議湖北振捐成案亦屬有贏無絀
核與專案請獎實官之數相符合無籲懇　天恩俯念
四川合江縣監生陳時濟兩次捐助義款至一萬二千五
百兩之多准其援案以郎中不論雙單月分部行走出自
逾格鴻施除將解到銀兩飭司發交振捐局核實辦

理外所有隔省紳士續捐義振遵照部章彙案請奬緣由
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朱壽鏞調署彰衛懷道片

再河北彰衛懷道岑春榮因辦理交涉事件未能合宜先
經撤任所遺員缺有巡查地方修守河防之責查有南汝
光道朱壽鏞前次經　臣　調省復查該道在豫年久於河北
地方情形頗能熟悉河工亦素所講求即以之調署斯缺
以觀後效該署道未到任以前已札飭署衛輝府知府于
滄瀾就近暫行兼護以便岑春榮先行交卸除分別飭遵
外理合會同河東河道總督臣任道鎔合詞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調補廣西巡撫謝　恩摺

奏爲叩謝　天恩懇乞　行在陛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二十八日恭閱抄報光緒二十七年
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廣西巡撫着于蔭霖調補欽此
遵即恭設香案西向叩頭謝　恩伏念臣猥以凡庸仰邀
寵遇疊承　恩簡屢綰疆符調任中州方涓埃之末
報量移鄂省幸軌轍之重尋茲復渥荷　鴻慈移官象
郡查廣西省近臨桂管遠控荊蠻地雜猺獞昔則爲化外
羈縻之民境開炎徼今尤稱邊庭保障之雄際此時事多

艱更恐貽羞隕越惟有籲懇 天恩准 臣 於交卸後趨
赴 行在瞻覲 天顏得以 懿訓親承 聖
模祇秉庶幾遵循之有自並抒依戀之愚誠無任屏營待
命之至所有微臣欽感下忱暨懇請 陛見緣由
謹具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河南保舉知府周鉞送部引 見片

再改省河南保舉知府免補同知周鉞上年九月間經前
撫臣裕長以該員才具優長識量閎遠等情 奏請送部
引 見奉 硃批周鉞着送部引見欽此當經恭錄飭

知並據該員請咨起程西上維時臣甫到豫省訪聞該員在豫日久歷經前任撫臣委辦文案要差當卽檄令暫留以資指使茲臣將次交卸據該員以現在經手並無未完事件擬於三月下旬起程馳赴　行在吏部呈請帶領引
見等情稟請給咨前來臣查該員周鉞識裕才長通達政體於河南全省情形最爲熟悉承辦營務河工餉需籌防事宜及交涉教案要件尤能盡心籌畫審愼周詳洵爲有用之才現無未完經手事件理合給咨送部帶領引
見除將履歷咨送吏部查照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
鑒謹　奏

恭報交卸豫撫篆日期並請假三箇月摺

奏爲恭報 微臣交卸河南撫篆日期並因宿疾未瘳籲懇
天恩賞假三箇月俾資調治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臣欽承 恩命開缺另候簡用遵卽具摺叩謝 天
恩在案茲新撫臣松壽已於三月二十七日抵豫擇於四
月初一日接篆視事臣當將河南巡撫兼提督銜關防一
顆暨 王命旗牌書籍及應行移交文件委員敬謹賫
送前往臣卽於是日交卸伏念臣自光緒二十一年
陛辭出都迄今幾歷年歲未得一覲 天顏上年
乘輿西幸又以職守所羈不獲親往扈從迨至調豫調鄂

調粵屢次懇請　陛見均未一抒依戀之忱瞻仰
闕廷無時或釋此次交卸以後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擬即
趨赴　行在恭請　聖安稍遂瞻依之願惟臣自上年
九月由鄂省渡江感受風寒未及醫治旋即舍陸而舟力
疾首塗會於　奏報到任摺內聲明有案維時秋冬之交
挽舟北上迎受朔風寒痰膠結到任以後簿書填委百務
交集日不暇給加以各省本省糧運絡繹道阻運艱刻不
容緩又值各屬教案頭緒紛繁諸多掣肘不得不虛衷下
氣往復磋磨是以每日自辰至亥非接見司道各員即督
治新舊公牘因此數月已來舊疾尚未就痊轉覺痰涎凝

滯心膈時形瞤動左耳重聽步履遲滯據醫者云症由肝
火鬱結侵擾中焦上冲心營遂見怔忡之症必須靜養多
時療治方能見效各等語合無籲懇　天恩賞假三箇
月俾得從容醫治北方素乏良醫並擬寄居豫楚間水土
清潤之區息心調理　臣年甫逾六十圖報方長倘荷仰
庇鴻慈蠲除宿恙卽當泥首　宮廷求效驅策　臣受
恩深重毫無報稱屢　賜矜全當此時局阽危　宵旰
憂勞之日决不敢稍躭安逸自外　生成所有微臣卸篆
日期暨請假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
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開復鎮平縣知縣徐壽茲片

再臣前因署理上蔡縣鎮平縣知縣徐壽茲以節省差錢造製軍械任意揑飾經　臣　奏參革職並將槍價勒令賠繳以憑另造等因在案旋據該令稟稱前造各槍礮現已重加修理情願捐留該縣團練局以備異日萬一之用並將前項錢文照數措齊解繳茲又據稟稱前此咎由自取感愧交并願再捐款遵豫省新定章程照大縣儲備抬槍三百桿由省城製造局如數購齊藉伸報效之忱以贖一時之誤各等語稟請核收前來　臣　查該員平日居官尚無劣迹前於　奏參片內原有羣推為能吏之語惟因豫省

官場日趨浮靡粉飾鋪張效尤可慮是以特予參劾以挽積習茲該令以一事之差深知愧奮據報將原造未能合式各槍礮既一律另加修理又復捐廉領備抬槍三百桿存儲該縣以資團練洵屬意存急公勇於悔過實在尚堪造就之列在 微臣 因事察吏原冀挽時而 聖朝棄瑕用人必容改過當此波靡習染已久惟有使誤入歧趨者人人有回心向上之誠庶人心風氣可望轉移此臣所區區竊冀者也該革員雖自誤於始尚能圖悔於終臣不敢以參劾在前稍存成見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革員徐壽茲急公悔過轉圜甚速准予開復原官仍留豫省補

用以廣自新之路出自　逾格鴻施除飭將賠修各槍
礮存縣並將所繳槍價解赴製造局購備外爲此不揣冒
昧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于中丞遺書

奏議

後學張朝墉謹署

4

悚齋遺書奏議卷六

會奏遵　旨力籌練兵新餉擬請援照湖南奏案推
廣川淮鹽斤加價以供急需摺

奏爲遵　旨力籌練兵新餉擬請援照湖南奏案推廣川
淮鹽斤加價以供急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年
正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練兵爲當今要務迭經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
各就本省餉力妥定章程認眞辦理該將軍督撫等受恩
深重自當共體時艱力圖振作迅速舉行現在某省實能
籌餉若干練兵幾營何人統率未據切實奏到著各督撫

懍遵歷次諭旨通籌妥議限一月內迅即覆奏至各省駐防生齒日繁閒散中不乏精壯之士並著各將軍等各就本處情形挑選若干教練成營以資捍衛所需餉銀應與各該省督撫藩司妥籌協撥奏明辦理用副朝廷講求武備諄諄誥誡之意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竊思自強以練兵爲最要練兵以籌餉爲最先湖北水陸四衝今日又爲南北鐵路之樞紐華洋雜處會匪滋多外國通例凡鐵路扼要處所必以重兵護之自非有大枝勁旅不足壯軍威而彌隱患荊州爲駐防重鎮旗營挑練勁兵亦爲當務之急茲奉 旨飭令迅速舉行自應欽遵辦

理惟是鄂省財源久形困竭頻年水旱灾荒而丁漕緩欠日多洋旗子口充斥而百貨釐金日絀宜昌川鹽釐撥抵洋債雖經戶部指款撥補而上年已有無著之款本年撥補之款無著者至五十餘萬正在惶悚無措之際至奉撥之京餉甘餉海軍經費東北邊防經費四國洋款荆州旗營俸餉本年各營軍餉以及新增東北邊防經費暨各省緊要協餉應解應撥之款不但不能減且復日增一日進款愈少出款愈多舊日應解之款已屬無計措辦新增各項巨款更將何從羅掘今欲練精兵籌的餉若只就舊有款內零星挪湊斷斷不能濟事且無米之炊即挪湊亦復

無術勢非另籌新餉不可臣等督同司道竭力籌商現就
湖北情形設法只有鹽斤加價尚可勉為籌辦查鄂省於
光緒十年籌辦江防署督臣卞寶第奏請將湘鄂行銷之
川鹽淮鹽每斤加價二文前經 奏定為槍礮廠專款二
十年戶部議覆編修張百熙籌餉各條一摺復奏准每斤
加價二文旋經戶部指撥為湊還四國洋債專款雖經一
加再加然鹾商之所輸將實戶口之所攤派散之全省於
民間尚無大累擬仍援案辦理將行銷鄂省川鹽淮鹽每
斤均加價二文統計此項所入每年約可得銀十六萬兩
湖北擬即添練新軍勇營一千人即於此款撥銀十二萬

兩作爲此項軍餉及洋教習薪費軍火營房器具之需并補足從前改練洋操餉項不敷之數以四萬兩添湊荆州挑練駐防閑散一千名之新餉查挑練駐防一千名新餉極力節省共需約七萬金其詳細籌畫辦法另由臣等會同將軍臣祥　專摺　奏陳又查鄂省各營改練洋操所費甚鉅臣之洞前奏每年不敷銀八千兩係指洋操營餉而言惟既習洋操則洋教習之薪水以及軍械藥彈營內學堂圖書測繪儀器工程雷電體操擊刺一切各種器具需費浩繁若各項不備則仍是有名無實故此項爲數頗鉅而待用最急關緊最重萬萬不能從省必須於此項鹽

斤加價內籌出此款查湖南近於上年十二月奏請於淮
鹽每斤加價二文共銀十餘萬兩作爲挑練勁字營新軍
專餉奉 旨允准在案湖北事同一律自可援照辦理而
加湖北民間食鹽之價卽以練湖北本省之兵此乃爲地
方衛民捍患計情理旣屬允協辦理自無窒礙方今時局
日緊所最急者莫如練兵一事 明諭迭降至再至三
實爲 國家綢繆禦侮之至計此次籌餉在湖北本省行
銷川淮鹽內加價仍係本省之捐爲本省之餉與現奉
諭旨就本省餉力辦理尚屬相符舍此以外別無良策
如蒙 俞允應卽由臣等咨明兩江四川督臣查照辦

理據湖北布政使善聯鹽法道孟繼壎會同善後局司道具詳前來所有擬請援照湖南奏案推廣川淮鹽斤加價以供練兵餉費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遵　旨察吏據實叅劾摺

奏爲遵　旨察吏據實叅劾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方今時事艱危禦侮首在於固民心而安民莫先於清吏治屢奉　懿旨飭督撫於不肖官吏破除情面嚴行叅劾又　飭力祛積習認眞考核又奉　上諭於所屬各員隨時留心考察仰見　朝廷澄敘官方孜孜求治之至

意感悚莫名臣等若不實心整頓何以仰答鴻慈數月以來臣等公同留心考察採之輿論訪之僚屬其庸劣著聞之員復叅之於案牘以考其實似此者斷不敢不據實特叅稍存姑息其有聲名不好而尚未查實者與夫雖有一端之失一事之誤尚可望其改悔者又全體不無可議而核其才藝尚足供器使者均當恪遵慈訓如父兄師長之訓教子弟以觀其後臣等亦斷不敢過事苛求以塞其自新之望茲查有鹽運使銜候選道前署施南府候補班前補用知府魯欲仁膜視民艱需索屬員考試滋弊前代理襄陽府候補知府韓鑑籍公營私操守難信三

品銜補用知府龍兆霖素行不檢比暱匪人不顧大局四
品銜安陸府同知盛勛擅受縱役屢控不悛前署鄖西縣
本任竹谿縣知縣周瑞鑾粗劣謬妄不識官方四品銜在
任候補直隸州知州石首縣知縣劉邦道苛罰虐民猥鄙
近利咸豐縣知縣余亘才好利縱役民怨繁滋同知銜候
補知縣巫國玉素行不謹夤緣躁競同知銜候補知縣龍
驥辦釐貪鄙聲名最劣補用知縣蔣謙受舞弊病釐擅離
差所通山縣教諭陳廷瓚聲名平常難資訓迪襄陽縣典
史周思濂違例擅受詞控有案通山縣典史范大瀛任性
妄爲不知檢束試用府經歷龐煇光壟斷罔利多招物議

試用府經歷歐陽棽倚勢橫行勒薦司事署棗陽縣典史王允中行止卑陋屢被指控前署公安縣孱陵司巡檢曠楨一膽大妄爲逼斃多命試用從九品文龍燿苛虐商民絕無忌憚試用典史張之鋆鑽營取巧聲名惡劣以上各員均應請 旨卽行革職三品銜補用知府唐樹滋人甚平庸辦釐生事花翎道員用候補知府黃仁黼貌似有才辦釐不實以上二員均請以通判降補運同銜升用同知調署棗陽縣本任襄陽縣知縣梅冠林辦事疲弱難期振勵五品銜前署恩施縣候補知縣董治勛任用劣紳辦事寡實以上二員均請以府經歷降補監利縣知縣羅迪楚

性情浮躁不洽輿情惟文理尚優請以教職歸部銓選經此次參劾之後臣等惟當督率僚屬勉以洗心滌慮寬其既往策其將來果能共自濯磨臣等不勝冀望儻復狃於積習不知愧奮嗣後如有貪黷敗檢縱役虐民需索屬員營私欺蔽奔競鑽營政事昏疲行止污邪者有一於此定予隨時請旨示懲斷不敢稍事姑容所有遵旨察吏據實參劾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所有石首咸豐竹谿等縣各缺湖北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聲明謹奏

請將試用知府丁柔克等革職片

再鄂省整頓釐金剔出中飽臣飭在事各員將從前積弊和盤托出至再至三仍有不實不盡正在嚴飭查明尚未一律具覆會經附 奏陳明在案茲查有委辦樊口釐局試用知府丁柔克寶塔洲釐局大挑知縣劉震嶽疊經札飭乃該員等陽奉陰違先後開呈收支數目或巧於掩飾或妄立名目與委查多有不符且甚懸絕現值飭覆核辦之際若不認眞追究勢必相率徇隱終難剔除病根相應請 旨將試用知府丁柔克大挑知縣劉震嶽均暫行革職聽候查辦以資整頓而儆混朦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附片據實具陳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

會奏湖北賑捐解款較鉅之道員懇 恩獎勵摺

奏爲督辦湖北賑捐解款較鉅之道員懇 恩獎勵以昭激勸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湖北開辦賑捐前經檄委花翎頭品頂戴記名簡放道李徵庸二品銜直隸候補道洪恩廣在直隸天津設局督辦該道等選派妥員四出勸募並聯絡南洋各外埠商董勸導華商解囊輸助兩年以來共勸獲實銀八十餘萬兩先後解歸鄂省籍湊工賑之用現尙接展辦理陸續籌解實於災區大有裨益除分勸之印委商董應俟按照銀數飭取職名彙案請獎外 臣 等査該道李徵庸才識閎通能任艱鉅數年來於

南北各省賑務屢籌鉅欵不分畛域全活災黎無算其好義急公久已上邀　聖明褒獎該道洪恩廣志趣端凝才具幹練向來辦事認眞力矯庸俗此次勸辦湖北賑捐督率有方共解欵至八十餘萬兩之多實屬勞績卓著自應　奏請優獎以昭激勸惟其品秩較崇既無應升官階可指亦無升銜頂戴可加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送部引　見其應如何破格錄用之處恭候　聖裁據湖北賑捐局司道具詳請　奏前來除飭取該道履歷咨部外

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　奏

會奏籌擬運米接濟辦法電請陝西巡撫代爲繕發

摺

奏爲恭聞 聖駕西幸焦憤疚悚謹籌擬運米接濟辦法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自七月下旬以來北方警信日至惟電綫多斷文報亦梗未得確音曁聞洋兵已入京城雖傳聞有 鑾輿西幸之說不知是否成行各報又參差互異神魂飛盪罔知所措臣等不能爲 國家卻敵捍患以致有此大變憤恨塡膺死有餘責昨接大學士李鴻章自上海來電奉到懷來縣所發 寄諭並接護陝西撫臣端方來電恭悉 皇太后 皇上確已西巡將

抵太原薄海臣民懸望之悃稍爲定慰惟 六飛所莅兵
食繁多北地歲歉粮艱尤難措辦查湖北遵 旨購米早
已購齊十萬石分存鎮江蕪湖汜水等處因清江轉運局
以時勢瞬息不同恐運道或須改易令暫緩交兌此時自
應解赴 行在惟查自清江運晉應由淮上溯至朱仙鎮
以達開封又由黃河上溯以達陝州皆係水運較便但
聖駕幸晉幸陝未敢豫計若運晉則此項米石在茅津
渡過河由解州平陽以達太原若運陝則由靈寶陸運入
潼關以達西安皆無窒碍查前奉 上諭令兩江督臣
在清江設局轉運派道員惲祖祁總辦運費作正開銷此

項米石應請　敕下兩江督　臣　督飭惲祖祁迅速設法起運以應急需若慮水道過遲或酌分數萬石陸運費較多而較速但無論水運陸運皆須取道中州以後各省運餉運米運貢物運軍械輻湊交會豫省歲荒車少一省之力必不能支似惟有江皖西浙閩川湘鄂廣東山東山西十一省公同協濟運費擬請　旨敕下河南撫　臣　籌備車船並　敕各省迅速妥商分別協濟　臣　等已一面電商劉坤一裕長趕速籌辦但運到總需時日焦思實無善策惟籌借現銀解到較速查湖北所解第三批京餉十九萬餘兩目前計將渡河已電河南撫　臣　暨委員探明徑解　行在

現又趕籌第四批京餉十八萬八千兩即日起程解赴
行在除另行具摺專派大員齎呈恭請　聖安外此摺
係電致護陝西撫臣端方代繕馳奏以期迅速合併陳明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等語並附一片
其文曰再臣等接山東撫臣袁世凱電稱頃接尙書徐郙
等初一日函開　廟　社　宮闕尙未震動又接出
使日本大臣李盛鐸電初五日聯軍請尙書敬信派人守
護禁城又接袁世凱初十日電近日有自京來者述京內
外安堵並無蹂躪各等語謹附片具陳以冀稍慰　宸廑
伏祈　聖鑒謹　奏等語奉懇午帥即日繕發并備雙

銜安摺兩分六百里馳遞感禱祈電復洞霖同啟

會奏 德安府缺請 特旨允准以候補知府施紀

雲補授片

再密陳者湖北現值興修鐵路每段工程動需十餘萬人全賴地方官妥爲經理 臣等每於有鐵路州縣更調委署公同商酌至再至三恆慮未臻妥善查德安府正當鐵路要衝知府兼轄數縣諭導紳民彈壓夫役防範調停非一言可盡得人則隱患弭於無形不得人則小事釀成大事

臣等前次以候補知府施紀雲請補原以該員才識優長

臣等所素驗又上年委署是缺民情愛戴輿論允孚是以

合詞具奏茲奉部文駁令按班另補臣等何敢故違定章惟思近因華洋交涉地方官辦理稍有未協動滋事端上煩宸慮仰睹聖心焦灼常覺跼蹐難安惟有選用明練之員庶期稍資補救在部臣循守定例法所當然而臣等為地擇人勢非得已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德安府屬情形關繫緊要特旨允准以該員施紀雲補授是缺出自逾格鴻慈與尋常敘補不同於部章既無違礙之嫌而臣等獲收得人之效地方幸甚是否有當謹合詞密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敬舉眞才籲懇簡畀錄用摺

奏爲敬舉眞才八籲懇 簡畀錄用以濟時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今日急務莫大於人才而眞才必根於至
性故以存心忠愛視國猶家不顧己私者爲第一流必先
有此方足爲國家緩急可恃之材臣伏見降調翰林院編
修梁鼎芬明體達用茹古涵今氣節幾於古人忠愛生於
天性該員前以言事糾劾被議雖措詞不無過激要實發
於忠愛之誠早蒙 聖明洞鑒該員自被議後潛心斂
抑篤志躬行於書無所不讀身雖伏處惓惓 君國之
忱如松柏性成久而彌篤每值時勢艱難敵國猖肆慨然
發奮義烈動人往往泣下數行幾於寢食俱廢事苟有益

於　國家力所能至思必爲之幾忘其身之在事外雖其
平生交契苟一言稍昧於大義髮指眦裂義無苟容知有
君父不知有己身忠義奮發非同意氣其平日留心
中外時局熟諳中俄疆域瞭如指掌尤究心於　國朝軍
令諸書前經督臣張之洞任兩廣時延主廣雅書院今又
延主兩湖書院臣親見其以身率教於天文輿地兵法算
學日與諸生討論外必諄諄以忠義氣節相劘切雖盛暑
祁寒不輟諸生感動日進於光明臣又服其執事之敬用
心之勤感人之速得力於學者已多也該員志潔性剛才
宏識正熟於時勢之務實爲宏濟之才臣嘗讀前史竊見

宋太祖得一張齊賢而不遽用留待異時以老其才該員
被議後自謂得及時束身寡過重感　皇太后　皇
上高厚之恩未嘗一日忘　臣亦竊幸該員得以十數年學
力之功以至今日陶成有用之器也該員前官翰林時與
臣並無交際被議後始與接晤迄今十數年身處草野而
忠義積久不衰且彌篤如一日者僅見此人該員年力方
強正可及時圖報稽諸時論推其賢者實非一人　臣確知
其心篤於忠　君愛　國其志存乎崇正黜邪其節足
以風世勵俗當此時艱需才之際　臣若知而不舉負　恩
滋甚合無仰祈　鴻慈飭下送部引　見如蒙　破

格錄用臣敢信該員必不惜身必不負國倘該員以後
志節有異於今日臣甘受妄舉之罰所有微臣敬舉眞才
籲懇簡畀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請將道員奭良以同知歸部銓選片

再道員分巡地方職任較崇若不得其人則貽誤較爲重
大茲查有二品頂戴湖北荊宜施道奭良前在奉天巧於
營謀歷任州縣東邊道歷時最久貪名最著至今人言不
息今任此缺若以爲一無當意者詢以屬吏賢否隨口漫
應全無體察其於地方吏治毫不經心已可概見當此時

勢緊急無病稱病急圖卸肩似此自求便安斷難望其實
心任事應請以同知歸部銓選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
鑒施行謹　奏

悚齋遺書奏議卷七

恭報接受豫撫篆抵省日期叩謝 天恩摺

奏爲恭報 微臣 接篆抵省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欽承 恩命調補河南巡撫並奉軍機處
電傳 諭旨著即日交卸迅速赴任勿稍延緩等因當
經專摺叩謝 天恩並將交卸起程日期奏報遵即於
九月初七日交卸湖北撫篆初八日起程擬由陸路馳驛
抵豫以期迅速迨至渡江而北猝受風寒又未敢稽留調
治因即改道漢水泝流而上復以風逆溜緊舟行遲滯至
十月初四日始入豫境是時感冒漸輕適聞前撫 臣 因病

出鈌遂飛函飭知布政使延祉委派中軍叅將玉壽賫送關防一路迎遮一面趲程前進初九日行抵裕州地方適該中軍將河南巡撫關防賫送前來臣即於初十日在裕州行次叩祝　皇太后萬壽當即恭設香案西向叩頭謝　恩接篆當經電請軍機大臣代奏在案十六日馳抵省城續將　王命旗牌文卷書籍驗收視事竊查河南毘連七省向爲中原綰轂之區近日轉軸東南屏幛關隴樞紐門戶所關更非向時可比舉凡捍衞邊防轉輸運道整飭營伍選擇將才尤爲切要之圖又值多事之秋用度浩繁西北州縣偏災屢告節物力以紓民困核度支

以濟軍儲並爲刻不可緩之事臣惟有竭盡愚誠益矢勤
慎督率僚屬力矯頹惰浮靡之習以期稍補時艱仰紓
宵旰憂勞於萬一所有微臣接篆抵省日期並感悚下
忱除恭疏具 題外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劃留甘餉撥抵本省新募各營餉需摺

奏爲豫省新募各營需餉甚鉅請援案劃留甘餉暫行撥
用以濟軍食而顧全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本年
六月以來豫省遣兵入衛當即添募四營並將新舊各營
一律添足五百人原額嗣又奏調前潮州鎮總兵劉世俊

添募五營奏留記名總兵柴洪山挑選三營最後又於省城挑選練軍副營一營維時軍情緊急僅聲明在藩庫內無論何款暫時撥用未暇細核全數指明的款現計惟精銳三營係將續撥武衛軍月餉一萬兩移用其中由糧鹽道庫挪用銀三千兩釐稅局挪用銀一千兩下餘之六千兩及各新軍計口授食均須取給藩庫核計每月所需新餉將至三萬兩之多自初次成軍之日起核至年終爲止約須另籌銀二十五六萬兩所有招費製造轉運以及出省徵餉出巡加餉尙未在此數內查豫省進款專以丁漕爲大宗就本省歲入之數充本省歲需之數卽偶有加撥

用項收支尚足相抵乃近年綜核度支每至入不敷出軍需匱乏蓋緣帑藏正項多供甘軍武衞軍諸協餉之用而本省防營僅賴鹽斤加價等項勉强措籌其各省協餉之中以甘軍新餉數目爲最鉅每年額解六十一萬兩較本省餉需轉增數倍是以本年春間升任藩司景星以收成荒歉詳請緩解三成甘餉奏奉 硃批交部議准在案近日迭次添募營勇按月餉銀又增數倍所有進款核計九月以前因荒緩徵已短收庫款四十餘萬兩其被旱較重之處尚須停緩新賦而當站州縣遞送各省糧餉方物支應車馬官民交困前已奏明准其在正雜項下墊支就

用此項又係巨款夫以歲計不足之款收數驟減至四五十萬之多而出款轉增數倍又皆刻不容緩此其支絀之狀當在　聖明洞鑒之中迭經督飭司局公同籌議別無的款可籌惟念本省之自顧者既有所不暇則他省之協濟者自不得取盈甘餉爲數較多歷年籌濟已屬爲難前既奏明從緩目前大局更非向時可比本應全數停解留以自固吾圉特以　乘輿西幸甘涼一帶實爲關隴屏翊亦未可專顧一面而豫境綰轂中原尤爲秦中門戶咽喉要隘現在和議未定未敢遽議撤防則新餉待用方急又不得不分別輕重從權辦理查本年甘餉已於上年

先解三成銀十八萬三千兩茲又設法湊銀八萬兩尅日
委員向甘肅省批解下餘銀三十四萬七千兩現在尙無
著落合無籲懇　天恩准其援案緩解暫行劃抵本省
新營餉需俾得稍紓餉力以實軍儲而維大局以俟時事
大定防務稍鬆新軍裁撤卽行酌量籌解明知甘餉待用
甚殷而事勢所迫未敢顧此失彼是以於兼顧之中截長
補短以爲移緩就急之謀所有劃留甘餉撥抵本省新募
各營餉需緣由業經前撫臣核定奏稿未及拜發臣覆核
無異現又加以經臣在鄂招募兩營兩哨　奏明十月以
前所需餉項由豫籌給似此兵增餉絀兵旣未能驟裁餉

又無從籌措與司局熟商委係實在情形理合繕摺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留鐵路經費及松滬釐金兩項以資籌防片
再豫省每年奏撥鐵路經費銀五萬兩因本年七月間欽
奉 寄諭飭令協撥銀十萬兩解交直隸保定府布政
使衙門兌收等因遵由升任藩司景星籌議以本年應解
鐵路經費及甘餉項下撥銀十萬兩抵解詳請 奏明在
案正當如數湊齊委員起解旋以道路梗阻未能起解遂
將此項銀兩撥作豫省籌辦防務及隨扈軍糧之用現在
保定藩庫協款已可無庸再解鐵路亦停工未辦而前項

業經本省撥用別無另款可籌又查豫省奉撥抵解松滬釐金一項係屬上年新添之款常年籌解本屬為難是以前藩司任內屢次詳請具　奏停止目前餉源益絀用費日增更有不支之勢據布政使延祉以鐵路經費撥補松滬釐金兩項暫留本省抵作隨扈軍糧及籌辦防務要需等情請　奏前來前撫臣核定奏稿未及拜發臣覆核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豫省按年攤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並撥補松滬釐金兩項一併截留暫充豫省籌辦隨扈軍糧及防務要用一俟餉力稍舒仍即分款籌解斷不敢稍存推諉所有請留鐵路經費及松滬釐金兩項以

濟軍需緣由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敕部查核
施行謹　奏
續籌由水路起運購辦米石以資接濟摺
奏爲續籌起運購辦米石以資接濟恭摺仰祈　聖鑒
事竊照前因　行在隨扈人多食指浩繁深虞糧運不
繼由前撫臣裕長　奏明購米萬石以期接濟扈軍等因
欽奉　硃批著迅速運赴行在等因欽此當經欽遵行
司先後起解過水陸兩運大米二千五百石分別奏報在
案查陝省現値荒旱糧缺價昂　行在扈軍雲集需糧
甚急自應赶緊續解以資接濟茲復購到大米二千五百

石作爲水運二批飭委候補知縣雷蔚瑞高祺昌管解於
九月十八日起程仍由黃沂渭運赴陜西長安縣草灘渡
起旱雇覔車輛解至西安糧道衙門交納並照昔年漕運
章程每千石備帶餘米二十八石等情由司詳請具　奏
前來前撫臣業經核定奏稿未及繕發臣覆查無異除分
咨查照並扎飭速即赶籌接續運解外理合恭摺具陳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採購米石運費無出請截留漕折銀二萬兩以資運
費片
再查前次奏請籌款購糧萬石以濟　行在隨扈兵食

一案欽奉 硃批著令迅速起運當經飭司催令委員
赶緊採辦業由水陸兩運解過京斗大米二千五百石現
又續運二千五百石委員起解另摺陳 奏在案茲據布
政使延祉以創辦之初道遠運艱核計陸運之費較米值
幾增二三倍卽取道水運由黃沂渭逆流而上其中尙有
陸運一段勞費亦復不貲司庫常年本入不敷出現當歲
荒民困收數短絀又值辦理防務豫省縮轂中原籌備一
切用費浩繁司庫羅掘一空力難爲繼此次運費實無所
出而陝省旱荒需糧尤亟解送又難稍緩自應權衡緩急
妥籌兼顧查尙有應解光緒二十五年分漕折銀二萬兩

請全數截留以備購糧運費等情呈請具　奏前來伏查
豫省庫儲支絀籌措維艱而運糧尤爲陝省目前切要之
圖更難稍緩所有河南應解光緒二十五年漕折銀二十
一萬兩前已兩次解過銀八萬兩又　奏請截留備放賑
需經部核准銀八萬兩現復籌解銀三萬兩尙應解銀二
萬兩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此次購辦米石接濟扈軍
事關緊要准將應解漕折銀二萬兩全數截留以資運解
之費其不敷之數尙鉅應飭司設法騰挪事竣核實造報
不准稍有弊混至遵　旨截留鎮江關餉銀十萬兩採
購米麥一切價值運費應歸糧運總局另案辦理俾免牽

混合併聲明所有採購米石運費無出請截留漕折銀兩緣由前撫臣業經核定奏稿未及拜發臣覆核無異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加提武衛左軍新餉豫省無可再籌擬請敕部改撥以濟軍餉而免貽誤摺

奏爲加提武衛左軍新餉豫省無可再籌擬請　敕部改撥以濟軍食而免貽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接管卷本年七月間准戶部咨以武衛左軍新增餉需應攤河南按月籌銀一萬兩解交幫辦軍務大臣宋慶軍營轉發提督程允和應用維時北洋軍情緊急經前撫臣裕長

督飭司道設法挪湊按月於藩庫籌銀六千兩糧鹽道庫籌銀三千兩釐稅局籌銀一千兩共銀一萬兩以濟急需正在委員起解適因敵氛甚熾文報阻滯武衛左軍不知移駐何處無從指解恭值

乘輿西幸河南陝州一帶屏蔽秦晉防守尤關緊要別無營隊可以分駐適有總兵柴洪山前奉大學士榮祿檄往安徽亳州一帶招募武衛護軍五營迨至成軍北上行抵豫省又由榮祿飭令裁撤經前撫臣奏明留豫挑留三營兩哨名曰精銳營駐守河洛即將前項新餉撥抵精銳營餉需均奉 諭旨允行在案嗣於閏八月間武衛左軍統領宋慶續行催解復經

前撫臣飭司籌措旋據布政使延祉詳稱前次奉文加提
武衛左軍新餉多方籌措已甚爲難其後改充本省防費
原非得已之舉現在本省續添多營待餉孔急加以採辦
軍糧用費浩繁無從挹注不得已議將歷年應解甘餉截
留核計仍未敷用實無餘力接濟他省此項加提之款委
屬無可再籌應請由部另撥等情請　奏前來前撫臣未
及核奏臣覆查豫省新舊各營餉力不繼係屬實在情形
即臣在鄂所募兩營兩哨移調來豫奏明自十月分起由
豫劃撥餉銀亦尚無的款可措本省既難爲給更何能兼
顧他省且柴洪山之精銳營本係武衛護軍所改是以就

款撥抵按月供支一時碍難裁減相應請 旨敕部將武衛左軍加提每月新餉一萬兩另行改撥以免臨時貽誤所有加提武衛左軍新餉無可再籌擬請改撥緣由謹繕摺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錠威軍押送遣勇沿途需索車價委員候補都司杜召棠革職片

再據布政使延祉署按察使王維翰會同營務處詳稱准總統錠威軍烏魯木齊提督余虎恩咨稱前因遣撤新募各營所有籍隸河南陝西勇丁委派花翎候補都司杜召

棠押送茲虎恩行抵山東東昌府探聞該員在聊城縣境有需索車輛折價情事當由虎恩查明照價發還一面行知前途將該員扣留究辦及至朝城縣境詢悉該員業已換車前進其所支車馬未見放回以致車夫日赴該縣喊鬧等語旋即派弁追赶數日未見踪迹不得已行文潼關道轉飭所屬務將該員截留聽候叅辦伏思虎恩治軍嚴整四十餘年所至從無擾累茲值時局艱難所部營員膽敢任意需索波及地方殊屬有乖軍律相應請　旨將花翎候補都司杜召棠即行革職由潼關廳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等情咨據該司等呈請代　奏前來臣

覆查所請各節係爲整頓營規起見理合據情代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特派道員暫行節制河北本省各軍並將應行查辦
之總兵撤去分統以肅軍紀摺

奏爲特派道員暫行節制河北本省各軍並將應行查辦
之總兵撤去分統以肅軍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
河南豫正左右兩軍向只各設分統一員本年出防河北
三府係左軍三營兩哨右軍四營左軍分統叅將韓立本
留駐省城右軍分統總兵蔣尚鈞係前撫臣裕長先派帶
營北援旋調回豫添駐河北該鎮隨卽請假回籍現在河

北防務關繫緊要兩軍共計七營兩哨無一統將實屬散
漫難資得力雖經前撫臣飭令各營歸福建提臣程文炳
暫行節制分別咨行有案而臣抵任後接該提督函稱不
能兼顧自係實在情形臣前電奏請調各員均未來豫又
未便仍事因循茲查有彰衛懷道岑春榮曉暢軍事秋間
因河北防務喫緊經前撫臣飭令移駐彰德以資守禦臣
到任後見其布置一切尚合機宜所有分駐河北豫正左
右兩軍共七營兩哨即由臣派歸該道暫行兼統節制以
一事權至右軍分統總兵蔣尚鈞查接管卷內准直隸督
臣李鴻章閏八月咨稱該鎮奉派北援不遵調遣縱容騷

擾聲名甚劣飭令回豫等因臣於途中訪查豫省將領該鎮聲名實屬平常閱該鎮具稟分辯語多支飾自應撤去分統聽候查辦以肅軍紀除由臣分別飭遵外所有改派道員暫行節制河北本省各軍及將蔣尙鈞撤去分統飭令聽候查辦各緣由理合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調知縣差委摺

奏爲請調知縣差遣委用以資整頓期收實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整頓吏治必自州縣始以今日情勢言之非將向來因循粉飾營私嗜利諸積習痛予湔滌不足

以靜民氣而固人心然非得立志不欺廉潔自守而又勤幹有爲之員不足以袪積習而圖振刷茲查有安徽拔貢知縣陳正源心地樸誠能耐勞苦湖北拔貢試用知縣松桂志趣向上不同流俗 臣 在安徽湖北時屢試以事皆能實心實力毫無官場惡習當此力求整頓之時得該員等以爲標準使中材知所趨向庶較僅恃文告託諸空言易於收效合無仰懇

皇太后

皇上天恩俯念時局艱難吏治緊要

賞准飭該員等來豫歸 臣 差遣委用如遇應行整頓之事先有得力可信之人仰荷

鴻慈實無涯涘如蒙

俞允請

旨飭下湖北撫 臣 迅

令拔貢試用知縣松桂即日束裝來豫聽候差委至安徽
拔貢知縣陳正源已經臣在鄂時先行咨調隨同來豫候
奉 旨允准即行恭錄咨會安徽撫臣查照備案合併
聲明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請調各員准其委署片

再向章奏調外省人員只准差遣不准委署遵行已久原
以嚴杜私弊臣以為私弊則已杜矣而於公事未見有益
蓋地方遇有緊要事件使地方官果能得力即可無須委
員若僅委員會辦事權不一多方掣肘勢必仍歸敷衍大

抵請調外省人員必係確有幹才深可倚信之人倘先不能盡其所長何能望其得力惟定章已久何敢故違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略爲變通如　臣　請調各員遇有地方要件非事權專壹不能期收實效者准　臣　酌量先委代理一面飭令補繳離省指省銀兩以符定章而杜取巧且於捐款毫無所損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行豫鹽斤續行加價以濟餉需摺

奏爲豫省庫款奇絀新餉倍增請將行豫鹽斤續行加價以資接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省常年進款以

丁漕爲大宗而用款則以各省協餉及本省防練營餉爲最鉅向年司庫出入相衡雖有虧短尚可勉力騰挪甲午東征以後增募營隊彌補軍需虧空以及攤捐洋款等項相逼而來日見其多而入款只有此數加以水旱偏災無歲不有停徵議振庫儲更絀歷年輾轉挪移早已筋疲力盡迨本年防務喫緊新募捷勝精銳豫東豫南河防等營及添足豫正營舊額統計所增餉需將至兩倍其征餉招費轉運糧械製造軍裝協濟軍糧振款一切要用尚未在此數內所有歲撥武衛左右兩軍月餉仍待豫省供支均須取給司庫而本年收成歉薄正雜各款短收至七八十

萬夫以歲計不足之項入款驟短數十鉅萬而出款之增則又過之將來撥派善後用項更恐有加無已經臣督同司道多方擘畫大局未定新舊各營驟難裁減而餉源久涸籌措維艱是以前次議請劃留甘餉原屬萬不得已將來即奉部覆准仍恐不敷甚鉅惟查光緒二十一年東征之時前撫臣劉樹棠以餉源不繼奏請於蘆東潞淮四處行豫鹽斤每斤加價二文以助餉需奉 旨敕部議准至今每年多徵銀二十餘萬兩藉資挹注其時所添不過兩營即已籌加鹽價此次新募營勇增餉至兩倍之多其拮据又非前日可比據布政使延祉署糧鹽道許星翼會

詳擬請各省行豫鹽斤捐案續行加價等情請　奏前來
臣愚以爲現値民生彫敝之餘豈可更以日用所必需重
增擾累惟查湖北上年添練新軍勇營曾於光緒十年二
十年兩次鹽斤加價之後　奏請每斤再加二文以助餉
需奉　旨允有案臣其時在鄂體察情形商民均不至
大困蓋以每人日食鹽三錢計算八口之家日食鹽不過
三兩卽合前加之價每日每家所出不過一文尚不致强
以所難豫省需餉繁鉅羅掘俱窮計惟擇其輕而易舉者
爲土壤細流之助積零成整庶於餉需稍有裨益且以本
省之所出仍濟本省之用辦理亦尚平允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成案就長蘆兩淮河東山東行豫引鹽每斤續收加價制錢二文其蘆商現議借運潞鹽亦由領運商民一律照加所收加價專備豫省新餉之用至官運漲價恐有私鹽侵占應俟奉到
硃批再行明定緝私及稽查販運章程並將每年收支細數造具清冊據實報銷咨部核辦臣係為籌濟餉需起見所有行豫鹽斤續請加價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請將存撥甘軍米石先行運陝片

再據糧運總局司道詳稱豫省截留餉銀十萬兩先後採

購白米一萬七千石業經分批起運七千石所有奉
旨撥給甘肅提臣董福祥武衛後軍米一萬石由該軍自
行來豫領運應即遵照儲候惟陝西聆糧孔亟而該軍迄
今尚未來領以截餉採買之米存於豫倉深恐緩急失當
可否添籌運費先解陝以濟急需抑或仍待該軍領運請
示遵辦等因又據稱旬餘以來連番大雪西路既多深溝
並多山險由鐵謝運至會興鎮三百數十里泥淖股脛日
行十餘里沿途騾馬倒斃車夫多棄車而逃現自陝州之
會興鎮運至西安車腳每石加至銀三兩駝價每石加至
銀三兩五錢尚皆裹足不前糧運更異常遲滯等情稟報

前來臣查由豫西行入陜路最崎嶇往往危巖峭壁中僅有一綫行徑當此冰雪塡擁路狹泥深人畜均難跋涉糧運艱阻自係實在情形第思陜省年旣荒歉復值屆軍雲集待哺殷繁萬分緊急如必俟積雪消融始議起運非到明年二三月間水滲凍解之時運道斷難通暢陜省飢苦軍民豈能枵腹久待每一念及寢饋難安臣已督同司道嚴飭印委各員趁時設法趲進不得稍涉畏難夫事有緩急當隨時權其輕重刻下招集商運而商運未集亟應量爲變通查留撥甘軍米一萬石旣尚未據領運前來似無若移緩就急先將此項存米一萬石分運赴陜以濟急需

惟此項係奉　旨撥存之米臣未敢擅便相應請
旨遵行如蒙　俞允無論運道如何險艱運費如何增
鉅截留之款應用不敷外統由臣飭司設法湊挪分批起
解總期運陝之米多到一石即多活一民以紓　宵旰
廑系所有因雪大路艱糧運遲滯情形並凝請將存儲撥
給甘軍米石添籌運費先行運陝各緣由謹附片具陳伏
乞
　聖鑒訓示祗遵謹　奏
　過境差車請由各省發價摺
奏爲豫省過境差使殷繁新定津貼墊支車價章程諸多
窒碍力不能支請仍由各省自行發價以歸劃一而紓重

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接管卷前撫臣以豫省過境差使絡繹州縣供支竭蹶請於例價加成外酌加津貼由起運各省協撥准其作正開銷等情奏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嗣以墊款不繼又
奏明將過境車價准各州縣動用正雜各款墊發等情轉飭遵辦在案旋據各州縣陸續稟稱向來兵差糧餉貢物過境本應各省自行發價自閩協濟之議有照舊給價者有給價不能如數者有不發價而責令應付者民間以墊款為藉口轉多推諉地方支應更覺為難並據考城蘭儀商邱鹿邑夏邑澠池靈寶閿鄉等縣或稱地僻民貧並無大車可雇或

稱缺瘠糧微驟當衝要徵收不敷留支或因荒歉緩徵並
無正雜各款可以挪墊等情紛紛稟請變通查豫省向行
章程例支過境差使多係借資民力如在常例以外兵貢
大差均由起解省分自發車價本年各省援軍入衛呈進
方物以及東南糧餉運道皆由豫境陸路西上紛至沓來
接應不暇前任撫臣接准湖廣總督咨議由東南各省撥
款協濟是以　奏請鄰省津貼以期體卹民艱乃外省之
協濟僅見空文而本省之供支先須實款民間閒係由官
籌墊並將常年應支之差亦多推諉抑且委員發價不足
車戶紛爭又或多索車輛咄嗟待辦地方官恐悞師期不

得不曲為遷就此款非官為賠補卽派累民間積少成多花戶車戶兩受其弊畏累避匿要差到境無從雇備貽誤尤多前議試辦聯站之法自應由鄰封州縣合力雇車而往來周折費繁更鉅墊款無出司庫支絀已久益以本年軍需之用更無從籌此鉅款查前次過境各差亦有自行發價自行運解省分但兵車發價者餉械車價或又取給豫省自運餉頁者或又由豫支備兵差積算遂成鉅款自議協濟而後不發價者固有所藉口卽發價者亦且希圖供應甚有需索折價之事擾累情形益且變本加厲據藩臬兩司會同支應局公同籌議擬將尋常餉頁一切例差

仍由豫省籌備歸河南彙案核銷其各省入衛援軍兵差
軍械及改歸陸運大批餉銀進呈方物接濟隨扈軍糧非
常年所有者悉由起運省分發價報銷如其應發不發即
飭管解委員挨站出具借領文結由豫暫行借墊仍咨照
該省解還歸款等情會詳請　奏前來臣伏查豫省頻年
荒歉民困未紓加以本省兵車糧械等差及過境之例差
較常年頓增數倍疲累已不可勝言是以更定津貼章程
以示矜恤乃官民之交困更甚於前且例價加成津貼各
項核與各省自行發價均係作正開銷同一動用正款而
名目紛歧又事關數省輾轉鉤稽經年累月歸墊無期終

至有名無實豫以疲敝之一省當東南十數省之要衝常差既數倍往年運費復兼供各省無論州縣力不能支恐罄司庫現有之儲將給此一事而不足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各省過境大車餉械方物糧運等項凡在常例外者均由起運省分自發車價如不能照發及發不如數者暫歸豫省墊給由管解委員出具借領文結以便咨取歸墊其沿途需用車輛均由州縣代爲雇備至向來常支之差仍由地方照章供支彙歸支應局列款造報似此略加變通在各省自籌本省運費尚不至爲難而豫省兼代各省轉輸庶可稍蘇其困除咨部並分咨東南各省外所有

豫省新定津貼墊支車價章程請仍改由各省自行發價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各營練餉巡餉另作專款由司支發片

再查豫省前次裁減勇額案內前撫臣劉樹堂續定餉章在省各營加給練餉出防各營另加巡餉公費車價等項奏明在所存勇額節省項下動支奉　旨允行歷經遵辦在案本年籌辦防務之時復經前撫臣裕長奏請將新舊添足五百人舊額所需添額之餉在司庫暫行撥用奉旨允准轉飭遵照亦在案茲據支應局司道詳稱現

在添復舊額之餉既經奏明另在司庫撥用則加餉巡餉自有餘餉可指惟勇額業經添足餉章即應復舊規餉既復舊則加餉巡餉即無所出如仍將加餉巡餉照舊提存而添足之勇另由司庫支款則一營餉章兩歧辦法既涉參差報銷亦多轇轕擬請將原領全營正餉仍照全營人數給發毋庸於此中提存加餉其應加練餉巡餉等項另行劃開由局核定作為專款隨同正餉咨司實領實發以免糾纏而清款目等情請 奏咨立案前來臣竊維加餉練兵係為整飭戎行未便議減至本省巡防與徵調出境不同本不必於正餉議加之外另有巡餉名目惟既奏定

循辦多年前値軍務緊要又碍難驟議裁撤然照前奏添
足之兵餉另在司庫動用而加餉巡餉照舊提存誠如該
司等所慮必至牽混不清所請將加餉巡餉作爲專款隨
同正餉由司實領實發同一司庫支領一轉移間款項並
無增多而界限較易分晰事理最爲直捷相應請 旨
遵行以便報銷而清轇轕一俟時局大定所有加撥練餉
巡餉應如何斟酌去留再行酌量情形奏明辦理除分別
咨行外謹將應加練餉巡餉另作專款由司支發緣由附
片具 奏伏乞 聖鑒敕部立案施行謹 奏

愫齋遺書奏議卷八

查明州縣被叅按站擾累各節據實覆陳分別擬辦
並擬妥定章程以善其後摺

奏為查明州縣被叅按設驛站藉端擾累各節據實覆陳分別擬辦並擬妥定章程以善其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河南陝州澠池靈寶閿鄉一帶客店大半關閉官差過境地方官按設驛站藉端苛派擾累民間控訴俱置不理請飭查辦等語著于蔭霖按照　所指各節確切查明從嚴叅辦原片著鈔給閱

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心體恤民艱無微不
至下懷欽悚莫可名言當即遴員候補知府馬永修前往
各州縣地方悉心密查去後茲據該委員逐處查明詳晰
禀覆前來臣覆加查核如原叅河南陝州澠池靈寶閿鄉
一帶客店大半關閉其開設者亦極荒涼官設驛站馬號
家人按日每店索京錢三百文驛馬到店每馬索京錢九
十文若遇官差每店須費京錢二十千平日每年供給汎
夫麩料價每店須數十千今年每店須數十金賠累不堪
故多歇業者即將其屋封禁入官種種苛虐求生無路控
道控州皆置不理等情該委員於奉委後順道先行馳抵

河南府屬之澠池縣境詢據土人聲稱澠邑東西兩關共
有客店四家小店名曰廠棚共五六家本年兵差過境人
多勢衆良莠不齊到店滋擾固不待言各店戸畏其擾累
半皆關閉大兵過竣各店無以爲業勉强復開自爾荒涼
所叅店戸關閉或即指此似非盡田驛號苛派所致惟馬
號號夫按節向大小客店索大錢二百文麩料係糧房與
飯店支應按節各索大錢三百文聞刻下麩料照常催取
自屢過兵差所需草束遂藉端加倍仍復出自民間管號
丁役有無侵用不得其詳詢諸各店戸所稱大略相符又
查陝州大小客店共六家兵差滋擾不堪店戸衣服被兵

搶掠控州代爲要回並未控道店房亦無關閉封禁之說至馬號應用麩料草束經管號家人叚姓以過兵爲名多索麩料折價勒交其草先以三斤爲一斤後乃以十二斤爲一斤民不堪苦咸爲切齒至聚衆數百將期尋殺該家人逃至靈寳藏匿訪之衆口如出一詞旋據該州境五路小飯店公同呈訴內稱各飯店常被州號勒索支應麩差向交濕麩照京斗每斗約重六斤每日交麩八斗九升四合共重五十餘斤交麩一石向發價銀一兩立有碑記可查近來麩差加重復勒交乾麩甚又每斗改爲四十斤日交斗數如前淨重三百五十餘斤應得麩價分文不發據

呈訪查均非子虛並有該店戶呈交本年三月間所立支麩折價合同內載應交該州甘棠驛麩價自四月初一日起至六月初七日止共包納一九錢二百四十千等語本年供差需用車馬自多於常時聞該州車馬等費向由鹽斤加價局撥給商捐車柜大錢一萬千為該州支應流差之需流差者卽沿驛餉鞘人犯因公官員往來所支之車馬也此外舊章尚有攤自民間者每畝捐錢三十文每年約共收錢六千六百餘千本年該州商同局紳兩次每畝地復加派四十文民已交怨嗣又藉辦兵差每畝又添派二十文百姓譁然遂有先繳農器而後來州算帳之舉

幸新任署理知州候補知府鹿瀛理接任後即嚴示曉諭不准加增人心始定靈寶縣係陝州所屬詳加查看客店並無關閉之處兵差過境有先兵而逃者有後兵而歸者詢其情形只爲避兵非爲官府之需索也亦無控道控州之事惟辦理何斗韓報竊之案訊出生盛合店戸窩贓窩竊立將其店房封禁原奏稱店房封禁一節似不爲無因麩料草束向係民間支應尚未格外加增但催取時差役輪流下鄉需索飯錢數十文或一二百文爲數無幾而催索頻煩鄉民未免惡其滋累閿鄉縣亦屬陝州城內並無客店其關廂集鎮共有客店四家內有兩家兼開飯店者

尚未關閉該縣馬號草料取之民間號麩征之飯店本年兵差馬號卽藉此爲詞多加數目草料由鄉間加攤係屬衆力惟麩片只有飯店兩家未免苦累致有怨聲且催取時係差役經手每遇下鄉動輒需索飲食或數十文至百餘文不等名曰催費官府是否知情外間不得其詳至原叅各州縣馬號家人按馬各店索錢及遇官差每店須多費錢各節沿途訪查均無其事此委查州縣被叅之實在情形也 臣 查陝州及澠池靈寶閿鄉各縣均爲關隴要衝近因轉運糧餉貢獻方物並秋冬間兵事馳驅沿途各驛差使煩要實倍於常而各驛支應除本號所需麩料草束

外尤以車馬騾駝藉資民力為大宗或按糧銀攤派或按畝數均輸或以常年流差之所餘以補兵貢大差之不足或只常年流差所捐僅敷所用如遇兵貢大差所用另行議捐情形雖各不同舊章皆有可守　臣　據該員所查各情証以輿論仍恐有不實不盡復調集各州縣收支車馬差徭月報卷宗詳加查核澠池縣自光緒十三年詳定車馬章程每年共按糧收捐錢一萬四千串靈寶縣自十三年詳定車馬章程按糧攤捐每年共收錢一萬零六百餘串閿鄉縣自十三年定章亦按糧派捐每年共收錢七千串查據該三縣月報常年流差以及各項局用雜用歷年俱

有盈餘本年兵差雖多均未聞有加派等事陝州自二十二年經前撫臣改定新章每年由該州會興鎮商捐車柜項下撥給該州車馬費大錢一萬串查據月報每年用錢不過六千串其舊章按畝捐錢三十文已一併裁免如遇有五十輛大差以上然以向定畝捐計之加以歷年商捐所餘諒亦敷用此又臣據委員所查時加諮訪復詳稽舊章之實在情形也臣職司撫綏責無旁貸遇事則虛衷研究務持其平既不敢稍涉刻深又何敢虛博寬大自應據實叅辦以儆其尤此案署澠池縣知縣顧守壎既查無婪索客店關閉封禁等情而號夫向大小客店以及糧飯各

店按節需索麩料小費兵差復加派草束雖係向章均屬
不合應即撤任留省查看靈寶縣知縣徐元釗閿鄉縣知
縣汪鼎臣均查無縱容丁役婪索各店關閉之事靈寶封
禁之店戶係因窩藏竊贓咎由自取例所當然又均未加
派車馬捐款惟該兩縣差役下鄉催取麩料草束需索飲
食催費雖爲數無多究屬失於覺察閿鄉復任聽號役藉
兵添派尤屬非是業已因另案並參應請均免再議陝州
直隸州知州黃璟身膺民社除本任外復有表率各縣之
責宜如何整躬潔已恤民隱以厲屬僚向章撥定車柜之
款本有浮餘兵差雖多徭役有照章五十輛以上畝捐足資

律貼乃竟於舊定三十文外復屢次加派以致民怨沸騰其管號家丁叚姓復藉端勒加麩料草束均多至數倍幾激事端逃而後已雖非縱容謂爲不知其誰信之似此徇利縱丁罔恤民艱相應懍遵 諭旨從嚴叅辦未便稍事姑容應請即行革職以爲苛派病民者戒至各州縣支應車馬所定向章若只供常年流差仍多浮冒所支麩料草束均向不發價即不加增民力已實多未逮如念事遵前章未便即咎之現任 臣 擬即督同司局並嚴飭該管各道府州於向章所有者重加釐定去其已甚此外浮加濫索一律革除並遵前 旨將官眷過境不在馳驛之例

者一概不准支應即應行馳驛向支車馬各差亦須嚴定限制一概不准濫支減其收數並裁其支數既不病民亦不病官斯有驛各州縣亦無從因之藉口法求無弊事期必行以仰副　朝廷節用愛民之至意所有查明各州縣被叅等情據實分別叅辦並擬酌加整頓各緣由理合恭摺覆陳請　旨遵行如蒙　俞允所有陝州直隸州遺缺豫省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查明閿鄉縣刼案請將知縣叅革並增定緝捕章程摺

奏爲遵　旨查明閿鄉縣刼案請將知縣叅革並增定
緝捕簡要章程仍擬援照直隸等省奏案凡遇刼盜重犯
立示嚴懲以戢盜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
閱抄報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
端方奏據河南閿鄉縣監生薛和貴貢生蔣步雲呈訴伊
家均被游勇搶刼該縣延擱不理已將原呈交與該管道
查辦該省盜賊充斥請飭各屬整頓捕務等語豫省盜風
甚熾著于蔭霖嚴飭所屬州縣整頓團防保甲講求緝捕
嚴定章程以靖盜風而安閭閻閿鄉縣搶刼各案著即飭
該縣將贓賊嚴緝務獲究辦倘再任意延宕著即從嚴奏

叅欽此遵即飭司及該管道州確實查叅並通飭各屬整頓捕務去後茲據河陝汝道崇善稟稱此案先准陝西布政使端方奏奉

諭旨將原片及呈詞二紙咨送查辦現經查明該縣監生薛和貴家於本年閏八月初八日夜間被賊數十名持械搶刧銀兩首飾衣物等件知縣汪鼎臣於九月二十日始行稟報飭緝貢生蔣步雲家於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夜間突被賊匪執持槍械擁入搶去衣物首飾攜贓脫逃迄今並無弋獲至本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夜間又被賊眾執持洋槍刀械入室搶刧衣飾土藥等件而該縣汪鼎臣於十月十五日始以蔣步雲家

被賊竊贓逃逸等語補行詳報似此捕務廢弛諱盜欺朦
應請先行撤任等情並咨會藩臬兩司詳請叅辦前來臣
查該縣汪鼎臣於三年以前盜案遲延未獲已屬緝捕不
力乃至帀月以內連出夥刼重案不即禀明勒緝至一兩
月後事主控訐始行補報又復行改盜爲竊實屬因循弛
縱諱飾彌縫現雖因病請假另行委員接署仍未便稍涉
姑容相應請
旨將閿鄉縣汪鼎臣即行革職以戒玩
泄而肅官常至原奏所稱盜風素熾自應將保甲團防及
緝捕章程實力整頓查豫省邊隘僻險之處民多獷悍又
有匪徒出沒近以比歲不登飢困之餘刁徒煽誘是以盜

風更甚刼案尤多向來州縣緝盜叅限綦嚴自前撫臣核
定緝捕功過又經歷任再四推求團防一節前撫臣裕長
兩次奏定章程飭屬遵辦至保甲事宜凡聯絡村莊繕修
柵堡編查丁口及一切支更守夜成規具在地方官非不
稟報舉行而刼掠之案仍層見疊出者臣愚以爲條例不
患其不密患在考察之未眞法制不患其不詳患在奉行
之不力現於舊章中選擇切要可行者嚴飭實力舉辦並
增定簡明新章三條一曰嚴考察以期覈實疏防叅例未
可稍寬然使不示區別恐承緝協捕各官瞻顧考成轉多
掩飾今議略予變通不必苛論盜案起數而具報之虛實

獲犯之多寡嚴定功過仍不時派人密察暗訪再有匿案不報及具報不實者立予撤叅扶同徇隱者亦加以應得處分查辦委員承緝牧令能據實揭報破獲者給予奬勵庶糾察認真而緝捕可資得力矣一曰合鄰封以期協緝盜踪潛匿多在接壤之區越境行竊往往此拏彼竄今飭各屬凡係鄰封州縣無論隔府隔省均預用會印捕票訪有盜踪遁藏鄰境不俟行文關查逕即派役持票往捕並與鄰境壯役保甲長照票協拏如敢抗違隱踪准由往捕州縣提究州縣官仍不時會哨以壯聲援彼此聯絡一氣庶摘奸發伏而盜無所逋逃矣一曰明賞罰而除窩頓州

縣官近多募養勇隊以及捕役汎兵皆有巡緝之責其不能得力者以賞罰不明而窩藏多也盜夥黨與甚眾且多趨捷猛悍之徒必重購眼綫方能得其渠魁又加捕班惡役多與盜通甚且寄頓財物隱庇奸宄今飭州縣倡捐緝捕經費精選幹役寛給工食遇有盜案量其輕重懸立賞格追捕延誤者重究捕役窩盜者加等嚴懲肆市客店有窩盜者封禁究辦窩家以贓賊自首者免罪給賞鄉鄰徇隱者同罪庶丁役有所勸懲而盜亦可絕根株矣其餘未盡事宜隨時酌量更定以期有犯必獲此增訂緝捕之簡要章程也抑臣猶有請者刑罰世輕世重原貴因時制宜

既嚴定緝盜之條尤宜變通辦盜之法前當軍務初平各省刼盜重犯拏獲訊明均即就地正法本有通行章程光緒二十四年始經刑部奏明惟土匪馬賊會匪游勇情節較重案犯准其就地正法其尋常盜犯一律規復舊制歸案審辦等因通行各省而直隸四川廣西等省又經奏定仍將盜刼重犯就地正法在案豈各該督撫樂於從嚴蓋誠有出於不得已者豫省民俗獷悍盜風素熾其毘連湖北直隸山東安徽等處向爲匪盜窩穴出沒無定勾結尤易上年虞城蒿運昌夏邑薛五之變皆係盜夥嘯聚所致本年中外開衅各路散兵潰勇紛紛入境肆擾以及鄰省

之票匪幅匪桿匪本境之刀匪乘機煽誘其燄益張以致盜案更甚於往年近以餉貢絡繹之途盜賊更因而垂涎防範尤易涉疏虞如此次閿鄉縣刼案一月竟有兩起其他州縣報案者亦不一而足此等盜犯愍不畏法本與馬賊土匪無異加以兵勇各匪互相糾結黨羽愈眾其凶悍殆尤過之若不亟加嚴懲將至釀成大患為慮滋深現奉

諭旨飭 臣 嚴定章程以靖盜風若再拘泥舊章稍事因循何以仰副 朝廷戢暴安良之至意查強刼盜犯本干斬決斬梟罪名無關出入必待層層解勘分別題奏奉准部覆始行處決非特盜党積聚獄中恐致日久生變

而各屬之道路寫遠州縣之解費難籌勢必視捕盜爲畏途以諱盜爲得計定章雖嚴奉行必多不實及至發覺嚴叅地方已受其害且此輩凶狡性成黨徒繁衆中途之奪犯解審之翻供更恐在所不免實於緝捕章程大有窒碍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豫省盜賊充斥與他省不同刻下情形尤非昔比准援照直隸等省現行成案將强刦盜犯罪應斬決斬梟者復審明確即行就地正法以懾賊胆而靖亂萌仍按季彙報以符定章除飭署任閿鄉縣接緝贓賊務獲究辦一面再飭各屬認眞緝捕如有諱飾疏縱之員立即從嚴撤叅外所有查明閿鄉縣刦案請將知縣

叅革並增定緝捕章程仍援照直隸等省奏案凡遇刼盜
重犯立示嚴懲各緣由謹繕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起解備荒米麥並查明遏糴截糧拏車各節暨運道
爲難情形摺

奏爲具報豫省備荒米麥分批起解並將遏糴截糧拏車
各情節別查明暨現在運道爲難情形先行恭摺覆陳仰
祈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
諭管廷獻奏疏通商運以濟民食一摺據稱河南開封府

以東接連山東兗曹泰安沿河一帶秋收最豐若採買小米由黃河上駛運至孟津車運至陝州會興鎭僱用回空鹽車轉運較爲便捷著于蔭霖袁世凱岑春萱斟酌辦理又稱河南屬及陝州各鄉民沿途持械截糧官運沿途挐車以致商販裹足著于蔭霖查明嚴禁並派委妥員保護商運至所稱河南採買未運之糧由河西運以及江南未運餘漕由南運河入黃河上駛較由漢口至龍駒寨尤便運費亦省等語現在河冰將合所請是否可行著張人駿于蔭霖袁世凱等會商妥辦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等因並抄粘

原奏知照到豫當以陝省盼糧甚迫若待出省採買挽運需時誠恐緩不濟急擬先將倉儲備荒小米黃豆小麥湊集五千石趕緊由省起解赴陝等情電請軍機處代奏並飭司遵辦在案茲據布政使延祉詳稱遵將司倉備荒京斗小麥一千七百石黃豆八百石共二千五百石作為頭批委候補知縣吳壽祺等管解又京斗小米二千石小麥五百石共二千五百石作為二批委候補知縣胡德元管解現屆河冰凍阻均由陸路起運所需車輛由司發交委員照民價發給車戶並不派累地方惟各屬所備車輛止能挨站盤送並非僱用長車若令直達西安非惟車戶不

便且恐豫境之車不敷周轉擬請送至潼關先行咨照陝省委員在潼關設局接收轉遞西安等情請　奏咨前來
臣覆查無異當經飭催迅速起解並電咨陝西巡撫設局潼關接運以期便捷至原奏所議疏通商運等語固足以濟官運之不足前經臣撰刻告示剴切勸諭商販兼發往山東安徽附近出糧處所張貼招徠惟商人擕奇計贏但有什一之利可圖即長途跋涉皆可不招自致今陝省電傳糧價較之豫省東南糧價加至四五倍之多若照往年車價購往販賣儘可稍博錙銖惟現在車輛昂貴即倍價亦難招僱運費愈重虧損愈多即將東南之米節節招商

轉運而積算運腳大略相同現查孟津縣之銕謝鎮等處非無零星小販就近運購而為數無多又加道路險峻天寒歲暮雨雪載途欲求商情之踴躍誠恐漫無把握似不如專辦官運雖路艱費鉅尚有辦法之可籌也原奏所稱遏糴截糧一節查靈寶閿鄉兩縣界連秦晉荒歉相同境內缺米方待他處接濟是以紳民不許米糧出境由縣稟准原奏或即指此而言其餘州縣並未聞有遏糴之事至於持械截糧商販既云絕無則所截者當是官糧現在無論何省糧車過境均經通飭沿途護送鄉民安敢攔阻茲經委派候補知府李廷瑞前往密查據稱訪查偃師孟津

等縣偶有客販解運零星米石從無鄉民攔截即各路糧車西上從來聞報中途截刼之事茲又委員四出分查並通飭當站州縣不分官運商運到境均撥營練兵弁妥爲防護以免疏虞原奏所稱官運沿途拏車商販絕迹一節查河南陸運之米起運一萬數千石多係自僱長車間有重價招覓短車逐站盤送惟自閏八月以後東南各省方物糧餉軍械絡繹而來衝要處所動輒需車數百輛不等河南府陝州一帶向非商賈輻輳之區原備之車不敷勢必四出招僱以濟急需前次本省糧運由鐵謝鎭登陸亦因需車較多曾將商人僱定尙未裝載之車暫時挪借短

運其實臨時所僱之車均由委員眼同地方官照價發給其車價且較往日加增並非捉拏車戶支差至商販之裹足其故實不繫乎此原奏本得之人言想係傳聞揣測之誤至原奏所議僱用回空鹽車一節查陜州會興鎮向爲潞鹽入豫薈萃之所惟商人運鹽不盡用車多有兼用騾駝者前因湖北籌運雜糧迭經湖廣總督電商由豫代僱騾駝三千隻至南陽縣境接運赴陜其有騾駝不足之處仍須備車接遞是以轉運車駝更覺不敷現已派員前往會興鎮專設一局招集鹽車騾駝接送各路官運及湖北糧運迅速西行並咨明陜西巡撫委員接收以便往來周

轉惟商運既難期得力仍應力籌官運以資接濟豫省前
備隨扈軍糧一萬石早經全數起運截留京餉十萬兩採
購之米已陸續運至七千石並請將留撥甘軍之一萬石
先行運陝另片奏請　諭旨遵行此次又將備荒雜糧
分批籌運五千石一面派員前往開封以東山東袞曹泰
安一帶及安徽亳州壽州糧石聚集之處查較糧價高低
另籌採辦但就目下情形而論不難於購糧而難於籌款
尤莫難於籌運河冰已合舟運不通自非遵陸不可查開
封鄭州以西官道兩旁峭壁一綫中通車輛不能並行又
西至殽函萬峰重疊古人所謂一夫當關丸泥可封之地

平時已爲畏途現值疊次積雪危坡峻坂一望無際窪下
之處深不見底輪蹄所經折軸脫輻殆有覆轍滅頂之虞
况當殘臘嚴冬集霰連綿應候而來愈積愈厚卽瞬交春
節東風解凍消融之後積淖埋輪車行尤爲滯重加以陰
厓幽壑雪消冰滲滂沛下注瀦爲谿澗漂沒車輛並憂覆
溺兩三月內尙恐未能乾涸通行運道之艱阻如此遠念
秦中待哺之急寸心焦灼莫可名言而東南十數行省轉
輸之途莫不取道於此誠如該御史所謂水旱千餘里全
屬河南境土疏通道路非專責之臣辦理不能靈通者臣
惟有督飭各屬文武員弁會同各該委員協力趲辦開通

道路設法前進但冀糧運多行一日之程即饑黎早濟一日之急至山東江南未運之米已由臣咨商漕運總督臣張人駿山東巡撫臣袁世凱籌定運道另行奏明辦理所有報明豫省備荒米麥分批起程並將遏羅截糧挐車各節分別查明暨現在運道為難情形謹繕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查明豫境站數繪圖進呈並另行籌備車輛摺

奏為欽遵 傳諭查勘豫省各站敬備 行宮駐蹕地方繪圖貼說並另飭沿途籌備車輛以資扈送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新任河南按察使覺羅鍾培

行抵豫省恭述 皇太后 皇上傳諭現值明春
回鑾取道河南由孟津北渡其行宮供帳各件但取潔淨
整齊不得過事侈靡此次各省貢物均須携帶回京著即
多備車輛以資輦運各等因臣跪聆之下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值艱難困苦之際 躬自焦勞彌復
矜惜物力軫念民依薄海臣民能勿同聲共泣當臣抵豫
之初接據各路探報電報均已傳有 回鑾之信即經
臣飭司遴委幹員分往西北兩路當站地方會同各州縣
查勘何處可以進奉 御膳尖營其有正腰各站相距
稍遠者即酌中添一茶站分別繪具圖說開列里數詳細

稟報旋據藩臬兩司會同詳稱自陝州閿鄉縣入境起至
彰德府安陽縣出境入直隸南界共計一千一百餘里惟
河陝當殽函之衝素稱險峻危巖峭壁一綫中通道路最
爲崎嶇現已督飭各隨地勢相法修理或於高阜之處另
開　蹕路或於舊路酌量開寬至渡河以後漸就平夷
亦已勒限修治並將沿路橋梁一律修葺完整至正腰各
站排勻共分二十三站所經府州縣署均酌量修改安設
行宮其鄉村集鎮或因舊有公所擴充或就租賃房
間葺治又有荒僻之區素無村莊房屋者或相地添建或
敬製　黃幄以備　駐蹕孟津口渡河應用　御

舟並已委員勘估擇吉開工以免貽悞各等情臣詳加覆
核勘議各節尚爲周詳已分飭各屬先期敬謹預備以昭
愼重臣身受　國恩幸得近依　天仗瞻覲　乘
輿理應率屬筐篚將迎備物致敬曷敢稍涉疏忽惟旣
傳旨先期誥誡自宜恪遵　聖訓力戒浮靡所有一
切供應務求潔淨整齊固不敢少形草率亦不敢過事奢
靡以仰副　朝廷節儉之至意藉伸臣子誠敬之微忱
至貢物所需車輛此次　鑾輅所經千乘萬騎儀衛扈
從大非尋常可比已分飭各地方多方招覓但期全數足
用庶免致周折輾轉之煩將來究竟能備若干約計所需

若干　奏明辦理所有欽遵　傳旨查明豫境站數暨另行籌備車輛各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並隨摺將所繪城鄉里站圖說裝潢成冊恭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蹕路經行地方委臬司前往覆勘片

再此次恭進　蹕路經由河南省境全圖係據委員會同當站地方官節節查勘各就一隅之地繪具圖說陸續呈送經臣飭藩臬兩司督同開封府悉心校核彙集成帙用能撮舉大概情形惟現值開辦伊始又當積雪之餘其間是否有應行增置更改之處臣以職守攸羈不獲親詣

履勘心實悚歉查新任河南按察使鍾培此次由陝入豫到省後臣詳加諮訪沿途經過城市村鎮道里遠近均能留心察看言之甚悉堪資任使臣擬卽委該司前赴潼關以東及渡河以北將　蹕路經行處所統行按圖周歷逐細覆勘以昭慎重現正值封印期內卽飭起程前往確查俟該司勘畢回省再將覆查情形據實　奏明除札飭遵照外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請將藩司少緩交替抑俟新任到豫再行交卸摺

奏爲藩司公事煩要委代乏員籲請少緩交替抑俟新調藩司到豫再行交卸赴陝以免屢易而資熟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欽奉　上諭端方著調補河南布政使陝西布政使著延祉調補欽此仰見　朝廷知人善任量爲轉移各得其當欽感莫名惟當今時局首要在陝而關鍵則實在豫籌陝必先宜籌豫而維豫正所以維陝布政使延祉居心公坦辦事精詳於民生之疾苦人才之賢否度支之盈虛無不釐然周知故能悉合機宜鮮有貽誤臣甫抵豫任情形尚覺生疏遇事諮商深資臂助況豫省當秦關衝途凡東南轉輸貢物糧餉之西上者無不以豫爲樞紐又值陝賑緊急籌運勸捐等事首惟豫省力任其艱諸事既覺棘手庫款又復空虛臣督飭該

藩司日夜擘畫不遺餘力尚未就緒加以明春　回鑾
大差如勘修道路敬備　行宮及一切應辦重要等件
所添公事十倍於常刻不容緩而籌款用人尤藩司之專
責已辦之事未經收束未辦之事不容留停頭緒極爲煩
重臬司鍾培到任未久現經臣　奏委覆勘豫省全境
駐蹕經行處所刻卽出省糧道河道近在省垣正在督
辦糧運防守淩汎在在均關緊要互易生手貽誤堪虞臣
籌思至再藩司委代實難其人惟旣已奉有　成命亦
何敢冒瀆　宸聽但豫省現辦要件實卽所以濟陝合
無仰懇　天恩准將調陝藩司延祉少留數月俾一切

現辦重要事件由 臣 督飭一手經理以資熟手而期得力
調豫藩司端方在陝亦久亦可駕輕就熟一俟陝豫現辦
要件完竣即行各飭馳赴調任免得各易生手則陝與豫
實兩有裨益現實委代乏人抑俟新任調藩司端方到豫
再飭延祉交卸赴陝之處出自逾格 鴻施不勝迫切
待 命之至 臣 爲慎重要務以資熟手起見是否有當
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署南陽鎮尹嘉賓革職片

再查已撤署南陽鎮總兵記名提督效勇巴圖魯尹嘉賓

職司專閫遇有地方搶刼滋擾等事宜如何彈壓撫綏以資鎭攝自上年夏秋拳教啟衅該鎭荆子關地方教士出避被所屬千總劉鴻恩將寄存箱籠物件搬運隱匿該鎭自應嚴切勒追以免遺失乃竟有庇護縱容情事南陽縣新店地方教士等被刼案內查獲知情寄贓之社首李十二即縣丞銜李承瀛該鎭與有師生之誼在押候訊復公然饋送食物該署縣知縣袁福齡疏縱該犯脫逃實由該鎭庇徇所致實屬任意妄爲罔知大體相應請 旨將該署鎭尹嘉賓即行革職仍飭留於失事地方協緝比追如贓物不全即勒令如數分賠以期速結除千總劉鴻恩

縣丞銜李承瀛另行分別咨革外是否有當伏乞 聖
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駐豫援軍會商整頓及豫省防營分布防守各
情形摺

奏爲遵 旨確查各省駐豫援軍會商整頓及豫省防
營分布防守各情形加意訓練冀成勁旅以備不虞恭摺
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 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
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
在和約大綱雖已畫押而洋兵未撤防範仍不可稍疏河
南地方關係緊要程文炳所統各營係屬各省援軍湊集

究竟能否得力著于蔭霖確切查明如果尙屬可用卽會商程文炳認眞整頓操防其河南本省防營共有若干如何分布防守是否足備緩急之用于蔭霖向來辦事認眞練兵爲疆臣專責務當督飭各營加意訓練總期悉成勁旅有備無患勿稍疏懈仍將遵辦緣由迅速覆 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

聖主睿慮周詳愼重邊防之至意下懷欽悚莫可名言當卽恭錄 諭旨飛咨總統五省援軍福建提督臣程文炳務將所統各營現時如何操防能否得力各情形查照移覆以憑覆核一面加委候補知府張守炎前往河北駐

軍各處查其如何布置如何訓練以及統領營哨各官是否聯絡槍械子藥是否精良敷用所挖地營共有幾處規模如何是否可恃旋據該提臣程文炳於接咨後親來省垣晤商一切據稱所統五省各軍共十七營內自帶威靖親軍兩營駐紮衛輝逐日督飭兩操以備埋伏包抄相機調用福建軍兩營駐紮安陽縣北五里之安陽橋北挖有地營統領福甯鎮總兵曹志忠勇敢誠篤調度有方此軍甚爲可靠浙江軍四營駐紮安陽橋南統領定海鎮總兵余朝貴胆識兼優操練勤能亦甚得力江西軍四營因統領王德懷降調撤差改派候補副將泉州營叅將丁季陞

統帶駐紮安陽縣北五十里豐樂鎮西挖有地營該統領臨陣勇敢辦事實心可資臂助安徽軍五營駐紮豐樂鎮東亦挖有地營統領候選道劉篤烈係故撫臣劉錦堂之子人頗聰慧惟營將屢經更易操練少覺生疏現已嚴加督飭亦可望其得力鎗械等項自帶親軍係用嚟噫快槍其餘各軍多用舊毛瑟槍雖係後膛總在二等之列至行軍以礮位為最要各營除浙軍有兩磅鋼礮四尊餘均無之每營須籌添大礮兩尊以資抵禦目下各營情形雖未成十分勁旅而時加訓練遇有戰事似可得力統將營弁尚能聯絡惟安徽一軍遇事稍覺掣肘然相機商辦亦不

致貽誤各等因復據委員查稱各省援軍均分駐彰德衛輝兩屬北至豫省北境之豐樂鎮爲前路復分中路後路前路較多中路次之以衛郡之兩營爲後路布置尙合槍械亦皆可用子彈亦足敷暫時之需該提臣原奏修挖地營八座現已挖成四座惟少覺狹隘容人無多餘與該提臣所稱大略相同此查得各省援軍之實在情形也本省防營除前潮州鎮總兵劉世俊所統捷勝五營已奏明遣撤外尙有總兵柴洪山所統精銳三營候補道馬開玉所統豫正左軍八營兼河防三營總兵李南華所統豫正右軍八營又有臣由湖北招募親軍前中兩營衛隊兩哨督

帶來豫計本省防營以及親軍共二十四營兩哨此外復有撫標練軍兩營分布省垣以備城防南北東三鎮共有練軍六營豫東豫南勇隊各一營共八營由各該鎮就各地方分別巡緝有事亦可資調遣精鋭三營分紮河南府陝州等處以資巡防並扼制潼關一路豫正左軍八營除酌撥河南各府州地方分紮梭巡兼備護送差餉現有馬步各一營駐守省垣河北衛彰一帶與提臣程文炳所統各軍互成犄角以資策應尤關緊要河北駐紮左右兩軍原共七營本無統屬自李南華抵豫後臣飭河北統帶右軍並添中營一營俾該總兵統帶駐防復添撥小口徑槍

四百枝目前足資應用此本省防營分布防守之現在情形也臣查提臣程文炳所統各軍將領營哨原素不相習而賞罰黜陟之權以及餉械緩急之需皆須商之各該督撫臣斟酌辦理誠如　聖諭所云湊集而成恐難聯為一氣臣已會商該提臣督飭各將弁認眞操防極意聯屬如有應行更換之處斷不可稍為遷就既須礮位應向各省咨取並由臣酌將南洋寄存豫省礮位分撥八尊囑郎派員領解以備各營分用就目前情形而論該提臣與各軍將弁已相處數月之久亦漸相習雖未能確有把握亦可藉資聲援況時局尚未大定又無他軍可以更調斷難

遽令撤回惟有由該提 臣加意訓練以期得力至豫軍各
營係 臣專責自抵豫以來已時時力求整飭復責成各分
統破除情面力挽積習並由 臣明查暗訪將缺額扣留以
及不能得力各將領營弁參撤更換俾各營知所警懼並
將親軍衛隊兩哨改為礮隊時時練習河南分駐之左軍
已飭該分統陸續調集省城以便就近督練各地方即由
各該鎮酌撥練軍分駐巡護至駐河北各營惟衛輝東樂
路滑濬一帶與直隸接壤尚覺空虛已札飭該分統李南
華酌量撥駐一二營以期周密其零星分防各哨棚並令
調集一處合散為整隨時督操便於策應北路扼要處所

除地營外並飭相度地勢多挖壕塹藉以避敵禦敵查該
分統到豫未久於職杪甫抵防所惟其意氣淬厲辦事誠
樸毅然以防務自任必能力圖整頓不致稍涉疏虞臣觀
此時事孔艱無可如何委曲於一時斷不可再誤於後日
倘復因循泄沓一再不振不惟無以自强亦復何以自立
惟有竭盡愚誠但能盡一分之心獲一分之益必當力矢
圖維不敢稍懈而籌防練兵尤爲當務之急要惟時時策
勵將士激其忠義之氣冀成勁旅其期仰答　宵旰之
焦勞藉抒臣子之忠憤此臣所日夜籌思而惟恐孜孜不
逮者也所有確查各省援軍及本省防營會商整頓督飭

訓練各情形謹恭摺覆陳再槍械未能一律現籌銀一萬
兩電商湖廣督臣酌撥小口徑槍六百桿以利軍用尚未
准咨覆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候補都司徐樹勲候補叅將林蔭桐均請革職片
再營官尅扣軍餉固有議罪專條即因事攤扣勇丁餉銀
亦屬貪冒不職自當據實叅革以儆其餘茲聞有豫正左
軍營官徐樹勲林蔭桐二員均有攤扣勇餉情事當飭左
軍分統候補道馬開玉確查去後旋據稟稱該軍後營馬
隊先經徐樹勲管帶維時成軍伊始所有號衣戰裙均購

羽毛製造內用布裡工料較多是以按名派銀四兩及林
蔭桐接充該營管帶正值添募足額新招勇丁所製號衣
仍前按名如數攤扣以致怨言大起各等語查覆前來　臣
伏查各營招募成軍號衣等項本有製造銀兩給領即或
稍求完善價值較昂亦豈得每名派至四兩之多致將馬
勇月餉攤扣過半該員等雖非公然尅扣軍餉而其因公
苛派怨聲交作久將貽誤戎行相應請　旨將候補都
司徐樹勳候補叅將林蔭桐卽行革職以爲營官貪冒者
戒除另行委員接充管帶外理合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于中丞遺書

奏議

後學張朝墉謹署

3

悚齋遺書奏議卷三

請簡用賢能大臣並陳五事以救時局摺

奏爲時局危迫萬分人心驚惶亟請　簡用賢能大臣以
圖挽救謹竭誠瀝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膠案事起各國見德人去我疆臣割我土地得之太易公然羣起
攘奪昌言以我某地歸某國竟無一人敢少拂其意少違
其言者文報紛傳人心驚惶朝不謀夕此誠千古所未有
萬國所未聞者也臣竊惟昔年洪逆倡亂捻匪回匪苗匪
相繼而起天下幾無完土我
皇太后神明英武任用
仁賢恭親王文祥李棠階竭忠於樞廷曾國藩左宗棠多

隆阿盡心於軍旅人人以得財爲恥殺賊爲心故能大難
削平金甌無缺至今外國議論皆服我　皇太后當時
用人之明諸大臣謀國之忠光緒六年俄事陡起我
皇太后　皇上廣開言路恭親王李鴻藻贊畫同心可
采者立見施行有不合者未嘗擯斥而俄患以止十年法
越之役我　皇太后　皇上不從李鴻章和議定計
主戰其時彭玉麟籌防嶺表境內晏然楊岳斌改裝渡臺
敵人驚服張之洞奏起馮子材督師出關請黜潘鼎新用
李秉衡遂有諒山之捷內地未割一里未賠一錢又我
皇太后　皇上用人之大效也就往事論內匪亂徧

天下與今日不同得人則漸次獲平矣就近事論法爲西洋強國與日本不同得人則屢次戰勝矣以我　皇上求治之勇愛民之誠本宜長治久安而今乃危迫至此則二三大臣誤之也上年馬關之約割臺灣寒天下之人心賠兵費二萬萬盡天下之財力中國大勢之危實由於此各國瓜分之心亦生於此則李鴻章爲之也今者膠州之役翁同龢張蔭桓繼之愈以成各國瓜分之勢教案本德人之藉端耳其理甚曲外國皆不直之此時若一面專使德國言教案必辦卹費必償而膠澳必不能讓一面布告膠案情形德人如何要挾請各國公論一面明正章高元

擅退之罪調兵防衛備有戰事一面請　密諭諸臣內而王公部院卿寺臺諫翰林外而將軍督撫提鎮出使大臣各抒所見妥籌辦法德人見我　君臣同志內外一心必不至以土匪殺斃二命尋常小案强横一至於是乃翁同龢張蔭桓一切徇其要求當膠案一定不但德國得之望外即各國亦無不訝中國辦法大出意外故不兩月而俄索旅順大連灣矣不數日而法以四條要索矣猶未已也英有占舟山吳淞口之說日本又有不退威海之說而且俄占旅順又要據東三省全境礦務鐵路概歸該國德占膠州又要據山東全省礦務鐵路概歸該國是東三省

與山東又不爲我有矣尤可詫者李鴻章與俄訂密約後傳播於衆謂可十數年無事今口墨未乾俄已開口强索旅大密約安在似此辦法視我　皇上之土地甚輕予人甚易九州雖大能堪此幾割削乎　皇上或慮此數人外無辦事之人設有更劣者豈倘有加於此數人而出其下乎然則李鴻章翁同龢張蔭桓之不足以任我

皇上之事也明矣夫國無强弱得人則昌臣聞中日之戰倭相伊藤博文戒其國人有言無犯中國京城中國若另用一輩大臣則事不可知其國人甚韙之由是觀之外國何嘗不畏我任用之得人哉當此情迫事急臣伏願我

皇上奮大有爲之志鑒已往以救將來保　祖宗之疆土拯天下之生靈雖不能必得亨屯出險之才然於大臣中求堅貞不二心通達能應變可與　國家共患難者未嘗無人恭親王親賢忠篤本足宏濟艱難我　皇上倚任優隆不待臣之瀆奏若再得有如文祥李棠階李鴻藻者戮力同心共事樞廷昔年之功何難再見臣謹就中外大臣爲公論所歸民望所爭者約舉數人如大學士徐桐老成忠正清望冠時用之必能坐鎮全局日陳讜論俾朝士有所矜式湖廣總督張之洞公忠博大通達中外大勢洋人最爲敬服用之必能駕馭羣材統籌全局確有補

救前吏部尚書崇綺忠貞鯁諒堅確不移用之必能嚴肅紀綱整齊百辟閩浙總督邊寶泉公忠亮直能持大體用之必能正色立朝使貪婪屏息陝甘總督陶模忠勤廉惠曉暢戎機究心時務用之必能以清操苦節感勵將帥力挽近日軍營貪風湖南巡撫陳寶箴忠懇明達慷慨有為用之必能汲引善類使人各盡其長有所樹立此數人者皆久為　皇上所簡任其位已隆用之甚便若蒙

皇上以任翁同龢張蔭桓者任之庶能與恭親王同心襄贊共挽危局外輯邦交至天津為畿輔重地練兵恐不可恃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忠於　國家知人善任現時文臣

知兵無出其上者鎮南關之役與雲南提督馮子材同蒙
皇上特加倚任文武效忠力挫強敵法人至今畏之
擬請　特恩起用畀之重寄并　召馮子材辦理畿疆
軍事庶可以備緩急而伐敵謀昔唐肅宗用李泌而復兩
京德宗用陸贄而平大難宋用司馬光而北敵相戒以勿
開邊釁今日要計莫先於此臣愚悃固結不能自已謹併
附陳五事以備　聖明採擇焉一曰勤修省近者災異
迭生四川山裂山西地陷本年元旦日食皆　上天非
常之警臣固知我　皇上聖躬修省必有倍於平日者
然猶未盡也應天以實不以文小民從好不從令所謂實

者事也　皇上果有憂勤惕厲之意誠於中必有警懼
惻怛之實見諸事如臺灣之地膠澳之地旅順之地
先皇艱難締造之所有一旦割以授人此恥不可一日忘
也我　皇上深宮獨處嘗念此否乎又如臺灣之民膠
澳之民旅順之民爲我　大清二百餘年赤子一旦淪爲
異域永不得再瞻　天日而臺民遭日本慘殺不可勝
計至今血肉狼藉目不瞑而志不改我　皇上深宮獨
處亦嘗念此否乎果嘗念此則必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游觀必節玩好必除必屏絕遠物必斥遠佞人我　皇
上此心昭著於天下不待撻伐肆張而民心已奮矣我

朝深仁厚澤淪浹肌髓爲亘古所無然自割臺以後民心
固結已大不似從前惟願我　皇上遠法禹湯罪己責
躬以感動臣民　躬行節儉以激厲風俗　切詔中外臣
工當此國用匱乏之時惟以覈實節流爲第一要義若再
朘削搜括伐國本以失民心幾何不毆民以資敵轉使敵
人得償其要結之謀乎一曰除忌諱臣聞德之滅法也法
人痛定思痛凡官廳客館皆摹畫戰敗形狀又著書述其
君臣所以敗亡之故雖婦人孺子見之驚心由是人人有
復仇之志不數年復成一强國矣今德兵之不能多調畏
法人乘虛以襲之也馬關約定總署諸臣並不請頒發

明諭布告天下亦並不行知各省疆臣惟臺灣字樣隱避不用大恥大辱之事藏之總理衙門而已及戶部籌還俄法英德借款一摺不提賠倭一字天下後世見之不知中國因何要事借如許巨款忌諱至此安有怵目驚心大報　國仇之一日乎此同膠事仍蹈此轍故俄人即以數月以來毫無舉動相譏强詞以占我旅順今旅順又割矣舉國臣民泄泄沓沓仍然忌諱而中國貧弱之故大臣蒙蔽之狀各國登諸文報皆詳言之且非笑之不能掩也若忌諱除則　皇上目所見者可恥可辱之事耳所聞者可恥可辱之言怵惕惟厲必奮然有為以示天下則國勢

一張內外文武諸臣目所見者亦此可恥可辱之事耳所聞者亦此可恥可辱之言怵惕惟厲必慨然有志以報

皇上則國勢又一張天下之民見我　君臣若此必爭相告語感激效死上不忘　君外不從敵則瓜分之謀息矣夫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本中國帝王治天下之通義即外國尙能竊取此意以立上下議院擬請嗣後遇有軍國重要事件　飭下中外臣工會議方免貽誤若謂事關交涉務從秘密不知我之要件有各部院各督撫從未行知者外國新聞紙無不抄傳諱亦何益況值此大局危迫羣策羣力尙恐無裨而謂一二人果辦之乎抑臣尤有請者

欲除忌諱以開言路爲先中東之役廷臣諫章論至千百下至代奏之件不可勝數我 皇上一一納受天下無不仰我 皇上之大度事雖未濟而倭相伊藤博文聞而懼之各國新聞紙皆言中國人心固結大有可用可見言路之有益無損臣愚以爲是者采之不是者當容之今王廷相雖荷 寛恩仍有同原衙門之斥臣甚惜左右之不能善成 聖德也一日斥把持辦理膠案之誤天下之人皆歸咎於翁同龢張蔭桓臣愚竊謂張蔭桓出身微賤貪謟著名無足深責若翁同龢爲已故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虛公爲當代儒臣翁同龢承其先訓受

恩至深夙負清望膠事重大本非一二人才力所能妥辦自應合中外文武百官以謀之乃翁同龢外則徇德人之請內則惑於張蔭桓之言以至今日無所措手已一誤矣倭款一萬萬約定六期分還期寬易籌或可不至借貸即使借貸爲數不甚巨則所索必不甚多乃翁同龢又惑於張蔭桓之言遽借英德商款全數還倭以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貨釐鹽釐作抵事定之後一紙公文責令四省督撫遵辦事前並不商量更不問此四省以後度支如何應付各口商民得信無不驚詫利權既失又失民心是再誤矣翁同龢若自揣力小任重不能勝此艱鉅當推引

賢能以自代亦不失以人事君之忠乃慮不出此獨任私智釀成巨禍致令人與張蔭桓同嗤臣竊爲翁同龢惜之也一日明是非今日人心淆亂極矣李秉衡係我　皇上所特簡　聖心倚任獨深忠正恭遜海內所知豈有屢遷　朝旨之事設使有之我　皇上早予以應得之咎何待德使言之德使而出此言翁同龢張蔭桓等宜據事直斥其誣斷不至因此決裂乃以是爲李秉衡之罪率行入告已無以爲　朝廷之地德使又云不可再任大官是正其甚有所畏忌於李秉衡者謀臣不用敵國之福既不能斥駁以奪其氣反徇其意而請罷之尤臣之所不解

也然使去一李秉衡而德人不占地各國不生心亦曰此一辦法也今既不能天下之人但見黜李秉衡而平日受厚恩掌大權一再割地並不能止禍者未責一人未鐫一級皆以李秉衡爲戒誰復肯抗敵國以報　國家且洋人見我督撫大臣　朝廷不甚愛惜去之甚易既可以其意進退我督撫卽可以其意進退總署大臣進退軍機大臣諸臣又將何以禦之且恐以後有應治罪之人勢將由彼一言顛倒是非而我遂不能行其法者其患可勝言與夫賞罰者是非之公也有賞罰而後有人材朝鮮一役敗軍潰將誅不勝誅　朝廷僅懲一衛汝貴如葉志超龔照

璵至今猶稽顯戮退敗者無誅逃遁者無罰羣皆吞餉飽囊而歸致令今之爲將士者人人以坐擁厚貲爲本分以不能打仗爲當然後有戰事何堪設想泰西各國雖船堅礮利亦由信賞必罰人始用命不如此而能勝者未之聞也一日保善良天下之人見倭索臺灣則割臺灣矣德索膠州則割膠州俄索旅順則割旅順矣不知所居之地洋人何時來索索則必割之無疑民心之危疑甚矣蓋從前辦理教案猶可論曲直也膠案起則無復曲直之可言夫俄索旅順何嘗有教案哉今官吏旣以不能辦教案爲懼教民卽以教案相挾故凡前此已結未了至小極微之事

皆一時蜂起彼曰是則是彼曰非則非雖至顛倒悖謬州縣不敢一言相較但以苟且了結爲福而小民之桀黠者窺見此意極至抗糧覇訟殘害鄉里身犯刑罪立時投爲教民官吏即一切不能過問良民於是遂幾幾有不入教不能自存之勢其官吏之稍有本心者非急思引避即請調他處其勢如坐鍼氊夫至民不能圖存官不能安位勢必至驅天下民皆爲教民天下之官皆爲諂事洋人趨附洋人之官臣竊恐日下保護教堂之　諭以止亂而亂象愈成日用保護教堂之人以居官而官吏皆爲敵用此事之至可危者也以上五事臣不敢謂救時之策盡在於此

然非擇任得人終無以爲措施之地今各國瓜分狡計已在目前如蒙
皇上采納臣言即請
明頒諭旨召見徐桐崇綺并
速發電旨召張之洞邊寶泉陶模陳寶箴諸臣入都任以事權詢以今日應補救者何事應籌辦者何事迅速整理大局必有轉機倘以臣言屬一己之見恐蹈偏聽之弊伏請
皇上將臣此摺交廷臣會議如中外大臣德望才智有高出數臣之上者許並列以
聞我
皇上斷自宸衷擇賢而任更可收公聽之益而李鴻章翁同龢張蔭桓三人亦得讓賢之美名保身之善計此臣之大願亦天下之大願也現時勢雖極迫切果能任用

賢能尙可力圖挽救是在
聖心一轉移間耳 臣服官
皖省江上各報紛傳朝異而夕不同其欺陵侮慢中國大
臣之語至有 臣耳不忍聞口不忍述而中國達官之已富
貴者竟有寄貲財於外洋託室家於上海以爲國危而家
不亡之計遂靦然無所忌憚我
皇太后
皇上焦
勞於上而彼不念百姓愁苦於下而彼不知此其用心尤
爲 臣所悲憤 臣起自廢籍未報涓埃目擊時局艱危幾至
不可收拾夙夜徬徨罔知所措若知而不言無以仰對
君父用敢不避僭踰之罪瀝陳於
聖主之前不勝迫
切悚惶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悚齋遺書奏議卷四

接受湖北撫篆日期謝　恩摺

奏爲恭報　微臣　抵鄂接印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上年蒙　恩補授雲南布政使奉到

硃批毋庸來見欽此遵卽由皖起程赴滇十二月十五

日行抵貴州黃平州途次由貴州巡撫　臣　王毓藻轉到湖

廣總督　臣　張之洞來電抄寄十二月初七日邸抄　臣　蒙

恩補授湖北巡撫並速　臣　來鄂　臣　當卽折回鎭遠舍陸

登舟於本年正月十三日行抵湖南桃源縣界接准督　臣

張之洞排單咨照十二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開內閣抄

出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于蔭霖著
補授湖北巡撫即行赴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聞　命
自　天感悚無地趕即兼程前進於正月二十七日行
抵湖北省城准督臣張之洞將湖北巡撫關防並　王
命旗牌文卷等件飭委武昌府知府逄潤古署撫標中軍
叅將璞玉齎送前來臣當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任事伏念臣起自廢籍出攝皖藩時閱兩年事無
一效即蒙補授雲南布政使之　命未及履任　簡
擢封圻以至愚極陋之下材荷　特達非常之　隆
遇　恩施愈重報稱愈難查湖北地方上連隴蜀下控

江皖形勢至爲雄奇政務日見繁重臣前於光緒八年曾蒙　恩補授荆宜施道僅於三府情形稍知大略方今時局日棘事勢不同臣之志學本有愧古人臣之精力又不如昔日然當此艱難之會曷敢居引避之名得良吏則民安恐知人之識短有政事則用足愧謀國之才疏惟有實力經營虛衷諮訪雖怨勞而不恤盡職分所當爲佩公爾忘私之訓矢無負乎初心勵實事求是之忱冀少伸夫寸報所有地方一切事宜臣當隨時與督臣張之洞商籌辦理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除恭疏　題報外所有微臣到鄂接任日期暨感謝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恭謝　恩賞福字摺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正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咨開內　賞福字一方由驛齎送到鄂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欽惟我皇上道握元符治遵　懿訓春熙　愛日承　歡合萬國之心瑞告協風維寶慰三農之望　聖人以孝治天下九河順而安流　皇極用福錫庶民六合光而無滓　龍章賁寵鼇戴傾忱臣久隔趍　朝初叨從政讀荊楚歲時之記故轍重經賡　皇州春色之詩　新

恩普被所願廣推　惠澤蘇南紀之疲甿惟期共芘
慈雲拱北辰之乾曜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理合恭摺
具　奏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　奏現辦清訟章程並請將積案各員分別示懲
以圖整頓摺

奏爲遵　旨覆陳現辦清訟章程並請將積案各員分別
示懲以圖整頓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之洞於光緒
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光緒二十四
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詞訟爲吏治最要之端迭

經諭令各督撫飭屬認眞整頓現在各省多有未經覆奏
者著即將現辦章程迅速具奏等因欽此遵即行司迅速
議詳並經疊次嚴飭澈底查核以前積案功過及臣蔭霖
到任復經飭司妥議簡明清冊並核定以後功過章程去
後查湖北省本有五項訟冊暨課治表舊章非不周詳無
如奉行漸成故事或開報不實諸多隱匿或飾詞塡注徒
事空文茲據署按察使岑春蓂會同署布政使瞿廷韶重
加釐訂刪繁就簡並呈簡明冊式及功過章程會詳請
奏前來竊維訟獄爲牧民之一事亦即累民之大端迭奉
諭旨殷殷訓誡自非酌定切實章程認眞整頓不足

挽積習而清訟源此次所定章程大指有四一在禁欺飾不清而捏爲清不結而飾爲結其咎尤在疲玩遲延之上應行嚴加懲儆此次擬定簡明冊式飭令隨時逐案登注呈查不煩另造冊報事簡易行俾無遁飾一在重命盜積案懸閣皆爲民累而命盜案遲延民間受害尤鉅查命盜獲犯審結例限本嚴應卽核實督催考察不容籍端規避一在省拖累傳集人證其可用保董傳喚者卽不許票差如必須票差者亦不准多派此次簡明冊內另行刋發諭單責成保董傳喚以免需索騷擾一在懲刁誣積案之多半由訟棍扛幫痞徒架捏纏訟不休本可息而不息不應

翻而復翻或圖拖累害人或冀延訟取利州縣官不能不奪其日力分其神思以致聽斷愈形冗迫總由向來習爲寬弛於誣告罕有辦反坐者茲擬於審明誣告者及查出訟棍主唆者認眞按律治罪杜無情之譸張然後可伸眞正之寃抑總之以求實爲主以治要爲先臣等現經札飭藩臬兩司嚴飭各府州縣遵照規定章程認眞辦理惟是積習已深若於從前疲緩者不予量加懲儆則章程雖立亦未必實力奉行茲查有積案記過較多之前署大治縣知縣林佐署棗陽縣知縣本任襄陽縣知縣梅冠林本任京山縣知縣武延緒隨州知州前署荆門直隸州知州諸

可權鍾祥縣知縣前署荆門直隸州知州徐嘉禾宜恩縣
知縣洪錫爵屢控不結之署沔陽縣知縣准補興山縣知
縣李觀濤安陸縣知縣王立勳前署隨州知州常豐均應
請　旨摘去頂戴倘以後不知愧奮再行據實參劾此外
業經卸任各員並飭分別停委以示薄懲現値整頓伊始
臣等亦未便操之過蹙自當隨時考察嗣後如有陽奉陰
違不知振作者定卽從嚴參處惟有始終不懈不令州縣
視爲具文總期吏勤其職民安其生以仰副　朝廷清訟
愛民之至意除將簡明冊式咨送軍機處查核外謹將現
定章程十三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所有臣等遵

旨覆陳現辦清訟章程並請將積案各員分別示懲以圖
整頓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　奏特參知縣高震鑅等以肅政紀摺

奏爲特參庸劣無能之知縣及任性妄爲之在籍知府以
肅政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鄂省積穀保甲團練
前經議擬章程先後　奏奉　諭旨刊發分飭各州縣
欽遵在案旋據通山縣知縣高震鑅於未奉文之先據紳
士擬定章程按田糧完米一石捐錢二千文以作運米平
糶及保甲團練等費由縣具詳請示嗣據該縣生員葉榮

等仍以前情赴 臣蔭霖 衙門遞禀當批司以挼米一石捐錢二串究屬科派飭速禁止 臣之洞 亦批司駁飭旋據該縣在籍江西候補知府王明璠等公請俯允照前抽收米捐並控高震鑅信任家丁不理民事高震鑅亦即禀稱王明璠種種把持目無官長 臣 等會飭兩司先將高震鑅撤任一面委員查覆去後兹據署布政使瞿廷韶署按察使孟繼壎詳稱飭派委員候補知府郭發源會同武昌府知府逢潤古查明會禀到司該司等查高震鑅沾染嗜好聽斷不勤家丁蘇福被人指控不能鈐束致令逃逸其於王明璠按米派費一節明知苛勒病民不敢阻止似此庸劣

實不勝民社之任至王明璠以在籍紳士妄自尊大遇事
把持查該縣田粮每石正供不及二兩該紳所派等於
國課且無年限民何以堪該紳探知省城各衙門議駁消
息卽借豫籌平糶爲詞並不候批卽行舉辦已屬悖謬迨
奉批禁止尙敢置之不理每日由家至該縣公局出入升
礮肆行無忌至於此極理合一併詳請　奏叅等情臣等
覆查積穀保甲團練奉　旨飭辦實爲目前要務原以保
衛閭閻就地籌款亦屬勢所必至然必得正紳與地方官
協力舉辦將章程斟酌妥善令其可行庶衛民而不至擾
民若不肖紳士假公營私則地方受害尤鉅地方官明知

事不可行不爲立時駁斥追奉禁止之批又不力爲阻止實屬庸劣無能不體民艱咎無可辨況被人指控家丁於委員到縣後臨時致令逃匿更難保無徇庇贓私情事王明璠以在籍紳士不思董率鄉閭共襄要舉竟敢任性妄爲不遵示禁籍事苛派貽害地方亦難稍事姑容餘飭司勒限高震鑅將已逃家丁蘇福交案審辦如審出徇庇詐贓確據再行嚴叅懲辦並查明王明璠已收捐項有無侵蝕入已再行核辦外相應請　旨將撤任通山縣知縣高震鑅即行革職通山縣在籍江西候補知府王明璠一併革職以儆官邪而除民害所有叅劾庸劣妄爲官紳各緣

由謹合詞恭摺具陳再通山縣知縣員缺湖北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聲明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奏

感冒暑溼未能速愈懇 賞假一月醫治摺

奏爲微臣感冒暑溼未能速愈籲懇 賞假醫治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五六月間感受暑熱加以風溼至七月初間因冒微寒遂爾觸發始而微覺頭痛入夜身熱近更身熱不退飲食減少延醫診治據稱暑溼內蘊一時不能速痊伏念臣受 恩至深當此時事艱難何敢自躭安逸況現值整頓錢糧釐金之際往來文牘尤不宜稍有疏

略稽延合無仰懇　天恩賞假一月日行公事暫委藩
司代拆代行遇有緊要事件仍由臣隨時函商督臣悉心
核辦一俟醫治就痊即當迅速銷假所有微臣感冒乞假
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　本年京倉採運仍請照案停辦俾挪價脚兩
款撥濟鹽釐剝船要需摺

奏爲本年京倉採運仍請照案停辦俾將價脚兩欵照咨
撥補鹽釐兼供剝船要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
因京倉需米當經臣等　奏明於本年冬循案採買正米

三萬石運通交納一面飭遵在案茲據署湖北布政使瞿延韶督糧道譚啟宇會詳稱此項採運價脚兩欵約需銀七萬兩零自光緒二十三年奉文停辦每年騰挪銀七萬兩抵補宜昌塩釐光緒二十五年奉文於七萬兩外又撥漕項銀四萬六千兩抵足塩釐之數現又奉文認造續增滿料剝船九十六隻照直省代造價值共需銀三萬九千九百餘兩綜計粮庫漕雜各欵支撥塩釐剝船兩項尚不敷銀一萬餘兩本年若再購米三萬石運通需銀七萬餘兩實屬無從籌措因恩撥補塩釐關繫洋欵剝船經費待用又急均屬萬不可緩又無別欵可挪惟有請將光緒二

十五年採運京倉米石仍照往屆成案停辦卽以此項價脚銀兩分別撥補鹽釐及剥船等項之用似此一轉移間庶於鹽釐剥船要欵不致貽誤等情請　奏咨前來伏查京倉採運本因鹽釐抵還洋欵接准部咨飭令停辦以此欵撥補鹽釐在案臣等前因京倉籌議加放甲米亟欲仰紓　宸廑不得已與該司道籌商設法購運而折徵正餘各項已支撥無存全恃節節騰挪委實毫無把握均經先事陳明乃撥補既多無着又復飭造剥船實非預籌所及當此支絀萬分不得不移緩就急該司道所請委係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湖北省本年採運京倉

米石照案停辦俾得騰挪挹注庶免貽誤要需除各部外所有京倉米石仍請停辦採運俾將此欵撥補壇釐兼供剝船等用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假期屆滿病未全愈懇　恩續假摺
奏爲微臣假期屆滿病未全愈懇　恩續假以資調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八月間感受暑溼具摺乞假茲於九月十五日差弁賫回原摺欽奉　硃批着賞假一箇月欽此跪聆之下感激莫名計自乞假延醫服藥一月以來外感漸清內蘊餘熱急切不能盡滌醫者云伏

病已久元氣受耗必須寬期調理體氣乃能如常伏念臣
受　恩至深雖捐糜頂踵不足云報惟目前病勢已輕而
精力未復倘勉强銷假致有貽誤負疚滋多合無再懇
天恩賞准續假二十日俾得上緊調理以冀早日復元
但能勉力辦公遵即隨時銷假以期仰答　鴻慈於萬
一所有微臣假期屆滿病未全愈懇請續假各緣由謹具
摺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續假期滿病體嚮愈力疾銷假摺

奏爲微臣續假期滿病體嚮愈力疾銷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感患暑溼假滿後尚須調理懇請續假

二十日茲於十一月初五日差弁賫回原摺奉 硃批
著再賞假二十日欽此跪聆感激莫可名言臣自續假後
上緊醫調漸就痊愈遇有要務隨時與督臣面商並接見
司道覺氣體雖未遽復元精力尚可勉强支持現在續假
已滿又值時事日艱自應力疾即日銷假照常辦公勉圖
報效以冀仰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病體稍愈力
疾銷假緣由理合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奏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摺

奏爲密陳司道知府考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司

道知府各官例應督撫於年終出具切實考語密行陳
奏臣渥蒙 恩命忝任封圻歲近一周每念時事艱難我
皇太后 皇上宵旰勤勞 諭令各督撫認眞
察吏至再至三臣具有天良敢不破除情面據實入 告
臣愚以爲察吏之道先審其居心徐觀其行事誠僞二字
可以盡之果其純乎爲民其行事必誠而無僞反是則詭
詐粉飾心與事不相貫官與民即不相孚近來仕途風氣
迥不如前循吏尤爲難得臣於所屬應考各員詳密覆勘
不敢謂所知必當但以無欺自勉冀可少答 聖明除
布政使善聯已署福州將軍尚未回任荊宜施道奭良到

任未及三月德安府知府甫以現署斯缺之候補知府施
紀雲請補均勿庸注考外其有實任調署他缺者仍一律
注考臣謹將司道知府各員出具切實考語密繕清單恭
呈
御覽臣仍隨時察看如有初終異轍之員卽行叅
劾以仰副
朝廷澄敘官方之至意理合恭摺懇
奏伏
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恭謝
恩賞福字摺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二月二十
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咨開內
賞福字一方由驛賫送到
鄂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謝
恩祗領欽惟我

皇上含頷錫羡　握極誠民　懿訓昭垂　一人情殷
愛日　皇猷敷鬯八面共戴　慈雲醲化棣通
嘉祥桐豫　合萬國歡心以爲孝率士歸　仁　炳九章
藻繪以書春自　天錫福　寵頒羲畫感切夔颺臣壹寄
謬膺廩犒虛受望　觚棱而路廻顧同江漢朝宗瞻　玉
座而儀新喜值　星雲紀緩溯從亥紀再承　北闕之
恩光仰拱　辰居永祝南邦之綏定所有微臣感激榮幸
下忱理合恭摺具　奏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指省山西裁缺嘉義縣知縣鄧嘉縝擬懇特加擢用

片

再指省山西裁缺嘉義縣知縣在任候補同知直隸州鄧嘉縝志趣端雅才守兼優臣前在署安徽布政任內曾詳請前任安徽撫臣福潤奏請辦理清賦事件綜核明練甚資得力該員前在貴州屢任州縣臣於上年赴雲南布政使任時道經黔省聞百姓至今稱爲好官臣到鄂後復調該員辦理臣署內文案一事不肯苟且一人不肯妄交篤實光明伉直通達至其血性過人視公事如家事尤爲人所不及揆其才品堪勝道府之任竊謂今日時局已極艱難若使人人但知有國不知有身則危可以安弱

可以強奮發之機莫要於此鄧嘉縝之爲人臣知之頗深期之頗厚而該員已感動勇往於臣公事不肯留絲毫之力倘荷　聖慈更當感激效力願以身報合無仰懇
天恩飭令送部引　見特加擢用以昭激勸出自
聖裁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補用同知直隸州李紹遠辦理漢口釐局積弊一清擬懇破格錄用片

再湖北漢口釐局收數至鉅流弊滋多本年八月經臣委補用同知直隸州李紹遠辦理積弊一清商民悅服未及半年於定額之外多收錢六萬餘串方其接辦之始衆目

睒睒在曾當此差者深恐盡發其覆即未當此差者亦恨不留有餘苟非有獨立不懼之眞操必不能收潔已奉公之實效又查該員屢經督　臣張之洞派查事件破除情面一秉至公絲毫無所廻護似此乃心公家不避嫌怨在鄂省府廳州縣中尤爲罕覯實堪勝方面之選　臣維當此世風波靡吏習貪頑之會非力奬此等眞實剛潔人員不足轉移風氣合無仰懇　鴻慈破格錄用應如何　加恩顯擢之處出自　聖裁　臣爲鼓勵人才挽回積習起見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年終考察各屬辦理保甲團練積谷塘堰並整頓釐

金各情形片

再臣蒙 恩賞假兩次迨銷假辦公已將歲暮前經會同督臣遵奉 諭旨將保甲團練積谷 奏定章程飭令各州縣實力奉行有照章舉辦者有雖議舉辦未甚切實者有謂尚須體察隨時辦理者茲届年終正當確加考察委員往查尚未旋省又鄂省水利亟應講求經臣飭令興修塘堰是否認眞辦理並飭委員一併查覆至釐金關繫各項遵奉 諭旨嚴除積弊飭令和盤托出雖據稟覆尚有不實不盡復經駁飭猶未一律具覆以上各事臣雖隨時留心究未能盡悉其勤惰眞僞伏思舉劾屬員必

當查其切實應辦之事是否認眞以別賢否苟有一毫未
允卽不足鼓舞羣情而示懲勸一俟委員旋省及各釐局
禀覆到日卽當悉心考核據實舉劾以仰副　朝廷整頓
吏治實事求是之至意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會　奏審明聽糾夥搶官船得贓並因禁米出境籍
端滋事等各犯分別按例定擬摺

奏爲審明聽糾夥搶官船得贓並因禁米出境籍端滋事
等各犯分別按例定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前因
安陸縣知縣張源深遏糶病民激成衆怒致將坐船赴堤

之德安府知府汪元慶在安陸雲夢漢川交界之道人橋地方被米商船戶等誤認上船滋鬧並被痞匪乘機搶去什物即經臣之洞與前撫臣譚繼詢訪聞並據汪元慶具稟當委員馳往密查拏辦並將辦理不善之知縣張源深撤任奏叅革職旋據委員會同安陸雲夢二縣拏獲搶犯郭春林陳才沅及滋事船戶李新傳李再喜張貴沅李茂元趙宗德夏松栢到案並在陳才沅名下起獲原贓錦套白玉墜等件交由汪元慶家丁趙貴等認領訊據該犯郭春林等供認起意聽糾夥搶官船得贓並因縣官遏糴致被地痞籍端搶詐受累尋毆縣官洩忿誤上府官坐船

掀棄什物等情不諱郭春林卽因病在雲夢縣監身故該
縣王如松驗訊禁卒並無淩虐一面錄陳才沅等供詞稟
經 臣之洞與前撫臣譚繼洵因案情重大核恐供多未確
批司委員提到人卷並據安陸雲夢二縣續獲向米商等
詐擾之曾光三曾梓亭僧根法姚冒三姚澤姚智周解司
一併發委武昌府審辦該犯僧根法因帶病解省在管身
故由署江夏縣知縣徐嘉禾驗該看役並無淩虐詳經批
飭歸案議辦去後茲據武昌府知府逢潤古提集各犯審
明議擬由署湖北按察使孟繼壎覆訊解勘前來 臣等隨
提犯親訊無異緣陳才沅姚冒三姚澤姚智周曾光三曾

梓亭分隸漢川安陸雲夢等縣均先未爲匪李新傳李再喜張貴元李茂元趙宗德夏松栢亦各籍隸漢川雲夢等縣均駕船營生光緒二十一年德安府屬隨州應山等處收成豐稔下游各路商販多往購米運漢售賣米船往來必由安陸縣境之府河經過是年十一月間安陸縣知縣張源深因據縣紳張家鑑等以經過米販日廣誠恐本地米少價昂等詞具禀即輕信示禁以致米船覊泊河干不能開駛至十二月愈集愈多米多霉爛經德安府知府汪元慶訪聞飭令弛禁照常放行各米商紛紛出境內有李新傳李再喜李茂元張貴元趙宗德夏松栢與未到案之

彭華階盧得保各米船先後行至安陸縣屬之姚家灣及與雲夢交界之曾家河地方被不識姓名地痞多人籍官禁米出境為由攔河留難或訛詐錢物或搶挑米石其現獲之姚目三姚澤姚智周曾光三曾梓亭與已故之僧根法見該地痞等攔詐得利冀圖分肥各於事後隨同滋鬧陸續訛得錢米未記確數該米商船戶因其人衆勢兇畏不敢較量赴安陸縣衙門求為保護時值往觀人多不知何人將衙門柵欄擠壞張源深漫不加察以事由米商船戶肇衅喝令拏究當將彭華階盧得保二人獲案責懲李新傳等各自負氣轉歸迨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德安府

知府汪元慶坐船赴雲夢應城兩縣勘堤是日傍晚抵應城雲夢漢川三縣交界之道人橋北岸灣泊各米商船戶見該處泊有官船一隻因先聞有縣官張源深由水路坐船進省之說憶及上年被張源深禁米出境吃虧不少往求保護反行拏責心不甘服以爲該官船卽係張源深船隻李新傳起意糾毆報復李再喜李茂元張貴元趙宗德夏松栢與彭華階盧得保以及米客人等俱各應允李新傳等卽上船齊聲喝毆拆毀艙板門扇並將船內被褥枕頭皮飯菜盒等物掀棄水面維時昔存今故之郭春林與現獲之陳才沅及未獲之李得沅趙長生同在該處岸上

會遇共道貧難郭春林聞有米商船戶尋毆官船之事起
意邀約乘機同上官船搶奪財物分用陳才沅等允從郭
春林即携木棍陳才沅李得沅趙長生徒手一共四人上
船扭斷箱鎖汪元慶之僕從趙貴王升上前攔阻郭春林
用棍拒毆致傷王升右手腕趙貴左臂膊汪元慶隨帶人
少彈壓不住經附近居民陳遠煜救護登岸該米商船戶
人等見非安陸縣官當各追悔走散郭春林等亦即搶得
衣物錢文分背上岸而逸郭春林先於贓內分給陳才沅
錦套白玉墜墨晶眼鏡一付餘俱交李得沅趙長生收藏
約俟緩日會齊帶往他處賣錢使分各散該前署雲夢縣

知縣王如松聞信馳往先於陳達煜家謁見汪元慶隨將
水面浮棄各物飭差悉數撈起交給趙貴等收領一面會
營勘驗估造贓冊通詳差緝並據汪元慶查明被搶情由
具稟適臣之洞與前撫臣譚繼洵已先訪聞委員馳往密
查拏辦當將辦理不善之安陸縣知縣張源深撤任奏
叅革職旋據委員會同安陸雲夢二縣將搶犯郭春林陳
才沅及滋事船戶李新傳李再喜張貴元李茂元趙宗德
夏松栢一併拏獲並在陳才沅名下起獲原贓錦套白玉
墜等件交由趙貴等認領提驗郭春林面帶病容與陳才
沅等均無拷刺痕迹雲夢縣王如松審明犯供正擬稟辦

該犯郭春林卽在監病故驗訊禁卒並無凌虐隨錄陳才沅等供詞稟經 臣之洞與前撫 臣譚繼洵以案情重大核恐供多未確批司委員提到人卷並據安陸雲夢二縣續獲詐擾案犯姚冒三等解司一併發委武昌府審辦該前府李方豫未及提訊因病出缺僧根法亦因帶病解省在管身故由江夏縣驗訊看役並無凌虐詳經批府歸案議辦接署府施紀雲亦未及審結卸事該府到任提犯審明錄供議擬由司覆訊轉解前來 臣等提犯研訊仍據各供前情不諱再三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應亟議結查例載搶奪之案數至三人以上但經持械威嚇並傷事主者

爲首及在場動手之犯照強盜律擬斬立決爲從在場並未動手者發遣新疆給官兵爲奴又兇惡棍徒屢次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人所共知確有實據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凡係一時一事實在情兇勢惡者亦照例擬發又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論又民毆非本管九品以上至六品官者加凡鬥傷二等又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三十又故意棄毀人器物計所棄毀之物即爲贓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二等又竊盜贓一兩以上至一十兩杖七十又爲從減一等各等語此案郭春林起意持械糾邀陳才沅等三人同上官船搶奪得贓拒傷汪元慶等

跟丁趙貴等平復實屬倚强肆掠兇暴昭著查搶奪官船
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惟行竊現任官船隻係照尋常竊盜
加等問擬今該犯搶奪爲首已應斬決罪無可加自應仍
按搶奪本例問擬郭春林合依搶奪之案數至三人以上
但經持械威嚇並傷事主者爲首及在場動手之犯照强
盜律擬斬立決已於取供後在監病故應毋庸議陳才沅
聽從夥搶得贓並未在場動手拒捕如比例加等定罪例
加不至死該犯搶奪爲從罪已應遣亦應仍按搶奪本例
問擬陳才沅合依三人以上搶奪爲從在場並未動手者
發遣新疆給官兵爲奴例擬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仍遵名

例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以足四千里爲限到配後鎖帶鐵桿石礅二年照例刺字姚冒三姚澤姚智用曾光三曾梓亭僧根法因見不識姓名地痞籍禁米出境爲由迭向各米船詐搶獲利輒各貪利隨同滋鬧訛得錢米不記確數致各米商船戶見各地痞與該犯等情勢兇惡畏不敢較實與棍徒無異且禁已開更屬無故生事擾害惟究因先有地痞倡首滋事該犯等不過事後隨聲附和冀圖分財情稍可原應酌照兇惡棍徒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例於軍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二年僧根法業已在管病故應毋庸議姚智周曾光三曾梓亭各供親老丁單是否

屬實飭縣分别查明照例辦理姚昌三姚澤二二犯解配折
責充徒限滿詳釋李新傳因先被安陸縣知縣張源深禁
米受累後聞張源深有由水路坐船進省之説邀約李再
喜等上船尋毆報復致將德安府知府汪元慶坐船誤認
打毁艙板器物並掀棄被褥等件迨知錯誤當各追悔走
散實屬犯時不知查李新傳等分隸漢川雲夢等縣安陸
縣知縣非該犯等本管官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
凡論民毆非本管官九品以上至六品官者加凡鬥傷一
等於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十律上加二等止笞四十
惟計打毁艙板器物並掀棄被褥等件共估贓九兩八錢

李新傳除擬笞輕罪不議外應按故意棄毀人器物計所
棄毀之物即爲贓准竊盜論官物加二等竊盜贓一兩以
上至一十兩杖七十加二等杖九十律擬杖九十郭春林
等乘機夥搶亦因該犯肇衅所致情殊可惡應再酌加枷
號一箇月以示懲儆李再喜李茂元張貴元趙宗德夏松
栢均照爲從減一等各擬杖八十酌加枷號二十五日均
俟枷號滿日折責發落陳才沅訊無父兄在外爲匪原籍
牌保無從覺察應與郭春林僧根法各在監在管身故訊
無凌虐之禁卒看役人等均免置議起獲贓物已由趙貴
等認明具領未獲各贓同逸盜李得沅等緝追另結其詐

搶米船之地痞人等亦飭由安陸雲夢二縣查明拏辦郭春林係帶病進監身故管獄官例無處分此案搶犯首夥四人已於疏防限內拏獲二名獲犯及半兼獲首犯邀免開叅安陸縣知縣張源深因遏糶激衆釀成重案實有應得之咎業經革職應毋庸議是否允協除全案供招送部外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敕部核覆施行謹

奏

悚齋遺書奏議卷五

會　奏德安府知府仍請以候補知府施紀雲補授

摺

奏爲簡缺知府仍以原請之員擬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德安府知府汪元慶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九日在任病故當經　題報開缺聲明所遺員缺扣留外補應歸二十五年六月分截缺　奏請以保送候補知府施紀雲補授旋准部覆查該省勞績候補班前知府班內尚有科甲出身合例人員照例不得以人地不宜將班次在後人員請補如序補之員到任後實係人地未宜准其分

別撤回對調所請以候補知府施紀雲補授德安府知府
之處應毋庸議其德安府知府一缺應令另行更補依限
專摺具奏等因於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轉飭遵照自應另選合例人員請補
惟查德安府所屬五州縣地廣賦繁民情強悍近年教堂
林立動輒以仇教爲名尋衅滋事又復界連豫省會教各
匪出没其間此挐彼竄難於弋獲現值開辦鐵路工程緊
要洋工司既絡繹不絕土著之民復往往藉口於墳塋田
廬有所關碍肆意阻撓辦理稍不得法即易釀成巨案今
昔情形不同實非精明幹練寬嚴相濟之員難資治理查

勞績候補班前知府班內科甲出身僅有洪超一員業經調赴廣東差遣雖不在扣補之例而人地生疏若竟以該員請補究恐未能悉臻妥善彼時人地未宜縱可分別撤調但所誤已多自未便拘守舊章稍涉遷就致滋貽誤臣等督同藩臬兩司再四商酌仍以候補知府施紀雲擬補以重地方復查該員施紀雲精明練達才幹優裕又係科甲出身且前署武昌府任內於發審案件虛衷研鞫聽斷公平及在德安府署任措施一切亦均裕如政聲卓著爲鄂省知府中不可多得之員以之請補德安府知府洵堪勝任雖班次與例章稍有未符但人地實在相需合無仰

懇　天恩俯念德安府地方緊要准仍以候補班補用
知府施紀雲補授德安府知府實於地方吏治大有裨益
再該員係候補知府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　見據署湖
北布政使瞿廷韶署按察使孟繼壎會詳呈請具　奏前
來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
部核覆施行謹　奏

會　奏部撥漕標添募新軍月餉湖北無欵籌解請
改撥摺

奏為部撥漕標添募新軍月餉湖北無欵籌解懇　恩
敕部改撥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准戶部咨議覆漕運

總督松椿奏徐州清江一帶兵力單薄擬先募四營塡防並請撥餉項以濟要需一摺應如該督所奏由湖北湖南江西江南江蘇各糧道並由淮安關監督自本年六月起每月各撥銀二千兩解交漕運總督兌收專供新軍餉項之用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轉行到鄂當經　臣等轉飭遵照去後茲據湖北督粮道譚啟宇詳稱遵查光緒二十年間籌辦海防前署漕運總督鄧華熙奏請於水脚幫津等欵每月撥銀二千兩解淮濟用維時漕項集有成數可以騰挪現在湖北漕項每年額徵隨淺軍安閑丁幫津貲役水脚兌費等項銀共一十八萬餘兩以中稔之年

計之除緩徵外約實徵銀一十三萬餘兩每年應起解輕
齎銀一萬三千餘兩支給漕廉等欵銀一千餘兩提撥採
運價脚欵內動支隨漕水脚兌費銀三萬八千一百兩近
年又加撥邊防經費銀四萬八千兩提還以前洋欵銀五
萬兩以收抵支尙屬不敷奉撥漕標軍餉銀兩委實無欵
籌解等情詳請　奏咨前來　臣等覆查前項軍餉關繫緊
要如能設法籌措斷不敢稍存委卸無如近來糧庫支絀
竟有入不敷出之勢該道譚啟宇所詳各節均係實在情
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敕部另行改撥以免貽誤除
咨戶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添募兩營製造抬槍原擬北上現幫同防緝仍候

調遣請　旨遵行摺

奏為陳明添募兩營製造抬搶原擬北上現幫同防緝仍候調遣請　旨遵行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經督　臣會　臣具奏湘鄂十營由湖南藩司錫良總統北上其時　臣愚仍恐我軍單薄特又派弁分投招募兩營暨衛隊兩哨並深悉洋槍火彈缺乏之不能添購特開廠製造抬槍始意一面訓練成軍俟抬槍製齊即行　奏請由　臣親率北上乃所招之營直至七月十二日始行招齊而製造

抬槍急切不能立就實緣工匠久經廢業手藝生疏晝夜趲促近始足敷兩營之用現值鄂省匪徒聚衆謀逆到處蜂起人心騷動此兩營暫在地方幫同防緝惟念 行在宿衛之地兵力不宜過單又或太原省外須有重兵設防臣雖不能深悉情形惟有戒令該兩營整飭嚴裝預備調遣恭候 諭旨遵行所有微臣募軍兩營製備抬槍仍候調遣各緣由理合具摺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由驛馳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旨趕造抬槍及籌欵多造片

再抬槍一項臣因洋槍子藥一經開戰即難購備是以此

次募軍之始卽先簡閱鄂省舊存抬槍試驗遠近其可用者擊遠僅在二百弓左右於是另募工匠開廠製造旋奉
諭旨飭令各省仍照舊式槍礮上緊製造等因 臣又飭令加工添鑪增製掣牀迅速趕造逐一試驗可及四百五十弓左右實較舊存抬槍擊遠能加一倍自應極力籌欵多造不敢以兩營裁用遽令停工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稅釐併徵不如辦洋貨統捐並附陳三端一要電奏

總署戶部 鈞鑒己亥欽奉 寄諭飭議洋貨稅釐併徵一事竊查部奏謂加稅實則免釐深合現在情事謂有大利必

有大害又直抉將來隱患或因洋人免釐蓄意已久若不早議恐硬請免釐更失算果如所言將來豈不可硬請免稅彼方挾可以硬請之力必不允如允必有所圖更宜穩愼免貽後悔原奏據赫德稱所增多寡以銷路爲衡殊難預定是一千餘萬之說究係虛擬大利並無把握洋商既專爲避釐留難願多出稅銀莫若卽照現議抵釐七五之數由各省辦洋貨統捐最直捷爲上策必不得已有三端

一要一估價須照華人買價公估不能僅憑赫德比較冊

一閩粵土貨混入洋貨者不少切須分清界限華人洋貨亦只完稅洋人土貨亦必完釐一經以值百抽稅十五開

議不必牽引子口免異日援半稅收數少為詞其要尤在將抵釐七五之數由有海關處釐局移近海關專收可略防制然重欵聚集一處有事恐受制總不如統捐為妥總之預探洋人免釐之意而發此議殊覺難信伏願　聖慮詳審因限廹恐逾謹由電覆　奏請代　奏蔭霖肅覆

薦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幫辦武衛軍電奏

急總署王爺大人鈞鑒宙密聞拳匪滋事洋兵藉端入都各國兵艦停泊大沽情形緊急請　特召重臣以固根本查前四川總督李秉衡服官直隸山東深洽兩省民心大學士榮祿稱其公忠宋慶董福祥均甚推服巡閱長江事向

可緩應先其所急請　皇太后　皇上電召李秉衡迅速入都畀以幫辦武衛軍事權相機辦理必於大局有補不勝悚廹請代　奏蔭霖肅效

事勢孔棘籲懇　特召重臣以固根本因電中阻恭摺密陳摺

奏為事勢孔棘籲懇　特召重臣以固根本因電中阻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九日因聞近畿一帶拳教相仇洋兵借端入都各國兵艦停泊大沽情形緊急查有前四川總督李秉衡服官直隸山東深洽兩省民心大學士榮祿嘗稱其公忠宋慶董福祥等均甚推

服巡閱長江事尚可緩應先其所急懇請　皇太后
皇上速召李秉衡入都畀以幫辦武衛軍事權相機辦
理必於大局有裨等情電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
代　奏詎此電甫至天津電綫忽然中阻茲又傳聞各國
兵艦有奪踞大沽礮臺之意竊維事當難辦之際必先求
有辦事之人李秉衡在直隸服官最久民情最爲愛戴易
於信從　臣又深知其忠愛性生不計一身利害智深勇沈
老成持重決非孟浪從事輕於一擲者比若使身任其事
無論應勦應撫即捍禦强鄰大敵定能相度機宜妥爲籌
畫再得就近仰承　慈訓必於目下艱危大有裨補用

敢再申前請仰懇 聖明迅賜 召用李秉衡俾令幫
辦武衛軍以維大局天下幸甚所有請任重臣畀以事權
以固根本各緣由恐前電未能即達謹繕摺密陳由驛五
百里馳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再此摺係專差附輪呈遞因恐海道有阻另繕一分由驛
五百里馳 奏合併聲明 再此摺恐驛站有阻另繕一
分專差由海道附輪呈遞合併聲明

請 簡重臣總統入衛各軍以一事權摺

奏爲請 簡重臣總統入衛各軍以一事權而俾大局
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各省入衛之師次第雲

集必須總統專一調度得人方能制勝往年東日之役我軍多至十餘萬只因各有統帥事權不一將自爲令至於不能一戰臣前在軍營實所親見現在北上之兵惟武衛各軍無庸籌議其餘各省統兵大員一時紛集無所專統若不遴選重臣主持軍計又將人自爲政何異築室道謀伏念前四川總督臣李秉衡昨經奉旨內召計時當可入覲朝廷自必重加倚畀何待臣言惟查目下文臣知兵無出該前督之右而又爲衆望所素孚如山西之萬本華山東之夏辛酉皆其舊部湖南藩司錫良係其屬僚即江蘇撫臣鹿傳霖亦佩其公忠引爲同志此皆臣所夙

知者臣若身在行間亦願追隨其後如蒙　天恩畀以統帥之任凡各省入衛統兵大員均歸該前督總統調度合散爲整化異爲同指臂得以相聯腹心必能固結制勝之道莫先於此區區微忱無任懇切呼籲所有請　簡重臣總統入衛諸軍各緣由謹繕摺密陳由驛五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薦李秉衡摺內詞有未盡謹再瀆陳片

再各省北上諸軍到京日多兵非一處之人將無一定之令未戰以前既無所統率臨陣之際又無所禀承既恐驕爭復防退縮此皆兵家最忌之事今欲得全師之力非堅

明約束不可欲堅明約束非得賢統將不可李秉衡老成
持重忠毅嚴明善於駕馭　朝廷若俯納臣言以兵事付
之李秉衡可戰可守隨時應變於目前危局定有裨補臣
摺內已具此意詞有未盡謹再附片瀆陳北望　觚棱不
勝焦急禱切之至伏乞　聖鑒謹　奏

敬舉理財賢員摺

奏爲敬舉理財賢員懇　恩破格錄用以收實效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維理財之道以得人爲先然往往優
於守者綜核不足則不能釐剔弊端長於才者廉介不足
則不能饜服衆志蓋得人之難也臣伏讀疊次　諭旨

諄諄以籌欵爲要圖以愛民爲本務臣忝膺疆寄仰見
朝廷宵旰焦勞至此寢饋難安苟有可冀裨補於萬一
者豈容緘默臣於湖北差遣道員中長於理財者得兩人
焉敢敬陳之一爲江蘇候補道程儀洛查該員資深識老
守潔才優辦事實心任勞任怨久在江南候補於鹽務釐
務利弊尤爲熟悉籌畫精密能言能行督臣劉坤一張之
洞皆倚任之委辦事件均能破除情面確有把握實有效
驗先後辦理江西督銷局皖南茶釐局清苦儉約以身率
下力袪積弊節省浮費以此收數日旺臣在署安徽藩司
任內即聞商民稱頌溢於衢路及見其手訂整頓茶釐章

程秩然有序不激不苛今日司道大員中罕見其匹上年
督　臣張之洞奏調湖北總理漢口商務局　臣抵任後時與
接見委辦本署文案更留心體察藉此以覘其蘊蓄益信
其廉狷峭直果毅謹嚴但求有利於公家不存分毫自私
自利之見其立心忠摯尤非人所能及若有理財之權必
能節用剔弊使涓滴歸公　臣可深信一為廣東候補道王
秉恩查該員血性過人才能任事局度恢遠經緯分明光
緒二十一年經督　臣張之洞奏調湖北差委總辦銀元各
局上年又奏派總理漢口商務局勵己自愛任用得人鄂
局所出銀元色高平足近而沿江沿海各省遠而吉林黑

龍江各省無論洋場市鎮窮鄉僻壤一律暢銷人人稱便華商洋商皆推爲中國銀元第一實該員一人認眞督理之功　臣　抵任後時與接見論釐金辦法深得竅要該員前在廣東辦理善後局事此局出入欵項至多弊端亦至多自經該員辦理後釐剔整頓簿冊清楚無能弊混交卸之日存欵一百五十餘萬近年未有又辦理廣東海口補抽釐金華洋商奸僞百出往往以利啗洋人貨船張挂洋旂任意匿貨入口朦混免釐該員御下以嚴待商以寬所立章程精密明切可行久遠能禁華商冒領洋商運照之積弊商情悅服收數最旺迄今離局五年竟無一人再行冒

領者各海關洋人皆周知其事深服其才又長於聽訟廣東臬司廣州府案件繁重該員幫同清理前後三年每年結案三百餘起甚得民心在粵在鄂凡張之洞委辦各要政無不殫思竭慮求有成效雖被怨謗亦所不避綜核甚精而心地甚厚理財而能愛民尤為難得論該兩員之才品湖北各員中殆無出其右者恐他省亦不多覯也經督臣張之洞先後奏調來鄂有年於湖北情形講求已熟方今度支日絀交涉事件日繁如程儀洛王秉恩之賢實堪重任倘蒙　天恩假以事權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臣所臚列該員等理財實效皆有案卷可以查考不敢絲

毫虛飾上欺　聖明伏祈　飭令赴部引　見　特
恩破格錄用如程儀洛王秉恩始終異轍臣甘受濫保之
咎謹冒昧瀆陳不勝惶恐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
上聖鑒謹　奏

請　飭查舊有洋槍式樣相同者設廠專造子藥以
備急需摺

奏爲時勢日亟宜速籌省便應敵之方請　飭下各省
各營查明舊有洋槍擇其式樣相同爲數最多者一二種
設廠專造子藥以備急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謂練
兵爲今日第一要務而製械尤爲練兵第一要務然器械

雖具苟無子藥與無器同近十數年來每有戰事多因平時儲備不足事急始向外洋購辦時日既促價值又昂每槍所帶之子藥只有此數種式參差口徑不一往往此營所用之槍不能用彼營所帶之子藥甚至一營中槍式竟有一二種三四種者雖同營子藥亦不能公用臨陣之際子藥放盡則槍爲廢物兵皆徒手矣此必敗之道也近年屢奉　諭旨飭令各省各營所用軍械務求一律誠以一律則子藥可以豫儲臨時可以通用　聖謨明遠允宜恪遵臣聞外洋各國凡本國所用軍械統歸一廠製造口徑既同子藥自同故一槍得一槍之用中國今日匱乏

至此既無建製器總廠之力即不能有全國一律之槍其能製造新式小口徑者惟有上海湖北兩處上海一廠建造久經費多辦理較易湖北一廠係督臣張之洞所創辦苦心遠識所出之槍比較上海為精但經費不足即欲竭力推廣一時尚不足供天下之用當此外患緊急戰事之來不可測度臣日夜焦思勉籌一救急之法擬請電
旨飭下各省各營速行查明現有洋槍共計若干種每種各省若干何種係何口徑所用子藥大小輕重若何分別限期開單分析具報然後擇為數最多者一二種或就舊廠添設機器或建新廠另設機器專造此項槍數最多之

藥彈務使足用以備急需計某種槍可得若干足供幾省之用卽互撥某幾省以歸一律口徑同則平時易練人人可以精專子藥足則臨陣不憂人人可以通用似於今日備戰之事既便且省溯自海疆有事以來各省多設有製造槍彈之廠但未能明定一式則所造不專所撥不廣僅足供操練之用不足贍禦敵之需今若限定某省某廠專做某種槍藥彈專供某幾省之用責成有定臨時取發皆甚從容雖舊有之器不及新出之槍然一器至數萬枝之多又能子藥充足倉卒有警必可禦敵較之有槍無子藥束手待斃不遠勝乎況同是洋式雖間有快慢新舊之殊

然臨敵勝負仍在將品之貪廉軍令之嚴縱士氣之勇怯不盡在器械所差之毫釐也且子藥旣備以後上海湖北兩廠所造之新式快槍日出日多足以應用此項舊槍或用之守兵或用之民團爲益仍復不少再抬槍一項係中國自有利器亦甚有用近則往往聽其朽壞殊覺可惜近年添造後膛獨子抬槍一種頗稱精利然工精價鉅所擊仍只一人必須敵人重疊而立方能擊穿兩三人然則前膛抬槍羣子之長終不可掩現在各省所存當不下十數萬桿並請
飭下各省各營將所有前膛抬槍一律擦摩勿令鏽損並報明共有若干且抬槍所用土藥鉛丸工

省價廉製造尤使亦應豫爲儲備今者四裔環伺德兵在
山東兇暴肆虐薄海同憤正 朝廷卧薪嘗胆將士枕戈
待旦之時苟有所見用敢敬陳臣 爲速籌設廠專造子藥
以應急需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
鑒訓示再鄂省現存新舊式前膛抬槍數千桿均經擦摩
收儲合併陳明謹 奏

會 奏戶部撥補湖北宜昌塩釐款多無著仍請改
撥以濟要需摺

奏爲戶部撥補湖北宜昌塩釐款多無著仍請改撥以濟
要需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准戶部咨具奏循案

撥補各省釐金借抵洋款一摺單一分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計單內開宜昌鹽釐加價作抵銀一百萬兩除照上案准撥湖北暫停採辦米價運費銀七萬兩湖北裁兵節餉銀十一萬兩湖北丁漕錢價平餘銀五萬兩湖南丁漕折錢平餘銀三萬兩四川裁兵節餉銀十萬兩外今撥湖北鹽斤加價銀五萬兩湖南鹽斤加價銀二萬兩湖北漕項銀四萬六千兩湖南漕項銀四萬兩四川鹽斤加價銀十萬兩宜昌關洋稅銀十萬兩湖北當稅銀一萬四千兩江漢關洋稅銀十萬兩山西烟酒加稅銀七萬兩湖北釐金銀六萬兩撥足一百萬兩之數

又撥補江南所收鄂岸鹽釐指撥湖廣裁減長江水師節餉銀二萬四千兩湖北沙市關洋稅銀七千兩等因咨行到鄂當經分別轉飭查核詳辦去後茲據湖北布政使善聯鹽法武昌道孟繼壎督糧道譚啟宇漢黃德道江漢關監督岑春蓂署荊宜施道沙市關監督恭釗暨善後局牙釐局司道詳稱遵查本年戶部撥補宜昌鹽釐百萬內有指撥湖北暫停採買米價運費銀七萬兩係按年提存之款自應遵案照辦至指撥裁兵節餉一項原奏係分五年遞裁本年僅能省出銀四萬餘兩舊案節省兵餉兵米銀五萬三千餘兩亦祗九萬餘兩合之原撥十一萬之數計

不專銀一萬數千兩又丁漕錢價平餘一項每年約可收銀五萬兩計自上年開辦起解到者尚不足二萬兩應俟奏銷時除緩徵外能否取盈再行核算其當稅一項每年應徵銀五千餘兩歷係彙入地丁項下充餉並於奏銷及春秋撥冊報部有案現在司庫正項已屬收不專支若再將此款分別提出必致更形竭蹶實難遵奉提撥又如鹽斤加價一項查鹽局所收加價一係部撥湊還四國洋款一係奏准撥充槍礮局常年經費均有專支緊要之需斷難撥作他用又漕項一項查粮庫每年額徵隨漕軍三安家閒丁及幫津貧役水脚兌費照中稔之年除緩約徵銀

二萬七千餘兩提撥邊防經費銀四萬兩本年又加派銀八千兩奏准截留湊還四國洋款銀五萬兩漕廉等款銀一千餘兩以收抵支尚有不敷又江漢關洋稅銀十萬兩查江漢關收支各款本屬入不敷出前奉撥發俄法英德洋款本息本年銀四十萬兩詳經奏明在應解淮餉項下騰挪挹注目下淮餉已欠至八十萬兩上年四結期滿六成洋稅計不敷二十五萬餘兩現在奉撥淮餉援照西徵協餉章程嚴定功過正擬將爲難情形詳請具奏實難再添鉅款又宜昌關洋稅銀十萬兩查宜昌關所徵之數現尚不敷舊撥之內務府經費四國洋款槍礮廠經費各款

皆係要需亦實無從騰挪加解又釐金一項查善後局每年奉撥京協各餉暨本省營餉輪船經費採製等項約需支銀二百餘萬兩除鹽釐課稅外均仰給於貨釐嗣因子口洋旗盛行釐收日形短絀從前奉撥湊還四國洋款當以鉅款期迫詳經奏明將應解海軍鐵路等經費滇黔粵西協餉移緩就急儘數湊撥上年又奉改撥北洋新募中軍營餉業已無從籌足本年又奉加派邊防經費銀一萬六千兩尚須遵籌茲復奉飭提撥實屬力難兼顧以上各款或本款已不專撥或一款已撥不能再撥此本省撥補各款現在無著之實在情形也至雲南裁兵節餉銀四萬

兩鄂省欠解協滇餉項甚多勢必撥抵此款亦屬虛懸又山西烟酒加稅銀七萬兩詢據山西電覆業已湊還洋款無從撥解其餘他省能否如數解足現亦不能預料此又外省撥補各款亦多無著之實在情形也總之來源枯竭在部臣總持全局固已極費籌維該司道等際此時艱具有天良苟絲毫可以設籌又何敢意存推諉惟前項宜昌鹽釐昨解京甘各餉及供支本省滿餉營餉均爲迫不可待之需今既查明所撥之本省外省無著各款共有五十餘萬兩之多若因循觀望緘默不言將來解支不繼貽誤事機厥咎尤重伏查戶部撥補上年宜昌鹽釐內有指撥

湖北裁兵節餉一十萬兩不敷三萬餘兩係在湖北昭信票銀款內補足現計昭信票銀尙存十萬餘兩擬卽以之抵撥本年撥補壚釐不敷各項但餘欠之款尙有四十萬爲數仍鉅惟有詳情具　奏由部另行改撥的款庶免有誤要需至撥補本年江南所收鄂岸壚釐經部指撥湖北長江水師節餉二萬四千兩沙市關洋稅銀七千兩查沙市自開關以來徵數甚微關用一切尙係　奏明由宜昌關借撥實屬無款可解至前項長江水師節餉係湖北本省之款現當本省各款不敷解撥之際未便將此款反爲他省撥補欠項擬請留存本省湊撥北洋練軍之用所有

撥補江南之鄂岸鹽釐亦應請部一併改撥等情具詳前
來臣等覆查宜昌鹽釐經部撥補百萬之數計本省外省
無著之款共五十餘萬兩即將湖北昭信票銀湊入抵補
仍短至四十餘萬兩之多無款可撥誠以鄂省財源祗有
此數近年丁漕因災減徵貨釐收數日絀進款較前愈少
解款視昔更增此次經部撥補各款或並無此數或不專
甚多且其中多係從前已經指撥他項之用現即以供撥
從前之款尚且不專支解更安有餘款可資撥補鹽釐之
需該司道所陳各款支絀確係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另行改撥銀四十萬兩抵補宜昌鹽釐俾

各項要餉皆得有著除撥江南鄂岸鹽釐之款請部另行改撥其長江水師節餉請留存本省撥用另片奏陳外所有撥補宜昌鹽釐款多無著仍請改撥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特舉州縣賢員懇 恩逾格錄用以裨時艱摺

奏為特舉州縣賢員懇 恩逾格錄用以裨時艱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時艱愈大需才愈殷用人以不循資格為最要而求才以得自牧令者為最眞以臣所知如已故廣東巡撫馬丕瑶已故廣西巡撫高崇基均由州縣起家擢至封圻至今稱為好督撫至若已故前四川總

督李秉衡公忠大節　天語褒崇增光史冊要自其爲
州縣時善政已美不勝數翹出於衆久矣幸早邀　聖
明特達之知故能成就若此可見好州縣即可爲異日好
督撫惟是州縣官秩較卑非若道府以上之員易邀
顯擢即間有剡達或遲之久而始遷一階故往往有才堪
大用或未及用而以州縣終或用不及時以致未竟其才
國家仍不獲收得人之效臣近以是切加考察於州縣
得兩人焉一爲指省山西裁缺嘉義縣知縣在任候補同
知直隸州鄧嘉縝屢任州縣所到皆有惠政洽民及在臣
署辦理文案臣尤深識其才守上年曾經臣以該員操行

過人堪勝道府之任奏保當棠　天恩飭令送部引
見其政蹟事實業邀　聖明洞鑒臣近復悉心體察自
北事起後該員於製械練兵馭將事事皆引爲分內考究
不遺餘力又以卧薪嘗胆端從自苦始由是痛自刻厲儉
約倍加於平時是其心志忠懇無日而忘讐恥有非人所
能及者一爲湖北宜都縣知縣李天柱該縣地瘠民貧向
來衙署所需由舖戶供給漫無限制因是胥役詐索橫生
閭閻不堪其擾該員下車之日立行禁革民間釋此重累
以爲倖覩天日該員身處瘠鄉不僅以廉介自守其於地
方公事如積穀塘堰但有益於民生靡不督率興修他人

視爲無從展布該員獨處之裕如孜孜不倦若忘其爲瘠土也者輿論以爲二十年無此好官其尤爲人稱道者履任未久適鄰封土匪滋事過境兵差絡繹該員親身料理大自舟輿夫役細及薪米油鹽取之輒備井然有條征夫不知行役之勞居民不識差繇之苦本年調署優缺民間爭相攀留雖爲例所不許而羣情殷摯臣亦不忍過拂該員乃更欣然樂從並不以久處瘠區爲憾以上二員或曾官他省或現任鄂中臣屢經體察其立心遠大民情愛戴確有實徵非僅一二事襲取者比此其志量才略決非牧令所能限推其所長使任一郡必能一郡蒙其庥卽等而

上之亦可望能勝艱鉅倘蒙 天恩逾格立予不次超
擢臣敢信該員等必能隕身圖報並加奮勉臣目覩鄂省
吏治疲玩愧無轉移之術自北方事起彌復日甚疚心亟
思上紓 宵旰憂勤反覆籌維自以及時蒐采可期遠
到之才爲目前當務之急謹附於以人事君之義以冀有
禆時艱披瀝密陳無任悚惶目昧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請調魏晉楨來鄂差委片

再湖北釐務積弊非得人不能整理查有分省補用道魏
晉楨現在吉林原籍該員心地軒朗才識明通綜核精詳

於公牘文字敏速暢達曾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並
諳洋務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吉林將軍傳知該員即
日來鄂交臣差遣委用以資臂助出自　逾格鴻慈無
任悚感之至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于中丞遺書

奏議

後學張朝墉謹署

2

陳余奏議十卷

半園居士

民國十二年
刊於都門

于中丞奏議序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交棠之奏議凡若干篇電奏若干篇其子翰篤編爲十卷而屬劭忞序之光緒之初公在春坊與南皮張文襄公翰林侍講學士豐潤張公詹事府少詹瑞安黃公並以直言敢諫名聞天下凡朝廷用人行政壹不愜於輿論必抗疏力爭不避怨嫌而兩張公與黃公皆公館閣後進一切建白必與公熟籌審計公亦侃然以匡君之責自任故當世稱爲翰林

四諫是時 冲皇踐祚 孝欽皇后親裁大政
虛懷容納雖戇直過甚不以爲忤也然用事大
臣終以不便所爲因京察一等出公爲分巡荆
宜施道其後張文襄公出爲山西巡撫豐潤張
公以兵事獲嚴譴黃公以絓吏議去官言路稍
塞矣洎公由雲南布政使丁憂歸吉林將軍長
順誣劾公弟編修鍾霖公疏請查辦讞獄者周
內其事并鐫公秩既而公再起爲安徽布政使
擢湖北巡撫是時張文襄公方爲湖廣總督拳

匪搆釁兩宮西狩士大夫鑒於一時之禍爭謂
舊學徹窳非步趨泰西新法不足以致富強雖
文襄亦爲之歆動焉而公獨力言救時之計在
於正人心辨學術若用夷變夏恐異日之憂愈
不可測度用事者迂之遂調公巡撫河南旋移
廣西又謂公不善外交而公亦謝病求去矣嗚
乎自朝廷變法之後邪詖朋興適爲篡盜者之
憑藉公卒未十年而天下之事潰裂如此然後
知公之持正其言不可易非張文襄公所及也

劭忞以葭莩之末辱公知最早今老且病追維禍亂之始不自覺其涕泗之橫霣也然則公之未竟所施又豈僅爲公惜也哉公當官涖事已詳於榮成孫葆田所撰之墓誌茲不具論焉辛酉秋八月館晚生膠州柯劭忞謹撰

清史本傳

于蔭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訥廳人咸豐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同治元年授編修以父老請歸養父歿終喪還朝從大學士倭仁問學光緒初俄羅斯議還伊犂蔭霖疏劾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界地數百里及崇厚被逮有爲之遊說者復嚴疏劾之且劾樞臣畏葸欺罔同時張之洞黃體芳張佩綸皆喜言事稱翰林四諫再遷中允聞兄觀霖病立請開缺歸侍疾兄歿家居二

載始奉母入都八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是秋淫
雨漢水溢檄所屬開倉振濟又濬紫貝淵上游
改閘爲壩疏支流洩積潦水患始息新荆州書
院設經義治事兩齋生徒雲集講舍至不能容
禽斬盜魁李人奴等餘黨屏息宜昌民教搆訟
法領事袒教民挾兵艦至蔭霖不爲動後卒無
事英商漏宜昌關稅旣覺乃納賦請免不許請
補稅許之英商歎其廉出語人曰自吾入中國
希見有此人也十一年擢廣東按察使廣東素

多盜至白晝刼掠衢市蔭霖言於總督張之洞
奏請就地正法報可順德廩生簡朝亮有學行
緣事繫獄察其枉立出之十二年遷雲南布政
使丁母憂服闋改授臺灣布政使未行會弟編
修鍾霖以前在籍與蔭霖同辦振務爲姦商湯
連魁誣控獲譴蔭霖具疏辨詔遣大臣即訊頗
得連魁行賄狀然蔭霖猶坐是落職廢居京師
二十年日本戰事起往奉天襄依克唐阿軍請
募兵二萬自效詔許募萬人分四軍與民團相

應援明年和議成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李秉衡交章論薦詔賞三品頂戴署安徽布政使至則清釐田賦杜絕欺隱增墾田萬八千餘畝撙節庫儲至二百萬金於是建學選士嚴察僚屬政化流聞二十三年德人索膠州灣又脅朝廷罷川督李秉衡蔭霖奮然曰是尚可爲國乎上疏極論王大臣不職因附陳修省五事不報二十四年擢湖北巡撫之洞爲總督頗主泰西新法蔭霖斷斷爭議以爲救時之計在正人心辨

學術若用夷變夏恐異日之憂愈大之洞意迂之然仗其清正使治吏事湖北財賦倚釐金蔭霖精心綜核以舉劾爲激揚歲入驟增數十萬二十七年調撫河南方是時拳匪搆釁兩宮西狩德法兵日謀南下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殺教民蔭霖檄彰衞懷道馮光元捕誅首惡數人德法兵至順德聞教案已結乃還二十八年調湖北會詔裁缺改廣西廷議蔭霖不善外交復降旨開缺假居南陽三十年卒蔭霖晚歲益潛心

儒先性理書雖已貴服食不改儒素朱子書不
離案側變法議起蔭霖雖深疾之然其言曰取
人之長當求實用不當徒飾外觀人亦不能難
之著有悚齋集

悚齋遺書奏議目錄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男　翰　篤編錄
門人王莘林參校

卷一

力絕要盟敬陳管見摺
力絕要盟大議已定應速籌備防至計摺
糾劾大臣負國請振紀綱摺
辦糶招忌請賜查辦摺

卷二

代依將軍請飭部速撥軍需十三萬兩電奏

代李蘊齋學使陳奉省大局摺
代依將軍請添募兵勇以奉岫遼海數路勦賊自任摺
代依將軍擬覆兩次電旨垂詢成軍電奏
代依將軍擬添兵萬人籌議餉械並約計何時成軍摺

卷三

代依將軍請將梁鼎芬等四員發往軍營片
代依將軍請撥廣東機器局抬槍片
代依將軍請餉電奏

代依將軍陳明籌備軍械情形電奏
代依將軍請餉電奏
代依將軍請發餉械電奏
代依將軍陳明部撥十萬兩不敷應用電奏
代依將軍請撥前請三十萬兩電奏
代依將軍懇辭都統摺
請簡用賢能大臣並陳五事以救時局摺
卷四
接受湖北撫篆日期謝恩摺
謝賞福字恩摺

會奏現辦清訟章程並將積案各員分別示懲摺

會奏參劾庸劣妄爲各官紳以肅政紀摺

感冒暑濕未能速愈懇賞假一月醫治摺

會奏本年京倉採運仍懇照案停辦俾挪價腳兩款
撥濟鹽釐剩船要需摺

假期屆滿病未全愈懇恩續假摺

續假期滿病體稍愈力疾銷假摺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摺

謝賞福字恩摺

指省山西裁缺嘉義縣知縣鄧嘉縝懇特加擢用片

補用同知直隸州李紹遠辦理漢口釐局積弊一清
懇破格錄用片
年終考察各屬辦理保甲團練積谷塘堰並整頓釐
金各情形片
會奏審明聽糾夥搶官船得贓並因禁米出境藉端
滋事各犯分別案例定擬摺

卷五

會奏德安府知府仍請以候補知府施紀雲補授摺
會奏部撥漕標添募新軍月餉湖北無款籌解請改
撥摺

添募兩營製造抬槍原擬北上現幫同防緝仍候調
遣請旨遵行摺
遵旨趕造抬槍及籌款多造片
稅釐併徵不如辦洋貨統捐並附陳三端一要電奏
薦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幫辦武衛軍電奏
事勢孔棘懇特召重臣以固根本因電中阻恭摺密
陳摺
請簡重臣總統入衛各軍以一事權摺
薦李秉衡摺內詞有未盡謹再瀆陳片
敬舉理財賢員摺

請飭查舊有洋槍式樣相同者設廠專造子藥以備
急需摺
會奏戶部撥補湖北宜昌鹽釐款多無著仍請改撥
以濟要需摺
特舉州縣賢員懇恩逾格錄用以裨時艱摺
請調魏晉楨來鄂差委片
卷六
會奏遵旨力籌練兵新餉擬請援照湖南奏案推廣
川淮鹽斤加價以供急需摺
會奏遵旨察吏據實參劾摺

會奏請將試用知府丁柔克等革職片
會奏湖北賑捐解款較鉅之道員懇恩獎勵摺
會奏籌擬運米接濟辦法電請陜西巡撫代爲繕發摺
會奏德安府缺請特旨准以候補知府施紀雲補授片
敬舉真才懇簡畀錄用摺
請將道員奭良以同知歸部銓選片

卷七

恭報接受豫撫篆抵省日期摺

請劃留甘餉撥抵本省新募各營餉需摺

請留鐵路經費及松滬釐金兩項以資籌防片

續籌由水路起運購辦米石以資接濟摺

採購米石運費無出請截留漕折銀二萬兩以資運費片

加提武衛左軍新餉豫省無可再籌擬請飭部改撥以濟軍食而免貽誤摺

請將錠威軍押送遣勇沿途需索車價委員候補都司杜召棠革職片

特派道員暫行節制河北本省各軍並將應行查辦

之總兵撤去分統以肅軍紀摺
請調知縣差委摺
請調各員准其委署片
請將行豫鹽斤續行加價以濟餉需摺
請將存撥甘軍米石先行運陝片
過境差車請由各省發價摺
各營練餉巡餉另作專款由司支發片

卷八

查明州縣被參按站擾累各節據實覆陳分別擬辦
並擬妥定章程以善其後摺

查明閿鄉縣刼案請將知縣參革並增定緝捕章程
摺
起解備荒米麥並查明遏糴截糧拏車各節暨運道
爲難情形摺
查明豫境站數繪圖進呈並另行籌備車輛摺
蹕路經行地方委臬司前往覆勘片
請將藩司少緩交卸抑俟新任到豫再行交卸摺
署南陽鎮尹嘉賓革職片
覆陳駐豫援軍會商整頓及豫省防營分布防守各
情形摺

卷九

修治運道挪用鐵路經費一萬兩片

署南陽縣知縣袁福齡革職仍留勒緝逸犯片

調補鄂撫叩謝天恩請陛見摺

由鄂帶豫勇營應否留豫抑仍回鄂請旨摺

甘餉松滬釐金並漕折尾數均請緩解摺

署淅川廳同知連文淵交部議處片

請截留過境京餉以備回鑾供支摺

謝賞給頭品頂戴摺

武衛左軍新餉自本年二月分起按月搭解摺

候補道馮光元請量予獎勵片
遵旨條議敬抒管見摺

卷十

河北各屬法國教案一律完結摺
法主教司德望請賞給三品頂戴片
臬司鍾培覆勘躍路回省銷差片
岑道調署河陝汝道朱道委署彰衛懷道片
豫省連次大風飭屬查報各情形片
機器局採辦物料籌銀二萬二千兩片
捷勝五營先行裁撤以紓餉力摺

四川合江縣監生陳時濟續捐振銀彙案請奬片

朱壽鏞調署彰衛懷道片

調補廣西巡撫謝恩摺

河南保舉知府周鉞送部引見片

恭報交卸豫撫篆日期並請假三箇月摺

請開復鎭平縣知縣徐壽茲片

悚齋遺書奏議卷一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男翰篤編錄

門人王莘林參校

力絕要盟敬陳管見摺

奏爲力絕要盟速定大計　飭廷臣預籌備敵之策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四日恭閱邸抄欽奉

上諭此次會議事件中外臣工及在籍大員如有所見或自行具摺或呈請代奏均據實直陳等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垂念大局博採周咨不遺葑菲之至意

臣謹就愚慮所及敬瀝陳之崇厚罪在不赦天下公論所

同臣不復言崇厚之罪宜誅但言今日國是敵情必不可
不誅崇厚且慮左右諸臣狃於和議積習曲事瞻徇旣導
我　皇太后　皇上以輕縱崇厚必將中之以遷就
苟且之言深誤大計也崇厚何如罪而僅被以不俟
諭旨之輕文予以交部嚴議之薄懲將來辦法可知矣此
次崇厚所與俄人約議除決斥更無他說欲決斥要求除
正崇厚之罪以伸悖　旨擅許之明誅更無下手之處若
不誅崇厚而議和除照崇厚擅許各條遷就苟從亦別無
他策是則俱是非則俱非此今日事機相因之大較也　臣
思崇厚擅許非他土地也人民也華夷之嚴疆也中國之

要害也守國者守此四者而已四者有一授人國事必不
可問 臣 料諸臣今日必不敢妄陳於 皇太后 皇
上之前謂此非 國家大局所關要而予之無害也然而
徐徐之言終必及此也夫使諸臣果眞以 國家土地人
民嚴疆要害必不可分毫削損尺寸與人必將絕和局必
將理戰事必力請於 皇太后務當首誅崇厚以絕敵
人覬覦之心以舒中國臣民之憤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且
必上告我 皇太后謂不如此崇厚之罪不正則俄人
之責言必煩要我必愈堅犯我必愈速擅許之件必不能
一概屏絕此皆諸臣智慮所及而顧計不出此者 臣 固知

諸臣非有所愛於崇厚也蓋自歷辦洋務以來遷就苟且之計深中於其心至於今日時局敗壞已極衆論洶洶而諸臣遷就苟且之心未嘗忘也臣以其不欲重罪崇厚之心推之終必導我皇太后以不可從者而亦從不可予者而亦予則是將來辦法不過與崇厚相去在分釐毫忽之間烏能請誅崇厚哉在主是議以搖動皇太后者其言大約不外和利而戰害也彼强而我弱也其乞緩罪崇厚者大約必謂旣係全權大臣可以便宜行事則其失不無因也又必謂殺崇厚以絕和議則俄人必有食言之責兵端之啟也之數說者乃邪言非篤論也和局之裂

不裂只在所要之遂不遂必畏敗和只有概行許予然而予之以土地則益廣予之以人民則益衆予之以嚴疆則益險予之以要害則益利而益便總之齎盜人以糧而彼不煩舉手之費耳今日俄人果强而我又從而附益之此後之强不更强於今日乎至於崇厚正惟其權位極重故辱國尤當重誅夫兩敵要盟非信俄人納我叛將首先敗盟曲久在彼問罪之師我當先發至崇厚擅許之言在崇厚倘不誅崇厚則俄人反將謂　朝廷眞有是言而旣悔之故不能於崇厚加誅食言之責轉使有辭若先正崇厚擅許之誅正以見崇厚所許言本不出自　朝廷則何

食之有但謝以遣使非人足矣此不難解者也夫使以
國家土地人民嚴疆要害之重易崇厚以不死而可爲也
則臣復何言如其不然　前旨不即將崇厚正法已令
敵人生倖深失事機今日挽回之計不可不決臣料俄人
狡譎雖幸崇厚輕許以言亦知事關大局　國家必不俯
允其始願不過索兵費耳祗以崇厚奉使無狀彼乃見事
生心其實仍無必得之計然既已輕許之而亦不肯輕棄
正視我今日之待崇厚以觀　朝廷用心卜其進退崇厚
殺則謀必阻崇厚存則要必亟是在　皇太后之先定
厥志耳伏願　皇太后仰維　列聖締造艱念

皇上沖齡以天威爲必不可損以軍國爲必不可輕以敵人爲必不足畏苟有以木蘭往事爲悚言以天津前案爲援辦者　皇太后卽立予以亂政之誅咸豐九年之變正由謀國諸臣力主和議上誤　國家天津一案正由崇厚游說曾國藩致曾國藩內疚於心速之使死此皆當時時會之失向使諸臣翊贊得人必不至於今日至今言者猶爲痛心此可爲鑒而不可爲例也又況西洋諸國祗爲利圖俄人志在人民土地若使得盤踞各口明爲通商必暗爲寓兵之計今日之事苟有一毫輕失於人猶放虎入山而傅之翼此皆數十萬兵力不能必得者我　皇

太后不可不長慮而熟計之也且臣近見朝廷每舉大議値事有難行諸臣靡不敷衍遲廻曰留以待我皇上親政之日此皆由無身任成敗之人故其氣雖作之而不動臣觀前史漢臣諸葛亮宋臣李綱皆値主少國艱均能以殺賊自任置利鈍於不言故能終定大計恭親王親賢並重責更倍於二人外間相傳此事初發恭親王忠憤從中憂形於色可見國家利害卽恭親王切膚利害故能反身體認灼見眞知 皇太后當思我 皇上親政以後所當必爲卽今日所當必爲恭親王當思今日當身任之成敗無異我 皇上親政以後當身任之成敗惟

我　皇太后能託恭親王以成敗之所不敢主惟恭親王能助我　皇太后以智慮之所不能及我　皇太后但當勵恭親王以當辦則辦無存畏避之心恭親王但當思國存與存別無自全之計至於當國諸臣受　皇太后畀任之重可爲諫聽而言行矣而於自來辦理洋務尤無不事事　俯從豈非以老成之謀爲可倚重哉諸臣試思崇厚誤國至此孰實使然正當深懲前此因循之誣痛籌將來變計之策已往之失天下猶共原之若必以目前無事苟就曲從爲得計萬一謀始者目覩敗裂不可收拾咎將誰歸安必果能爲數年之計且今日未有不戰

而能濟者然以絕和而用兵可無此心負國之愧若以曲和而受制必爲天下歸罪之人此其利害輕重諸臣亦當深念也臣惟伏請我 皇太后正崇厚擅許之誅數俄人要盟之罪 明飭中外臣工各籌戰守方略 密詔欽差大臣左宗棠伊犁將軍金順肅整西師嚴陣待敵兩臣忠謀勇略冠絕時倫又以百戰之兵乘養銳之素臣料俄人必不敢正視西疆至於南北兩洋試辦海防演造機器有年平時皆言如何可用今日正當責以備敵之效不效則治諸臣以欺謾之咎惟東三省爲 京師根本俄夷久爲垂涎吉林尤當衝要不能逞志於西必將東擾三

省三省擾則　京師必震此最當通籌預備不可少有疏虞三省兵稱可用但現任將軍皆非治兵之才馬賊跳梁經年累月猶不能平以禦大敵必至誤事可否請　旨權設三省經略大臣一員專辦防俄之事不分滿漢但務得人擇文事武略兼備辦賊著有成效如黔撫岑毓英者畀以重寄駐札吉林居中調度再擇知兵善戰如陳國瑞鮑超等以輔之使之精練士卒趨其所便惟岑毓英相距太遠勢難驟及陳國瑞近在黑龍江一呼卽至此天所以資

國家以干城也卽請先　飭陳國瑞馳赴吉林予以統帥之任臣聞陳國瑞善於馭兵教戰雖驅市人而爲之旬

日之間可稱勁旅若得吉林黑龍江兵萬人臣料俄人必不敢輕圖東犯　國家東顧無憂則事可次第而舉奉天吉林黑龍江現在各有練軍卽請以所練之軍歸其統帥並移練軍之餉作爲防俄經費此尤一轉移間卽可濟事者惟願　聖慮動出萬全計貴迅速必不可拘泥更變成法之難行致失動中窾要之機會如此則內外戰守有備俄人必不輕起兵端而和局之成轉可必卽萬一肆其狡謀逞其無厭而賴我　皇太后宸斷在上諸臣協力同心在下俄人亦未能得志也則　朝廷一日戰勝之機卽薄海億萬臣民無窮之幸臣微員末秩仰惟此事關

宗　社安危區區微愚激不能已謹伏　闕上陳不勝戰懍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力絕要盟大議已定應速備防至計摺

奏為　朝廷力絕要盟大議已定則備敵宜權其要設防貴務其實定計莫善於速謹再據見續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　恭讀本月初四日　懿旨　諭旨將崇厚違訓越權不赦之大罪明詔中外以快人心其擅許各案復　命大理寺少卿曾紀澤前往再辦仰見　皇太后　皇上杜斥要盟志堅意確於設備禦敵之計必有不肯少緩須臾者今日防務皆知以東三省為先東三省以吉林為

首要言者非一人然人人知吉林之一無可恃而不知其有已深之患知俄人之覬覦吉林久懷叵測而不知其有立至之憂臣請就前摺未盡之處再敬瀝陳之吉林與俄人接境在東邊三城曰琿春曰寗古塔曰三姓今日俄患惟琿春最近惟三姓最危塔城居南北之中琿春三姓有事則塔城更不待言自咸豐十一年分界後不但我之空曠間地坐失數千里如綏芬興凱滿洲舊部處亦歸敵人吉林全省削去十之五六其猶爲無傷者不過以東邊三城尚在其三城所屬之地向無土著居民故失之不覺其少耳其實三城已有西徼而無東蔽刻下琿春東距近之

海山崴地方為俄商鉅鎮其地陸海輻輳洋船戰艘萃聚於中又附近海山崴即綏芬與凱舊地該夷築有木城兵房為屯聚重兵之所在捍禦甚祕但於數十里外時聞演習槍礮之聲土人相傳屯兵有三萬餘人之衆由海山崴抵琿春數百里而琿春與俄人接界則僅三十里之遙苟其襲我而來兵抵城下猶不能覺然尚只陸路一道可通由海山崴陸行百餘里登舟北駛至三姓東即入混同江逆溯上流一日可達三姓江至三姓水深面寬輪船可駛從前俄人乘船徑抵吉林其闖過三姓時未及攔阻已迅流西進矣近來吉訥游商濟赴海山崴貿易亦皆由此路

舟行往返稱其便捷三城本處處可達吉林而又無如混同松花一水之通舉我三姓阿勒楚喀伯都訥腹地與吉林省城盡歸一握觀此次不要三城而欲直窺伯都訥其以全意注吉林爲謀尤狡黠也敵情如此而我疆吏之相率畏敵夙無一備又有令人言之痛心者割地議和以來久震其國大兵强之名又狃於和局不可輕裂爲顧大局甘以邊備不修見罪不以激變起釁招尤故雖受其侵越陵逼而匿不以語人相戒以邊事勿自我開釁干 朝議該省兵雖可用而於邊務久弛而不修從無一人講備敵勝俄之策日久遂相習以爲我之不能制敵乃其固然而

歷任將軍名爲統轄吉林全省實則智計只及三廳其視東邊三城直如邊地餘疣但供其調遣而已何曾有議及邊謀者其三城之統協各官亦只管聽候調發苟且相安不生事而已通省皆無城垣東邊險要盡已在敵無可阨守以今日之勢論之三城無論何處俄人但以數百兵臨其境不待交刃而其統協各官有不束手而授城於敵者臣不之信也三城一處有失其將軍有不束手而以全局授人者臣亦不之信也而議者猶謂其調兵該國都有二萬里疲敝之勞餉需艱難有轉運之費此尤非知已知彼之言不知正俄人之大利而我之大不利也無論該夷屯

田已久自有積儲吉林本稱產穀之區倉儲露積步步有糧若由三城一入腹地粟不勝食不但無匱乏之虞並不煩携帶之苦則糧皆其糧馬賊流匪所在多有若一經俄人脅裹威逼從者儘衆則人皆其役所幸者吉人惡俄最深雖以金匪邊民數招之而不肯附間有投往者被其凌使辱虐久已遁逃且多係愚蠢不知機要又好在向來界限尚嚴雖聽其侵占而不恣其浪游故未深知我之虛實不敢輕舉嘗試耳萬一有狡譎外向之人乘間肆煽彼即冒險一來則知吉林之既便且易恐不復於我僻遠之伊犂與之較勝負爭多寡也以臣愚觀之即無崇厚誤國之

爲久矣我　國家不當置本根於强敵掌握也然而吉林可慮萬狀而可用亦有數端人性勁直兵素尚勇但得爲俄畏不畏俄之將禦之其氣一鼓可作可用一該處沿山獵戸不下數萬槍技最長善於步鬬募使防俄必能得力可用二塔姓以東偷墾居民各有器械屯落俄人素畏其愚悍避不敢犯招集不煩兵費可用三南北兩金場率多敢死士本無背化之心撫之必樂爲用可用四索倫貂戸被俄驅逐怨毒最深安輯之可以實邊可用五布置一定次第舉行又有宜亟修之數事海山嵗如可圖度當急設重兵以據形勝春塔姓三城勢皆衝要當急修城垣以資

捍圉東邊空地未墾尚多當隨時舉辦屯田以防侵越腹地居民防禦馬賊素有戰備當悉罷一切擾民之政舉辦堅壁清野之法使之力足自固兼可助兵又有宜變通之數事防俄宜步不宜馬當變通馬隊少步隊多吉林抬槍製造精準而久遠能抵禦洋槍有餘當變通弓箭鳥槍多練習抬槍隊如榮　簡任重臣專辦此事當以吉林爲駐札處所以東三城爲行營以資控馭至黑龍江俄患昔在西北今在東南惟艾輝一城孤懸江東練精兵萬人駐艾輝既固本省江防俄窺吉邊卽以艾輝兵抄其後可以相爲犄角但以上諸事無論議防議兵非區區銓才所能有

濟即招募安集修城練團諸事宜亦非文事武略兼備之長才不足與議一有不備得一遺一若議備不速辦備不頁待其貽誤悔之已晚總論大局三省急於西北邊防西北有事我可容數月之謀三省有事我即有一日之危吉林急於奉江兩省吉林固則蔽奉東北控江東南三省可以孟安吉林危則奉撤東藩江絕西通兩省必至瓦解自來定大計者其事成之日固莫不綱目具張洪纖畢舉而當其謀動之始則必挾全力以赴要機而後從容以盡餘策故力省而功倍若圖之不得其要亟於緩急交修終必苦於力之不足憚於事之難行勢將雜務紛擾緩者不免

妄費之需急者轉有不實之患此尤今日防計之不可不知也今日之計慮者大抵苦於籌餉之難不免爲搜括持籌之計臣愚以爲亦難濟也江省惟艾輝防兵需萬人吉林馬隊亦需萬人再益以步隊萬人統計食餉之兵不過三萬三省舊有額兵練兵之費若再得每年增餉數百萬兩可濟目前之需今但就各省勇隊量爲裁減機器船政概行罷除以辦今日之東防又何煩剝取紛更之末路哉又近來楚人用楚淮人用淮獨吉林擇將不必不用淮楚之人必不可用淮楚之隊東省山川險易非外人所知嚴寒非內省人所能受若由內省徵調徒糜路費而無實益

再　臣前摺所稱陳國瑞亦知其非獨當專閫之才但洋人畏憚最爲著名而吉林官兵亦服其善戰有相恃無恐之心此時人才難得略短取長若能器使得宜授以偏裨之任以之駐守東邊亦足收救時之一效臣本不曉兵事惟籍隸吉林於俄患聞之最熟謹就一隅管見所及敬再瀝陳以備　採擇未知有當萬一否

再敬陳者今日急務在設防尤在立防之本本何在在以必成之心爲持久之計事事挽除積習而後大局可轉也刻下雖堅定辦防議者猶未免有備必不用之言此議最足害事將無必戰之志兵無必鬭之心教練必不精帑餉

必虛縻平時徒極鋪張臨事仍無把握從前海防多議論
少成功卽坐病在此今日首要在擇將而挽習則在中樞
惟　皇太后常存憂虞惕畏之心惟諸臣常抱臥薪嘗
膽之恐謂我與俄夙怨已久今恥難容今日備明日戰我
固當爲必戰之謀卽嘗有備嘗無戰我亦不可有不戰之
恃防已議而防日加備已修而備仍日益時時激飭將士
以俄吾仇敵今日卽暫和吾備果足俄不我犯　國家猶
將以一戰圖從前侵地而使之還非不用也如是則兵帥
常挾戰心而事可修氣可奮我　皇太后再明諭議事
諸臣竭力從事倘以後少有疏虞必重罪諸臣籌防不盡

辦防不周必不悔不和之失策如是則諸臣之謀必益決而圖必益堅諸臣則宜刻刻仰維我　皇太后以深宮高處非不知俄大且强據理直斥久而彌定　盛德明斷曠古罕聞諸臣遭逢　聖明當無負隆遇今日積習百端
皇太后或有未知諸臣無不盡悉者若諸臣能贊
皇太后挽回之無俟他人言若不能雖言無濟然就防言防就備言備可以塞當前之責必致貽後日之悔一事不正足害防一端不公足妨戰臣請言其大者今日之患首在乏才當思乏才之由來安在平日不曲成不培養不風勵奬勸臨事取必宜其無人今日不獨此一事當求才

事事當求才以裨此一事帑用不足以爵代賞最爲先著首絕濫保挽頹風以虛銜紀級酧微勞留實在官階待將士臣工因循積玩之習已成不畏虛責畏實譴當隨時振厲功罪所在勸懲立施今日之事中外當重寄者孰持正孰便私孰忠誠孰敗露孰功成名遂而苟於自全孰巧言媚敵而力排公議考言問計苟有其是我 皇太后必有洞鑒於心者樞臣當弼成之既已拔其尤以奬賢尤宜罪其尤以警衆然後更繼之以激厲栽培不必求奇才異能今日之才今日之人但使人人各竭血誠即人人有以自效則人才不患不奮興矣 皇太后虛懷納善邇言

必察天下但有感泣而無責望而集衆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是樞臣之責此事初起諸臣豈不存姑且了事之心乃久之而公議所在舍已以從天下今日孰不多樞臣之賢然亦可以悟人言之非盡謗已而已見之未可深恃也嗣後願樞臣事事以今日爲法益進於兼容益宏其樂受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謀不必由已晝天下之謀皆其謀策不必自我籌天下之策皆其策以圖天下事且無難又何患防務之有不備有不至哉臣非敢越職言事惟以立防之本所在本不立防不可恃區區過慮謹附片直陳伏乞

聖鑒

糾劾大臣負國請振紀綱摺

奏為大臣負國敗壞全局請振厲紀綱以圖後日之策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近日來外間喧傳李鴻章有挾夷言要

朝命救崇厚之舉市井小民無不憤駭

臣始以為李鴻章受

國厚恩身當重寄其負心必不至是至本月十五日果聞以此事下廷臣議竊聞議者之言謂其事出自英法使臣悚於李鴻章函信出奏自各國事務衙門其要請之意則曰苟不急許俄兵且來將因一敵而召二敵之禍言危勢迫脅以必行英法與俄夷同利交親其為該使虛聲恫愒以冀遂其要求無已之心無疑李鴻章係為

崇厚游說以固其挾敵自重之計又無疑向使此時我津門有數萬可用之兵李鴻章爲奮不顧身殺敵自效之師惟有將崇厚置重典以直言斥要盟整軍厲士以待敵而伐其謀無可游移我 皇太后 皇上知其不可從而不能行誅於崇厚者知李鴻章之不可恃也俄兵有無不過英法兩使一空言耳李鴻章身未見敵聞而膽落此其甘心負國不能一戰已可概見萬一果有俄船之來必不待交一兵施一炮委而逃遁縱之長驅城下之盟李鴻章可以坐致也 臣雖至愚亦慮及者然即俯從其請乎崇厚之滅死尚不足言以後國事有不忍設想者矣夫俄人

何所愛於崇厚而必爲之緩頰哉謂此事可要而得無往而不得也生殺者　一人之大柄　皇太后垂簾聽政十有餘年　皇上沖齡踐阼全賴　列聖貽謀乾綱獨秉所以一紙之下羣下莫不拱而聽命無敢違逆故天下晏如也今以敵而刼我生殺之權何不可以敵而制我之予奪黜陟又何不可以敵而要我之土地人民此端一開恐中國之臣子將不惟我　皇太后　皇上之命是聽而惟外夷之命是聽御世之大權不操之我　皇太后　皇上而操之夷人且操之臣子挾外夷以自重者太阿出匣魁柄倒持我　皇太后將何恃以馭

天下平由是言之萬不得已容可緩崇厚數月之誅必不可貸諸臣負國之罪崇厚之死緩之目前無難收之異日諸臣誤國之失一誤於已往不可再誤於將來李鴻章身擁重兵奉　命移駐津門十有餘年天下之餉悉其取求天下之兵任其驅策果使竭誠自效何至統數萬飽騰之衆不能應敵平日籌辦防務大言罔上敢於行欺臨事倉皇一籌莫展辜　恩負國已無可逃乃復挾敵危言情同要制曾不敢以一字斥夷使而敢於以亂言聳　朝廷居心若此臣恐此請得遂之後李鴻章惟有俄人不允一語凡事可要　皇太后　皇上以必行何請不遂何為

不敢倘望其爲　國家效備敵之用乎爲今之計亟　命鮑超赴天津接統其衆以振淮軍之不武再於岑毓英曾國荃二人中擇其可爲直督者代其任畀以軍事　朝廷即念李鴻章前功僅予奪爵褫職解其兵權投之閒散亦不失爲寬大又總署者馭夷之要樞李鴻章之所以敢於妄爲無忌皆恃總署諸臣爲內援此事發動將及半年事事有名無實坐待敵人之計以實其和利戰害之言其設心早不能欺天下協辦大學士沈桂芬畏葸性生力小任重聞近年夷務沈桂芬主持居多亦自知其辦理潰敗決裂咎無可辭恐同列與爲異同特引門生戶部侍郎王文

部薦入樞廷爲附事夷人之助人言籍籍公論沸騰且聞崇厚出使亦薦由沈桂芬事敗之後不但不引嫌乞罷乃復廻護前非不顧　國家大計誤國至此　朝廷豈可再事優容戸部尚書董恂諂事夷人最爲昭著前王拯劾以僉王黃體芳彈以奸邪千人指摘必非虛妄自去冬此事發後聞董恂力排衆議逢人輒言俄人如何可畏煽惑衆心莫此爲甚以上諸臣人心共憤公論不容今日事急勢廹挽回時局振起人心除罷斥諸臣以警將來別無他策惟伏懇我　皇太后　皇上志在必行示以獨斷萬不可僅予嚴議聊示薄懲轉以啟諸臣玩視之心更籲請

皇太后以備敵全策責之恭親王愼簡忠良骨鯁之臣俾與協力同心益其不逮以往事爲炯戒以改過爲良圖庶乎樞臣不敢存借敵自重之心而備防之志定總署衙門不敢存借敵自重之心而爭辨之力嚴秉兵大臣不敢存借敵自重之心而戰守之士可用我以天下全力本不畏夷只以諸臣誤國至此無策可施然能亟謀正本清源果於自治令天下臣子皆悚然知有　皇太后
皇上之命不畏外夷猶可以立國也臣微員末秩何敢妄言大計惟仰維　皇太后宵旰勤勞集議廷臣勤求裨助上年冬　諭旨特詔此事許以直言今日事體更大

宗　社安危在此一舉區區愚慮激不能已謹據實切
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辦糶招忌請賜查辦摺
奏爲辦糶招忌挾嫌誣衊恭摺具陳仰懇　天恩俯賜
查辦以服衆心而維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恭閱邸抄奉
　上諭前據御史德蔭奏參吉林　等因欽此跪讀
之下曷勝惶恐　臣　辦理糶務未能悉協人心致被參劾宜
如何深自引咎惟所以被參之由實因力辦糶務觸地方
官幕諱災之忌兼因查糶得罪掯糧奸商之所致有不能
不爲我　皇上縷晰以陳者光緒十四年吉林因春潦

秋旱全境歉收伯都訥廳尤甚九月間合屬紳士赴廳報災廳幕朱姓慫慂廳官遏不爲稟至十月間民食維艱臣見羣情惶惶恐致生變因邀衆紳至臣家籌商平糶辦法並先將臣家所開燒當與衆紳及東南一帶燒當共二十餘家勸令各備本處市斗雜糧六百石平糶臣先行倡捐市錢二千吊衆紳共捐市錢六千吊以備歸還糶價衆紳旋即進省具呈懇請將軍入奏並請發欵接濟半官半捐以濟大難當雖奉批未駁而以廳官業報年景實有五成以折之是時賓州等處報災皆被斥駁衆紳不敢冒昧舉辦旋又具呈請查辦廳官匿災實情經派員往查含混

了事十二月底衆紳見民間乏食愈甚懇請將軍發欵乃蒙發出抹兌帖票三萬吊允係借給仍飭令糶後歸還十五年正月初衆紳赴廳稟請廳官將前議燒當備糧平糶之法推廣西北一路及零星舖戶量力備糧計共可得糧六萬石當經定價每石照價少賣市錢壹千由官欵及捐欵抵補至二月間糧價突長至兩倍不止各處搶糧者紛起稟報廳官而朱幕從中播弄坐視不理以致刁民愈聚愈衆朱幕趁此與軍署幕友秋姓串通蜚言省城三月間突奉將軍長順札諭痛詆紳士所指斥諸節與紳士辦法全相反悖並以刁民滋鬧歸咎紳士紳士等俱恐禍及旋

又具呈辭糶兼請添派重員督辦仍將紳士嚴行訓斥並
不添派重員以難之紳士等旋又具呈辨晰誣罔並請查
辦將軍亦未明白批示遣人將原呈送交紳士暗爲消彌
紳士等無門叩訴祗得回廳接辦 臣 時尚家居然目擊鄉
里嗷嗷且糶務係 臣 倡辦雖事多齟齬豈敢稍存意見當
於服闋之日即行馳至廳城面晤廳官雙全及委員姚嶽
松衣佩璋籌商一切並懇邀諸紳分查戶口幸賴官紳同
力刁民彈壓已略就緒乃合計饑民大小二十餘萬口僅
以六萬石糧供糶瞬將告罄而糧價愈加騰貴 臣 束手無
策惟有深自引咎以冀積誠相感當專函懇求將軍長順

副都統恩澤反復痛陳力求設法籌濟將來時值省城飢
民亦聚至數萬拉林城長春廳敦化縣三姓城亦均報飢
民麕集該將軍副都統始少悟從前蜚言之誤五月初十
十二十三連覆臣函有從前惑於市虎之言並邀臣星夜
進省商辦賑糶然將軍待臣情詞愈婉而幕委之恨臣愈
深時已將盡五月始據該將軍等奏明災狀賑糶兼施然
距成災已九月之久矣計省城共捐官兵賑欵約有七八
萬兩之多訥廳係災重之區並未續蒙撥給臣與衆紳等
一面分辦糶務一面苦口勸捐又自行倡捐錢一千吊衆
紳復各加捐積至三月之久共捐錢十一萬餘吊雖未全

收齊已有成數臣以此次痛深創鉅爲思患預防之計除補糶外計餘錢九萬餘千因又商同衆紳創辦積穀先後將捐生請獎清冊及積穀章程由廳禀省核辦當辦糶之日曾經委員查出在廳開設燒當之臨榆縣刁生湯連魁違示措糧抬價舞弊會同廳官禀請斥革該生逃匿懸案待緝又經文生陳文畯查出奸商蔣儒閉糶措價無弊不作禀廳查辦訊確認罰充糶有沈學會作保該奸商赴省翻控賄串軍署劣幕秋姓批語故爲放鬆以上皆有案可稽雖事經官懲而刁生奸商之怨又積於臣身矣臣於本年二月起服進京囑衆紳接收捐欵舉辦積穀乃甫抵省

城値衆紳等正以沈學曾親向生員于芳懷糶局賑房宣佐寬揚言湯連魁在京賄買言官參劾前次所保蔣儒欵項一概不出本身捐欵亦要倒同衆紳等恐捐生相率效尤呈請將軍查辦是時闔屬並不知前有參案沈學曾之傳言 臣亦不敢信其有無到京之後果奉 嚴諭將辦糶衆紳斥革 臣胞弟編修于鍾霖一併革職 臣思此次參案本由 臣倡辦糶務觸官幕諱災刁商舞弊之忌乃閱查辦原摺於 臣反多寬假之詞而摭已成之義舉顛倒是非如原摺內委員衣佩璋私受供給一節查糶務本屬義舉與他項公事不同該委員等巡歷周查衆紳感其一切秉

公官發盤費不足情願由紳商罰欵內供給火食委員姚嶽崧亦事同一律不止衣佩璋一人查各省辦賑因係義舉往往於辦賑委員籌助薪水所在多有況此欵本係稟明撥給糶局以充雜用並未動用正欵原摺旣謂該員懲辦奸商事無私曲糶局情願助給該員等火食似不得以私受罪之又如原奏所稱代辦釐捐任意侵漁一節查訥廳本係包釐與他處儘收儘解者不同如原摺稱每年報如定數六千五百串可証原係商人包辦有年並非創自紳士商人因交納釐金諸多需索兼司事者妄費無度所餘之欵不足應用光緒九年該商等懇求書院代收代解

所有餘欵情願津貼書院束修膏火及一切雜費訥廳書院事屬創舉文廟考棚學署歲修一切雜用需欵甚鉅從前書院山長束修僅二百金嗣加至四百金並加添諸生膏火然係省商人妄費供書院雜用並非正欵且商人創辦於前紳士接辦於後紳收紳交與商收商交數目無異並非任意攤捐查各省辦理書院往往由釐金鹽務撥給欵費或並由督撫飭藩司籌欵即臣在荊宜施道任內亦曾撥籌公欵爲書院生徒膏火雜需此項釐金盈餘出自商人無傷國帑較之各省提用公欵者尤有區別似應在體恤之例且侵吞不侵吞專論入己不入己如經手人果

有入已之欵亦須查出賬目入己若干何人入己卽向何人追繳方能折服亦不能一律追繳書院監院每年係各紳公舉一切出入欵目均由監院經手紳士等不時稽查斷無敢以公欵入己之事但書院賬目繁細委員所稱無著之欵苟非檢查賬目未周抑或具呈之人非現時經手之人未能得其實數均所不免且旣歸書院雜費卽必欲追繳亦應闔屬生徒攤賠何得專累經手之人又如原奏私立祠堂一節乃援引通禮品官家廟當於居室之東等語查臣叔祠堂乃係各紳公立並非臣於書院建修家廟當衆紳舉辦時臣曾屢函力辭衆紳等念臣叔於在生

前倡成義舉援各會館私祀鄉先輩歿祭於社之義於臣
兄弟俱在外居官之際共請入祠係閤屬紳民所為亦並
非楊光黼等倡議私立又如原奏學田欺隱一節查學田
係臣胞叔于凌雲首倡其事原領百五十方負累荒價至
市錢三萬餘串因公欵所集僅可得地十五方又自行倡
捐二十方共三十五方以餘荒出售歸補荒價吉林所放
荒地本有三七扣成定章地多照少非止學田為然況學
田山深林密地屬冷瘠是以原放時扣成較他處尤為加
多因開墾不足租賦屢經　奏請按熟升科有案積至三
十年之久所開熟地始敷租額原　奏稱荒多於熟亦未

嘗不深悉其故至學田三十五方照僅八張光緒八年
奏請綏租時業經陳明有案該紳等並無欺隱至謂光緒
十三四兩年將學田北面熟地約百餘晌撥入天德裕名
下收租一節查學田距訥廳二百餘里 臣 家與衆紳皆不
能常履其地是否將學田撥入天德裕名下收租抑或與
書院另有交涉 臣 雖不敢遙爲臆度恐執事人必有確據
臣 家子弟雖愚尚不至侵佔祖父捐建學田以爲已有即
該舖執事人亦斷不敢妄爲至此如有其事 臣 甘當咎至
謂天德裕照數垧數與學田相等而收租多至兩倍有餘
一節查本處地租皆係每垧兩石至一石數斗不等獨學

田因係公產租僅五斗取其可以持久是以輕定租額私
田從無輕至五斗之數是以照數坰數相等而收數懸殊
實非另有浮多更非欺隱至另片　奏臣家開設鋪號所
出憑帖商民持帖取錢多方刁難一節臣家鋪面皆係祖
父留貽大半與人合夥非皆臣家生理向即借此謀生並
非與民爭利吉林全省現錢短少全恃憑帖爲周轉始自
省城浸淫全境亦歷有年不獨訥廳一處即臬紳前年由
軍署領出糶欵三萬串亦係抹兌憑帖該將軍雖於省城
亟加整頓而省城一隅尙須有由內省撥錢之請其現錢
短少可見本廳官不敢持之太急上年諭令闔屬漸次按

成發錢臣鋪無不遵示辦理何敢抗違若臣鋪概不付錢無論居民必不行使且豈有持帖之人無一告發者何謂刁難至謂運貨希圖漏稅漁利一節臣鋪面不敢如此妄爲臣所知者十四年冬臣堂弟所開典鋪德豐當運發油蔴車戶持有本廳稅票行至長春廳米家城子地方被稅官搶票嚇詐即時斃命經車戶家人赴省呈控有案寃終未伸更何敢有漏稅之事以上各節學田舉辦於三十年之前書院文會釐捐祠堂遠者十餘年近亦八九年臣胞弟于鍾霖自少懦弱祇知讀書應試自光緒三年通籍後僅告假回籍一次五年己卯回京銷假散館後供職京師

八年之久直至十三年丁 臣 母憂始行回籍守制有歷俸
可查無論三十年前之學田 臣 弟時在孩提即光緒八年
臣 叔入祠九年紳士代收釐金以年月考之皆 臣 弟在京
供職之日且 臣 弟此次回籍後如果諸事稍有變更誣以
誹言尚爲有因乃諸皆仍舊而釐金更經諸紳辭出況文
會釐金諸事辦理俱在廳城 臣 上年辦糶住廳日多 臣 弟
經年足未嘗一履廳城衆所共知 臣 於辦糶外未嘗一與
其事原摺乃謂 臣 弟默爲主持豈有 臣 在廳就近尚不與
聞而 臣 弟反主持於數十里之外者乎至 臣 家各鋪俱係
先業各有鋪夥經理 臣 弟於家事向不過問何論鋪務原

摺及片奏乃以極惡至劣之言一概加之臣弟之身並無一事指實更不可解總之此案御史德蔭原參以糶務爲首要而案內關鍵以紳士稟請查明沈學曾揚言湯漣魁賄買言官參奏爲重情當沈學曾揚言之際闔省無一人知有參案沈學曾何以獨先知之既據紳士稟明沈學曾親向于芳懷宣佐寬揚言有証該將軍正在奉查 欽交案件宜如何環質互証以求水落石出何以並不傳訊賄買言官案情重大既經該紳士稟請查明奏辦虛實均應澈究據情明白入告何以覆奏摺內於紳士稟請查辦情節並無一語提及該將軍長順人本長厚祇緣不通文

義公牘皆係請人代閱以故劣幕秋青士擅權納賄得肆把持前此蔣儒赴省翻控賄通該幕肆行無忌此猶在未有參案之先既經稟查　欽交案件委員黃曦乃該將軍所派查案之員沈學曾蔣儒係紳士稟請查辦賄買言官之証該委員赴廳之日公然與沈學曾蔣儒一路同食同宿勾串朋謀不畏人知惟其平日蔑視該將軍如同木偶故敢臨時交通沈學曾蔣儒益無忌憚查委員衣佩璋與廳官雙全先後稟省懲辦只有湯連魁蔣儒兩案湯連魁蔣儒沈學曾本該御史原參委員查辦不實之要據復經紳士稟稱沈學曾揚言賄買言官有案尤是要中之要

何以原摺於他項參欵節外生枝橫加羅織而獨於湯連魁蔣儒沈學曾反僅以奸商渾舉之而不言其名輕輕揭過無非恐一縷晰即難彌縫一奏明必致敗露籍非劣幕秋靑士委員黃曦交通一氣洞悉湯連魁蔣儒沈學曾搆陷隱情有心爲之匿飾何遽至此由是言之沈學曾所稱湯連魁賄買言官非出無因該將軍覆奏不實已可概見

臣世受 國恩無以報稱倡辦糶務未能悉協人心 朝廷不加譴責已荷 聖慈高厚即 臣 弟被人誣枉亦 臣 一身一家之事 臣 亦何敢剖辨第念紳士辦理義舉大抵皆肯任勞怨之人難免得罪一二宵小稍不如意即設法

搆陷無所不至伏見江浙等省災歉辦賑官紳督撫皆一
再優請奬叙當上年緊急時該將軍亦有勸捐給奬札文
今以力辦糶務集捐重欵之人不惟毫無奬勵反獲重咎
積穀一議功敗垂成以後地方再有緩急誰復敢身任義
舉踴躍從事者爲害實非淺鮮事關奸商朋謀搆陷賄囑
言官大吏查辦不實惟有伏乞　皇上天恩由京　特
派公正大員迻欵查辦徹底根究庶公道没而復彰義舉
敗而復整地方幸甚所有懇請查辦緣由理合　呈請據
情　代奏再因糶務前後情節參差呈內指陳各節未能
詳盡謹將將軍長順副都統恩澤復臣原函四件暨紳士

批稟三件交回未批稟一件紳士懇請查辦沈學曾揚言稟呈一件將軍長順諭帖一件分巡道瑞霖札文一件伯都訥廳暨委員稟稿二件蔭霖致將軍長順副都統恩澤信函一件一併抄錄並請特呈軍機處一併備查合併聲明爲此上呈

代依將軍請飭部速撥軍需十三萬兩電奏

奉部撥勇餉三十四萬兩已經委員解到查此項須抵還江省十一萬兩招勇費暨年內支收約須十萬兩外因奉收歉薄避賊之民來春必失耕種明年全軍一年所需米麥須急趁冬臘月吉林車運通時於鐵開通江口等處豫購現因迫不及待先其所急由解到勇餉內暫騰出十萬兩派員分路儘數買糧俯懇請 旨先行飭部將明年應領勇餉速撥十萬兩應急再由部陸續扣抵又東路山險石惡河複流悍忽陸忽水向無驛路轉運維艱隆冬勉行

春夏裹足且沿途無積囷處所運道運具非豫籌不辦統計買駝馬製車輛修治道途橋梁造備細河小舟添募護糧勇役暨輾轉囷積碾磨之費省之又省非十萬兩不濟再抬槍係我軍利器本地火藥尤備洋藥不足之需埋設地雷資助獵戶搜山放卡均急須此擬製槍造藥兩項先儘三萬兩濟目前之用請再飭部通共速添撥銀十三萬兩以應急需此皆全軍性命攸關唐阿誓與各營員以肝膽心性相期斷不絲毫妄用用後再行逐款據實報部如明年驛路能通臨時得省則省刻下務請照數飭撥事關緊急敬乞代 奏俯候聖裁依克唐阿謹肅

代李蘊齋學使陳奉省大局疏

奏爲倭患已深奉局已壞謹瀝陳大局實在情形籲請速籌以後切實辦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九日因旅順失守請　簡重臣迅圖規復具摺上陳蒙　皇上包容　賜之留中不勝感悚竊觀數月以來我　皇上今日遣一帥明日發一師今日督各將進勦明日飭各將會防我　皇上必以爲將士漸能用命冀其一勝倭事可了臣竊加體察其實在情形諸臣實未有據情爲我　皇上言者臣身在危局之中雖未操兵柄但仰思　宵旰憂虞不忍時局已壞至此我　皇

上猶有不知謹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一我兵與賊情
優劣太相形也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大凡兵與賊較
或技藝或氣力或行爲必有一長勝敵乃可制勝從前髮
捻初起兵皆望風潰遁厥後賊烏合我精練賊荼毒我安
撫故賊終平今我兵以必不勝之勢處已以可勝之勢予
敵安得不敗如兵器遜賊器精兵耽安逸賊習勞苦兵登
山越澗力不能支賊則度險盤崖捷如猿狖我兵履我地
而險夷不知賊則各懷地圖雖曲徑小蹊如行舊路我兵
雜住民房賊則皮帳絨衣箇箇露宿我兵始猛終竭敗則
糜亂往往爲賊所困賊則勝不急追敗不亂隊故能耐久

相持然此其勝負之相懸猶由於練與不練之別不能盡爲兵責也惟是我兵於軍律所忌無一不犯種種暴惡難以枚舉姦淫婦女搶掠財物入室則劈箱倒篋入村則搜草裹糧兵到之區居民一空雞猪俱盡其守城也賊將至託言擊賊而先僞遁其棄城也賊未來揚言賊至而先肆搶掠官兵一過滿目蕭然寂無人跡故人不曰被賊禍而曰遭兵刼離散人心莫甚於是而倭寇者事事故與我兵相反每得一城遲三四日探明而後入入則先行張貼僞示首禁姦淫搶掠辱我以可恥誘民以甘言不住民房不擾商賈除攫取綿鞋外雖箱篋微物一無所動縱民出入

以安其心雇民營作而予其值如鳳凰岫巖海城招徠商賈助之資本以就其業故民至有避兵去聞賊至而返者其要結人心大數如此夫倭人本以陰賊之心行其狡毒之術其待兵也或與之以倭婦以繫其心或餌之以重賞以要其死或醉之以藥酒以生其敢心或劫之以死法以絕其退路盡由詭道本非眞能節制之師然我兵處處專離散人心倭人事事皆故反我兵之所爲專以要結人心其設心最爲可畏以臣度之今日之寇雖以從前破髮捻之銳卒胡林翼曾國藩尚在亦須另求進步方能制此勁敵臣非不知兩敵相持豈能現籌訓諫之法然我兵所以

取敗與敵人所以勝我之故要不可不切諭各將痛改前非隨時教導續招之隊亦不可不少加練習過則必勝及則能持若頑然仍此舊習勝負之機不待決諸臨陣之日矣夫中國地大民眾敵之所畏如果能以我之精神洞中敵之要害以十敵一不患倭寇之不滅也此臣所亟於瀝陳者一也一全局形勢宜分四路進勦也曰東路則自本西湖度分水嶺達鳳凰廳是曰東南路則大高嶺越連山關草河口至鳳凰廳是曰南路則旅順是曰南東路則岫巖是人知東路之空廓無州縣而不知其山谿盤奥百徑分义戰禦少疏南則大高嶺後路堪虞西則省城關鑰不

閉賊抵城下而人不知此似輕而實重者也人知大高嶺之扼險不容有失而不知賊得據之固萬夫不能克我憑守之亦十夫可當百若但防禦而不圖進攻賊越嶺誠難而旁竄則易可以扼守經年而兵不戰此似勞而實逸者也岫巖一廳東逼鳳凰南連熊岳遼陽之屏蔽海城之通途故岫巖不復雖得鳳凰廳而不能守至於旅順則海口巖疆控制金復及沿海各島重要尤非三路可比然今旣不能直搗旅順宜先恢復三路我軍現在進逼海城克復有望復海城後飭東路東南路約日併進不克鳳凰不止飭克復海城兵約日併進不克岫巖不止南路但飭固防

令熊岳金旅之賊不得東竄則三路齊舉賊自首尾不救三路肅清後而後旅順可圖矣此臣所亟於瀝陳者又一也一能戰與不能戰將之勇怯宜知也徵兵不下數萬將領不下十數人能戰者南惟宋慶北惟依克唐阿二人而已依雖始至不免狼狽而自長甸退出後血戰十餘次賊不能西出一步省城東道籍以無恐依力居多宋雖自九連城一退三百里不無可議而整兵復起誓心殺賊碙瓦寨一戰實足奪賊勢而褫其魄有斃賊數百之功焉其餘或攘人之功爲己有或侈賊之勢以自重非一二將比也今日將帥不和病不在氣盈而在氣歉氣盈者力實能戰人

實敢戰苟折節下氣以和其心則可爲我用氣歉者外强中乾激之不動發之不起只是膽怯耳此臣所亟於瀝陳者又一也一器械宜求之內省也洋器雖利現在海路梗塞外洋之購買維艱各局之製造不濟抬槍爲我軍利器賊之所畏刻下各軍爭市之而惟恨其少無如奉省鑪稀匠寡趕造不及請　通飭各省設法製辦兼造本地火藥有能進抬槍千杆或數百杆者酧以重賞趁此凍結苟能解到抬槍萬枝或五六千枝交於能戰之將與洋器相輔爲用必能摧堅破銳此臣所亟於瀝陳者又一也一淮軍萬不可用也宿將久經凋謝繼起者非其親戚卽其子弟

均未經戰陣之人補伍皆以賄成抑餉早懷積怨況功名已足習氣已成驕奢居人先戰鬬居人後兼之從前髮捻之役賊有子女帛貨我兵故以戰爲利出兵發財一語久成官軍援受秘訣今與倭寇戰無所得故不利於殺賊而利於擾民見賊愈怯者擾民愈深囊槖務盈積習牢不可破朝陽之役平壤之敗馬馱車載至今言者寒心以此制敵萬無是望此臣所亟於瀝陳者又一也臣竊觀今日非無能戰之將敢戰之兵統攝無人致成痿痺不惟督戰無功亦且戢兵無術依克唐阿草河城一役向使大高嶺能以濟師要隘可復宋慶碼瓦寨一戰若使劉盛休能爲盡

力殺賊更多且如飛騎馬隊一軍行同惡賊搶掠姦淫無所不至朝東暮西任其所之至今不知歸誰統帥各統將人自爲謀希圖無事目睹兵勇害民苟非隸在本軍雖以將軍提督之尊不能過問他軍之營哨今即不能如 臣前奏 特簡重臣莫若 飭下依宋兩人令其自陳方略以某路歸宋某路歸依使之自任其責共須若干兵若干餉 朝廷即縱其所爲聽之以招兵寬之以餉需但責以成功而不拘以指授俟其兵能足用將虛糜之營一切罷撤留其軍械以供有用之師節其餉項以給能戰之士則事猶可爲也惟是冬令雖盡春寒較長倭人有凍足

之痾餉絀之虞如能於兩月內一鼓作氣庶可易於得手
否則海口一開敵人源源接濟而來可虞恐不止如今日
已也此臣所亟於瀝陳者又一也抑臣尤有請者同治之
初糜爛半天下當時內而　召用倭仁李棠階吳廷棟等
諸宿儒外而胡林翼曾國藩等拔擢廉吏寒畯如羅澤南
江忠源李續賓等一面辦理軍務一面講求吏治已被賊
之地方加之撫恤未被賊之地方豫爲保愛故民心不去
而大難可平今奉省年荒民困重以兵擾家無隔宿之糧
人有凍餒之死田不能種歸無所棲苟不急圖內難將作
惟有籲懇我　皇上擢用良臣急求賢俊如同治初元

無論在官已退以及山林隱逸苟操守爲人所服直諫爲衆所推素不事權貴不通賄賂之人登之顯爵布之地方此尤根本之要圖似無與軍務而實軍務之最急者也臣因時局艱危心迫情切不揣冒昧不知忌諱謹恭摺越分瀝陳伏乞　皇上聖鑑採納不勝屏營之至謹　奏

代依將軍擬請添募兵勇以鳳岫遼海數路勦賊自任摺

奏爲瀝陳狡敵詭情統籌奉省全局恐曠日變生亟請添募兵勇先以鳳岫遼海數路勦賊自任固保東陲再圖旅口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倭逆犯順奴才妄不

自忖度率三千人告奮前敵旋奉　旨駐奉聽調時值霪
雨由草道進發兵卒在前裝械在後遠涉長途致形狼狽
奴才不敢諱旣而馳赴東邊至甫三日又分防於相距百
八十里之長甸口九連之敗倉猝不能馳救奴才幸得全
軍地實爲之奴才亦不敢居功向使與諸軍共戰亦同一
潰爛不支耳旋因大軍退保摩天嶺奴才不能自守鳳廳
退屯賽馬至今以爲愧恨奴才實自恥之自是之後憤惡
寇之猖狂睹全局之潰裂奴才寢卧不安與諸軍以死相
誓自十月十五日起一月之間大小十餘戰殺賊約有千
人而我兵傷亡亦如之奴才身陷於危者再最後鳳城猝

突失一驍將永山兵氣幾不復振冬月中旬新募之隊甫經陸續抵營而十一月十七日海城失守遼陽告急函書交至　奴才不敢以救援未奉　朝命緩急坐視東南急馳往援留壽山等嚴扼分水而　奴才之兵自此分矣滿擬北合長順一軍南聯宋慶亟復海城迺蓋州一失宋慶又有南顧之虞而夾擊之策復不就頓兵自戰又旬日於茲雖飭壽山進逼鳳城以撓岫巖西擾之賊冀作海城犄角之勢然一軍首尾相距四五百里聲援不接策應無方苟圖倖成實無勝算此亦　奴才不得已之計也　奴才統籌前後熟察賊情兼忖我軍勝負之形瞭然在目此寇狡滑善

戰與髮捻各逆不同非深籌豫度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不足以制賊死命而遏其凶鋒登山越澗捷如猿鳥我兵不如也有進無退十人殪其七八其二三猶突我兵不如也勝不急退敗不亂隊擒不畏死我兵不如也蓋其用心叵測習練有素非我兵急切應募今日到營明日接戰者比彼整我散彼定我擾彼熟我生倉皇臨陣將卒雖勇傷亡實多 奴才 心實憫焉夫統計該寇不過三四萬人耳仗累勝之勢狂突橫行如入無人之境數月以來岫巖方傾海蓋繼失未能克一城復一隅其情形已概可覩矣即 奴才 一軍專戰東路亦僅使省垣門戶未遽啟寇今又分援遼

海愈形力弱勢單夫合之可當一面分之則成孤軍即幸
而克復海城不能進取亦未足有補全局況未敢必也似
此遷延歲月必致師老變生轉瞬冰泮河開敵舸源源而
至其支持必有倍難於今日者又況外夷各國覬覦而動
欲坐收漁人之利更難保其必無此可憂之甚者也奴才
通盤籌策才雖不足任事心實誓於滅賊與其各路分守
在我有前跋後躓之虞不如數道並攻使敵有左支右絀
之勢且該寇經營未定之始宜先復旅順即足控制東南
該寇窟穴已成之後必先規復東南乃能漸復旅順奴才
前此函懇山東巡撫李秉衡求造抬槍現經該撫允撥庫

存舊槍兩千杆正二月間可以解到復經　奴才　派員前往購造期以六千杆爲度約四五月內亦能齊集可以濟洋器之不足　奴才　又於鐵開通江口吉林等地方購得米麥糧豆二萬石足以備軍食買車百餘輛騾馬千數百匹足以利轉運我　皇上如不以　奴才　爲不肖請許　奴才　再行添募兵勇二萬人　奴才　請以克復鳳凰岫巖海城自效不效則治　奴才　之罪以厲諸將之能如蒙　俞允　奴才　一面招募一面擇知兵將弁在後路略加訓諫使知賊之要領一面進發前敵應戰夫如是則不借他人可以自立即請三路同時並進俾賊奔命不遑蓋復海城則遼瀋無

北竄之憂復岫巖則鳳凰無旁截之患復鳳凰則東邊四縣聲勢相通三城旣復留兵萬人固守鳳凰與寬甸懷仁通化三縣團練亟加聯絡嚴扼江隘以團助兵以兵衞民來則攻之退則守之庶使嶺道無阻與京海龍一帶完善之區可保無警而東路之管鑰固矣然後以克海城之兵循海而南規復蓋復以克岫巖之兵循海而西規復沿海各口得寸則守寸得尺則守尺與宋慶並籌合進同趨旅順促之海濱我軍自張彼勢自蹙如以奴才爲不足任即請

皇上另簡能戰之帥臣責奴才以所陳之末策奴才亦情願附人自效斷不敢稍涉避就然務使兵必自募

將必自擇事不待於旁假功乃可期其有成如但以某隊歸統某將歸調徒擁虛名必無實濟今時勢愈迫若不再通籌辦法日復一日怯者日見潰奔勇者只供傷亡而已異日之患未可知也抑 奴才 又有請者奉天為 國家根本重地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此次倭寇內犯我兵相繼敗潰遼瀋一帶民人結團固守死戰不降以致寬懷之地倭人忿其助兵亟肆焚掠忠奮之忱深堪嘉尚可否請嗣後凡民團能出力報效與官軍聯為一氣者准由 奴才 酌給餉需一半以濟民力之窮而作其忠義之氣 奴才 受

國厚恩憤賊平之無日恥報稱之無功謹不揣冒昧披

瀝上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不勝戰
慄隕越之至謹　奏

代依帥擬覆兩次電旨垂詢成軍電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呈總辦軍務處遵　旨添軍籌議
餉械及約計成軍日期已將擬辦情形由專摺覆陳茲兩
奉電　旨垂詢已否成軍現經副將郭升堂在鐵嶺招募
一千餘名尚有奉省與通江口兩處募兵二百餘名因河
阻未到惟拾槍合奉吉新民三處共解來一百三十杆天
津山東所造均未解到昨飭富保前往吉江招隊二月二
十九日起程前副將王永慶遣員赴天津招隊三月初四

日起程依克唐阿一面飭該員等趕緊招募一面電催山
東天津將已成抬槍先行速解來營復電催增祺將舊存
毛瑟速解二千杆來應用但能各處道路不梗槍械無誤
冀四月內可陸續成兩軍十營伏乞據情代奏以抒
宸廑至詳細情節悉具原摺內合併陳明

代依帥擬添兵萬人籌議餉械並約計何時成軍疏

奏爲遵 旨按照添兵萬人籌議餉械並約計何時成軍
謹將擬辦情形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奴才
前因賊勢猖狂奏懇添募兵丁二萬人本月初一日由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來電奉到 諭旨依克唐阿奏請挑

募兵丁以克復自效一摺姑念此奏尚出誠悃著按照一
萬人之數將餉械一併覈實籌計並如何迅速挑募約計
何時可以成軍一一詳細具奏再候 諭旨遵行欽此
等因仰見我 皇上聖懷焦切於時勢萬難之中
俯鑒 奴才下忱 允以添兵之請並荷 聖諭指示周
詳俾令切實籌計蓋恐 奴才或不免營中虛憍之習難收
添兵實濟之用 奴才自顧何人而迺蒙此 恩遇跪讀
之下涕零不知所云竊維此番倭寇本屬勁敵非單隊孤
軍所能抵禦誠如 聖諭何能以未經教練之兵當慣
戰之强敵 奴才擬此次招兵萬人仿古二千五百人為一

軍分爲四軍以四統將領之必使一軍募成後俾統將加之練習多則一月少亦須兼旬練成一軍然後一齊調赴前敵應戰不得似從前零星調發亦不待他軍爲助自足供其策應奴才愚以爲今日成軍之要莫先於此恭讀

聖諭有云增兵切須增餉增械夫兵而無械有兵如無兵也餉或可以暫挪械不能以猝致奴才前奏所稱山東巡撫李秉衡允於正月間先解舊存抬槍二千杆本足濟添兵之用嗣經東省告警全數截留實始念所未計及奴才因趕緊函致吉林將軍恩澤並派員前赴天津及在奉天省城新民廳遼陽州等處設法製造計三月中旬通共

可成七八百杆抬槍須三四人用一杆七八百杆可敷一軍之用 奴才上年冬函懇李秉衡遣來即補副將郭升堂又禮致已革副將王永慶二人來營刻下即遣二人先於鐵嶺及吉林下站招成一軍如前次所領餉銀能到可暫借用期於三月十五日招齊以一人統之演練旬月四月內可到前敵此外 奴才復函懇恩澤允再造抬槍六百杆李秉衡允仍墊款代造三千杆恩澤函稱四月間可以造成李秉衡則云造成數百杆隨時起解俟接該二省准信某時能解到若干先期再行分遣各將領赴黑龍江天津等地方速募成軍務期兵齊之時械必無誤又洋槍與抬

槍相輔而行 奴才 昨復電懇署黑龍江將軍增祺再將前
存毛瑟槍解來二千杆以備成軍後酌撥分用現尚未據
電覆此 奴才 求械及擬陸續成軍之辦法也至餉需為行
軍大要 聖諭又飭以兼籌熟計方免譁潰之虞
聖慮可謂深遠矣 奴才 前次奏請十四營需餉百萬兩業
蒙 飭部照撥今添募二十營又加招兵製造號衣旗幟
等費以彼例此大數似可約舉然值此庫款支絀之際多
請則浮糜宜防少請則無以贍用且此次成軍有省有費
所省者局員之設車馬之資所費者軍械之需火藥之用
蓋局員雖不能不加添車馬雖不能不增購然大端已具

所省不啻十分之六七惟是軍械火藥兩項奴才前次招軍所用皆係洋槍又俱數年前所購存子藥則取給於吉林機局並各省資助無所需款也今抬槍皆需現款購造而大藥雖可求之奉吉江三省然專用抬槍應敵所費較從前有逾百倍且硫磺鉛丸又皆非本地所產奴才前次已派員到處採買硝磺兼以資奉吉兩省造藥之用此槍械火藥實費與前懸殊無憑覈度者也又前此所蓄子藥現將用盡即增祺允解毛瑟二千杆到來當此需用子藥非止一軍僅取給於吉林天津兩機局勢不能供亦非設法購添不可需款之處不一而足奴才愚謂募兵宜速械

不備則兵屬虛名籌餉宜實用未聚則餉數難定近有募軍已成五六月之久因無械可用而不能臨敵殲渠者餉之虛耗實甚又況招募圖急而反緩必欲衆軍齊成往往致一軍不就曠日持久口糧小費因之妄耗即 奴才上年急切成營亦未能免此 奴才有鑒於前此次招募擬有一軍之械則募一軍之人成一軍之兵則請一軍之餉 奴才受 國厚恩 皇上鑒 奴才萬不得已之微忱 允 奴才萬不得已之籲請 奴才身家性命皆付之 朝廷至於餉需更誓不令絲毫妄費以濟 國家之急前次部臣請 旨飭 奴才將來聚實詳報 奴才存心正與此合

每以此與諸將披瀝相勗諸將亦共矢此心當用則用可省則省縱或與例不合必不使於心不安此奴才之切切自勵者也再抬槍足以制敵洋礮實不可少奴才素知兩江總督張之洞公忠自持不分畛域又熟於購買精械擬請
聖恩飭部先行撥銀三十萬兩以十萬兩　飭交張之洞代奴才設法購置快礮並多帶子藥其二十萬兩即由奴才派員領解以備現時招兵之用至全餉大數現在械尚未齊兵尚未招萬不敢拘泥成數妄行估奏統俟成軍一年後稍有把握再行釐定陳明此時惟有籲懇
天恩飭下部臣嗣後奴才每成一軍奏請撥餉即隨時

迅速照數飭撥方能於事有濟庶俾奴才不至臨時束手
則奴才幸甚除將津貼民團咨商裕祿妥籌辦法再行會
銜具奏外所有遵　旨籌議餉械並約計成軍擬辦各緣
由謹據實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
謹奏

代依將軍請將梁鼎芬等四員發往軍營片

再行軍以得人為先奴才軍營雖經發來多員現既奉
俞旨准奴才添募萬軍參謀佐畫在在需材孔急查有
降調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夙昔以氣節忠義自期淹貫經
史罷官後彌復砥勵行名關心時局寄居湖北江南兩省

間爲督臣張之洞所敬禮又查編修馬吉樟實心任事才識明通庶吉士散館分部主事徐中銓持品端方學期有用戶部主事谷如墉操履不苟學問賅博以上四員均經奴才訪問確實以之佐理軍務必能收集思廣益之效請
旨俯准將該四員發往奴才軍營俾資襄助其梁鼎芬一員並祈飭下兩江總督張之洞就近傳知迅赴軍營以免輾轉稽延奴才爲軍務需材起見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奏

代依將軍請撥廣東機器局抬槍片

再山東製造抬槍該省業有軍務難免稽延能否如數亦

不可豫定現聞廣東機器局所製抬槍甚精卽請 飭下
督臣李鴻章撫臣馬丕瑤迅速撥解前後膛抬槍各五百
杆專員解送上海奴才卽派員前往接收庶以濟剋期募
兵之用爲此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代依帥請餉電奏

督辦軍務處鑒依克唐阿所部於本年正月新添礮隊及
獵戶五營業奉 硃批照准并奉部覆令覈實請款查
此五營自正月初一日起餉均由舊餉及借款墊發現各
軍餉懸已久卽敵愾專餉到來亦不能兼顧三月內餉已
無所出按照前敵餉章計五營十三箇月需銀二十五萬

兩現待餉孔亟請　旨飭部先行撥銀十五萬兩以濟要需祈代　奏

代依將軍陳明籌備軍械情形電奏

督辦軍務處鑒依克唐阿此次奉　旨添募成軍所有槍械子藥硝磺鉛彈等項皆需專款購買前摺業經陳明現經由奉天吉林遼陽新民天津造成已解到營之抬槍一千五百四十九杆在遼陽製造銅礮二尊鐵礮六十尊後膛礮若干尊開花子彈若干顆又各處購得大小鉛條六萬四千觔火繩二千五百觔大藥一萬二千觔藥袋二千箇外添礮車三十輛礮馬六十匹仍不敷用尚須續購以

上各項或由餉款挪用或由商借或由各省暫墊需費甚多頭緒紛繁未便節節請款尚有山東已解未到之抬槍桶二千一百杆四月內定可到齊俟添製木托修造洋機一切齊備前後共需款若干再行一併彙奏請飭部照發爲此先行陳明再現因在停戰期內得以檢閱軍實除前失鋼礮銅礮各二尊已隨摺聲明外計自長甸開戰後至停戰共失去快槍三千八百零七杆損壞者八百八十餘杆前由吉林機局調來匠役駐奉修理仍堪應用又現在抬槍雖已足用仍不能不須洋槍相輔前電催增祺借撥之毛瑟二千杆已回電該省辦防不能勻解刻又函電致

王文韶張之洞兩處共代籌快槍二千杆或撥或購尚未接回電合併陳明伏乞代　奏

代依將軍請餉電奏

督辦軍務處鑒依克唐阿新募之軍原奏本擬成一軍之兵始請一軍之餉今因電　旨屢催一月內十四營一齊招足自不能不變通辦理前此各軍因餉到稽遲幾致譁譟誠如二月初一日接奉電　旨所慮現展限期滿四月內新軍均須起餉以便調赴前敵除槍械火藥及招兵等費另請專款外計十四營正餉并續增局員添購車馬費在內約計大數先行請撥銀三十萬兩以備五個月之用

依克唐阿前此覆奏業經陳明伏懇飭部照數速撥惟當
核實動用有餘則下次請餉刪減倘有不足再行聲明續
請添撥祈代奏

代依將軍請發餉械電奏

總署督辦軍務處鈞鑒冬電謹悉奉旨已募之十四營著暫
緩裁撤勤加訓練再候諭旨等因欽此查前敵四營
已隨各軍逐日教練其鐵嶺五營練已多日惟吉林成營
倉猝現飛飭赴鐵加練但續經借定裕長銀十萬零數千
兩均已用罄招軍費尚未抵足是以未克開拔所有原奏
請撥銀二十萬仍懇飭部照數速撥以免棘手現展限

期滿依克唐阿如得效奮前敵仍請將未招六營補足至
前請購槍礮之十萬兩懇仍 飭交張之洞設法購買除
將每軍餉項再行具摺奏請外合肅陳明謹請代 奏
代依將軍陳明部撥十萬兩不敷應用電奏
總署督辦軍務處鑒依克唐阿某日接戶部電來文稱鐵嶺及前
敵已成者實九營吉林五營尙在成未成之間撥銀十萬
兩當可敷用等語查吉林五營乃係已成之軍故合之鐵
嶺前敵爲十四營之數當時祇未開拔並非介成未成之
間今部撥十萬兩恐不足抵十四營招兵口糧旗幟號衣
之費俟十萬兩領到先儘此開付後有不足若干再行據

實續請部撥合先陳明伏乞代　奏

代依將軍懇撥前請三十萬兩電奏

總署
督辦軍務處鑒依克唐阿前某日電奏請撥新募十四營五箇月正餉三十萬兩尚未奉部撥因鐵嶺營勇成練最先其五營月餉先借黑龍江餉四月初一日放給中營一營續借敵愾舊軍餉十五日放給前後左右四營又吉林所招五營已於四月二十四日陸續開拔前來與前敵四營五月內亦均須放餉刻下需款甚急所有前請三十萬兩仍懇　飭部照數速撥再昨奉部撥十萬兩乃係招兵之費不在月餉內前電業已奏明合併附陳伏乞代　奏

代依帥擬辭都統摺

奏為叩謝 天恩瀝陳感激下忱並患病實情籲請
允開都統員缺力疾暫支防局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
事竊 奴才前於五月十五日因假滿病劇奏懇開去差使
旋於二十九日由總署寄奉電 旨諭以現在遼地未
歸防軍尚難全撤依克唐阿仍著在營調理毋庸開去差
使各等因欽此 奴才跪讀之下展轉徬徨欽遵 聖訓
勉力支持以期仰副 聖主不責前愆曲為矜全之至
意乃 聖恩特沛捐資則 賞錫頭銜 寵命羣叨晉
秩而 惠孚爪士 奴才方以涓埃未報慚感交縈 月

日准兵部咨開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　日內閣奉
上諭讓紅旗滿洲都統著依克唐阿補授欽此奴才
聞命自天悚惶無地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查京旗本　禁近翊衛之重都統乃王公兼授之官
奴才自顧何人蒙此　恩遇惟是奴才前此籲請開差
本因病體不支並非謝責以圖安逸嗣以　聖諭遼地
未還不敢再申前請茲復　簡授斯職撫衷益無以自安
伏思奴才受　國厚恩此身本非已有我　皇上復
不以奴才爲不肖　畀以防敵重寄雖捐糜頂踵亦何所
惜但奴才病勢已深精神委頓已不如兩月以前數月後

能否尚如今日奴才亦不敢自知受官既近要恩之嫌病軀實有不支之懼夙夜思維惟有瀆懇 天恩俯鑒下情出於至誠收回 成命開去都統員缺至於目前應辦事宜奴才但能竭蹶圖維誓不少留餘力更祈我 皇上垂念邊防日棘營務緊要奴才之身爲輕國家之事爲重預儲知兵之人以備接替之任俾奴才暫時力疾獲明上章求去之心異日退歸庶免戀棧貽誤之戾奴才幸甚所有感激微忱並患病實情懇請開去員缺各緣由謹據實恭摺具陳不勝惶恐屏營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于中丞遺書

家傳

後學張朝墉書籤

1

陳龠于氏家傳

芋園居士

芋園金石文字

民國十七年
刊於鄴門

于中丞悚齋家傳序

古今士夫崛起草茅奮風雲躋顯仕以光大其門閭者此非自其身而倖致之也必其祖若宗積德累行或數十年或數百年蘊之既久而後始獲其孫子一時之報吾讀周詩至文王大明思齊皇矣諸篇大抵盛述祖功宗德配命致福之由而又自太姒太任上及姜嫄以追述生民之始其時聖君賢后所以垂誡子孫貽謀奕世者猶令人穆然想見當時開國之模余參史席

有年矣歷觀累代興王之故暨賢士大夫之所以起其家者罔不覩其先德以為之券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豈不信然哉癸亥之冬吉林于君鋐厚持其尊公次棠中丞所撰悚齋家傳介吾友成澹堪徵序於余其書歷敘其三代祖妣暨叔父兄弟生平言行大凡而造家之艱積善之厚則以其曾祖考泰安公肇其基祖考海門公昌其業考星伯公集其成而其叔父健菴蓮舫兩公則與中丞兄弟同食先人之報而善

繼善述以成其志者也詩曰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其斯之謂乎中丞歷官中外以清剛讜直流聲於時觀其折外侮劾樞臣及痛陳變法諸疏論者稱其不愧古大臣風範及讀中丞所爲家傳乃知其立身行道及服官爲政諸大端壹是皆本於家教曾子所謂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胥於是乎在雖然余尤有說古者仁人孝子撰述先德以顯其親者亡慮皆出於閥閱名人之後若王素之撰王文正公遺事韓忠彥

之撰韓魏公家傳諸類此者不可僂指若夫中丞所述其先人泰安海門諸公不過當日一匹夫匹婦耳目不覩詩書足不踰里閈而庸言庸德實有慥慥之君子行之終身而不能盡者今天下世變亟矣少年之子既習爲邈誕而侮其父母之無知其甚者至於滅人倫滑名教甘爲禽犢而不之怪世道之喪人心之偷初不料其一變至此吾於是益歎是書之尤可貴也新城王樹枏序

先曾祖榮禄公言行述實

曾孫　蔭霖謹撰

曾祖諱居安字泰然　先高祖之長子也生於乾隆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自　始祖麻於洪武十八年由登州府文登縣大水坡遷於濰邑河灘旋居小東莊傳十世至　先高祖　先高祖兄弟四人　先高祖居長生

先曾祖兄弟四人而　曾祖又居長次久安次來安早殤次普安　先曾祖讀書應試不售性慷慨不事生產雖身落拓而志不屈好推予以是家中落貧不能自給堂叔　公矜其志爲納粟入太學生乾隆五十年值邑大荒鬻兒女　先曾祖先年徙行至吉林留於勒

克山同族某之家相待甚厚居兩歲喜是地風俗樸厚還攜　先祖航海復至是時訥初設廳治土地甫闢山林莽然居間攜　先祖轉至太平川依李老家李老昌邑人與濰爲隣縣以鄉親故依之父子居其狹室僅容身日間爲工作夜棲止焉居數年乃築室於李老之右家焉卽今居宅是也此吾　先祖遷東造家之始

曾祖善歧黃通堪輿尤精於痘科門首藥肆貽自　先曾祖治痘有奇驗痘惡者能以藥收之使囘再以藥發之使復出百不一失遠近爭延

藥肆富者取值貧者不能償亦不追取施捨無算遇路旁

病丐及遠來無家患疾者呼顧至前必視疾授藥或留於空室使養病啖以湯粥護之全活甚衆

時山林初闢天寒甚沫未出口冰已在鬚人以禦寒爲急門首藥肆兼沽酒乞食至者餱糧而外必賜酒一壺遠近稱爲于善人家　先曾祖嘗曰貧者無衣溫之以酒食中煖飽則寒不能侵吾不能人人以衣被之是以以酒飲之耳蔭霖十歲時猶見　先祖與乞兒壺酒云自

先曾祖時垂五十年皆如此故聞而知之後以人繁天煖始漸徹去但與乞者以食藥肆有聯云但願天下人無病不怕架上藥生塵常年皆書此蓋　先曾祖留

貽遺志也

曾祖雅愛讀書人時地僻陋學問優長者鮮至至者多落拓覓食之輩　先曾祖一以儒生敬禮之無識與不識無不款以酒食周濟而去蓋　先曾祖自以績學未售望諸孫讀書愈切欲禮士以致賢蓋志有在也

有一士人自山東來聞　先曾祖名託太姑丈某舊好爲介紹其實與太姑丈不識也　先曾祖叩知之款待如故並贈以錢以如其來意始終不言其僞

有郭先生者陡至甚困窶不知其爲讀書人也僑居於院內油房一日　先曾祖見其所書詩句急延之爲客解

衣弁之爲置冠履衣被一新曰恨初不知令先生屈抑
曷爲我授兩孫讀乎時　叔父資政公　季父通政公
初就學次年爲成館舍召鄰家朱孫子弟同讀郭就館
後頗改前言日間不居學室來往油房作游閒之談朱
孫子弟皆蒙學以師不在玩戲不能背誦師苦責甚虐
曾祖憐之請於先生曰若子弟愚騃請先生守視之
庶可乎郭怒辭館且責禮無已夜已寢叩門甚急　曾
祖聞先生聲披衣起跪而謝曰吾老悖出言有失願先
生無怪見宥再三慰留之以終此年人人謂先生無禮
曾祖曰此師道也豈可與先生校乎　季父通政公

嘗爲蔭兄弟述而言之曰汝　曾祖尊師吾所不及洎
季父告歸祭告　先祖墓夜宿至曉呼家人早起述
郭先生事再泣謂曰吾兄弟所以讀書成名及汝輩取
科第皆吾　祖一念精誠上格穹蒼吾思此痛不能眠
汝等誌之郭先生學無可師汝　曾祖之意不可忘
先曾祖性曠達不羈偶爲同人約作博局戲時　先祖年
十五同伴以局中食遺　先祖　先祖不肯食夜作備
歸必執燭往迎　先曾祖雖至五更立霜雪中候於門
外不去必　先曾祖歸乃歸居數日　先曾祖歎曰吾
兒能如此吾豈博局中人乎自是平生屏博具不復事

嘉慶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戌時卒時年七十有五

先祖資政公晉贈榮祿大夫言行述實

孫 蔭霖 謹撰

先祖諱龍川字海門曾祖長子生於乾隆四十年十月初十日 先祖有弟早亡姊一適張氏 先曾祖妣吳太夫人出 孫太夫人生 先祖及弟 祖年十三因年饑甚 先曾祖由吉林勒克山還攜 先祖遠出謀餬口留 曾祖妣孫夫人與弟於家擬俟生計遂旋迎焉乃父子偕行家鄉饑愈甚親戚不相顧 先曾祖妣以妹助兩千又失去遂以饑而自終弟時年甫及歲以饑餓而復染大疫兼痛母死之慘遂亦死 先祖在外聞

之痛泣不欲生以　先曾祖故强抑焉以爲終身不解之憾始至仍依勒克山族人　二爺家其家待人甚厚凡山東族人來者皆往依焉居數月復轉而東行依今同村李老始爲土橋子李親旺家傭工　先祖任事以樸視人家物愛惜如己物以是凡爲　先祖傭工之家皆極愛之不欲使去一日　先祖以鐮傷足深寸餘李旺祖母憐之予以巳錢令值烏拉護足巳爲縫烏拉布約畀焉　先祖穿烏拉自此始嘗曰李大娘吾恩人也同村李老以　先祖忠樸無與倫憐其爲人作傭無息期乃助以畚鍤牛犂

先祖夥刨家西地二垧刨地先出樹疙疸後乃將土剖開霑塗拮据備極辛苦皆

手工也即今之韭菜地此　先祖十五六時親手所開乃
吾家有地之始
先祖生而魁梧端重顧盼雄偉性寬宏博大剛嚴而明不
先人以智與人推誠無一毫假借必極已心而後止尤
善體恐人情各得其意之所欲故雖童幼無不樂爲驅
使願聽教誨人有過知必面教之批郤導窾令自悟其
所失又必乘其愧悔反覆示之自新之途人退則不復
念其失以故人有過皆畏其知既爲所責領言而去又
各欣欣如有所得於意若經　先祖知而教之斯不爲
人所棄云

年十三隨 先曾祖而東行也短衣鶉結止宿旅店遇異人見而目之謂 曾祖曰此兒長大必爲偉丈夫先祖色養 先曾祖承顏曲體無微不入一生曾無幾微之憾家貧與 先祖母食粗糲或不給而甘旨無缺微窺 先曾祖所欲力雖不逮必勉致之 先曾祖愛客立家數年故鄉來投者日衆至必款以酒食以樂情陳說爲 先曾祖娛 先曾祖召客欲豐凡小喜慶及鄉里酬酢 先祖必令飲饌豐於人家以承 先曾祖之意閱數日必召隣人與 先曾祖契者會飲或隣人來聚談至食時則必留食不令去但能極盡 先曾祖之

歡則樂不自已稍不悅則百計承之不得怡顏不止至
年四十在　先曾祖前言必柔聲下氣色必婉褭如孺
子

先祖事　先曾祖數十年無幾微之拂　先曾祖臨終前
數日康健無病有舊學東某來借錢　先曾祖許之
先祖叩其人乃知係與某親家搆訟其人去後　先祖
徐侍　先曾祖從容告曰某借錢固爲與某親家訟也
先曾祖因是爲悔越二日而病　先祖痛曰平生未
曾拂　老人一言今出言不慎以些須事而今吾　父
有悔心雖病不以是吾憾無窮矣卽此可想見　先祖

一生志養

居　先曾祖之喪跣足三日水漿不入口三月藁塊寢於地自負畚插平道路之不平徒步四千里還葬於維期年而後返曰吾痛親之亡於異鄉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釋雖聖人之教吾不忍從其必三年乎衰麻在身如初喪時並不易早服者三十五閱月

自先曾祖沒祭必流涕忌日尤痛有喜慶事痛　先曾祖之不及見亦然每祭啟櫝捧主必親足縮縮躬曲踞如不勝如見所生婉婉呼　父母聲哀動旁人爲之泣下

蔭霖八九歲時　先祖年已七十所親見皆如此事無

大小苟　先曾祖所欲知者必告主而後行有吉事聞之足未履地先整衣起行肅告　主前而後理他事有新物雖瓜果蔬菜及他人贈送遠來之味先肅薦而後食雖當食已具他人或偶忘　先祖一見便戚然動容雖已執箸亦必置之親薦乃食從不令人代

先祖痛　叔祖不獲成人而亡嘗曰人無兄弟最是一苦直至年七十時每觸及言輙泣下

先祖之來東本因年荒族人不能周恤而出及後家小康族人至者待之愈厚絕口不言前此不恤之故偶有他人言及則曰年使然耳故族人賴　先祖立家者不一

而足今可數者如族叔祖思清復階俊聲始至時皆
先祖予之屋以居貧之衣食舍東有處族人房數所今
雖改築基址猶存如族叔祖復華思孟思言族伯叔有
能有貴仲元皆　先祖為之娶今或家室豐饒子孫繁
盛次者亦或小康其始娶時皆於吾家同室而居長者
先祖母視若妯娌少者待如子女有能二伯母直至
行年五六十至吾家逢作飯則執爨逢攤餅則執杆與
諸母操作形無爾我此猶蔭所及見者
培元族嬸母馬氏娶後居舍東之室時乃翁思孟叔祖兩
娶而鰥且瞽族嬸歸兩年而寡遺女亦亡矢志守志母

家堅奪之思孟叔祖亦以其無子難之　先祖憐其志
謂曰媳婦能守吾家之光也卽命至家與　先母諸孀
同居　先祖　祖母視如子女馬氏孀二十一而寡至
四十五六時繼子成立將娶始離吾家自爲居室時
先祖已没孀嘗泣曰不賴吾伯何得今日吾伯吾再生
父伯也
族兄雲程嘗曰吾始見時但問一言知吾爲某欣然曰此
勲二哥孫也　祖父卽手攜至上屋以次叩見所語皆
昔年困頓事誠懇待人他人亦時有之未見有如　祖
父之感人深者至誠動人類如此

平生最重故鄉人凡係昌濰兩縣始至者皆以 先祖父爲依無論識與不識貧之衣食弗使凍餒能耕能織因人處置俾以生計自遂舍南院有屋數間故鄉人食息其中者歲數十計往來不絕率是爲常在外傭工者臨年必襁負而還如歸家

雅敬師儒尤重醫雖狎客禮貌無衰傭者雖賤必以長幼呼或令其人以長幼相呼從無所慢有醫者年少於先祖數倍尊稱 先祖 先祖不呼先生不言其人堅謝之始終無改

敬師愛友一如 先曾祖凡 叔父同學友待之皆如子

弟之親勉之以學無師者或召至家塾貧不能讀者資之束修及應試之費

處鄉里親若兄弟長者呼之以丈班者宜兄則兄宜弟則弟雖習見從無不稱而語者有趙六爺者　先祖平生事之以兄直至其人沒後　先父叔言及先事有係趙老者必先稱六大爺而後言不及其姓以故蔭兄弟於親戚鄉黨從不敢不齒序於人見尊者不揖不敢趨進皆　先祖教也

鄉里親友歲時饋遺不以人不答禮而或輟

先祖知人善任往往拔之於儔類之中始或為人所忽終

無不如 先祖言者嘗曰觀人必於大節有族叔有年者目不識丁善愛其兄 先祖一見奇其器召之食留以爲 先父持家之助初猶若無驗其後 先父倚之如左右手嘗曰臨事說與一分能辦到十分者唯此人有焉其人先後在吾家二十年患難與共勞於事以終感 先祖之知已其他各當其任者不一其人有劉三爺者 先祖知其忠誠初入猶易之比爲吾家治耕稼視吾家物如已物董操作率各得其法人服 先祖之明其人沒後 先祖撫其子孫終身

祖父與朱宅共出資本貿易値董事人沒朱丈爾庸時年

甫二十方治農業　先祖召令繼為董事朱丈辭以不能他人亦以為不勝　先祖曰吾謂能必能也迫之往朱丈短衣負行縢詰朝視事同夥未起輕之朱丈返告曰吾果不能　先祖曰此汝所以能也同夥聞之謝過遷自是咸受約束以信義著業累鉅萬金為訥冠吾家取資賴焉有王三爺者為　先祖五十年受驅策忠信可託口無妄言又有江西王丈者躬親耕稼不識文字　先祖任之與朱丈同皆　先祖識之儔類者
恤人災患不遺餘力北埸圃有屋二間專以處貧無依者饑者食之病者予之以藥經　先祖施棺葬者甚多皆

爲之刻磚記其處以待其家人之尋有郭李二老處吾家久　先祖以兄呼之郭老先亡李老　先祖推食以食蔭猶及見

先祖善蓋覆人短以成其美有某舖夥偶爲不肖之行

先祖卽呼　先父告之曰人誰無失足無彰之以爲異日改悔地也如其人必須遣則勿言苟可成全則成全之　先父體　先祖意卒留其人由是奮發感激改行以終　先父嘗曰此人爲吾用汝　先祖教也有某姓處女隨人以奔其父欲奪之以另嫁　先祖曰女奔誠可賤然令從一以終異日能死所天猶不失爲節也不

猶愈於再嫁乎卒勸其父母因之成禮

平生不言人隱惡　先父叔率是以爲家法有不當知者雖蔭霖兄弟不使預聞

先祖嚴正不可犯有某人同姓而婚　先祖知之呼之來厲辭以絕之且曰爲汝姓添偏旁以識不義之耻由是鄉里化之其人終身愧不敢見　先祖之面

非甚不肖事從不厲色急辭加人遇不當容事絲毫不能假借

能得人不言之隱偶有狡猾戇鈍者　先祖以誠格之因事譬喻不但使其人樂爲已盡力與人不和者轉相諧

和皆曰如此老人安得不服
先祖貧時所與共居處興作者至老待之如舊雖來東時
偶同舟人皆記之相見則歡話若平生過廬必訪人皆
忘　先祖富貴如醉春醪
少時鶉節不完至　季父貴後著綵綿衣處若固有而言
少貧事不諱且樂道津津
嘗有倉廩被竊　先父甚悔守鑰不謹　先祖曰無問也
竊我者不如我也能令人竊我勝於竊人且三家村中
亦有小人知之不如其不知也
嘗令蔭霖兄弟習於伺候賓客進盤酌酒以學恭敬故吾

兄弟長者猶知事人之節

敬官長無少慢往來以禮從不謁以事故兩世片紙不入公門見人搆訟必力勸之止曰千屈萬屈萬勿打官司一日官司十日不了悔無及矣爲人排難解紛不可指屈故吾鄉數十里間從無以睚眦之嫌興訟者偶有之趨見 先祖一聞開導和睦如常

有黃醫者性傲侮不事人獨見 先祖下拜惟謹嘗曰吾見爲父而盡父道者唯此老人父子孝慈且能使兄弟友愛眞異人也

嘗訓蔭等曰一輩同窗十輩親故蔭兄弟於同硯誼重於

他友
又訓曰千金買產萬金買鄰 先祖一生重鄰誼是以諸
趙王李雖貧不給始終資之終 先祖世不令去至今
李他徙而諸趙與王猶存
嘗曰孝順孝順百孝不如一順 先祖自道也
又曰令老人含藥而去方是孝子故平生重醫藥
嘗曰家貴有三聲讀書聲紡織聲小兒啼聲也故吾家終
先祖 先父世室中紡車院內機房從未一日廢
又曰受恩不可忘故凡 先祖微時受人一飯之惠無不
報之數倍於所施猶歉然曰未也終身念之不忘敬之

不衰

少以家貧不獲讀書而於論語性嗜之聽人解說得一語皆能身體力行並有未聞書中語而用心行事與書脗合如入孝出弟不犯上爲人謀愼終追遠祭如在等章每觸輒念若心所自生毫無勉強嘗曰聖人眞人師乃先得我心每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與朋友言忠信因人而發指說皆不出論語而聞者感動皆若自得其本心者蔭猶記七八歲時由學舍返佻達爲嬉　先祖見之但高聲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二句一時脊背悚然如無所容自是終身不敢忘此語動人

類如此

先祖四十後因病傷左目然望之却不見

年七十雖極褻暇時從不著短衣出戶不冠不見客

晚年以彈碁自娛好觀歷代野史曰吾以寄意耳有勸以博戲爲娛樂者　先祖曰此豈吾家所有耶故一鄉彈碁外無他戲

晚年好栽植後園梨杏桃李及牆外榆楊皆手植今大者合圍尤好種榆南林榆百餘株皆　先祖植也嘗指謂蔭曰此樹年荒皮莢皆足充饑故爲此以貽子孫汝等其誌之勿忘

故鄉食品得之雖微必薦尤好鹹响魚自造紅粘粥雜麵
以豆麥麵合間數日必一飯曰吾食此如到家鄉
先祖在時大小近數十口內外整齊嚴肅執事有請必於
院中高呼不令入室不敢輒入婦女從不聞嬉笑之聲
上堂必揚其聲以聞雖偪喧言聞　先祖至輒靜默以
息年十五以上不束髮不令出門戶二姊至今言　祖
父之教猶凜凜然
吾鄉婚嫁先擇淸白之家問女必先性情祭祀必以時節
務求豐於飲食疾苦問候必周爲病求物無弗與者往
來問遺必以情不專論物之豐嗇行必以長幼事事矜

式　先祖百里之間至今成爲風俗無改於舊他省人度關來者至訥皆曰關以東禮俗之美惟此鄉最故雖貨屋而居皆願託居近域以爲庇吾家善人之名始於先曾祖而　先祖實大之蔭記事時此名幾傳之千里而遥

先祖臨終染寒疾十三日起坐如常至極危頓時飲藥未嘗不坐不改常度從容易簀時爲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五歲遠近聞之如喪所依故鄉灘邑宗人皆哭曰天喪此老今而後吾宗人安適也没之前夕吾鄉州判王公夢騎從儀仗迎　先祖

而去驚而寤次日　先祖訃至

先祖母鍾太夫人許配　先祖時僅草舍數間甫創門楣

先曾祖賒棉花供織　先祖耕作服勞　先外曾特

奇　先祖爲人必大其後願訂婚　先曾祖以家貧辭

外曾祖亟請定之

先祖口雖不言自知有陰德當大其後故　先父　先叔

營立堂構　先祖不之禁且爲之喜

先祖天涵地覆汪洋無際盛德若性不以一善名望之尊

嚴卽之令人親而發言自起人敬老年純是一團和氣

雖童穉皆樂親之依依不欲去遠近人無不以得見爲

快得聞教言爲喜曰吾今日又得見此老人來也意欣
欣然足　先祖沒時蔭年十二所記述者於懿行嘉言
謹就所知誌之曾不及百分之一不敢一字致飾子孫
庶知我造家所始云

先祖母鍾太夫人言行述實

孫　蔭霖謹撰

祖母姓鍾氏以　季父通政公貴始　贈宜人　晉安人　尋晉恭人最後　晉夫人　先祖母沒時　季父鄉舉故　封贈不獲及身

祖母性至孝慈祥得於天授寡言語一生無急言遽色加人雖子媳亦然見人孤寡恤之必使得所否則心不能忘盛德自少時生成　先外祖甚愛之以黙識我　先祖必大其後故亟請定婚年　歸我　先祖

祖母始歸納采布六兩不以衣身為　先曾祖製袍一領褂一領饋食時獻焉　先曾祖喜曰眞吾媳也

先曾祖生時賓客讌會常服之每告人曰此吾媳聘
時物也
祖母初來家貧甚佐　先祖事　先曾祖甘旨無缺
微窺曲體與　先祖同之每值　先祖外出營生
事尤加謹故極得　先曾祖歡心遠近以孝聞
嘗聞　先母述　先祖母之言某年饑甚烏拉城耕耨工
希汝　父往作傭吾爲備紅麵餱糧（即半糠是也）七日而歸
得七千未嘗費一錢買食物入口但以餱糧自充悉供
汝　祖父甘旨爲樂
又嘗曰吾與汝　父同艱苦立家非一日之力且笑曰厥

功惟勻也汝等誌之

祖母平生未嘗潑撒一粒米妄費一寸布惟恤貧不計

祖母年至六十操作無少息吾家分更入厨饋製醬醃菜

蒸年餑餑及鄉隣親戚喪祭仍山東舊俗以大饅首上

食皆家人手製五十年不改遵　先祖母教也

又聞　先母與諸母言曰汝　先祖母盛德吾無以形

容之但每舉一事思慕之不能忘昔孟母有言精五飯

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此四語者惟汝　先祖母有焉

人人說箇精怎是能精人人說箇養怎是能養汝　先

祖母庶幾無愧吾等萬分不及

又曰汝　先祖母平生未嘗呵斥兒女一語但凡事躬自勤作吾等心自不安爭趨赴之

又曰吾入門數十年未見汝　先祖母發怒

吾家紡織自衣　先祖母遺法

曾祖有言老人生時無忘了生日沒後無忘了週年

有能族伯母嘗曰吾未及事姑吾伯母視吾猶媳乃眞吾姑也　祖母沒爲服衰絰

祖母沒時諸孫惟長兄及仲兄憐長兄生四十日前母亡襁負祝之長郭老感　先祖母之德嘗自矢曰我死當向菩薩前爲　夫人要孫來也

每逢　季父升遷及蔭兄弟舉科第　先母必曰此汝
先祖父　先祖母栽培蔭竊窺之非祇歸美　先人誠
慕實有不能自已者
鄧丈泰丈皆　外曾祖家聯姻以　先祖母故吾家微時
受其庇　先父叔終身敬愛之無少衰與外家同
祖母沒四年始得　先塋以葬人咸以為　先祖母盛德
所致
祖母生　先父　叔父　季父兄弟三人姑二人長適王
公振先次適黃公　先叔父曰長姑至孝類　先祖
母適王氏二年而終王氏合族無間言以孝婦不永年

爲門祚衰息旣而果然又曰卽汝長姑爲人尙可想見
汝 先祖母彷彿
祖母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卒於道光十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祖母沒蔭始生未及見 先祖母以 先母諸母所傳述
僅得彷彿於萬一然天涵地覆肇造吾家實與 先祖
父同揆蔭不敢增飾一辭以誣 先祖母之實庶子
孫猶得想見耳

以道光二十年　月　日葬於萬寶山之原

先父榮祿公言行述實

男 蔭霖謹撰

先父諱淩奎字星伯一字瑞甫 先祖長子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生而魁梧數歲患痘初甚危 先曾祖以藥追發之使復出得安性嗜書初讀一日不過五六行晨起背誦後終身不再誦永不忘微至薄書細碎一經寓目雖零奇小數及某名書於某冊某行言之無不如指諸掌記性未見有能逮者和平寬大敦篤仁愛遇事洞澈表裏而包蘊含蓄和易處人平生於物無忤善繼 先祖忠厚傳家之意故家道以興秉家政一生以勤儉自克無一介非義之取濟人無算善事 祖

父母友于兄弟鄉里處兄弟者以　先父爲法
年十二始讀冬書記誦論語二十篇未獲講釋年十三
先祖以家事過勞無能代者召　先父棄學供驅使令
曰今而後令汝兩弟替汝讀書汝幫吾治家　先父初
聞之以棄書爲難叩祈母舅代爲請旣而翻然曰書何
必吾讀弟讀書猶吾讀也此請不亦謬乎遂毅然以家
事自任事無鉅細服勞無弗堪　先祖喜而憐之曰吾
十三歲小兒當成人使令果爲成人所不能爲也以吾
家累不能使兒讀書無如何耳時兩叔已入黌學　先
父供役之暇必竊至學塾聽先生解說暗自記誦由是

得粗通論語講解並記識學庸孟子中語能自作書札

嘗曰吾能通文意者以吾窗下聽得來也

雅敬師儒有能爲已講說者質問不倦執禮必恭故人樂

告之

兩叔就學東屯距家二里許朝出暮歸其出也　先父攜

至東皐上立候望入學塾門始返晚執木棓往候之遙

望兩弟喜曰弟來若數日相別者手攜之而返日必如

是雖百忙中無間曰不如是我不放心

先曾祖沒後　先祖攜兩叔叔父十八季父十六返葬山東時　先

父年二十四由是家事悉總於一身　先祖頤養自遂

有忘勞之樂

爲兩叔尋師至鐵嶺從孫表祖鳴謙曾祖母姪也受業　先父送之就學返數里惘然若有所失謂僕夫曰吾思弟奈何讀書何必在千里外乎卽欲旋車攜弟還僕夫亟勸止之未及十月卽迎歸次年　兩弟仍欲往學　先父曰一年別弟已苦豈能復然乎是年果爲　兩叔延得昌邑陸先生置學舍於近村由是　兩叔學大進

兩叔小試屢不售念　先父持家艱或徒步返以省旅費　先父曰費省而弟勞吾不願也致病奈何後無復然

兩叔屢請廢學　先父曰吾所以艱苦持家計者爲供兩

弟代吾讀書耳若廢學吾雖累萬金何益每值　兩叔不售而還必極慰安之曰科名有分但好好作功夫必有得時偶不售何患

季父甲午登鄉榜　先父候報急切駕車赴省往探之至頭台遇跑報人望纓冠喜曰汝非跑報人乎應曰諾又曰報者爲誰家應曰于老爺家不禁大呼曰是吾二弟是吾三弟報報人笑曰公何喜而癡也某豈知行幾乎呈紅錄閱之知係　季父獲雋頭台距家三十里一時喜不自勝由囊中取兩千賞之曰好作川資嘗謂人曰吾不讀書而親嘗登科滋味者以弟故也

季父服官後居京師歲須千金供億無少缺乏欲請降補
河工以息兄勞函商　先父　先父止之曰弟居官雖
盡耗吾家不惜況吾力猶能爲耶惟當靜心息慮以圖
報稱不負讀書一埸愛兄莫大於此　季父自是一意
當差部曹十六年始得補一缺終無冋志
先父自奉儉約一生無改度獨於　季父居京旅費使必
豐　季父一生好潔整　先父見弟服裘帛則喜曰居
官居家各有攸宜無以吾儉而自苦及三受　季父
貤封著朝衣冠喜動於色曰弟官與吾官何異
聞　孀母衣夫人在京自奉太省食剩飯不忍棄屢信勸

之曰但不奢可耳太自苦吾心轉不安
祖父御家嚴明獨於　先父五十年未曾有一語呵斥雖
當盛怒　先父至則立解嘗謂家人曰是十三歲幫吾
理家艱苦備矣雖有小過尚不忍責况無過乎
祖父棄養時　先父年五十五　兩叔遠寄京都蔭兄弟
俱幼　先父哀毀骨立隆冬盛寒苫藁在地水漿不入
數日鬚髮頓白以　季父通籍後未見　先祖痛之深
大殮後未蓋棺以待　季父至越兩月啟棺加新衣被
面色如生人以　先父愛弟至誠所感　季父祭　先
父文內備載其事

季父以 先父一生勤儉給已宦資因以報 國自矢曰
不如此無以告兄人以 季父三十年立朝正色飲冰
自操不會妄取一物稱 季父廉介天性 季父曰皆
兄力也
叔父墾治各荒田土親冒風雨每出先父念之不置至日
不歸晚於來路屢候望之
先父與 兩叔居家無日不同案食偶先至必候弟至乃
舉箸計出門當返需食候之不至不食 先父病中牀
居兩年 叔父勸之先食俟同食如故
先祖父友敬以 父執 兩叔師事之以師窗友待如兄

弟

先父兄弟之愛吾鄉百里內取法有兄弟不睦者人必相謂曰曷不效于公友于吳先生者名宿也二十年長烏拉官學常舉　先父以示人曰吾未見愛弟有如于公者也如此安得不食兄弟之報當屢試屢蹶時弟志已灰吾親見之向使于公少以資財為意早懈歇矣乃不但不以遲鈍相咎反慰安之使得一意向上故終底於成今人以一日友愛尚不能終而欲食于公之報不亦遠乎此言聞諸吳先生門人德壽云

族叔祖復華族伯有能諸婚娶詳祖父錄皆先父體　祖父恤

宗之意爲之終始完聚族兄化霖性倔强　先父以其
孤子也委曲保全之爲之兩娶曰兄祇此子豈可使無
後
族兄慶霖即有能族伯子始立家室貧無以資　先父以棉花兩
籠畀之曰是兒才能勤織可成業後果致鉅萬族兄每
追念之泣下曰吾非　叔父兩籠花何得今日
族中及姻親子弟無力讀書者悉召之吾家學塾贍以束
修膏火數年後量才而處成就甚多
伊莊慇公之子盛福來謁求助費襲職　先父立諾之曰
忠臣之子安得不恤

家內外上下賴　先父而舉火者不下千人女孤爲之嫁
男爲之娶者傭工人中不計其數
賓客雖微無慢偶値肴缺親至中厨問雞豚數往返不得
不止家蔬必具四簋賓客信宿必親試牀榻寒温百忙
中必陪話以盡情致雖五更起行必親送至老不懈
門首有藥肆仍　先祖之舊至　先父服賈牽車擴之漸
大四十歲前各市肆貿易相仍皆親行五更而起半夜
而眠備極勞苦値隆冬以家產油麻遣出易物於營口
蓋州錦義中後所八溝城等處親歷跋涉之苦
南厓書房臨場圃築室近五十年蔭二十歲以前讀書時

冬夜方讀未睡　先父已起呼場夫作工每夜率是爲
常
未嘗親執犁鋤而精於農事凡古人種植耨易淺深先後
無不究極其義尤講糞壤法雖荒蕪經治兩年未有不
變爲佳壤者故吾家收穫往往倍於他人
季父貴後勸　先父止門首貿易兼息耕稼以節勞佚
先父曰貿易可省也命立止耕稼乃吾家之本不可不
使子孫知稼穡艱難百世不能廢也蔭等少知農事以
此
秉家政六十年不以一物私已　兩嬸母受約束未嘗一

言相拂嘗曰如吾哥哥更有何話可說　先父在日家庭雍睦氣冢見者歎羡

凡家人出門酬酢及使人代出臨行雖夜起必送囑之

平生不輕棄人微過必爲葢覆使之成就其人果不可留亦以他辭遣之終不言其失

遇事洞見表裏從不先人以智到必不得已時偶以一言正之氣和而辭簡事理無遁譎詐者畏而服焉有某商者自以持籌狡儈人皆在其算中獨心折於　先父曰吾見不得于公正大不能出其燭照故一生於　先父前不敢行其欺

待人以禮雖貿易爲巳傭者無不敬如賓客從不以頤指
氣使加人故人樂爲盡力嘗訓 蔭 等曰此輩代吾家理
財能堅强拂我者其人大抵近正須容受之
嘗曰妄費錢雖一文吾必惜費所當費雖千金吾不吝
又曰量入爲出度日要法譬如日進一千日賸一文雖少
必增日虧一文久無不敗
又曰吾平生惟謹愼小心不敢一毫大意故不顚蹶
又曰飛不高跌不重
又曰能使三軍不能使一班窮夥計蓋言調劑難也
又曰人於窮親討責時贈以一千可供數飽在我所費無

多而彼實受其益此與富貴酬酢動費鉅資孰爲緩急

人可不務所施乎

又曰能管人一饑不能供人百飽不若貸以力使人自謀生計之爲愈故凡吾家傭工　先父擇其篤實者資之因以立家者不勝數

又曰人有大小口無尊卑使令人斷不可向人口上樽節

又曰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言人不可忽鄉誼也

常戒人興訟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奈何輕訟乎

以古農家驗語示子孫者甚多每晚必課問陰晴以卜工作休息如十鏟不如一犂麥至黃泉穀露糠旱來東風

不下雨澇來西風不晴天等農諺值時偶誦之又曰十年學不出一箇莊稼人來

嘗謂作事不要到盡頭處不喫過的還喫不嚼過的還嚼

又曰但得一步地何苦不為人

遇荒年減價糶穀貸食者兩次按戶口給升斗均散狡儈者不能從中漁利而貧者得以全活數十里內人無饑色

稱貸不追復者計萬緡

咸豐末馬賊尹八張玉擾鄉市五常廳吾家典舖被害甚

一日有賊人馳馬來奔乞見　先父自言係張尹同夥

今悔而求生請無追財以救命　先父謂人曰王法自
首且當貸吾財物小事詎不可救人一死乎遂爲易衣
遣之遠去須臾追執者至　先父婉謝之
孫雪舫先生有言曰父兄老成子弟醇謹惟于公家教然
耳吾見亦罕矣安得不昌
王蔭棠年伯蓉吉遥聞　先父纂之贈以子孫賢族將大
兄弟睦家之肥之語
族兄雲程有言寓精明於渾厚持正直以和平我星伯族
伯眞足當得
先父豐額方口聲如洪鐘至六十歲高聲以呼猶聞百步

之外

一生言緩行徐雖遇極危難事極驚惶事極喜慶事不過以一二語裁之從無甚喜甚怒或改常度

愛子以慈而令　叔父督責讀不少假借

好食油茶頗以避寒雖時至雞鳴必調食始就寢　叔父在坐必召蔭等爲　叔父調一盂共食之飲不過度每飯必御酒冬夜或飲南酒數杯

晚年家人每飯具雞豚與佳肴侍食怡然受之

家居衣布羊裘十年將敝勸之易曰吾便此服也及祭祀與會賓客喜慶事則衣冠盛潔晏如也

鄉人每稱　先父包含大度有類　先祖
同治三年甲子七月十六日卒於寢咸豐五年　季父三
次赴京師　先父泣送曰十年必歸越十年　季父不
獲歸而　先父沒訃至京　季父痛　先父神明之鑒
不早歸至老每念及無不垂淚者卽此可想見　先父
愛弟兩叔父之愛兄
病中接　季父升鴻臚少卿信喜而不寐曰吾得此勝服
百劑也每得　季父書則反覆閱之不置曰如見吾弟
病中弟蘅五十日不解衣帶夜寢於旁聞輾轉立起蔭歸
先母謂曰汝五弟孝順

二姊距家二里　先父病間日必歸省或徒步行至則執
鑪在旁承顏色無一刻離
先父四十五歲歸山東葬四叔曾祖至期當還　先祖盼
之至卜得行人至次日而　先父歸
始以季父官都水　貤封奉直大夫　季父十五年不遷
官念　先父垂老欲求　晉封　先父亟止之　季父
亟請命　晉封朝議蔭官翰林後　季父曰　敕命雖
七品以子得之不可缺以蔭通籍　封儒林郎　季父
升鴻臚少卿旋授閣讀學又授太僕寺少卿皆在七月
十六日以前　先父病中得聞是年又　晉貤封中憲

先父没二年　季父始遷通政使資政之　封未獲身及贈於没後　季父以爲痛蔭官翰林二十年始外補今以雲南布政使得　誥贈榮祿而　先父棄養巳二十七年於兹矣嗚呼痛哉

先母趙太夫人言行述實

男 蔭霖謹撰

先母姓趙氏先世山東濟甯州人外曾祖移居熱河八溝地方吾外祖暨外祖母始遷訥廳西北地吾母生六歲而外祖父亡吾母舅二人皆長於 母姊妹六吾 母最居幼外祖母率子女寡居支撐門戶惡人皆憚之有一地方某科派雜錢以外祖母寡弱欺之外祖母懾以正言伊感而服罪教子女以耕織紡績為業雖儘日操作而閨教甚肅居室雖陋而內外極嚴每值外祖母外出營事諸姨與 母足不踰門限謹守以待雖鄉里素識人至請見外祖母皆令在外候之俟外祖母歸乃見

大舅諱和勤於農業善識稼穡期候耨鋤種穫常冠諸農家故同種而禾穎獨異以耕稼教者取法焉二舅諱旺性倜儻有豪氣吾　母嘗言汝二舅不早去母家可起後遷居吾家距近十里餘之大荒溝村最後乃徙居江西之鴨兒沁　母生於嘉慶十五年七月初九日申時十九歸吾　父先榮祿公媒人爲同村趙六爺爺其人豪邁有正氣與母家聯宗知吾　母女德最優時前母譚太夫人遺四姊及長兄爲　先祖以撫字爲念故勸成婚焉

吾母事　先祖善承顏色精潔烹飪　祖父每謂諸婦曰

汝嫂嫂煎魚好喫

嘗見　祖父攜新鮮食物皆付之吾　母曰爲我作食

祖父每有吩付手操業則立投應聲而立至

祖父好客尤敬學師友每召學塾師弟飲食吾　母體

祖意加敬至更闌操厨以待童僕皆困獨無倦容厭意

祖父五十後盼孫甚切惟兄一人自仲兄與蔭霖及諸弟

成育　祖父每喜曰吾媳來吾家昌大

吾家新歲有陳飯舊令計口每人一碗米又天地各一碗五日內不煮新飯　先祖

必令吾母爲之曰吾媳吉

祖父每以農事詔吾　母語之且曰汝來自農家凡績麻

鏟地種植刈穫打場諸事汝皆知之吾樂爲汝言之皆
喻環顧　諸孀曰汝等不如汝嫂知稼穡之艱
當蔭霖纔能語每　先祖朝暮自外歸吾　母必教之大
聲呌爺爺以爲　先祖娛　先祖應之以爲樂
先祖性剛嚴惟於吾　母從無一語訶斥
先父操家睡最遲冬日往往至雞鳴　先母無不然茶火
以待
先母嘗曰汝　兩叔自學歸吾不以甘旨食之不安
叔父　季父困於場屋自吾　母歸吾家而後漸達　季
父通政公每舉以爲言吾　母亦嘗自言吾家科第皆

在吾來後也

叔父御子姪甚嚴蔭霖兄弟有過 叔父雖痛責之苦

母必慰 叔父日看累著且訓不孝等曰該教道從

無纖毫嗔意

叔父踏看蘭彩橋學田時大雪寒甚打夜盤住宿凍中不

得火食至日不歸 先父念之甚 先母述創業難詞

屢誦之以示兒等

叔父 季父雅敬 先母 先父棄養時 叔父踰六旬

每家事必諮 先母而後行 母亦敬 叔不衰與

叔言雖坐無不振衣而起立候之每飯 叔父率子姪

聚食於　先母房如　先父在日季父乞退年近八旬
致敬　先母有加節慶雖止之拜必拜每日必親候起
居談道家常

以蔭霖兄弟忝取科第每得報　季父必推及　先母寬
大之德一日呼蔭霖兄弟出拜某年伯畢指以告之曰
諸兒皆吾嫂所出也

先母撫四姊及兄盡愛　先祖每向趙公稱謝且時舉以
告人曰我放心
先母言四姊與哥哥到　前母家住不下到外祖母家願
住可想見外祖母撫恤之意

長兄年十六時患熱病甚篤至六七日不愈　先母憂甚
醫者黃某謂人曰繼母愛子如此吾當爲活此兒既而
果愈黃某醫良而性乖獨於　先母敬不衰常謂兄曰
吾心敬乃母
先仲兄生三日承繼　季父通政公嫡母孫夫人極愛之
襁褓不去諸懷彌歲後　先母一以付之饑寒啼泣不
過問以成嫡母與仲兄母子之愛以故恩義孚至母子
刻不能離　嫡母不覺其非巳所生　仲兄亦若忘其
爲　母所生者人人見其恩意固結無可間反時於
嫡母前說過繼故事以取娛樂不但不以爲嫌且諱也

先母嘗曰諸孀視如子疼愛轉過於我何必吾養之是以蔭霖受撫於　族寡孀馬孺人五弟蘅撫於　孀母孫夫人六弟藻撫於　孀母韓夫人皆出就外傅乃已一家娣姒諧和冠於鄉里　仲兄少多羸疾時驚悸年二十三歲病吐血盈斗甚危險　孀母憂之甚時呼先母曰孩子如此大娘卻不恤護　先母曰有你疼他何待我疼　先母有言姪猶子也孀猶母也人家以子出繼伯叔惟恐子與其父母親此甚悖謬吾心獨不然孩子們誰養著不是一樣是以　孀母與仲兄母子之愛爲鄉里嗣子者所取法言之爲佳話蔭　等身處和

樂之天及諸姪翰翺等相繼育立　伯兄尚無子時於
嬸母前要還箇孫以爲戲慕伯兄亦嘗言　母親把
箇好兒子給了三嬸後以彤兒繼伯兄以莊女予我皆
行之無事見者以爲祥云

猶記蔭八九歲時於伏學看麥偕五弟至田野遇雨新衣
襪皆沾塗吾　母責之蔭脫衣矜立雨中　先母怒甚
蔭懼跪而請罪　先母喜而釋之

先母晚間訓子每舉竇氏義方孟母斷機故事且口誦其
詞

每聞人稱蔭等向學有長進則喜

以蔭兄弟多　先母縫紉皆親製夜作往往至鷄鳴　先
祖以日間精飯粥夜間工作甚苦每呼而憐之　諸母
念　先母勞苦爭代之蔭記憶者如此二十年
先母與　兩嬸母輪流五日主饋款待賓客皆手操作
每家有慶弔接賓朋事及度年節　先母無不半夜而起
濯手入厨蔭等時尚在睡而羮飯已熟
先母檢點厨饋至老不歇有甘食親手分家人大小必徧
曰吾性愛如此他人爲之吾不自料理一番總恐多枉
費
庚辰蔭歸時方日出猶於廚房門外叩見　先母是年七

十有一

先母年逾六旬到九月醃酸菜時猶率家人修菜露坐圃

圃中

親戚隣里有求凡所有無不立應藥餌米飯無少顧惜人有災難見而生憐常以蔭等所衣舊衣袴與乞衣者於貧人尤好賙恤常教蔭等曰厨中有剩飯路上有窮人又曰最不可嫌貧愛富又好念俗語錦上添花不如雪裏送炭兩句示子孫男女

先母慈儉生於天性衣雖敝非不可縫紉不易蔭兄弟自小衣補綴之衣必教知物力艱難是以少習若性不以

敝衣為恥蔭年十三偶著䙝露指先生為宗兄薌嵐顧
而笑之稱　先母之省年逾七旬居家從不衣綺帛近
就養京寓以五弟蘅善事始偶衣輕綿每著一衣猶深
惜之
御婢奴以慈惠恩愛相結雖甚怒惟反覆喻之以言不輕
以笞責加之即或偶一朴責曰嚇之使警而已嘗曰見
人打婢妾至損其肌膚吾心痛不忍為前後凡育數婢
皆教之成人資遣嫁之如子女諸婢感戴如所生
寒家親戚女子賴吾　母資嫁者張氏表姊吳氏表妹及
其女皆然吳氏表妹寡隨侍京都

壬午五月之就養京都也　季父通政公實勸之伯兄又以八弟蔚爲　母少子恐　母懸念使其夫婦偕從　先母欣然其時步履精健飲食如恆舉家以爲愛日方長計年而歸聚嗚呼痛哉

親戚往來者皆願至　先母屋識與不識皆以老太太稱之而不及姓每出羣以得拜見爲榮比就養來京師攀轅送者至盈門咸曰再來將誰依依一生不曾出刻薄一語鄉里親戚皆親愛之從不慢待人無論貧富於貧而寡者尤惜恤之不忘曰我憐其命苦

喜與親族往來以通情誼慶弔必周家人遺忘者皆　先

母記之從無漏失晚年所願往者楊外孫女朱氏孫女
族兄吉臣（名慶霖）家
晚年尤樂子女情話諸孫女外孫女數日不見則念而迎
之歸笑言滿堂喧聒不以爲厭且喜之
長姊多子家貧諸甥召來吾家讀書　先母恤之甚至
於親族老般人談說家常及早年故事娓娓不倦
每曰昔人祭無名氏墓此爲厚德汝　先祖父母葬埋惠及
路倒皆所以爲汝等培基此意不可忘故吾家清明中
元孟冬年節於舊工郭老李老無後諸墳　先母必備
紙令往祭之

嘗言平生不會記恨人又曰人不記恨人不長惡瘡惡病
又曰吾家輩輩有孝女汝大老姑孝順汝大姑又孝順汝
這一輩你二姊孝順今孫女中四女又孝順
又曰汝張家大老姑嚴明同汝　祖父　曾祖歸葬濰邑
大老姑以禮向　四曾叔祖言之得殯於堂室
前母先葬於南坡岡　蔭甫知拜跪每墓祭必令隨兄同往
曰給你娘上墳去
嘗言　先祖每稱汝老娘為女中魁元又曰汝老娘有丈
夫氣吾姊妹皆服教不敢違悖又曰汝老娘頦下有鬚
數莖外祖母逝世聞信時　蔭五歲吾　母哭泣略能記

憶

自兩舅去世外家甚艱難吾　母從不私助一錢

先母每誦當家方知柴米貴養兒纔知父母恩二語

又曰人當想身從何處來

每與人談及　兩叔父中會得報及蔭等兄弟獲倖時情

狀津津不厭

先以季父貴疊受　貤封至夫人喜曰　兩叔讀書成名

吾與有功焉

先祖母棄養五十年　先母每因事追陳　先祖父母遺事

曰吾不如也雖一言一舉之細皆極思慕之誠每念及

顏色悽然

吾家每有喜慶事　先母必諭蔭等曰此皆汝　先祖父母

與汝　父之德所致人以有福歸　先母則必曰託爺

爺　媽媽的福

於言語勃谿最能忍耐常訓蔭等曰誰沒箇皮氣一言半

句算甚

近年時患不眠晚有子婦等在旁言笑轉可假寐

喫煙不用燈火

爲兒子讀書不食牛肉

愛諸水菓取其清香畏凉不多食

願多蓄食物以啖諸孫

近愛喫蜜棗

晚年牙齒盡落仍不厭粗糲

不願喫京都莊肆席菜命作家鄉食味惟一日樊親家送來一品肉嚥而美之

自七十後每飯始御酒不多飲紹酒一兩杯而止

光緒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卒於京邸蔭霖聞訃於廣東臬署痛悔無以爲生思　先母平生言行泣而誌之哀迫之餘多所遺漏特不敢一字增飾以累　盛德庶俾後世子孫得知梗概爾

季父居京四十年　先母佐　先父自奉以儉以作　季父宦資嘗曰家中有好助弟爲清官也每得　季父家書必叩　先父曰三叔又要盤費否又每謂人曰作官體制該如彼家中用度該如此

蔭霖等每由京都歸言　季父正色立朝事則聽而忘倦喜動於色曰如汝　三叔乃不負　老爺爺栽培

蔭霖兄弟等居官必訓以愛民潔已嘗曰我雖不會讀書但看說書唱戲作清官的是何等體面汝等必傚汝三叔無墜家聲方副我心

五弟官東鹿蔭霖奉　安輿往至任沿途問弟官聲渡滹

沱河將入境父老婦女數十輩迎問於前曰吾父母是淸官今來叩見老太太一賀吾　母見之喜曰我始放心

居東鹿半年見弟治事勤時於堂後聽之人頌官聲者日多則爲之加餐

先叔父資政公言行述實

姪　蔭霖謹撰

叔父諱淩雲字健菴　先祖次子嘉慶六年五月初六日戌時生生而英果性烈而心慈濟人急如己急一視同仁之槪有類　先祖見義勇爲令他人處其易而已處其難必事底於成而後已訥聽義舉如書院考棚學田及通省請加學額請學台按臨每一事之成中間凡百曲折幾於屢舉屢廢　叔父不避艱勞或數年而始就或數十年而始就吉林寒峻之士得以讀書實　叔父有以畀之沒之日由京師還葬諸生哭迎於二十里之外於種榆書院立祠春秋祀焉學者稱爲健菴先生

叔父十一歲攜　季父初入村塾讀書從郭先生即
先曾祖跽而謝過者
念性過人讀尚書次本自禹貢至微子兩日而竟
性烈不為人少屈　季父有過雖微必責不少假借年十
三時因　季父有過面責甚急舅氏見之反責曰汝弟
如許大此事汝不先教之致使有失汝過大於弟矣而
尚責乎　叔父聞之悚然即自引咎向舅氏謝過自是
遇事即知克己舅氏喜謂人曰是兒十三能如是將來
必成偉丈夫

應童試七次兩居案首初以一額　季父先售而見遺後

試受知彭寶臣學使
丁酉科學使爲翁文端公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二句得卷
亟賞之發落時勉以大成謂必勿小就自安終當如我
言是年補增生
與　季父初從陸先生學入都應鄉試卽同受學於湖南
羅蘇溪先生
羅蘇溪先生以　叔父著文有內心不屑就時趨期以遠
到
伯都訥長春小試歲科僅一額道光中　叔父爲撥請訥
始廣學額三名春廣二名並廣廩增額宋雪帆侍郎爲

祖父壽序詳其事
吉林向就試盛京跋涉千里士林苦之貧者不能應試道
光十八年　叔父自爲文遞陳艱苦於學使李公暨吉
林將軍某請　奏請按臨以省士子之苦兩公具疏入
告吉林距京師二千三百里　叔父聞知馳入都十
八晝夜往返謁部司請命事已下部議行軍機大臣富
公中沮之有　旨切責部臣學使獲嚴譴事敗將成士
林沮氣　叔父曰無爲也請圖之異日可乎
叔父年逾四十念　先父獨勞欲代之頗以家務自任不
應京兆試　先父促之行是時　季父已官工曹　叔

父偕送　孀毋及仲兄入都至則慨然曰哥哥望吾科
名切當鏖戰以慰兄志　叔父爲人古致至是曰爲兄
俯就程式何妨丙午秋闈果獲捷房師爲史士良先生
座師爲壽陽祁文端公得卷本擬魁選及寫榜少抑中
式第四十一是年四十二
叔父與　季父隨同　先祖父歸葬　先曾祖於山東至
是事閱二十五年　叔父惻然念　先塋久疏展拜急
宜修築道光二十七年春闈報罷赴濰邑展墓立碑
始祖暨　先曾祖歷代各塋爲族人留守墓之資示以
約束拜城裏　始祖與周祖家廟序錄族譜俾無散失

按熟升科下部議行至是學田規模乃粗定吾家累巳
鉅萬矣
咸豐三年髮匪陷南京　朝旨令各省舉團禦賊時值
地方匪徒蜂起　叔父曰保衞鄉里爲國家省兵餉亦
所以報國也於是慨然爲文檄鄉里手定團練規條合
古保甲法爲地方所宜者數十則請官頒行行之期年
緝巨匪無筭地方獲安至今垂三十年鄉里保甲不廢
者皆　叔父留遺
季父居京患時疫甚危一日接家信非季父手書舉家驚
愕無措　叔父憂甚泣禱於　祖父翌日束裝就道時

孀母病篤垂死　叔父毅然不顧十五日抵京師至

則　季父病已差能倚枕起坐聞　叔父至病中大呼

曰吾二哥來吾不死矣　叔父嘗曰唐詩近鄉情更切

不敢問來人一二語吾於弟病知古人文至道中遇同鄉

麗生知從京師旋不敢問弟病一語即此味也　先父

嘗謂蔭等曰汝叔父方算得血性丈夫此咸豐八年事

也

叔父四應南宮試丙辰取會試謄錄房師為吳公福年由

國史館議敘知縣因念　先父老欲代之勞不就仕最

後為咸豐已未即探　季父病留京次年卒蔭霖叔姪

同入場也

先父喪中　叔父撫恤蔭霖兄弟以身任家事又值時亂離數年之內備極艱辛鬚髮皓然漸入老境

經理　先父葬事謂蔭霖兄弟曰葬法務一遵家禮旁注以松香黃蠟瀝青能斷樹根兼防蟻蝕此法雖非古用意良深遂命如法瀝青寸餘外加灰隔為　先祖父葬時所無

同治四年以官吏治賊多縱　叔父極陳利害不見聽是冬立辭團練罷之次年馬賊果大亂

五年馬賊之亂　叔父率全家入省城時將軍為德公英

叔父遣蔭霖謁見力請以萬金濟餉且速發兵北迎擊賊德公漠然　叔父曰地方事不可爲矣爲吾全家保性命計可乎貲財倘來聽賊所欲吾早已置之遂即口率全家及賦川先生老幼西上三月抵都而家鄉蹂躙無完膚親戚鄉里無一家得全者獨吾全家無恙人以是服　叔父料事之明

抵京後念山東　先墓久曠拜掃四月率仲兄歸祭　墓六年春馳歸吉林復造家室冬返都迎老幼還凡助賊擄取貲財者概置無問人告之則若未嘗聞者謂家人曰此輩皆吾鄉隣里黨彼取貲財以自給猶勝於與賊且

彼卽不取賊能爲吾留乎鄉隣誼重不惟不必問且當
渾化之由是反側悉安有愧而他徙者
先叔事師執禮惟謹情誼篤浹緩急賴之
咸豐初陸先生孫至　叔父徧告同人勿忘師德恤之甚
厚
凡居學塾及應試同人煩難事皆身任之同人忘其勞同
人有過規勸不遺餘力而愛如昆弟遇患則極至誠惻
怛以赴救之臨財則慷慨爲同人先無絲毫苟偶　叔
父不至則曰二哥不來將依誰是以同人皆樂兄事有
過則曰幸無令畏友知也其見人敬憚如此

與賦川先生爲刎頸交先生年六十事　叔父猶以嚴師之禮不呼兄不言事無鉅細有疑不諮商　叔父則不行雖旬月之别見則促膝連牀有如數年契濶交友者必援　叔父與先生以爲法至今稱之不衰

叔父執友劉尊五張蓉河皆一方豪士每地方公舉皆叔父不至不決閤郡士商農賈每議一事則曰果得于二老人一言吾等悉從無異議四十年一郡依之

叔父率家人避難京師時鄉人每引領西望曰此老不還吾將無家

叔父與鄉里親族卑幼行教之與子姪無異有過輕則督

責重則箠朴人人敬憚不敢以過聞然受責者終身感
戴念之不忘

晚年排難解紛至者日不絕於門皆曰不願至官家願聽
此老約束雖至紛結事無不得　叔父一言而定有如
季布一諾

叔父視子姪如一仲兄嘗曰如吾　伯父直卽姪卽子豈
第猶子云乎

仲兄年二十三時患吐血危甚　叔父在外聞之夜馳而
歸睹病狀泣下不能出聲一日　叔父憂甚倦而卧夢
先祖呼起之曰醫將去矣汝猶寢乎　叔父驚寤起

出視黃醫已辭行出門矣急挽留之是日服藥大愈

仲兄與蔭霖少多羸疾　叔父鍾愛特甚百方調護使與病宜醫藥不惜費蔭等所以羸弱能自主者皆　叔父委曲愛護教導之力也

叔父以　季父無所出曰哥哥予弟一兒吾再予弟一兒庶不孤故命弟琪嗣之

張氏姊吾續姊也吾姊亡繼室於張氏故云年二十三而寡　叔父撫之如親姪憐其苦節嘗迎歸省百方委曲成其志姊嘗言非賴伯父力吾安得至今日其間曲成難盡數每言之泣下沾襟袖

叔父嘗謂蔭等曰為文須從經書根柢丁酉春吾為汝老叔先生即賦川講書經一部是秋渠果捷
御子姪以嚴雖既冠有過督責如孺子苟怒不解必負荆跽請而後止家法凜然是以蔭霖兄弟不敢蹈於匪僻之行
叔父在日家內外奉若嚴師無敢徑情自遂者
叔父儉約性成衣服取備而止居家一毫不苟數十次往返京師衣篋與書共一束偶置他物悉以惠人未曾以一物私入已室
儉於自奉惠以待人於人報施惟恐不加厚待客惟恐不

豐
苟非賓客在坐殽踰二簋必喝止之
吾家如龍科城富春河太平湖石頭頂蘭彩橋各窩鋪皆
叔父親披草萊冒霜露以詒之　先父嘗曰食此勿
忘乃叔艱難　先母亦屢念而教示之
叔父性慷慨輕財好義長於言語口若懸河與人辨論事
情必折衷乃止得則力見施行無少留沮嫉惡雖嚴而
胸無城府使人洞見肝膈故令人嚴而樂親剛而不忌
精力過人遇事可兩晝夜不眠而煥發如故一生未嘗
晏起從未日出猶眠夜不至雞鳴不就寢習勤無間早

起無事必執帚親掃堦除至七十猶然祭必躬親祭
墓必親往　先塋松栢皆手植今蔚然合抱
叔父暮年以請按臨未諧心終不釋因復約同人請將軍
富公　入奏仍爲部議所持倭文端公力挽之不能得
叔父乃見富公極陳部議所以沮格之故由於
先朝旨太嚴部臣憚之但彼一時此一時也今日吉林
廣拓疆土增置州縣詞訟錢糧儼同內省與　先朝
但養兵時不同兼馬賊肆擾人有亂心非以學校涵泳
之安得化干戈爲禮樂以時勢變遷論之在昔日則足
以長浮華在今日則適以崇禮讓義各有當聖人因時

制宜假使　成廟値今日亦無不允行者公其亟請之此千載一時也富公欣然據論　入奏高陽李相國韙其言贊成之下部議行吉林得學台按臨自此始同治九年六月事也是年春　叔父晤富公後適仲兄亡室於京　叔父往視之至則曰吾此來一爲念弟老思相聚再爲富公請恐終沮也事成吾志畢矣得旨未及匝月　叔父方擬整裝歸竟於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染時疫一晝夜終於京寓時年七十鄉人聞之痛哭罷市

是冬蔭霖攜兩弟扶喪歸至省城弔者不遠數百里會臨

賦川先生如喪兄鄉人哭於野曰先生死吾無依矣士
人以學棚書院告成未獲親見成功追思不巳於種榆
書院立祠祀之入祠之日弟岱霖選神池報適至同人
告祠以爲　叔父德感云
以　國史館議敘　勑授儒林郎　季父貴　貤封資
政大夫時猶𨮁鑠親受其榮元配　徐夫人早亡繼配
　韓夫人亦先　叔父而卒生子一卽弟岱霖以鄉試
謄錄議敘山西神池縣知縣又劉宜人生子三弟嵩霖
室而卒弟湛霖恩貢生弟琪霖歲貢生出繼　季父早
卒孫八

先季父通政公言行述實

姪蔭霖謹撰

季父諱淩辰字蓮舫原諱漢 祖父第三子也嘉慶癸亥十二月初一日生生而穎悟過人自幼舉止嚴重言笑不苟沈毅性成數歲胆量卽踰成人 祖父異之九歲同 叔父受讀於村塾塾師一見卽目為大器曰諸子弟無能及此者甫入塾一聞解說無不貫通年十三成誦六經初屬文一筆便能寫五六行文字小試輒冠軍屢以額窄見遺五試始受知於彭寶臣先生時年二十七自是歲科試皆第一何仙槎學使閱文大奇之拔置優等食廩餼道光壬辰同郡梁蔭堂先生捷北闈 季

父大喜曰吾郡二百年無科第梁兄提吾再來如探囊取物矣甲午中式一百四十四名房師爲方仲鴻先生座主卽穆公鶴舫是年三十二

少時讀書於鳳凰山同學某自以胆稱山絕頂玉皇閣夜中數有異上燈後無敢至者某自謂至而無怖越日同人以酒殽款之　季父先至閣端坐像旁某甫入撾鼓以聞某大怖跪祝而出　季父徐轉道而歸見某曰果無怖乎某曰吾眞服公胆異日必爲三軍不奪者也

鄉舉後多寄寓京師先後受學於湖南羅蘇溪先生浙江許信臣先生與龍翰臣先生爲同年契友蹴居於京都

保安寺比屋而處昕夕琢磨
道光乙未丙申庚子辛丑四次會試皆膺房薦備中本房
汪艮山朱瀛山諸先生得卷皆極賞甲辰獲捷房師爲
劉萬成號再攷先生座主爲濰縣陳文愨公揭曉公喜謂
人曰吾邑于氏四百年無進士今雋才乃得之異鄉也
殿試二甲　賜進士出身以主事籤分工部都水司
祖父以已尚健命令留京當差是年四十二
自始祖洪武十八年遷濰族中舉人幾於曠世一見至是
族叔德堂寓書故里尊長曰開祖宗來未有三哥乃于
氏四百年功臣聞者以爲確論

祖父每致家書皆勗以賴 祖宗培植得居朝列家事有汝哥哥任其艱當一意報稱所望於顯揚者不在利祿在效忠 國家 季父每得書輒自矢曰吾不精白自矢何以告我 父兄

登籍後自廉俸外無絲毫苟取雖尋常酬應無關名節者一概以嚴介持之辨絕甚嚴

道光二十九年爲 祖父稱祝於京邸宋雪帆侍郎爲文以序 祖父生平 季父嘗曰此文無一語浮飾最得祖父大畧

是年工部堂官派充 皇差處行走是差凡遇 聖

駕謁　兩陵及　東巡陪都畢總核報銷向來用
一銷百漏扈無算　季父深嫉其弊將欲痛加釐剔節
省以濟河工之困科書張克敬把持其事過之使不行
同列陰庇之　季父屢催文簿罔應一日嚴加責詰期
翌日視事及　季父歸張書請見袖出銀票四百兩曰
書班孝敬此後尚多公事總求通融辦理　季父怒甚
乃强抑顏色呼家丁閻祿將銀票登簿記存但謂張書
曰汝歸候吾旋即赴署比至司同人猶未散　季父曰
張書玩誤公事應先交坊看押同人不應掌印為文公
彩亦不標票曰請送書班者畫諾　季父舉筆蓋是時

季父未露聲色張書納票同列不知也時堂官已退
值　季父乃具呈以書班妄授陋規請徹究逮治見尙
書特公特　公不敢置辭但曰請回中堂時總理爲穆公
彰阿隨　蹕於圓明園　季父夕馳抵園見穆公穆
公叩曰從衙門來是從宅子來應曰從衙門來又叩曰
會同他堂否曰已同特堂穆公徐曰然則此事非
奏不可矣卽傳知衙門辦摺明日加班　入奏當
季父赴園臨行先囑家人曰署中知書班納票必羣來
求解以我赴園辭須臾果至而已不及比衙門具摺堂
呈陋規改行賄　奏入　上特召穆公詰曰此都

是庫錢明明陋規何得謂行賄我的司官盡能如于淩
辰庫款何至如此支絀也穆公見　上色動叩頭曰
此是司官應辦之事得　旨將張克敬交部嚴訊此
事積弊既久且重從前曾充是差者內而部堂外而督
撫藩臬不一其人　旨下張克敬逮獄閤署洶洶聚
而媒蘖遂向張克敬囑曰能拉于司官為索賄不遂俾
入刑部同堂上策也錢皆汝有否則少拉誰便誰即是
汝的小菜園刑部初欲從其上策搢己具濱州杜文正
公獨不可曰某係送書班非被告也且　上見甚明
顧欲倒行逆施可乎呈稿者難曰搢巳具改無及奈何

杜公索筆來卽於朝房寃易之事發六七日未定同人代危一日同鄉李公錫侯時官刑部見事定來奔告曰吾懼公禍及今可免矣先是　季父獨立不懼未嘗以巔末告家人恐或驚怖至是乃具家書遠陳於　祖父蔭猶記書中語有曰無論四百兩兒不動心卽四千兩四萬兩兒亦萬萬不能動心　祖父得書歎曰眞吾兒也　季父甫發此事杜公見之撫背歎曰吾於陋規雖不受不敢發胆力能及此者前有某司官後有蓮舫吾惟見此二人耳激賞久之送至門外視升車乃返陳文恪公爲　季父懼曰此事頗不測彼勢重難當恐得罪

將褫職　季父正色曰門生奮不顧身卽重謫亦甘褫職何有公默然刑部於此案凡百曲折謀陷者數四堂官李公以　上旨甚嚴持不可故得免禍遲至四十餘日　上欠安不能視政尙書陳孚恩曰趁此奏案可小結不然恐　聖怒未息遂趣　奏之逮謫者僅四人皆微官餘悉解免於時京師爲之語曰糊塗大司寇淸正小良臣

文文忠公閲三年見　季父曰案發後不敢與三哥往來昔人皆外補今始釋然當時見忌如此而　季父孤立可見

以京官資斧不易函商　先父擬降補河工　先父力止
之
皇差處案結　季父以不諧於時念　祖父老擬請歸養
而　祖父訃至　季父痛悔不欲生　先父念弟情切
含殮後不蓋棺以待　季父至
季父念國帑支絀雖家居未嘗少忘吉林木稅正供歲僅
數百金而溢額之征踰數萬以事關造船隸都水司就
醫省城詢得其實請將軍固公慶　奏羨餘濟餉力
陳庫款支絀之故辭意慨切事寢不行
咸豐三年服闋赴京　先父率仲兄及蔭　親送於省城三

十里外痛哭而別

三年以資斧乏缺　叔父會塲報罷復請假偕歸

五年攜長兄及蔭入都

九年伊壯愍公與額　奏調　季父與今合肥李相赴營襄辦一切公與　季父素無謀面交訪知　季父名特　奏之行篋已束伊公爲勝某所劾罷幫辦遂未行

十年補屯田司主事

英夷犯天津　季父薦伊壯愍公與文文忠公助僧忠王治軍保都城伊公隷僧營始此

是年主本司稿當主稿缺出侍郎宋公已委人時文公彩
爲尙書謂同事司官某曰漢缺吾向不理會獨于蓮舫
操行爲本部特出吾今日欲特存公道立援筆署　季
父稿缺
十一年題升營繕司員外郎
顯皇帝龍馭上賓充本部　白差總辦迎　梓宮於
熱河文文忠公以事速方濟非　季父莫當其任特委
倚之回京　特旨賞加四品銜
同治元年充琉璃窰監督窰場款皆預支無存商疲工窳
二年王大臣　奏派　定陵監督與窰場事相表裏

季父綜核清理裁汰漏支另定章程清數十年之積
弊款不加費而無誤要工題織造庫郎中　欽派街
道廳
三年京察一等記名道府旋保專以道用
時本部一意整理堂官倚任　季父甚重署中　奏稿大
半已出凡剔弊事悉以委之吏役皆斂迹不敢以私干
白差節省悉歸公省費以鉅萬計　內廷太監
聞　季父名糊飾　三殿罷除向來陋規不敢需索
補鴻臚寺少卿旋轉授內閣侍讀學士
蔡壽祺案發　廷臣各持異議　季父以倭文端公獨持

大體會議時附文端摺覆　奏
工部以　白差未竣專摺　奏留仍督窰場及部要
務
一日入　內畫稿翁文端公特屬目謂同列曰本部認眞
辦事惟此一人凡經手事皆切中事理吾坦然畫諾未
嘗易一字他無能及此也
倭文端公監督崇文門謂人曰吾徧閱都中人物淸操惟
蓮舫第一將　奏調悉以付之其人曰唯蓮舫家計
裕故操守廉平公曰不然此關學性廉者不以貧易操
貪者富愈求多吾見屢矣以監稅不能　奏調漢員

格於律事不獲行
旋轉授太僕寺少卿　定陵王大臣工部交　奏留
之
九月　先父訃至京　季父痛甚爲文祭　先父因别十
年不獲歸　先父竟没故文中有我哥哥何昭昭弟何
昏昏之語
以奉移　山陵得　旨欽加三品銜
四年升授大理寺少卿　季父以一歲三遷荷　恩高
厚力矢報稱
以吉林刑名久弊　奏請仿臺灣道加按察使銜專理

通省刑名以重民命時值皂公保察辦吉林事件更制爲難　奏仿照熱河專設京員不十年銘公安爲吉林將軍仍從　季父議改設吉林道

奏吉林木稅浮收請上裕　國儲下裁浮費以給餉困曰此吾十年前志也諸稅歸公始此

時都城掘塚案林立盜者以法不死巧避　季父會法見之曰此仁人孝子所不忍聞也法必無赦先後兩疏力陳請照强盜例置法刑部仍分别首從議上　季父力爭不得一時附　奏者甚多刑部仍持之　季父曰法雖加嚴盜仍趨避寬則民玩此風雖少戢不能止也

五年全家避難京都　季父悲喜交集
以奉安升祔禮成超升通政使司通政使
稽察右翼宗學
倭文端公請罷同文館與　廷臣相持不解　季父密
奏請潛消黨見以維大局
欽派河道溝渠大臣
以三海水涸　上命偕尚書魁齡太常寺卿王維珍內
閣讀學文碩赴西山相度水道工頭王海冒銷某右之
季父具疏力劾
奉派西陵勘估歲修　奏劾守陵大臣不謹樹木灰乾

悉由戕代希圖買價分肥請察辦旋以察辦迴護抗疏

言之倭文端公見疏歎爲力量過人

署禮部右侍郎

叔父没於京師　季父痛之深曰數千里奉還不以安轝

吾不忍以四弟幼特命蔭霖請假扶歸叔喪

朝旨飭中外議自强之策督撫議集下廷臣　季父指駁

言論乖謬者一摺四片力陳制敵貴善用所長未有學

夷以制夷者條具中國可恃者數事力行必有驗不爲

激切之論但期有濟　國家見者以爲不刊之言

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力剔寶源局積弊裁汰

驗收銅斤陋規蓋釐正錢樣分兩鬥舞弊工頭於法劾司官跋扈者罷之

御史吳可讀以劾成祿得罪下廷議朝臣噤無一言　季父偕少卿王公家璧奏言　上宜恢張聖聽察納雅言請宥可讀以風天下襄陽單相國力勸削稿就衆議言極切　季父曰居　朝廷職守是非不直言何以對　上　聖恩寬大不吾罪也卒上之

上亦未加譴責吳公褫職以免

時俄夷與伊犂分界相持論者注意新疆　季父特奏言俄懷叵測覬覦吉林疆土非一日恐聲東擊西合

我以全力注新疆伺吉林空虛乘之新疆乃手足之疾吉林爲心腹之患力陳自咸豐以來侵占情形請
朝廷簡重臣練三省兵若干以固根本疏幾萬言條具練兵數事事寢不行 季父告歸後甫二年俄夷果索求伯都訥城通商舉朝爭疏幾數十上至是羣服 季父先見特簡重臣籌鉅款舉行三省防練大略不出
季父初意
先後數請吉奉增設州縣學台按臨吉林科歲並行
奏指吉林捐輸專款改分試伯都訥廳治原設伯都訥
城 奏言設官爲民廳治居一偏不便改設孤榆樹

以舉額逼窄學校日增函致將軍某公請廣額由是加舉
額四名
各館保舉供事多躐等兼補正印　季父疏陳書吏縣令
斷非小民福星請示限制保止佐貳不得輙補州縣下
部議行
署錢法堂時即屢籌改鑄制錢未及行而代者至每慨鑄
錢不歸舊制　國用終乏至是疏陳改鑄並條具參
用變通行使之法核覈周備帑不加費而市鑄可漸充
又言夷人重十字使用當十錢非　國之利疏上寢
不行時光緒丁丑

光緒戊寅　季父年七十五方奉　旨偕錫尚書珍稽
察粥廠偶染痾　季父曰吾終無以報　國家矣禮
年宜致仕遂疏請罷歸
居通政凡十三年權貴無所避嘗曰事之濟否不敢知吾
不能隨人俯仰乃自己性情署工部時尚書毛公京察
恃己意　季父力爭終正其失公論謂賴此得存公道
兩次奉　命稽察黃村定福莊粥廠倉塲獨以好米
與　季父曰于公持正不敢犯規畫放粥事宜十數條
男女異別曰貧易喪恥須有以閑之粥必親嘗然後散
發民沾實惠

歸里後蹴居省城將軍銘公安咨以地方時事 季父曰
吾身爲 朝臣受厚恩雖退居敢忘 國耶凡有關
大利害悉直告之居二年杜門不復見客地方事不復
問聞
季父嘗教蔭曰事君無欺此要旨臨事苟有誤須從錯上
贖救不可掩飾卽罪亦無憾況君父終原之乎蔭讀北
魏高允傳與 季父言適合知教之之意深矣蓋 季
父平生得力處也
族叔德堂見 季父正色立朝嘗自喜曰吾謂三哥爲祖
宗四百年功臣今若此得不以我爲知言乎

皇差處案結後司友某入署忽出厲言謂　季父曰某能
告我乎同列微覗之　季父望而知其為人所使將尋
釁以中已正顏怡色待之某卒無所乘而罷後聞之果
如　季父所料
猶憶丁丑仲兄與七弟同榜舉進士　季父帶領子若姪
宮門叩頭謝　恩　太后召見曷以教子弟讀
書報　國　季父每念之不忘
先父没後每遇蔭霖兄弟科第及升官輙大痛曰吾痛兄
不及見也
告歸後年節喜慶事必肅拜吾　母曰非吾嫂安得諸兒

成立吾心敬嫂烏得不拜

光緒八年命蔭霖同京供職勸　先母就養京邸　先母

欣然而往是年八十

季父剛直天性公事無大小無阿曲人從不敢干以私雖

遇權强輙發無隱故人敬憚之不敢犯然事過之後雖

嘗中傷已者坦然忘之若未嘗觸拂故人亦樂親但一

遇事雖往來情好人苟廢公折之無少假借招忌亦以

此然臨事精密慎謹洞見表裏胆大心細明於燭奸故

人亦不能中傷之湯文端公姚伯昻先生輓　先祖有

云子能仕而教之忠及摘伏壯同寅報奸誇令子皆指

皇差處案結後司友某入署忽出厲言謂　季父曰某能
告我乎同列微覘之　季父望而知其爲人所使將尋
釁以中已正顏怡色待之某卒無所乘而罷後聞之果
如　季父所料
猶憶丁丑仲兄與七弟同榜舉進士　季父帶領子若姪
宮門叩頭謝　恩　太后召見朂以教子弟讀
書報　國　季父每念之不忘
先父没後每遇蔭霖兄弟科第及升官輙大痛曰吾痛兄
不及見也
告歸後年節喜慶事必肅拜吾　母曰非吾嫂安得諸兒

成立吾心敬嫂烏得不拜
光緒八年命蔭霖同京供職勸 先母就養京邸 先母
欣然而往是年八十
季父剛直天性公事無大小無阿曲人從不敢干以私雖
遇權强輙發無隱故人敬憚之不敢犯然事過之後雖
嘗中傷已者坦然忘之若未嘗觸拂故人亦樂親但一
遇事雖往來情好人苟廢公折之無少假借招忌亦以
此然臨事精密慎謹洞見表裏胆大心細明於燭奸故
人亦不能中傷之湯文端公姚伯昂先生輓 先祖有
云子能仕而教之忠及摘伏壯同寅報奸誇令子皆指

季父而言生平無苟言笑閒居整衣冠如對賓客雖甚病未嘗跛倚飲食盤箸皆有定處晚好讀程子易傳及孫夏峯集褻服雖敝猶潔嘗曰吾塵垢在身不即刻刮去之心終不安一生嫉惡之嚴似此遇人善樂道不絕口齊溢量不嫌嘗曰此吾家性情累代皆然好拔識寒微獎忠厚扶植寡弱剛明酷類　先祖臨没患腿疾二年亦無傷步履無他恙光緒十年甲申五月十八日終於省寓是年八十有二蔭霖聞訃於荆州道署隨侍季父二十年未嘗刻離無一不承　季父口授臨終念蔭霖不少置嗚乎痛哉

元配孫夫人繼配衣夫人皆先　季父卒無所出撫蔭仲
兄及　叔父少子琪爲子女一適張早卒蔭之胞姊孫四
先祖母卜葬後數日　季父夜夢叢莯生於墓前似蒂似
竹有異人指告曰此玉筍班聯也
嘗謂蔭曰舉事當觀其大勿爲孑孑煦煦卽如人家當生
齒繁衆能常同居固善如條計難施不如早析之以全
恩義人情久不見則相親聚則猜嫌易起吾家數年後
當圖此舉一日索紙筆作書曰哥哥自幼操家備嘗艱
苦得有今日子孫衆多異日當取十分之六二哥晚年
墾治荒地以貽子孫亦與我不同異日當取十分之三

我讀書作官所用無一非家錢異日當取十分之二子
孫勿違我言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銜　先仲兄主政公言行述實

弟　蔭霖謹撰

仲兄諱觀霖原名瑞號筱蓮一號慰農四十後自號鈍石生而端凝性和平靜正與物無忤三歲始能言卽從不苟於言笑舉止若成人　先祖甚愛之生三日卽繼季父　孀母孫夫人襁褓無刻離愛之甚彌月後卽抱育已屋非食乳不入　先母懷少患驚悸孫夫人至徹夜守視目不交睫八歲入塾學以　孀母憐其弱但令識字半年後始日讀數行

年十二侍　孀母於京寓學屬對作大字習柳帖出筆便

清適有古致

年十四由京旋讀詩經四書尙未畢歸而歎曰住京誤書

可愧奚甚不發奮何以若人乃晝夜眈讀不輟課程外

數倍其功是年四子詩書皆成誦

十五歲先嫂馬宜人來歸嫂性靜淑　仲兄雖甫成童相

處以禮從無嬉褻之言居室內舉止無少苟嫂甚敬憚

之人皆謂成人所不能及

孝事　嬸母母子相愛至篤以身率教嫂亦承志相助一

家稱爲孝子孝婦

十八歲屬文成章十九應童試王雪門教授閱場中文歎

為蹊徑獨超及出榜蔭與　長兄獲售　仲獨見遺王
公叩學使張振之先生質之始知卷已見售以病目書
法少遜偶抑耳
咸豐甲寅年二十府試冠軍張振之學使特拔取之
是年蔭與　仲兄從學於孫蘭卿欣欣有得師之幸
二十三歲以攻苦過甚患吐血盈斗甚危蘭卿師至垂泣
不忍視黃醫素重兄謂　先嫡曰吾必為留此孝子食
葛根四兩而病瘥十旬而始全
二十四歲應京兆試從周岷帆先生學西試不售文名大
噪已未卷見遺都中閱文者至詬病房官無目

是年食廩餼學使爲汪文端公元方極賞爲根柢盤深歲
科試皆第一至發卷徧示場中諸生使爲矜式
辛酉中選拔科年二十七汪文端公致書朱次雲先生薦
仲兄偉器令授以經學
同治壬戌出何地山先生房期以魁選竟見遺
甲子以官卷第一獲雋房師爲宜少庚先生綬座師爲瑞
文端李文清是年三十
是年攜弟岱衡入都親爲指授匡鶴泉先生每得兄文歎
爲根柢經史近希見也
先父盼　仲兄科名極切得報日　先父訃至　仲兄以

是飲痛終身
丙寅遭馬賊亂　叔父始議避寇山中析處　仲兄力陳
吾家骨肉未嘗刻離十日不見思且將死雖云大亂居
鄉今重兵扼省垣赴省爲便不得已可計西行吾　父
且念之　叔父聞言即日改計西行經亂得全以是
是年從　叔父歸祭山東　祖塋以族兄聖黼篤愛其兄
特與深契族叔澹園先生深重　仲兄書器識文章四
字遺之
居京兩年戊辰會闈報罷致家書有云吾家經亂後諸鋪
被焚用度浩繁倍加於昔　二伯老矣此時責不在

父兄而在子弟衣食者吾家廉恥之原必人人無內顧憂而後讀書居官有以自立　先伯所以一生勤勞者非祇爲子孫守財計也吾　父居京四十年不曾妄取一錢嘗曰吾進退綽如賴家中有碗飯喫耳吾今落第不足言趁此惕厲振興以承　先志願與闔家共勉之惜前信失無存

嫂馬宜人沒於京　兄以子女過勞孀母已已春奉　孀母孫夫人東還自是將與作經年之別燕郊野中痛哭失聲至家毅然以家事自任是年繼室張宜人冬　孀母患病

徧閱諸方書因是究心於醫藥必嘗而後進日間理家務
夜侍疾不離側飲食寒煖必視病所宜極細微體貼無
不周至曰事親不可不知醫吾恨晚矣
致書於都中林醫商進藥言　嬸母病狀如痛在身曲折
令人洞見林醫讀書歎曰非名醫孝子何克及此
庚午四月遭　嬸母喪冬　叔父沒於京蔭奉　柩還
仲兄迎於大孤山五百里之外
思　叔父切常夜夢　叔父歸抱　叔父跪痛哭而寤
治　嬸母喪擇地經年堪輿朱某性孤僻獨敬　兄心折
曰關以東未見有兩人也以是徧究諸地理書曰此固

兩儀之自然蘊蓄也朱子卜遷祇是求心安耳相地之
法程子無爲耕犂所及云云盡之矣若令吾　親託非
其地何以爲子卜葬於石頭項之內山營劵三因本處無精劵
法者遠致山東工匠徐姓築室於殯旁居之寸磚抔土皆目視手度
期年而後成

操理家政凡耕稼商賈皆昔所未經治之期年無不究見
底蘊農家皆遜爲不及有王丈者數世業農見　兄治
家歎曰恁的讀書明理人固無所不通

御人和易簡重而不煩擾內蘊精識故人樂效驅使而不
敢行其欺浮詞飾說雖千百言無所入所拔識者口不

言而心器之分忽毫釐無不如其人之自見未嘗以急辭遽色加人而人自望而生敬包含大度雖極挫折難忍事處之夷然遇事不輕發言發必中理淡泊寡營克己獨至人以爲大體酷類　先父手定家規數十條自喪祭婚嫁賓客酬酢下至纖細皆有品節平生最取蘇文忠法量入爲用皆師其意嘗曰家庭以恩結必有法者所以維持此恩使不敝者也必使人人寬博有餘法乃可久行之數年內外整齊條理井然事無廢漏爲吾家執業者人各競進艱難之後家道復恢

以　先叔父學田事未底於成而費無出負累且鉅萬

仲兄曰先志胡可没也於是逋負者勉之貸者償之冒
風雨霜露親履其地勘視數次捐學田三十六方就
先叔規條而益精之以終先志
家事凡百積於一身口應目給日無暇晷　兄以簡御煩
於門首掃除静室三間置圖書筆硯其中暇卽端坐讀
書或習静於此愛蘇黃帖積數十種又好書養生論雖
百忙中乞書者無不立應字皆經心爲之從無苟率嘗
曰古人云作字持敬良然
癸酉正月　繼孀母衣夫人没於京　仲兄奔喪居五月
奉　柩還葬於石頭頂內山與蔭別與燕郊方食未舉

簪泣下曰不料兄弟又如此相別
巳亥服闋　先季父召赴京會試十一月偕弟鍾入都
丙子闈藝游滙東侍郎激賞以爲先正未墜必第一榜發
未捷卷出湖南陳啟元太史房闈中得卷嗟賞
丁丑與弟鍾同榜中第三十房師爲邵子長太常座師爲
寶相國鋆毛尚書昶熙錢少司寇寶廉崑閣學岡羅紆
庭先生見闈藝歎曰能識此文者惟錢湘吟一人耳中
必於是榜發果然湘吟先生闈中得卷發刻同人笑之
非先生固不能識也　賜三甲同進士出身朝考二
等沈叔眉副憲啟彌縫知兄名特尋卷閱之謂丁仙譜

郎中曰如此根柢書法皆非時人所及閱卷諸公不識
奈何　引見以主事用籤掣工部營繕司
文叔平始晤　仲兄歎爲沈靜寡言端嚴謹愨書之日記
欽慕以爲可師
秋偕弟鍾歸臨行謂　蔭　曰汝　季父垂老晨昏一賴弟代
我禮經七十致仕時局用舍概可見來年其勸老人歸
庶得游優頤養至家復任家務
仲兄始學必遲而後悟四十後雖未習事一見即洞然方
田營作等事一經揆度指示工料丈尺會不差須臾精
算宿匠皆愧不及無敢匿其術者

知人必識其微雖一覽無少忽有一農夫作苦甚力人皆
愛之一日　兄望見之曰是從何來觀其眸子賊人無
疑衆皆駭愕越數月案發果爲官役所執寘於法精識
類如此人服其神
持家十年吾家人口繁重用數倍而家計饒裕轉倍經亂
之前
一日作書與數百里外友人某付以事已經久不相見矣
某得書立起曰此眞吾同年筱蓮先生書也或曰安知
非僞某曰語言自與人異胡能僞
爲族叔有年繼子文誦者泣下

前後持家十年督諸弟讀書愈切曰吾勞爲此此先志也
家設兩塾或間日或數日必一至爲諸弟指畫簡而得
要一如處事之法教無煩言然每聞一二語莫不欣欣
有悟各啟其人之所憤以是諸弟學大進弟蘅嘗曰三
哥教人簡而益多三哥教人繁而功費深得　仲兄教
人之意　兄亦嘗謂蔭曰弟教人操之大促恐過勞
應事無大小定而後動偶操筆札既出後事理分明無一
字可增減者點竄文字雖極紛錯字無苟畫好整以暇
雖經十數年無不令人閱之析然
迎人孀母衣夫人喪臨別謂蔭曰弟好論人長短此須戒

及乙亥至都謂曰弟長進舊病卻能無但覩弟胸中似横梗一物何也時蔭與文叔平講持守法而未得心中凝滯尙未言而　兄已洞見之

一生寡於交遊而交者深契嘗曰結納交易性情交難嘗謂蔭曰兄弟外無知己

訥書院成　兄至院爲創定條規嚴出入節次釐正課程以隸書題其六齋曰居仁由義尊德樂道知言養氣居月餘乃返諸生親承指授曰安得先生久居此

嘗曰人二十而冠至此須要把一生志趣立定終定要作箇甚麽人從此一念一事皆要顧定此志斯百變而不

同矣聖人志學孟子尙志論語匹夫不可奪志正謂此也不然悠悠忽忽自已尙不知何向將來如何能有歸著

教人讀書以積理爲先常曰四書六經古今治亂先賢語錄名人文集皆吾心自有之理集理後自然貫通此格物之要省已應事受用不窮以身心有得之言發之爲文特餘事耳蓋　兄自道云

嘗曰人不可輕獎許人偶有一善而譽之太驟則人不加勉且譽苟失實則易起人嘗試之心與人無益而已有失言之悔故人雖千百言譽之人不爲喜樂得　兄一

言以爲重

與人無忤亦不隨人俯仰事當繆葛時議論紛如一經

兄裁酌處置或徐以一二言折中之則人人愜心

不怒而嚴交者稱爲畏友人人從心中敬憚

戊寅　季父告歸　兄親題知稼願學兩齋置几硯書籍

其中以娛　父志

蘭卿師嘗與　季父論人才曰吾甥吾望其爲理學名臣

蘭卿師謂　兄文得歐之逸雅愛韓慕盧晚尤服膺方望

溪集

自丁丑歸後喜隸書一學入微十年以來於諸子百家遇

書無不閱最服孫夏峯聖賢豪傑之論慕劉靜修之爲人既而服膺朱子全書以　季父居城恐過勞擬修綠野草堂於南林未及營建而庚辰五月遂病疫蔭於是年八月假歸途中聞　兄疾及歸兄已卧牀四月餘歸拜榻前握手嗚咽　兄喜曰弟來吾病當愈一日與蔭言學曰王陽明果是禪不錯病中屏嫂他室與蔭依　先母同牀寢同棹食未嘗刻離雖極委頓朝起不廢櫛沐日間必箸衣襪如平時食必端坐雖伏枕未嘗欹倚食頃或數息起則危坐如故偶作孺子慕吮　先母乳以爲娛樂　母喜若忘　兄病者置朱子全書司馬通鑑

於牀几醒則目注之曰吾病不能讀目此養心家事大
者猶親裁之未嘗一絲偶亂至冬月自知不起自輓詞
云數千卷少少多多有如觀海登山未了平生志願四
十年平平正正從無疾風暴雨落得一箇常人以石頭
頂北原近　嬸母墓且愛梅花山靜潔屬蔭死必葬我
於此自題墓門聯云卧雪眠雲大自在吟風弄月吾歸
來病篤時　季父歸視伏枕叩頭曰父將無此子矣謂
弟曰逝矣弟善事親十二月十三日卒於寢是年四十
有六當是年七月病少瘥猶親畫綠野草堂圖以此事
未成至沒耿耿不忘　仲兄率鄉人行飲酒禮已數年

議築飲亭以病未果病中自書飲亭聯 先母嘗曰汝
二哥性情舉止自初病以至易簀皆酷似汝 父 兄
嘗謂蔭曰吾數夢至一青山松柏間雅若會習至夢中
愛不欲去 兄性沈靜不作兒女噢咻而恩篤於倫常
摯愛獨至人雖知之而不能識其心嘗曰能使一家人
人各得其所則家齊人人各有執業則家治又曰爲學
先謀生此言未可厚非吾當家十年自覺有進事亦學
也又曰耐煩是第一箸手書先正格言無數牆壁門楣
皆徧置曰寓目警省此便是學平生無疾怒寡欲善養
病患吐血幾頻於危經年以靜攝之故得愈嘗曰養病

固要將息謹愼起居飲食尤莫要於忘病能常使此心和悅則病便去幾分黃醫嘗歎曰非此人安能愈此病也自少淡於名利嘗謂 蔭 曰科第亦讀書所不廢吾性不樂仕宦既登籍後曰果不可已十年再出嘗曰秋氣雖正不如春氣和煦每愛邵子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之句曰吾願作太平民又常誦夏峯先生居室內何嘗無天地位萬物育氣象曰此語所見甚實非空大言也康濟之意蓋未嘗不隱然在抱歿之日遠近哭臨訥士人歎息以爲今後無所矜式三十後文札學者得之珍如片羽吉光爭相鈔錄蘭卿師爲楡院山

議築飲亭以病未果病中自書飲亭聯　先母嘗曰汝
二哥性情舉止自初病以至易簀皆酷似汝　父　兄
嘗謂蔭曰吾數夢至一青山松柏間雅若會習至夢中
愛不欲去　兄性沈靜不作兒女噢咻而恩篤於倫常
摯愛獨至人雖知之而不能識其心嘗曰能使一家人
人各得其所則家齊人人各有執業則家治又曰爲學
先謀生此言未可厚非吾當家十年自覺有進事亦學
也又曰耐煩是第一箸手書先正格言無數牆壁門楣
皆徧置日寓目警省此便是學平生無疾怒寡欲善養
病患吐血幾頻於危經年以靜攝之故得愈嘗曰養病

固要將息謹慎起居飲食尤莫要於忘病能常使此心和悅則病便去幾分黃醫嘗歎曰非此人安能愈此病也自少淡於名利嘗謂蔭曰科第亦讀書所不廢吾性不樂仕宦既登籍後曰果不可已十年再出嘗曰秋氣雖正不如春氣和煦每愛邵子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之句曰吾願作太平民又常誦夏峯先生居室內何嘗無天地位萬物育氣象曰此語所見甚實非空大言也康濟之意蓋未嘗不隱然在抱沒之日遠近哭臨訥士人歎息以為今後無所矜式三十後文札學者得之珍如片羽吉光爭相鈔錄蘭卿師為榆院山

長痛之甚嘗曰悲深喪予蔭與兄自少無一日離離數日見輒欲泣二十後猶然為亂所迫始久別或數年不得相聚　兄嘗曰若在十年以前恩將死矣　仲兄沈毅博大精深秉德獨厚蔭與諸弟無能及勞於家計竟未及他施而終而家之克全亦以此豈命也乎嗚呼痛哉

生於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元配馬宜人卒繼室張宜人子四人翰翎歲貢生翰彤附生繼長兄翰翀皆馬宜人出翰翥張宜人出女五長字而早卒次適附生蕭逢源次適附生朱圭章為蔭女先母錄中次適王莘

林早卒皆馬宜人出次未字張宜人出以光緒八年四

月葬於梅花山之

貤封奉直大夫廳庠生六弟子耕言行追記

兄 蔭霖謹撰

弟諱 藻霖原名莘字子耕生而聰慧自識事坦易率性不修邊幅不與人校長短雖屈抑受之若未嘗有八歲入塾學不好記誦先生目曰此性情極好將來不必以文字顯然天眞爛漫人也少有弱疾 先二嬸母韓夫人愛之因撫養於嬸母屋 先叔父督讀書急 嬸母勸曰是兒弱請少緩督責長少強必能讀書非不才子也

洎十五後漸知攻苦

同治五年馬賊亂全家奔京師廬舍俱灰夏從長兄先歸

營建屋宇以是置書丁卯全家旋戊辰年二十五復理
舊業試未售耽書志甚切然以兄獨任家事以弟供使
令自是酬應漸繁 蔭 亦由京函致弟書促分勞以恢
先業爲讀書作官之本乃爲善繼似不必取科第爲賢
然弟讀書心終不輟分任家務偷閒理工
同治辛未爲學台按臨吉林之始應試冠軍以家務日增
於身僅癸酉一應京兆試
訥書院成往肄業甫兩月是年以入都迎 季父家中卽
召還未得卒業 是夏迎 季父入都值室人皆病疫
蔭 已月餘爲所困時兩女瀕危弟至卽夜代守二女爲

疫所侵頗重醫者曰必無害也迎　叔歸而遣來代兄
勞而致病倉猝之際但知父兄之愛而無畏疫之心豈
有如此而疫能侵者乎果一藥而愈
七月奉　季父歸値霪雨行兩月扶掖定省令　季父忘
其勞　季父歸謂　先母曰賢哉此兒能使吾不知有
跋涉之苦自是　季父倚如左右手事無大小皆任之
曰惟此善得我心諸兒不及也
仲兄病篤家事卽悉總於一身　季父以仲兄没於家爲
子孫傷感恐人人不勝其勞且擧家百口臭味漸有差
參壬午夏　季父促蔭赴都將行集子姪於前議分爨

以圖持久一日議將定　弟揮淚跪請曰叔父所以百計圖維者痛我　二哥之亡爲姪一人過勞慮耳姪思之矣吾家荷先世栽培豢養富貴中無一能謀生計者倘析爨之後十數年內難保不骨肉貧富懸殊姪雖惜身思此良不忍願以身任家請　叔父無念　弟泣季父亦泣　季父顧謂蔭曰吾老矣所以爲析爨計豈有他哉今汝弟能若此吾寗不願好屬家人念汝弟此段至誠天性惜其身命勿令爲難乃可耳言畢趨至家謂　先母曰眞好兒子也

弟持重寬大類　仲兄而敏速過之事至前迎刃立解無

少留滯一日能兼數日之事遇人處事一遵仲兄之法而加之詳明重補家規若干條寄之荊州署幕中友人爭閱之歎曰才明心細與陳平社肉銖兩何異

善調劑人使人盡其才而爲之惜其力故人爭愛之語言坦白而抉擇隱微無能遁飾内外驅策近千人無敢行其欺者而人畏服而心無怨

因馬賊頻擾家園督築園牆爲防羣以風水之言惑之而弟不爲動築工持畚鍤親臨興作者近百人以法部署之不日而成有賊雜工中竊探出相戒以無犯至今遠近恃以安

書院事紛繆同人集月餘不能定一日邀弟至手判口給一日而辦人人愧愕即馳歸同人始猶易弟至是嘆曰眞治事才也

婚聘喪葬召客執事大小各因其宜用各當其選手書至今因之不勞而理

性機巧凡營造精製一覽而盡其妙皆能以手造之曰吾以此戲耳

探討方書而精於醫家人病皆親診視遠近來問藥者日至著手即起於危險所活無算用藥分兩往往爲古方所無諸醫皆愧不及然未嘗以此爲專務

舉重若輕纖細不遺當持家時較仲兄時事有加弟性好獵或日出獵晚始歸因或疑置事乃事至早預爲布値各有所應會無一廢人以是服其才優

三年之間相繼遭　仲兄　季父　繼祖母之喪經治葬事皆猝辦悉事治而禮無缺

以先母居京念弟甚子翰肄赴都應鄉試屬留京代巳侍

祖母無歸

十二年臘擬赴京迎　先母病未及行而　先母病信至力疾於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就道十七天馳至都而

先母巳於初七日棄養矣弟哭幾欲死及三月二日殯

先母於海會寺謂蔭曰弟請先歸備喪事越日馳返
行之前 先母途中應需器具皆預儲備及蔭奉柩還
自吉林抵家二百里間棚棧儀從十餘處無一不敬愼
周密不以暫歷而或忽諸
以哀毀太過抵家後卽食漸少恐蔭知强云多食以爲兄
慰五六兩月力疾理喪事一一躬親至委頓揮汗夜不
能眠不少輟屢病屢藥蘇卽起晝間手理事夜與蔭同
宿於柩旁至七月十三日復受疫弟病不能行矣越二
十五日卒於寢是年四十有四時八月初八日也至日
自知不起以蔭勸之進藥猶爲之一强咽不能下臨訣

時堅執手不釋叩所願言索筆書三哥不要管家又書一字紙畫近糢糊大意謂此地難久安以後在外居官者當思遠圖復叩之以念子女否曰不念須臾伏枕端卧瞑目而逝病二十餘日神明一絲不亂數年理家家財倍於　仲兄在日殉母而死視之如歸於幼子弱女寡妻曾無一注念易簀從容吾弟有焉

猶憶是年二月 蔭 奔喪至京與弟同寢吾病咽乾心悸弟終夜執吾手不釋接枕而寢相愛如兄弟皆四五歲時嗚呼可知吾弟之天性矣

没之日聞者皆哭　訥士商識者皆曰于氏家運地方氣

運人人歎息咨嗟如失所依

吾家居東百年　先母棄養七月而弟亡弟沒六月越年
而吾家析此吾家之一大變局也向使無弟繼　仲兄
家將早析向使弟猶在家必不析向使弟不持家弟必
不死嗚呼是亦蔭之阨也已尚何言

奉　先母柩返前日五弟謂我曰看六弟都似　二哥我
心動三哥須早防護之

附通政公祭兄文

維同治三年十月一日弟辰在京聞訃遙遙哭訴於

我

哥哥大人之靈前曰嗚呼哀哉嗚呼慟哉天何使我

哥哥一病不起竟於七月十六日捨弟辰而長逝哉辰

泣思我

先父母生我兄弟三人辰最幼惟我

哥哥歷境最苦其在我

先祖父

先父母前之赤誠在同族在鄉里在親戚在朋友之各如其

分以及處事之詳審持家之儉勤總憶六十餘年內
與外共聞共見從無閒言辰亦何能悉數辰惟追想
我
哥哥愛弟一節有非外人所及知者因不禁泣思之隱
慟之遙遙望我
哥哥之靈哭告之我
哥哥存心正大秉性忠醕一切事寓精明於渾厚蘊英
銳於和平當幼年讀書時辰聞有嗜學癖入家塾甫
二年苦於家道未裕卽幫我
先父操理家政爾時我家華牖蓬門辰尚記憶我

哥哥仰承我

先父之志夙興夜寐備歷艱辛其勞瘁萬狀非一朝夕矣

辰九歲時與我　二哥雲赴家之嶺東二里許祖宅

就學朝而往暮而歸我

哥哥愛弟情殷不忍刻離每逢辰隨我　二哥朝往時

我

哥哥必送至嶺上遙遙佇望辰等將到學房然後回家

每日暮時我

哥哥必預接過嶺去一見辰與我　二哥雲則我

哥哥喜形於色若相離不啻多日者辰稍長在家南院

就學我
哥哥於家務之暇必到學房聽聽看看我
哥哥無日不心在學我
哥哥實無日不心在辰等也辰思之辰泣思之辰在小
學時我
哥哥仰體我
先父深意而多方愛辰望辰也辰亦何能迯其萬一及辰
十九歲隨我　二哥雲赴瀋陽應童試我
哥哥由蓋州到瀋城候弟考院場辰與我　二哥皆未
入學我

哥哥寬慰再再曰入不入皆有命焉不可强也聞孫三

表伯鳴謙夫子在鐵嶺西揚威樓設館兄若弟等遂

同車訪之及至鐵嶺表伯與同學人頗挽留我　二

哥雲與辰因商請我

哥哥曰弟等欲不回家願在鐵邑留學維時我

哥哥欲從弟請而實覺家山遠隔音問難通我

哥哥欲違弟請而又恐從學無自有誤功名我

哥哥萬難情狀悉寓無言更想我

哥哥由鐵嶺學房臨行時殷殷囑辰曰與你二哥好好

讀書別想家哥哥到臨年時再來接你們及是年十

二月初我

哥哥由南城遶道鐵嶺學房接弟等同家兄弟相見我

哥哥聚首之感直不啻相離多年者由鐵嶺起程後天

甚寒距家尚四百里許辰偶得感冒疾我

哥哥甚爲憂慮辰晝在車中我

哥哥恐辰以風寒或侵親衣蔽之夜宿店內我

哥哥恐辰飲食無味急以湯調之直至過江到孤店而

辰疾始愈我

哥哥始轉顏而有喜容辰迄今泣思之下宛然在目辰

己丑年入學辛卯年補廩我

哥哥之期辰望辰也轉由此而愈殷矣至甲午年辰中

舉京報房人到頭台南適我

哥哥跟車上廠城路遇之見其行裝非本地人我

哥哥遂問曰你們非送京報者乎報者答曰是也我

哥哥又急問曰你們不上太平川麽報者答曰我們正

是上太平川我

哥哥遂急忙跳下車來不暇擇而問曰中的是我二弟

是我三弟報者答曰我們不知是誰我們只知名字

我

哥哥聽得辰之原名急急回至頭台店內務令兩報人

喫飯又給兩報人錢貳千 辰 泣想我
哥哥一片赤心之問皆是愛 弟 盼 弟 望 弟 之眞情所積
而出倉猝間性天流焉及甲辰年 辰 中進士分工部
辰 深以家中賠累爲念欲降改歸班會肅稟請我
先父命並請我
哥哥命我
哥哥上體
先父深意下恤 弟 辰 愚忱而來信云云斷不可降改惟示
辰 以好好當差卽在京資有不足或多或少哥哥在
家儘可操辦代爲滙去 辰 泣想我

哥哥飲食衣服從不講究自奉甚儉闔屬皆知獨至弟
辰之用項雖每年滙京數百金及千餘金而亦不惜
且我
哥哥不惟不惜我
哥哥時常來信囑辰日用飲食切勿太省以徒自苦而
尤有令辰慟哭悲思者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我
先父棄養維時辰二哥雲亦來京會試獨我
哥哥一人在家遭此慘變幾幾慟不欲生然我
哥哥於心肝並裂之際猶憐辰在京多年未見我

先父之面抱撼終天我

哥哥體貼入微　棺不忍殮及次年正月十一日聞訃

辰與我　二哥雲到家時我

先父見背將及三月矣兄若弟舉家殮我

先父棺時慟見我

先父面色如生馨香滿室益愴然於我

先父在天有靈亦以我

哥哥待弟一派血誠之所致而始有此靈應也辰思之

辰慟思之辰亦何忍同訴及服闋辰同京我

哥哥令大車兩輛小車一輛來送到我

哥哥仍不放心又著王三表叔跟車送至京師其臨行之日我

哥哥難離難別之苦衷辰又何忍細述及咸豐三年本族易初大哥欽賜翰林辰二哥雲取中會試謄錄辰告省親假一同回籍我

哥哥聞辰等皆回家喜不自勝豫派人接出千有餘里直至撫民廳之西辰到家與我

哥哥團聚二年辰外出我

哥哥在家無日盼辰在家我

哥哥片刻不見則相問每日喫飯時辰到稍遲我

哥哥不惟不食轉親自相尋 辰泣想此二年間我

哥哥於兄弟之情依戀更甚 辰爾時亦幾忘我

哥哥爲漸入晚景也及五年正月 辰定意回京 辰與我

二哥 雲商請我

哥哥命我

哥哥不忍遽定起程日期頭一次定在二月起程我

哥哥改至三月繼定三月起程我

哥哥又改至四月迨定准四月二十四起程前一日我

哥哥面目悽然若有不豫色是夜天微雨二十四日我

哥哥藉留 辰日今日係好日子起起程到黑林子住俟

乾了道再走甫定准我

哥哥之色轉翕然及至二十八日我

哥哥欲 辰 行不忍欲 辰 留不得我

哥哥帶領全家送 辰 一里復送一里 辰 稟請我

哥哥同家斷斷不可我

哥哥送 辰 一程又送一程及送到黑林子大南崗 辰 向

我

哥哥叩辭我

哥哥執 辰 手而言曰上京作官是好事但願弟到京住

八年囘家來看看纔好言未畢而潸然淚下 辰 思之

辰慟思之辰亦何堪回首咸豐八年戊午小孩子們
來京鄉試我
哥哥本原定藉送鄉試以來看辰以慰積想乃七年年
底辰偶染傷寒症不醒人事者數日代寫之信到家
我
哥哥之憂辰慮辰者無日或釋直至辰 二哥雲連夜
到京到後接得辰大愈回信我
哥哥方纔放心然辰 二哥雲爲辰病而業來京我
哥哥因家務之累斷不能再來此後我
哥哥每以咸豐八年未獲來京看辰爲憾辰泣思之辰

使之也是年秋闈小藍兒中舉辰　二哥雲亦留京
攜藍兒會試九年二月間伊松坪先生奏調辰赴軍
營二十七日降　旨允准信到家中我
哥哥日夜鬱鬱憂從中來聞我
哥哥一念及辰將赴軍營即不禁嗟嗟四月初八日辰
有勿庸赴軍營　諭旨小藍兒又報中進士直至此
信到家我
哥哥始釋然矣至十年秋京師戒嚴　聖駕巡幸木蘭
傳聞異詞我
哥哥焦灼萬分遂令小若兒同海榮弟連夜來京及到

京而已大定 辰 慟想我
哥哥未得確信之時日夜暗祝默禱我
哥哥爲 辰 慮者當不知若何難心也至同治元年春 小
蔭兒 來京散館 小瑞兒 來京鄉試 小蔭兒 剛留館授
職編修後六月初 辰 二哥 雲 即專差海榮弟星速
到京備言我
哥哥得一想兒症別無他病務著 蔭兒 家去看看纔好
辰 趕緊令 蔭兒 收拾行裝起程前二日接到我 二
哥來信明告我
哥哥病症已愈 蔭兒 若未起程即不必令其來家又連

詢海榮弟辰始知我

哥哥病已卧床多日矣自蔭兒到家後我

哥哥一切病症皆好惟有腿不能動履是年十二月初

弟辰因著瑞兒亦家去看看自是而後我

哥哥每來信必著蔭兒書腿疾漸好令弟辰放心上年

十一月海榮弟到京辰日日詳詢我

哥哥腿疾究竟如何海榮弟備述臨行時我

哥哥將海榮弟叫在上房我

哥哥又下坑扶棹走幾步令海榮弟看看囑海榮弟曰

你到京好告訴你三哥不要惦著我辰思之辰泣思

之我

哥哥之愛辰者何其摯也今年甲子春小孩子們尚未

到京我

哥哥覺信不足以堅辰恐辰惦念我

哥哥於家信之外又親筆自書一紙寄辰辰泣思之辰

慟思之我

哥哥之慰辰者何其苦也及小孩子們到京弟辰正在

工次小茀兒由邦均鎮遶道至蘭陽辰一見茀兒我

哥哥近來飲食如何精神如何面目如何鬚髮如何小

茀兒一一細述辰恍如見我

哥哥一般惟我

哥哥步履未見大愈 辰 不覺隱憂然猶幸我

哥哥之日好一日調養久自當復舊今年二月間 辰 得

京察一等 記名道府復得保舉專以道用 辰 竊謂

此信到家可以稍慰我

哥哥數十年愛 辰 望 辰 之心矣及接讀我

哥哥回信始恍然於我

哥哥之愛 辰 望 辰 者更別有一番深心而無微不至也

四月二十日 辰 與 小茀兒 尚在工次弟 仰棠 簡放

鴻臚寺少卿 辰 見回信內我

哥哥接得此信喜不勝喜雖日於親友談我
哥哥亦不覺疲倦又時常坐椅子到前院到南院並到
東西場園及各處田畝去看看我
哥哥亦不覺累著且蔭兒給瑞兒信內有得此鴻少喜
信勝喫藥百劑之語弟時常私心默禱此後若喜慶
連綿我
哥哥之腿疾或者可勿藥有喜辰得常承我
哥哥之喜顏眞天倫樂事也六月十二日弟辰在工次
復　放內閣侍讀學士矣八月三十日弟辰在工次
又　放太僕寺少卿矣九月初十日鄉試榜發小瑞

兒文中式第八十一名舉人矣辰在工次連接喜報

竊以爲此信到家庶藉以聊博我

哥哥之歡欣者在此微遂我

哥哥之期望者在此少慰我

哥哥之志願者亦在此我

哥哥之腿疾眞可勿藥有喜矣弟辰眞得常承我

哥哥之喜顏矣詎於十三日二更後不測之禍天外飛

來我

哥哥竟於七月十六日捨弟辰而長逝矣弟辰猶在夢

中耶弟辰猶在迷鄉耶辰慟哭我

哥哥而 辰 不能不怨天也天乎天乎何不見憫而遽令
我
哥哥從此逝耶 辰 慟哭我
哥哥而 辰 更不能不怨人也醫者醫也何不善調而遽
令我
哥哥以疾終耶 辰 慟怨天而天不我應 辰 慟怨人而人
不我理或者我
哥哥之疾殆操理家務勞瘁太過之所積也不然何爲
一病不起以至於斯耶哀哉慟哉 辰 泣想我
哥哥之聲音宛然在耳也 辰 泣想我

哥哥之面目宛然在目也萬不料咸豐五年四月間在
黑林子南崗兄若弟洒淚分手我
哥哥與辰竟成千秋之別也哀哉慟哉自今以往我
哥哥之聲音辰將何日得聞也哀哉慟哉自今以往我
哥哥之面目辰將何日得親也辰向來思念我
哥哥卽展閱我
哥哥之親筆一字一摹一筆一想而辰淚難乾者今則
慟想我
哥哥一展閱我
哥哥之親筆一筆一淚一字一血而辰心肝並裂也哀

哉慟哉總憶辰叩別我

哥哥纔九年餘耳我

哥哥囑辰在京八年回家來看看之言猶在耳也辰以

爲我

哥哥之康强必無恙也同治元年我

哥哥得病漸愈辰以爲我

哥哥之腿疾必無虞也八年回家之囑辰以爲是我

哥哥想弟戀弟之語而辰不悟也哀哉慟哉我

哥哥何竟捨弟而長逝哉辰慟想我

哥哥之勞勞家務靡日不瘁將及六十年矣辰泣思非

我
哥哥之操勞 辰 無以成進士 辰 更泣思非我
哥哥之操勞 辰 何以當京官我
哥哥日日盼 辰 進秩年年望 辰 升官牽懷注念抑太苦
矣 辰 慟宦途蹉跎已經念載愧不能早早轉遷以稍
慰我
哥哥盼望直遲至今年甲子而 辰 纔進卿階亦已晚矣
然我
哥哥猶不嫌 辰 晚也尚來信示 辰 喜而不寐以慰 辰 也
萬不料七月間我

哥哥卽從此而長逝耶哀哉慟哉弟辰之內閣學信到
家我
哥哥已棄辰數日矣辰雖升內閣學而我
哥哥不親聞也哀哉慟哉弟辰之放僕少小瑞兒之中
舉人而我
哥哥亦不親見也天何忍哉天何不假我
哥哥以數年哉醫何庸哉醫何不調我
哥哥以艮方哉哀哉慟哉我
哥哥於十年前卽於辰有在京住八年之囑先幾之哲
不爽毫釐我

哥哥何昭昭哉弟辰何昏昏哉辰慟悔誠早知其如此遵我
哥哥之囑告假回籍兄若弟藉以聚首何等樂事也辰何不爲也辰何其忍也哀哉慟哉而今悔已晚矣辰追莫及矣辰恨不得奮飛我家抱我
哥哥棺木慟哭悲訴辰將何以爲情哉辰將何以爲弟哉辰惟有愈思愈泣愈泣愈慟遙遙在京望我
哥哥之靈目斷家山痛呼我
哥哥萬聲歷歷哭滅俾小兒等到家後在我
哥哥靈前祭奠時再代辰哭告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我

哥哥在天之靈尙其
鑒辰憐辰之孺忱哀哀
來饗